

原件收藏

湖北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地 4517

原件状况

原件完好

[咸丰]古丰识畧四十卷

清钟秀 张曾纂  
清咸丰十年纂抄本  
十册

明清改称归化本书为《归绥识  
畧》之初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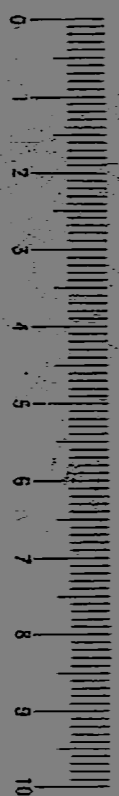
本部书共摄制 1 卷 卷首一卷40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古豐識畧

千雲

一





此書為鍾石帆將軍輯而未鐫稿本將軍與  
職方公為駕部前輩 先職方公在宣南得原稿  
為祖姑丈卞頌臣制軍索去時 先通議公方在  
濟南節幕因與舅父黃公敬齋分手趨鈔數日而  
畢時瑞方十三齡得見原本字作院體繕寫極工  
閱今五十年展卷靜觀猶恍見退食篝燈揮翰情  
景謹識卷端俾吾子孫知為 手澤而寶愛之民  
國戊寅五月裕瑞敬誌

代擬古豐識畧序祈

政

己未春小袁古豐識畧初稿既成屬余為序余受而讀之開卷即首列余名余駭然小袁曰君獨不記柳州梓人傳耶昔京兆尹將飾官署委羣材會眾工斧斤刀鋸者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曰斧執斧者奔而右曰鋸執鋸者趨而左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既成書其上曰某年月日某建則梓人姓名也識畧之作何以異是余自甲寅秋分巡茲土受篆之日

即首以志乘為詢王雁汀制軍時撫晉亦檄取口外各廳志書顧此間自土默特嚮順以來我

國家深仁厚澤涵濡已久聲教所訖民物繁庶洵晉北亦大都會也而志乘之作至今缺如通志附朔平府後寥寥數言府志修於雍正初年每類附載數則而簡畧過甚其中不無舛錯江文通曰作史莫難於志信然余爾時即有創修之思迺以乙卯春躬詣會垣面陳地方事宜蒙中丞委鞠西包頭商人控案留省八閱月回任接辦水災賑務暨查算各屬交代本關歷任奏銷并安設各小口丙辰秋奉綏遠城將軍

奏委赴薩拉齊會同烏闌察布盟長四子部落王審訊烏喇特西公旗槍斃民命一案並勘辦刺麻洞清水河什務輪蹄鞅掌歷碌無閒不律踰靡視同隔世而志書之作耿耿不能去懷是歲杪小袁來署談及此輒毅然任之然亦以一人心力為此數千百年創始知舉無採訪諸人可助無故輟可尋雖稽考前人書籍有塞北行紀出塞紀畧北征錄及北番風俗紀載在四庫書目而蕭條行篋無一編之儲塞外鮮藏書家又復無從瓶借每欲拈筆輒復中止蓋亦知難而退者屢矣去歲夏余奉部議瓜期將及亟與小袁

商謂此時不草創成書恐嗣後益難為力因檢自携  
書籍及科房案卷置小袁室中俾得蒐采而鈔輯之  
小袁復不憚勞費親歷城市鄉村尋山問水一車一  
僕晨出暮歸謀野則獲燈下彼此考訂或余為搜其  
顛末而小袁手錄於紙或小袁先為條列而余復參  
酌於後或稽古昔或採近今分天地人物釐然為四  
十卷卷末各附按語不數月書成仍不敢以志乘自  
居惟遵 欽定新置識畧之例亦以識畧目之至  
通志府志俱附志歸化城今既五廳分列歸化城三  
字似未足以盡之恭讀我

聖祖仁皇帝御製崇福寺碑文朕惟歸化城為古豐  
州地煌煌天語包賅古今因名之曰古豐識畧俟後  
更詳考而增定焉小袁既首書余名余固不敢如柳  
州所云以梓人自居而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實  
與小袁同審曲而面勢焉都料匠之作其烏能免貽  
誚也夫是為序咸豐十年花朝後三日石帆鍾 書

古豐識畧目錄

天部

卷一

星野

卷二

占候

卷三

象警

卷四

節氣

地部

卷五

沿革

卷六

疆域

卷七

山川

卷八 古蹟

卷九 陵墓

卷十 關津

卷十一 城郭

卷十二 壇廟

卷十三 寺塔

卷十四 公署

卷十五 官學

卷十六 義學

卷十七 教場

卷十八 倉庫

卷十九 田賦

卷二十 市集

卷二十一 賽社

卷二十二 濟卹

卷二十三 村莊

人部

卷二十四 駐蹕

卷二十五 巡幸

卷二十六 官制

卷二十七 兵防

卷二十八 宦績

卷二十九 鄉賢

卷三十 流寓

卷三十一 史鑑

卷三十二 宸翰

卷三十三 藝文（上）

卷三十四 藝文（下）

卷三十五 風俗

卷三十六 土默特

卷三十七 呼圖克圖

物部

卷三十八 書籍

卷三十九 土產

卷四十 稅課



古豐識畧卷一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初稿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天部

星野

趙地昴畢之分野趙分晉得趙國西有太原定襄雲  
中五原上黨定襄五原雲中本戎狄地雁門於天  
文別屬燕見漢書地理志

按山西通志於歸化城分野但言無考志慎也  
朔平府志歷引蔡邕月令章句費直周易說續

漢書注晉唐宋天文志金史文獻通考諸書其說不一而斷以山西諸郡太原潞安遼沁俱參井分野大同昴畢分野朔平介太原大同之間所分之野應從昴畢井三星而冀之北土馬牧之所出天苑之象存焉胃得馬牧之氣趙之分野應兼胃昴畢三星因悉列圖以備參考惟是胃星分野漢地理志未之及歷代天文志則謂其在魯分如遽以婁胃之墟東北負山胃得馬牧之氣與冀之北土同占其說不無臆斷至井星分野既在太原潞安遼沁中隔雁門距此地頗遠而遽引唐書謂邊外豐勝諸州皆東井之分歸化城古豐州地兼昴畢井無疑獨不思李淳風之說洪容齋已譏其謬且其說以雲中定襄雁門代郡列於東井與鬼秦雍州之下而於昴畢趙冀州下返列信都鉅鹿等十一郡與漢書大相刺謬又烏可據以為證天道遠而難知漢書地理志既明言之今仍以昴畢為斷

古豐識畧卷二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初稿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天部

占候

昴宿第七星為毛頭跳躍則邊兵大起熒惑守其北

燕趙兵起太白守之邊兵動

畢宿有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明大則遠方來貢失

色邊兵亂動搖邊兵起

昴畢間二星曰天街主國界金火守之邊兵起

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星盛主中國微有盜賊  
邊埃警動移則讒佞行兵大起

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主天子五兵西北曰天  
庫主秦東北曰天獄主燕趙東南曰天倉主魯衛  
中央曰司空主楚西南曰卿主魏五星有變各以  
所主占之又填星舍五車燕代大旱三柱一曰三  
泉一曰休一曰旗五星明柱皆見則倉廩充實

天闕一星在五車南畢西北亦曰天門主邊事主闕  
閉

參旗九星在天闕西天旗也明而希則邊警不動流

星入北地兵起

畢西南九星曰九旂天子之旗也主邊軍進退金火

守之兵亂起

以上占  
昂畢宿

晉候辰星占參伐秦晉用兵復占太白邊塞數侵獨

占辰星

中台下星主冀邊國警則下星疏而橫色白

招搖一星近北斗在杓端主北邊兵芒角變動兵大  
行明則兵起

天鋒一星一名滋戈在招搖北主北邊兵芒角變動  
則邊兵起

梗河三星在帝座北招搖在其中主北邊兵為劍戟之星不見或進退不定鋒鏑亂起大為邊境之患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主外使入中國賓客之館也客星守之備姦使

長垣四星在少微南主界域太白入邊將叛

陽門二星在庫樓東北主邊塞險阻之地客星出有

### 邊警

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客星入北邊饑守之守禦之臣作亂

狗國四星主三韓鮮卑獫狁烏桓之屬不明則吉明

### 則寇起

天壘十二星在法南園如大錢主北邊及丁零鬼方之屬熒惑入守邊塞有警以上占諸星

按古太史之職觀天文察地理掌占候司紀載世有專官其於躔度象緯辨之也詳占之也確豐州為趙極西北地考之天文家言昴畢兩宿占邊事者八星而胃井無一焉信乎班氏之說顯而可徵言胃井者不待辨而知其失矣雖邊之一字東西南朔所暨者廣而分野所在自應指北邊而言言北邊者雖不僅指豐州而要

能謂豐州之非北邊也因取昴畢兩宿占邊事者識之而并以諸星占驗有關北邊者附識於後易有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幸無以其管窺也而忽之

古豐識畧卷三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初稿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天部

象警

漢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

文帝後七年秋七月火東行畢陽環畢東北出西逆行至昴宿南乃東行

順帝永建六年春二月彗星昏見西北歷昴畢

晉惠帝元康三年春填星歲星太白三星聚於昴畢



永興二年秋八月有星孛於昴畢

孝武帝太元十年夏四月太白晝見於昴畢

二十年冬十一月大黃星出於昴畢之分五十日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夏五月太白晝見胃昴入羽林

軍遂犯畢

十九年秋九月有星孛於天牢入五車經昴畢之間

百餘日入西方不見

齊廢帝永元元帝魏太和三年冬十一月月在畢暈昴

北魏節閔帝普泰二年十一月大流星出昴北東南

流歷畢貫參光明燭地有聲如雷

梁武帝普通三年秋九月月在畢暈昴畢觜參兩肩

五年秋八月月在昴暈畢一肩

六年冬十月月在畢暈昴兩肩

中大通元年冬十月月在畢暈昴十二月掩畢在畢

又暈昴

五年冬十一月月在畢暈昴

六年秋八月月在畢暈昴四星冬十二月又在畢暈

昴

大同四年冬十月月在畢暈昴

七年春正月月在畢西鑠昴



八年冬十二月月在昴暈畢

陳宣帝太建八年冬十月己未庚申月連暈昴畢五車及參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春三月有星孛於畢昴

高宗乾封二年夏四月彗星見於東北在五車畢昴

間

中宗景龍四年春二月熒惑犯天街

元宗開元十八年夏六月有星孛於昴畢

天寶十四年春二月熒惑太白鬥於畢昴四月乃伏  
肅宗乾元三年夏四月彗星見於東方歷昴畢

代宗大歷七年春二月熒惑犯天街

十年秋九月月暈昴畢有黑氣乍合乍散

懿宗咸通十年火土金水四星暈於畢昴

宋仁宗天聖四年冬十二月熒惑犯天街

六年春正月日官言熒惑行近天街當犯而不犯請

宣付史館從之

嘉祐四年秋七月熒惑犯畢距星九月退犯天街

神宗熙寧六年春二月熒惑犯天街

元豐四年秋九月星出天街北急行穿五車没黑黃

有尾跡

哲宗元祐元年春閏二月熒惑犯天街  
三年春二月熒惑犯天街

徽宗大觀二年夏六月熒惑犯天街  
重和元年春二月填星犯天街

高宗紹興二十二年春二月熒惑順行犯天街  
孝宗乾道五年春正月熒惑犯天街

淳熙元年冬十二月月犯天街

理宗端平二年冬十月填星退行犯畢十二月留守  
天街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春二月太白犯天街

二十七年夏六月熒惑犯天街

成祖永樂二十年冬十月熒惑退犯天街上星

英宗正統元年春二月熒惑犯天街

憲宗成化四年春二月熒惑犯天街

孝宗宏治十四年冬十月熒惑犯天街

世宗嘉靖八年春二月太白犯天街

十二年夏六月彗星出昴畢掃大陵及天大將軍芒  
長丈餘

按天象示警凡日月五星掩蝕凌犯諸史必書  
用以推占人事往往有驗自明末西法入中國

以五緯之退留遲速為運行之常史遂削而不載茲於太陰五星掩犯昴畢者悉依前史備書天街居昴畢之間為中外分界於此地恰合當并識之而於在昴不在畢或在畢不在昴者畧焉則以豐州分野上應昴畢屬昴屬畢古無明文因獨取其兼昴畢者識之耳若謂昴畢二宿指趙國全境而言豐州在趙僅彈丸一隅則凡作郡縣志者於天文一門可遂置而不論矣

### 古豐識畧卷四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稿

### 天部

#### 節氣

春 立春節後必有大風天尚寒冷春分節後東風解凍農事方動清明節前草木甲坼甫種豆麥穀雨節後徧種油麥胡麻

夏 立夏節後時方和暖堅冰始消小滿節後即種蕎麥夏至以後雖三伏盛暑早晚不離棉衣

秋 立秋節後天已深涼處暑節後夏田方熟白露  
節前三後四日嚴霜即降草木漸凋油蔴盡收野  
無田禾寒露節前百草皆枯人皆衣裘霜降節後  
天雨雪土工不興

冬 立冬節後地已實凍冰結不解冬至節後凍厚  
數尺積雪不消大寒小寒嚴風冷雪墮指裂膚

按五原豐州從古沙漠苦寒之地府志所載四  
時節氣語雖近俚而質實可信詢之故老數十  
年前大概如斯近則冠蓋雲屯市廛星列極民  
物繁庶之盛天時人事默為轉移昔為殺氣憑  
陵今為和氣感召干戈擾攘既變而井鑿田耕  
凝閉窮陰亦化而雨暘時若雖南北氣候終有  
不齊而以山西一省較之長城內外漸亦無甚  
區別天人相應理或然與不知者則以為地氣  
自南而北云

古豐識畧卷五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初稿

地部

沿革

陶唐朔方幽都地

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見尚書

有虞并州地

舜肇十有二州以冀地廣大析為幽并營三州并  
在冀西北地當屬并見尚書注

夏冀北地

塗山之會萬國復并天下為九州地仍當屬冀  
商代子國西北地

因夏九州分統天下封同姓為代子國地屬冀  
周夸畿要服地春秋時北狄所居戰國屬趙  
周分天下為九畿此當為夸畿要服地春秋晉之  
北鄙狄人所居韓趙魏三分晉地趙襄子滅代臨  
北貉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攘地千里北至燕代  
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以上見史記并文獻  
通考

秦雲中九原地為上郡之北境

始皇置代雁門雲中九原等郡見史記  
漢五原郡地又定襄郡地東漢為南單于庭自後恒  
謂之漠南

文獻通考謂此地戰國屬趙秦九原漢五原郡地  
漢末魏晉為諸部所擾遂致荒棄隋初因周永豐  
鎮改縣置州曰豐州煬帝廢州復置五原郡是豐  
州在漢時為五原郡無疑惟漢書高帝析雲中置  
定襄雁門代郡武帝改九原為五原東漢光武帝  
并省郡國省定襄徙其民於西河省五原徙其民



於河東居烏桓於塞內匈奴南單于於雲中地遂為北部所居後從太尉趙熹之請復置五原定襄至北魏始都定襄之盛樂縣背負陰山前帶黃河似即今歸化城地則此地之在漢時又當屬定襄郡府志據漢書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云云謂今歸化城西北三十里有吳公壩通瓦刺等處似即朔陽塞因謂漢時為朔陽縣地是亦止就一隅而言未足以該全境也俟考

### 三國魏為新興郡

漢建安中雲中定襄五原諸郡為北部所擾魏王操始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文帝黃初元年復徙置并州自陘嶺以北并棄之見三國志  
晉為拓跋猗盧地河以西為赫連勃勃所居

見晉書

### 北魏嘗都此號盛樂城

初居匈奴故地自拓跋猗盧始南遷定襄城盛樂後復自雲中徙都平城居越勒莫弗部於五原地魏分東西地屬東魏見北魏書

北齊隸北道行臺置安遠威遠等郡



見北齊書

北周為永豐鎮

見北周書

隋為豐州後復為五原郡

文帝廢郡以州治民北至五原即周永豐鎮改為永豐縣後陞為豐州豐州之名始此煬帝廢州復改為五原郡見隋書

唐復為豐州後改九原郡改豐安縣又嘗為單于府又為天德軍

貞觀中置豐州都督府居突厥降戶天寶中改九原郡領九原永豐二縣又改豐安縣憲宗時居突厥別部沙陀朱邪盡忠於五原後以五原近回鶻徙定襄俱在今邊外地以磧為界餘俱見唐書

五代唐為天德軍

五代晉為契丹地

高祖敬瑭本出西夸從朱邪氏歸唐居陰山事後唐明宗總管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至潞王從珂廢主奪嫡乃求援於契丹父事耶律德光借兵滅唐割十六州地與之歷漢周至宋地棄於外以上見五代史

按十六州內雖無豐州之名然雲應寰朔俱在豐州以南則其北屬契丹可知餘見人部史鑑門

宋為豐州後屬遼金元

太宗平太原命將潘美楊業等出雁門伐契丹拔雲應寰朔四州天德軍都指揮王承美破契丹於豐州得其地後楊業戰死地復陷於契丹徽宗時約金滅遼歸燕雲九州收復天德雲內諸城置定邊軍後金人敗盟約夏侵宋地為夏據未幾復為金所奪乃徙豐州於府州地方名曰寧豐寧宗時

蒙古元興取金豐勝等州理宗時元約宋滅金悉有其地終宋之世關外諸州旋得旋失未久屬焉見宋史

遼置應天軍後復為豐州

領二縣曰富民縣本舊臨戎縣曰振武縣本舊定襄盛樂縣又析置雲內州領柔服寧人二縣見遼史

金為豐州

仍領富民縣振武鎮皇統九年陞為天德總管府析豐州置淨州為支郡有天山縣立權場雲內州

仍領縣二以寧人為雲川見金史  
元為豐州屬大同路

置錄事司并富民等縣入州又置雲內州錄事司  
廢雲川等縣見元史

明為漠南蒙古地元裔所居後賜名歸化城

洪武中設東勝五衛永樂中徙東勝中前後千戶  
於懷仁等處宣德初築玉林雲川等城設兵戍守  
正統中并玉林入右衛雲川入左衛自殺虎口北  
皆棄於外嘉靖中俺畜築城於古豐州灘是為西  
土默特自隆慶中款貢後三娘子別居於此萬歷

十四年賜名歸化即今歸化城是也事見明史

鑿門我

大清天聰六年

明崇禎七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駐蹕歸化城土默特部落  
悉降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以土默特部落擴入版圖仍  
名歸化城分東西南北中五路後改為五廳曰歸  
化城曰和林格爾曰薩拉齊曰清水河曰托克托  
城於歸化城東五里築綏遠城

按山西通志以歸化城附朔平府而方輿沿革

則以西漢為始府志亦附載歸化城而追溯沿革始於黃帝昔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故是編以唐虞為始至漢唐以來興廢不一中外疊據稽方輿者雖有廿一史文獻通考以及廣輿寰宇諸記而漠南數千里烽埃頻仍履其地者弗考其文考其文者未履其地紀載所及不過撮其大畧非若一州一邑可條分而縷晰也茲當蒐采之始為畧識其梗概云

### 古豐識畧卷六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揀選知縣崢縣張曾小袁初稿

地部

疆域

歸化城東至討不氣一百里與察哈爾接壤西至察素齊一百里與薩拉齊接壤南至一間房子八十里與和林格爾接壤北至可可以力更九十里與達爾漢接壤東北至速魯圖一百八十里與四子部落接壤東南至黑炭板升七十里與寧遠廳接

壤西北至克力溝二百五十里與茂明安接壤西南至三兩莊七十里與托克托城接壤兼管四子部落達爾漢茂明安三旗

和林格爾東至寧遠廳界大坡底村九十里西至托克托城界甲賴兒村六十里南至邊牆平魯縣界井兒溝一百二十里北至歸化城界狼尾巴嘴子村一百里東南至殺虎口柵外右玉縣界八十家子村一百里東北至寧遠廳界大溝門八十里西南至清水河界庫倫圖六十里西北至歸化城界土城子二十五里計周圍六百餘里

薩拉齊東至歸化城多爾濟界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托克托城二道河界一百二十五里南至黃河岸十五里河南即外藩鄂爾多斯盟長所屬之達拉特貝子並郡王旗藩封地面綿延四五百里再南則陝西神木府各等縣界西至包頭鎮一百里迤西迤北即外藩烏蘭察布盟長所屬之烏拉特東里各旗之北係外札薩克歸烏里雅蘇台將軍所管其西南仍係達拉特及杭錦旗地面綿長一千餘里界連甘肅寧夏平羅等縣北至大青山後一



百餘里以外東北係外藩茂明安旗屬歸化城兼管薩拉齊兼管外藩地面惟烏拉特三公達拉特貝子杭錦郡王等五部

黃河岸八十里為準噶爾旗界南至邊牆紅門口九十里為偏關縣界北至獺兒壩六十里為和林格爾界東南至邊牆底新莊子九十里西北至刺麻灣九十里為托克托城界周圍約四百餘里分管準噶爾旗三百餘里

托克托城東七十里至興旺堡為和林格爾界東南九十里至飯鋪沿為清水河界南九十里至老山溝為偏關縣界西南一百二十里至公彥白蓋兒溝為陝西府谷縣界西一百二十里至準噶爾貝子營再西為陝西界西北一百三十里至虎速泰河為薩拉齊界北六十里至祝樂慶村亦為薩拉齊界東北八十里至白塔為歸化城界分管準噶爾旗地面與清水河等

按通志載歸化城東西廣四百三里南北袤三百七十里東至四子部落界一百三十八里西至鄂爾多斯左翼前旗二百六十五里南至邊牆二百十里北至喀爾喀右翼界一百六十里



距京都一千一百六十里在省西北九百六十里綏遠城在城東北五里和林格爾在城東南一百二十里薩拉齊在城西北一百四十里清水河在城西南二百六十里托克托城在城西南一百八十里與現查里數不同府志則謂歸化城東至察哈爾界一百十里南至長城二百五十里西至黃河岸一百七十里北至大青山二十里東北至山後四子部落界東南至殺虎口二百四十里西南至脫脫城黃河岸一百七十里西北至沙兒沁黃河岸二百七十里又別

本載土默特地回環九百餘里東界至察漢庫倫一百六十里與察哈爾鑲藍旗並四子部落接壤南界至殺虎口邊牆二百六十里西界至包頭鎮黃河岸四百餘里與烏拉特三公接壤北界烏蘭察布源泉托蘇圖山克壽山二百六十餘里與四子部落達爾漢茂明安旗接壤合之通志府志里數各異且皆指全境而言今既分作五廳自應各明疆域至大青山游牧地係乾隆二十八年道光十二年兩次經

欽差大臣履勘奏明與各札薩克分定界址西界自

白衡郭爾山起至克壽山止與茂明安旗為界  
北界自克壽山起至托蘇圖山止適中為哈達  
瑪爾河源立有石碑注明山後屬達爾漢山前  
屬土默特游牧東界自托蘇圖山起至烏蘭察  
布源泉止與四子部落為界以上各旗游牧界  
址經  
欽差大臣奏准繪圖送軍機處理藩院及本境各官  
正副盟長處各存一分並於沿界一帶奏設堆  
記每年秋後遵照奏章由副都統派土默特官  
員會同各旗委員勘修一次附識於此

古豐識畧卷七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 稿

地部

山川

陰山 見史記趙世家括地志曰陰山北戎地在朔  
州北塞外東西千餘里漢武帝克匈奴置陰山縣  
緣狐山 見漢書地理志雲中郡楨陵緣狐山在西  
北

黑山 見魏書神麌二年車駕東至黑山數軍實通

志謂即殺虎山府志謂在古豐州境與雲內州夾山東西相連又有神山在城北四十里

薄山 見魏書天興二年襲高車還次牛川及薄山並刻石紀功

柝山 見魏書泰常六年西巡至於柝山遂至於河七寶山 下有古城相傳即漢五原郡城或曰金屯兵城也通志曰寶山在城東八十里

官山 下有九十九泉流為黑河見府志牟那山 府志謂在朔州北三百里隋大同城舊墟在焉山近有耳嘴城有秦長城

天德山 見漢書李陵自居延行至天德山遼史太祖平黨項遂破天德軍掠吏民以東皆此地府志謂在朔州北

夾山 見遼史天祚避女直奔夾山府志謂在朔州北三百四十里

狼山 城南一百二十里蒙古名綽農圖喀喇石磧山 城西四十里蒙古名哈爾金和邵出石磧太白山 城西二百五里蒙古名插漢

白雲山 城西二百六十五里蒙古名插漢俄博牛心山 城西北一百十里蒙古名顏朱爾克

蟠牛山 城東北七十里蒙古名衣馬圖魏書太祖紀天賜四年北巡至參合陂東過蟠羊山即此以上六山俱見通志

大青山 在城北二十餘里東接察哈爾境迤北而西直抵鄂爾多斯以黃河為界北有數口皆通大漠高數十仞廣三百餘里袤百餘里內產松柏材木遠近望之嵐光翠靄一帶青蔥如畫屏森列府志謂考漢唐諸史五原豐勝無大青山之名惟漢書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山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遼史載豐州振武縣即漢定襄郡盛

樂縣背負陰山前帶黃河元魏嘗都此明一統志及山西通志載古豐州境有黑山與雲內州夾山東西相連疑大青山即古陰山黑山也歸化城元延祐間修道碑以大青山為祁連山北人呼天為祁連金時邊外有天山縣因名大青山為祁連山考祁連山在陝西涼州距此甚遠至通志謂大青山在城西南二百五里蒙古名庫庫合邵訪之土人無一知者又不知其何所據矣惟所云翁公山在城北三十五里西至河套之北起烏拉特西境東至歸化城東北層巒峻嶺綿亘五百餘里上有

元時建白城廢址似即此山曰翁公者或即吳公之訛

按前代無大青山之名 國朝始有之疑我太宗文皇帝征察哈爾收服土默特部落北人悅服因以 大清二字名其山後復訛清為青亦未可知

九峯山 在城東南一百二十里九龍灣東西石山上有九峯故名今為和林格爾地

紅山 在城南百五十里紅城南東接榆樹梁西抵刺麻灣有紅山口

半箇山黑青山照壁山 俱在平魯縣邊外見府志托里岡 在城東南百里

衙衙壩 在城東南二百餘里高五里盤路十數里榆樹梁 在城東南二百餘里府境邊外高三里盤距十里通平魯縣邊外大小榆樹灣山甚險峻多榆樹未知即古榆林否

白道梁 在城東南二百三十里府境邊外高三里盤路十里

摩天嶺 在城南一百五十里黑城東高五里周圍二十里



以上八條俱照府志抄錄未及詳考

黑勒庫谷 城西七十里谷內盡松柏樹

五達谷 城西二百五十里

紅螺谷 城東北二十五里蒙古名五藍叉拍谷內  
產松柏樹

喀喇克沁谷 城東北四十五里產松柏樹與紅螺  
谷同

榆溝 城東北九十里蒙古名烏里雅蘇台

以上五條亦見通志

黃河 通志謂在城西南一百六十里自烏喇特界  
東南流入境又折而南黑河水自東來注之又東  
南經湖灘河朔紫河水自東來注之又折而西南  
流入偏關縣界府志謂在城西北二百七十里筆  
寫氣自西北山嘴折而東南流至脫脫城西折而  
東南三十里至刺麻灣山嘴復折而西南至寧武  
偏關縣老牛灣入關河口西流至河保營則河曲  
縣界矣兩志詳畧不同今查各廳繪送輿圖黃河  
上流自甘肅來經外藩各旗及河套等處曲折千  
餘里入薩拉齊境東流至二道河入托克托城界  
百里許黑河流注迤東為湖灘河朔至刺麻灣入



清水河界紫河及各溝水流注至老牛灣出境為  
偏關縣界

黑河 通志謂在城南二十里蒙古名伊克土爾根  
即古白渠荒干水也源出鑲藍旗察哈爾東北七  
十里海拉蘇台坡名喀喇烏素漢書地理志定襄  
郡武進縣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隋書大  
業三年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元和志榆林  
縣金河泊在縣東北二十里皆指此河惟名各異  
耳府志謂發源大青山東九十九泉經城南二十  
里為大黑河至脫脫城西南伏流入黃河又小黑  
河在城南十里源出左右山峪西流四十里至洪  
津入大黑河蒙古名小土爾根河又黑勒庫河出  
黑勒庫谷亦西南流入黑河復入黃河

紫河 通志謂即古中陵樹頽二水蒙古名五藍木  
倫源出察哈爾西南境內西流至殺虎口北合邊  
內北來之兔毛河又西至烏藍巴爾哈孫城西入  
黃河

頭道河二道河三道河 俱在城東南即口內兔毛  
河水西流經紅城又名紅河西南至岔河口入黃  
河

清水河 疑即古寧邊河也源出平魯縣西北諸山  
經大水七墩二口流出口外合邊外諸水至岔河  
口入黃河

黃水河 在城北百餘里蒙古名西拉木倫源出色  
古爾泉東北流入喀爾喀右翼界

大海 在城東南二百餘里内生鹽或謂即蘇子卿  
海上看羊地

七星湖 在城西南一百七十里黃河東岸有七水  
眼旋轉望之如星故名見府志今薩拉齊托克托  
城俱有村名七星湖

天瑞泊 古雲內州之西見府志又金河泊在東勝  
州境上承紫河泥紫金色故名西流入天瑞泊疑  
即黑河之別名

豐州灘 城西一百二十里蒙古名伊克蘇爾哲源出  
蘇爾哲谷東南流入黑河

山黛湖 即沙陵湖城西古沙陵縣地受白渠荒干  
諸水入黃河

以上二則亦見通志

居延川 雲內州境一名居延澤漢蘇武嘗困於此  
府志謂考居延川在陝西甘州距此頗遠按

聖武記謂居延山蒙古語名昆都倫此間乾隆中有東路崑都崙協理通判崑都崙在和林格爾境內或別一居延地也再記謂大青山蒙古語名漢喀喇陰山蒙古語名葛札爾黑山蒙古語名喀喇俄博圖附載於此以備參考

沙井 古豐州西北其外即界濠古沙院地又大鹽樂沒越濼俱在豐州界見府志

原注見明一統志及山西通志

按禹貢首奠山川山川融結地氣之厚薄因之

古者建立國邑必相山川形勢向背以驗地氣之聚散非徒以供遊眺快登臨也晉國表裏山河即關外一隅亦復層巒疊嶂河流環繞惟雁門以北山險峻而弗秀水混濁而弗清行道者輒生南北之感故俗諺有是山無頭是水倒流諸語至殺虎口外則別一景象矣然通都大邑山川易於得名僻遠之區遊踪罕及元遺山登北岳詩云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亭不著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洪震老人元詠淳安東泉山詩云通都大邑人爭馳一泉一

石小亦奇雲深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  
二詩意絕相類山川顯晦所在皆然况窮邊極  
塞耶五原豐勝諸州山川見諸史冊者大率因  
軍行所至紀載路塗無高人逸士棲隱之所無  
詩詞詠歌之蹟崑崙瀚海北包大漠以外前代  
度漠之軍所至如狼居胥山寘顏山浚稽山涿  
邪山燕然山皆北幹山名距代郡定襄朔方二  
三千里今未敢確指為何山我

朝臣服漠南北蒙古凡阿爾泰山杭愛山以及興安  
內外嶺盡隸版圖一統志於北幹支派言之至  
詳且盡惟以陰山為天山一支其說不無小誤  
至魏氏聖武記始以為天山之脉盡於玉關賀  
蘭陰山乃和闐中幹之支非天山之支考諸各  
書問諸行人無不吻合陰山在歸化城北為漠  
南口北第一山即今之大青山毫無疑義通志  
不專列陰山之名而於翁公山下有即陰山之  
說又謂城西南二百五里有大青山蒙古名庫  
庫合邵府志無翁公山而以大青山為陰山者  
又復疑似其說尚未敢遽以為信則其餘山川  
可知甚矣志乘之難也以川而言如歸化城外

監司署前有兩水合流東自紅沙口出西自吳公壩出至署前而合不數里流入黑河兩志俱未載詢之土人亦未知其名此外就輿圖所繪歸化境內尚有二道河有水磨溝有白石頭溝有烏素圖溝和林格爾境內有佛爺等溝清水河境內有老三溝河九枝榆溝通亥溝不力溝孔對溝腦包溝牛連溝納令溝玻璃麻黃嘴等溝俱入黃河或土人俗名或蒙古番語考諸兩志及地理各書無可取證惟歸化城北討速號溝水出即小黑河其源流確有可指與志所謂

城南十里源出左右山峪者異矣其輿圖所未繪之水時發時涸又當不可勝數茲集既不取以志乘為名僅取各書所引山川名目掬列於前以現在有蹟可指有名可徵者隨紀於後并以兩志所載各條附焉雖古今稱謂雅俗不同陵谷變遷分合互異其中重複錯漏知所不免第以數千百年經始之書值文獻不足之地一二人耳目聞見難周五六月光陰蒐羅莫及兼以簿書鞅掌案牘勞形偶一出門亦朝出暮歸足跡不數十里即或專心採訪謂芻蕘可詢



而格磔侏離語言奚辨稍有可解亦皆市井貿易佃種樵牧寄居者流因形命名羗無故實道聽塗說以訛傳訛入耳者未敢信於心寓目者未敢宣諸口下筆時再四審酌取舍無從埋沒又復不少至其藩蔽之益灌溉之利固有心者所宜講求而草創之初一時實未能詳悉管中窺豹紙上談兵知不足以資掌故云

### 古豐識畧卷八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初稿

### 地部

#### 古蹟

五原郡城 本秦上郡北境漢為五原郡隋初置豐州後復改五原郡唐復為豐州寰宇記九原有前後雞延及郎君城文獻通考注在唐榆林縣西今七寶山下有古城相傳即五原郡城

雲中故城 括地志謂在勝州榆林縣東北



豐州城 隋初置豐州唐宋以來興廢不一元延祐中碑謂郡南負郭黑河青冢郡北一舍有園繞之山其地似在今歸化城南十數里

東勝州城 元史載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東城南直榆林後以東城濱河徙置綏遠峯今東勝州是也見府志

原注文獻通考戰國屬趙秦雲中九原漢雲中五原地所謂榆溪塞注在州南史記秦却匈奴樹榆為塞隋初置勝州勝州之名始此煬帝廢州置榆林郡唐仍為勝州或為榆林

郡後於河南置決勝州因名此為東勝州領縣二治榆林縣注漢河南縣地有故雲中城拂雲堆金河紫塞河自馬邑郡鄯陽縣流入有榆林關縣西有漢五原城按所志古雲中城拂雲堆金河紫塞河與遼史中受降城地無異河濱縣注漢河南縣地東臨河岸郡領縣三榆林富昌金河今可考者平魯縣西二十餘里鎮川口外有大小榆樹灣耕者於其地得石槽石碾等物縣境復有榆林村廣輿記明正德中置榆林衛在延安府城東北七

百五十里秦雲中漢五原唐勝州地地臨河  
套朔北要關有黑山妃央湖所誌黑山與遼  
史富民縣黑山無異而所誌馬邑郡鄯陽縣  
正平魯西邊內外南北之界又遼史太祖神  
策元年破後唐振武軍勝州之民皆趨河東  
州廢後石晉割地復置勝州似勝州在黃河  
西振武在黃河東只一河之隔雖古今徙置  
名色不一而山川形勢不改且延安府榆林  
衛地無馬邑郡鄯陽富民振武等縣今可考  
者歸化城東白塔上有元至正中東勝州人  
所題字樣黃河東岸復有七星湖似東勝州  
即在今歸化城黃河以西。按原注殊未明  
晰附錄以備參考

東受降城 唐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所築寶  
歷元年振武節度使張維清徙置見上東勝州城  
中受降城 元和九年置接靈州境有關有拂雲堆  
祠又有橫塞軍古可敦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  
德軍大同軍之西有天安軍後徙屯於永濟柵故  
大同城也城北有安樂戍黃河黑山峪  
別置新城 北三百里有鷓鴣泉見唐書

雲內州城 遼史道宗置雲內州金元因之

府志原注唐初立雲中都督府後改橫塞軍  
又移天德軍即中受降城之地遼初為開遠  
軍置代北雲朔招討清寧初改雲內州領柔  
服寧人二縣有威塞軍古可敦城大同川天  
安軍永濟柵安樂戍拂雲堆在黃河東西壩  
與所誌勝州榆林縣及中受降城皆無異金  
仍為雲內州領柔服雲川兩縣及寧人鎮元  
廢雲川縣設錄事司至正四年省司縣入雲  
內州今可考者歸化城西南脫脫城北有舊

城址古塔石柱刻金正隆中雲內州錄事司  
郭說字似雲內州即在黃河以東 按舊注  
仍欠明晰古塔石柱既有金正隆年號則錄  
事司之設又不始於元朝

寧邊州城 在東勝州東南三百里遼置州金置鎮  
西軍元至正二年中割之半屬東勝州半屬武川  
今朔州有寧邊河墩

定襄故城 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  
最壤突厥爭利之在今朔州北三百八十里見唐

書

富民縣城 本漢臨戎縣有黑山神今平魯縣鎮川口外西南四十里有富民莊

振武縣城 本漢定襄郡盛樂縣元魏嘗都此

河濱縣城 隋榆林縣地唐析置縣屬勝州東北有河濱關

沃野鎮城 後魏置傍金河

割達城綏遠城名舊廬城秦長城唐長城鉗兒背城俱在中受降城北

蘇武城 在歸化城西北相傳漢武帝時武出使被留居此

玉林故城 在殺虎口外西北三十五里明初建築後棄於外城垣尚存今在和林格爾境亦作榆林城

雲川故城 當在歸化城西南明史宣德元年於豐州西南築城後徙於內遺址無可考或即紅城黑城未知孰是

按脫脫城黃河西五六里有舊城垣尚存周圍約五六里疑即雲川城或曰古勝州城

黑城 在脫脫城東北五十五里紅城在黑城東六十五里城垣俱全周圍俱十里許未知古何城也

上下土城 在殺虎口外今和林格爾境城垣俱廢  
止存基址周圍約二十里下城在上城南五里城  
基微小未知何名疑受降城舊址

三娘子城 即今歸化城見城郭門

脫脫城 在今托克托城通判署東見城郭門

高關塞 在古豐州西史記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  
下至高關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  
其山中斷兩岸雙闕望之若闕焉漢元朔四年衛  
青將十萬人破右賢王於高關疑即今胡塞溝口

俗訛為  
忽賽溝

稠陽塞 在古豐州境漢書稠陽縣屬五原郡北出  
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  
曼城又西北得虜河城又西北得宿虜城竇憲出  
雞鹿塞鄧騭出稠陽塞遂至燕然山即此括地志  
曰稠陽屬勝州舊縣在銀州銀城縣界府志謂今  
大青山磧口有吳公壩通瓦刺等處地方與此形  
勢畧同當即古稠陽塞也

單于臺 漢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歷五  
原北登單于臺見漢書

李陵臺 在古雲內州唐地理志雲中都護府有燕



然山有李陵臺蓋陵不得歸嘗登此望漢其近有拂雲堆今不可考

白道 歸化城北魏書太宗紀太常四年西巡雲中踰白道水經注荒干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

按府志所載形勢如此似今之大青山諸口惟山川門內城東南二百三十里有白道梁是又一白道未知魏書所踰何指今歸化城東鄉有村名白道子

君子津 在城西南黃河為古東勝州地亦名君子濟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有洛陽大賈賚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封金寄之渡河賈人死津長埋之後其子尋父喪發冢舉屍貨貨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予津長津長不受事聞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見水經注或曰即紅津永濟柵也

烏咄谷呼延谷 在中受降城北迤東八十里谷南口有呼延柵谷北口有歸唐柵車道入回紇華嚴經塔 一名白塔歸化城東五十餘里有白塔



城周圍約十里許疑亦古受降城之一也土人嘗  
夜見城垣門樓如新有古城每塔在城西北隅七級  
八面石臺磚砌刻畫極工高約十五丈周圍約八  
九丈石額篆書萬部華嚴經塔塔下有石香亭柱  
刻金天輔年號

按塔北塔西別有二古城基周圍俱十里許  
亦不知其何名

大明寺碑 在白塔城南門外字模糊不全上刻故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代國公完顏國報代國夫  
人耶律氏雲中張建中篆鄉進士王綽書金天輔

年立

郭公塔 在歸化城西南八十里高十餘丈周圍五  
六丈下亦有石香亭柱上刻大金雲內州錄事司  
郭公諱說字本正隆五年明昌進士王天佑撰開  
學冀守正書

按天輔金太祖年號正隆金主亮年號

豐州修路碑 在城北門內舊都統署元延祐七年  
奉議大夫豐州知州兼諸軍奧魯勸農事張鑄立  
見藝文門

按延祐元仁宗年號

小蘇李村 在歸化城東鄉俗傳蘇武娶胡婦生子  
通國所居地

海窟 在城東南里許俗傳漢蘇武牧羊處或曰古  
飲馬長城窟也今甃為井深不可測凡四孔水距  
孔不盈尺五十家巷一帶蒙民商賈提汲終日不  
少減夜輒溢出久旱不涸

羊羣窰子 在城東鄉即蘇武牧羊地今仍其名

八拜營 在城南俗謂李陵送蘇武處又托克托城  
有八拜溝

六郎箭 在白石頭溝內山上長丈許圍尺鋒插石  
罅搖之輒動風雨侵蝕木色枯朽約數百年物也

俗傳楊延昭鎮雁門與契丹約令退一箭地而陰  
使裨將孟良取屋椽插犁地鐵及為箭置此以誑  
之其說荒誕不足信

玉泉井 在無量寺前俗傳康熙中

聖祖仁皇帝駐蹕崇福寺過此馬蹄踏地有泉湧出  
味清而甘四時不竭居民建神祠其上水側流數  
步北匯為池上蓋巨石作井眼四寺前一帶咸取  
汲焉有碑立寺門外

慶凱橋 在城北門外康熙中建以征噶爾丹師旋  
得名咸豐六年雨水漲發石柱傾圮太原李子玉

茂才年名豐繪圖募修擬倣京師太液池金螯玉螭式惜無大力者助成之

魚貫橋 一名玉官橋在和林格爾八十家子村西北五里南北跨溝日久漸圯通判玉衡蒞任後捐廉重修較前尤壯麗土人謂玉官之名乃其預兆云

九龍洞 在殺虎口旁東西跨兔毛河舊為大橋今存其半有水洞九俗即以九龍呼之今河已東移橋在平地全橋之洞當不止九意僅就現在者名之耶橋上有牆相傳為中外分界處

公主府 在城北七里許大青山前康熙中建丹府 在城北門內路西為都統丹津舊第廳事有世宗憲皇帝御書遠上寒山石徑斜七絕二十八字扁額

按今世得前人一盤一匱猶且搜剔歎識摩挲而寶玩之無他以其古也至輪蹄所至遇昔人雪泥鴻爪之跡雖疑信參半亦復巧為附會以為一方美談好古之心盡人而有所在皆然無足異者况此間自中外爭據史冊所載以及道路傳聞類皆確有可徵非尋常牽合者比惟唐

代受降城廣輿記以為中受降城在豐州境東  
西二城相距高遠府志則俱列於歸化城榆林  
城府志未載今據輿圖補入羊羣窰等村飲馬  
長城等窰又皆得諸里俗所傳未見確據陝西  
北邊有蘇武牧羊川今遽列諸豐州非故蹈爭  
墩習耶然以黃沙白草四望瀰漫得此一二名  
勝之區實足為山川生色陸清獻公修靈壽志  
謂古蹟鮮少地方一幸則又以冠蓋遊賞擾及  
民生而言非所論於塞外矣

古豐識畧卷九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稿

地部

陵墓

燕丹墓 在口外榆林城相傳即太子丹也史記荆  
軻刺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拔之燕  
王走遼東斬太子丹以獻於秦越二年秦王賁滅  
燕還滅代此地代北或師旋葬此如韓侯嶺葬  
淮陰首亦未可知或曰此慕容燕太子也

青冢 在歸化城南二十里高五六丈土色黝黑望之如此墓側有石馬一石幢一殘缺不全石碑三俱近代立遼史地理志豐州有青冢即王昭君墓漢書昭君名嬀南郡姊歸人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會匈奴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號寘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後被異母兄囊知牙師

烏珠留若鞮單于忌殺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其前大閼氏子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索若鞮單于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須卜當于匈奴大族居次猶漢言公主也至平帝時王莽秉政欲悅王太后乃諷單于令遣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喜賞賜甚厚迺歷來詩曲俱主西京雜記毛延壽畫圖及昭君不願從胡俗飲藥而死之說至杜工部荆門懷古詩則又以為荆門州人而結局所云千載琵琶



瑟作胡語亦因石崇王明君辭序而附會之非昭君當日果抱琵琶出塞也傳元琵琶賦序已詳言之且載在宋書樂志其說最為明確昭君改稱明君明妃則晉人避司馬昭之諱媿元帝紀作牆匈奴傳作牆惟後漢書南匈奴傳始作媿錢竹汀曰說文無媿字左傳妃媿嬪御唐石經本作牆則匈奴傳牆字不誤而元帝紀作牆恐誤媿字說文亦未收也府志謂毛延壽畫圖及不從胡俗飲藥而死之說未詳何據殊欠考晰惟言青冢有三瓦刺地方及黃河西岸復有二處未知孰是

北魏金陵 在古盛樂城西北永興二年葬道武於盛樂金陵其後元明太武文成獻文四帝皆葬於此未詳其地

按清水河西南鄉有村曰大王墓二王墓二王墓各距署三五十里亦未詳為某王

焦贊墓 在吳公壩口內正史未見其名小說家樂道之謂與孟良同隸楊延昭麾下北邊古蹟如此類者頗多真贋不足辨也

班都統墓 在大黑河村南里許有屋三楹內三冢如瓶塔形高三四尺外十餘小冢高不盈尺石碑

二其一係蒙古書其一乃滿漢書諭祭文也旁有小碑字多剝蝕文義亦不可解

按府志謂都統世襲精奇尼哈番墓在口外黑河南岸即土默特台吉朝庫兒有

御製碑詢之士人初無知者後聞大黑河南有丹府墳墓一所意當為都統丹津葬地及就視之乃諭祭右翼都統班達爾什者與左翼都統丹津無涉傳聞之不可信如此

烈女墳 在城西南三里漏澤園側有小石坊為烈女尚氏立

按古人有言生寄也死歸也至骨肉復歸於土而生人之事畢死者之名姓亦與之俱盡矣乃越千百年後過其地者若復愛之護之憑之弔之相與流連而不忍去其故何哉豐州古中外戰爭地其間水火鋒刃風塵埋沒固不啻恒河沙數至一二忠魂義魄豈無人焉為之收碧血而葬衣冠耶况自秦漢以來割據不一外番君臣與中國爭強盛豈生前赫赫而死後泯泯竟不得一抔之土為後人所瞻望而指數耶何有幸有不幸耶考史策所紀如北魏諸陵既不過

僅存其名惟明妃一冢靈光巍然而歷年來野  
火春風已無復青青之色其餘更不堪問矣爰  
取近代有名可指者附識於後亦冀其無速朽  
云

古豐識畧卷十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初稿

地部

關津

殺虎口 為鄂爾多斯貢道塞北之咽喉也明自正  
統以後南北畫此為界虎字我

朝所改與破虎殘虎威虎敗虎阻虎等堡同又黑山  
一名殺虎山與此口別口距城二百四十里

大紅山口 城東北七十里見府志今無其名惟城

東北六十里有卯獨沁溝通四子部落旗疑即其地

小紅山口 城東北三十里見府志今名紅沙口距城二十里迤東有哈喇沁溝討速號溝奎樹溝俱通大青山後

吳公壩口 城西北三十里通山後瓦刺等處即古相陽塞也通志城北有翁公谷疑即此轉音之訛刺麻灣 城西南一百九十里屬托克托城

黃河渡 在刺麻灣東西岸有渡船鄂爾多斯以西商民負販鹽米俱在此渡河未知即古君子津否

洪津橋 城西南四十里有永濟柵或謂此古君子津也

烏素圖溝 城西北二十里通志以溝為谷迤西為胡塞溝距城三十里即古高闕塞入溝為鑲藍旗糧地俱通漠北路

水磨溝 距城七十里距畢齊克齊十里亦通漠北黑牛溝口 距城八十里在畢齊克齊西通伊犁路萬家溝口 在黑牛溝口西四十里

湖灘河朔渡口 在城西南一百八十里托克托城南有渡口船隻通志謂即君子津亦疑似之說

毛代渡口 在湖灘河朔西北距城二百四十里  
大溝門 在和林格爾東北八十里與寧遠接壤  
按關津之設地方之防守繫焉平昔每至一方  
必詢悉其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阨要某處距某  
處若干里為通衢為僻徑某處遇事宜守禦某  
處宜斷塞境內口隘凡若干所繪為圖本藏諸  
行笥以備不虞見者輒誚其無病而呻曾未敢  
一置喙也漠南地數千里雁門一關為古今南  
北要塞近則以車馬輻湊王道蕩平殺虎口為  
西北樞稅總區然以之譏行旅有餘以之資堵  
防不足豐州毗連各外藩中外藩蔽以大青山  
為牆垣門戶之存廣輿記所云厝火積薪其慮  
至深且遠雖當此南北一家之會似無庸過為  
區畫而地險所設正未可以無用視之今取通  
漠北往來諸路畧識數端俟後再為續入觀者  
幸知其用意之所在云

古豐識畧卷十一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初稿

地部

城郭

歸化城 明萬歷十四年忠順夫人三娘子所築唐  
婁師德所築豐州城故址也周三里許高三丈餘  
舊南北兩門年久坍塌經土默特兩旗與六招刺  
麻台吉等三佐領下人於舊城南增設外城包東  
西南三面築牆置門東曰承恩西曰柔遠南曰歸



化北曰建威俱建樓其上以舊南門為鼓樓顏曰  
威固康熙三十年工竣報部乾隆元年重修國語  
名曰胡胡河通乾隆六十年改為庫克河通  
綏遠城 雍正十三年新築乾隆二年工竣周圍九  
里餘高二丈九尺五寸門四東曰得樹南曰仰日  
西曰控河北曰吞山門各有樓東近旭南承薰西  
阜安北鎮寧角樓四

托克托城 即脫脫城明嘉靖中俺答義子恰台吉  
名脫脫住牧此城故名周圍約十里許今城垣頽  
廢不全俗傳舊本磚城後移其磚包朔平府城土  
垣日漸傾圮此語無所考疑即明正統中以邊外  
玉林衛城內徙為右玉林衛之訛

按城郭之制所以捍外侮也淮南子謂城始於  
鯀春秋城成必書義綦重矣雖孟子言城郭不  
完非國之災然以三里七里環攻不勝非恃此  
增障浚隍之力而何口外古北番地視水草為  
游牧遷徙不常無城郭之固秦漢以後建置不  
一今既五廳分別自應捍我牧圉迺除綏遠城  
駐防而外三廳俱無城托克托土城雖存難資  
保障歸化城惟都護一官尚在城內其餘公署

倉廩監獄市廛俱在城外雖復時啟閉謹封納  
北門鎖鑰實於地方無裨稍有不測將堅壁清  
野之謂何矣哉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諭土默特左右翼都統謂  
爾等所守城小濠狹勢難禦侮宜於城外建築  
層垣以資捍衛工竣之日內城外垣嚴加防守  
敵自不敢窺伺煌煌天語所以綢繆未雨而思  
患豫防者豈獨為歸化一城而言凡在邊陲所  
應恪遵今塞外幸當無事之日固不啻衆志成  
城然而攘竊穿窬獄囚逃越烏得謂非城郭不  
完之故乾隆初各省督撫奉部議令民自行修  
城爾時想寥寥邊氓子來無力今則閭閻撲地  
雞犬相聞車馬一統之盛振古未有守土者當  
何以期永固耶願以質諸後來者

古豐識畧卷十二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初稿

原 棟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地部

壇廟

先農壇 在城東二里許雍正五年都統丹津奏立

壇基東西濶十五丈南北長三十丈中為壇有正

殿三間東殿三間東西奏樂房各一間大門一間

孔子廟 宋雍熙七年蕃漢都指揮王承美破契丹

兵於豐州追至青冢百餘里擒其天德軍節度使

韋太以獻明年復擊敗之於豐州置孔子廟見宋史今

### 文廟係

國朝雍正五年都統丹津等奏立在城南門外二里許路西正殿三間東西廡各三間後殿三間後殿東為井亭西為祭器庫正殿前津宮門三間東西兩小角門角門東名宦祠三間角門西鄉賢祠三間門外有橋一下為津池東西齋房各一間櫺星門三間東西兩小角門外東西兩轅門與南照壁相連正殿祀

至聖暨配哲位東西廡先賢先儒位後殿為崇聖祠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本城副都統率官致祭乾隆三十九年道光四年重修

按碑記初歸化城商民卜地庀材為都統丹津建立生祠經都統再三辭却而材木俱已備齊勢難中止乃與尚書通智奏請改建文廟嗣後重修經費俱奏用土默特庫貯正項

漢壽亭侯廟 府志有二一在小東街一在茶房今小東街廟內添祀火神馬神金龍大王酒仙觀音茶房分東西南北俱祀關帝西茶房添祀三官孫

贖

靴工所祀

南茶房添祀釋迦佛瘟神老君

金銀錫鐵各爐工所

祀

魯般吳道子羅真人

薙髮工所祀

軒轅黃帝

所祀北

茶房先於東西廊添祀財神及馬牛羊三神後於

東偏專祀財神又東祀馬牛羊三神皆商賈百工

藝事報賽之所香火極盛惟東茶房頗形寥闕因

就近有梨園子弟祀唐三郎即元宗倡妓祀盜跖故

也

玉皇閣 在城外西南今前殿添祀三官東三皇附

歷代名醫西金華聖母過殿祀靈官子孫聖母餘

祀真武雷神火神馬神及觀音大士

三賢廟 即三義廟在南大街東小巷內今添祀觀

音孫真人井神倉神

按三義廟以漢昭烈帝關張並祀識者已議

其無君臣之禮今日三賢更失歷代褒崇之

義矣宜改正之

財神廟 在無量寺前東小巷今北茶房廟十王廟

俱有之

十王廟 府志在城外西街今名小北街廟在西小

巷內祀地藏王菩薩及十殿閻羅王東西殿祀火

神財神子孫聖母

三官廟 在隆壽寺東北前殿亦祀關帝迤西為魯  
般廟又西為子孫聖母廟再西為邊寧寺祀觀世  
音過殿祀真武關帝及馬神其地即名三官廟街  
龍王廟 有二在海窟北者曰南龍王廟內附祀風  
雲雷雨八蜡馬神鄼侯所書吏蔡倫所紙工祀眼光菩薩  
廟前有文昌閣奎星閣在西茶房北者曰西龍王  
廟距同知署二里許雍正中建中祀龍神東祀八  
蜡西祀風神廟西北有村即以廟名多忻州人  
東嶽廟 在城南漏澤園側廟前為城隍行宮每歲  
清明中元十月朔為祭厲所前有小廟祀孤魂

城隍廟 在城北門外雍正中建

費公祠 在財神廟西康熙中商民為將軍費襄壯  
公建立生祠公歿即塑像其中東西塑丹都統津  
齊觀察布森像道光十二年大學士松公筠奉使  
來城勘定各藩游牧界址居民繪像附祀於此

按我

朝大清會典所載於社稷先農先師天神地祇嶽鎮  
海瀆名山大川俱有直省常祀儀適周禮春官  
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祇史記封禪立時郊上  
帝諸神祠皆聚洪範八政三曰祀禮制祭祀法



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捍大患  
凡有功德於民者皆祀之典綦重也各府州縣  
志乘俱首重學校以文廟為道統所垂與學並  
建而名宦鄉賢忠義節孝及文昌魁星諸祠因  
類相附其餘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祀典所  
及祈報在焉我

朝從明代舊制設近郊三壇并崇祀關帝及諸神祠  
宇有靈異者亦聽民祈禱弗禁以故農祀龍神  
牧祀馬神祈嗣者祀子孫聖母驅疫者祀瘟神  
至百工技藝亦各祀其創始之人以為崇德報  
功祈福之舉而神祠香火幾徧天下非鬼之祭  
在所不免矣歸化城惟雍正初設立先農壇於  
東郊社稷山川俱未之及祀典之闕也殊甚至  
文廟為土默特蒙古專建兩廡從祀諸賢每多  
遺漏名宦數粟主亦未經奏請率以長生祿位  
增入鄉賢則僅存一祠無所崇奉以故學校一  
門未能專立僅以先師冠各廟之首而以諸神  
祠附焉其甕城小祠與巷曲五道神井竈各廟  
以及鄉村諸祠宇并四廳分置新建者不與則  
見聞所及實未能周非故從詳畧云

古豐識畧卷十三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初稿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地部

寺塔

無量寺 俗名大招在城南門外里許我

朝崇德中明禎中崇都統古祿格楚琥爾奉諭將舊寺

委左翼左領補音圖驍騎校喇巴太與德木齊溫

布刺麻協同新修展大奏賜今名寺內供

皇帝萬歲牌位康熙三十六年經札薩克達刺麻訥

依齊托音呼圖克圖呈請具奏殿易黃瓦  
延壽寺 俗名西呼圖招今訛為舍利圖招在無量  
寺東百餘步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西征駐蹕值西呼圖呼圖克圖將舊寺  
新修工竣奏 賜今名 御製碑文清漢蒙古西  
番四體書分立寺前左右 賜刺麻唐古忒藏經  
一部藥王經一部珊瑚數珠一盤紅硃寶石雍正  
四年

賜數珠一盤內西呼圖呼圖克圖居住嘉慶二十三  
年十二月經部具奏以西呼圖呼圖克圖補授札  
薩克達刺麻掌印所有一切報部案件停止徑行  
咨報呈綏遠城將軍轉咨理藩院咸豐九年重修  
有藏經塔

按通志延壽寺在城西北二十五里康熙二  
十九年改今名府志以延壽為延福一名舍

利圖招

崇福寺 俗名小招在延壽寺東百餘步康熙三十  
六年訥依齊托音呼圖克圖新建寺前有藏經塔  
聖祖仁皇帝西征凱旋駐蹕於此奏 賜今名有

御製碑文與延壽寺同 賜刺麻大紅羽緞褂一領

黃蟒緞袍褂二領涼冠二頂珊瑚數珠一盤後又  
賜藏經一部藥王經一部金字數珠一盤黃絲帶一  
條帶扣荷包飄帶水晶靶小刀火鏢俱全金錢一  
刻壽比南山長命富貴銀錢一刻吉祥如意 御  
筆金書心經寶塔一軸康熙庚寅正月十八日沐  
手敬書寺內訥依齊托音呼圖克圖居住

崇壽寺 俗名朋蘇招一名西招在城西門外河西  
距城二里餘順治十八年刺麻錫拉布建康熙中  
其徒扎薩克達刺麻朋蘇克添修三十三年奏  
賜今名內設呼畢勒罕一名地勢初極宏敞殿宇

亦甚壯麗後為河水侵占寺門北移院塔今在城  
外

按府志蓬松招即朋蘇之誤俗傳費將軍誅  
活佛即在此寺又云數年前西藏有呼畢勒  
罕出世遣人來寺取塔內藏經寺眾初未之  
信及啟視果有之且言此佛被誅後已轉生  
數世頸瘡未合俟合時當仍來城亦無稽之  
說也

隆壽寺 俗名額木氣招在城西南里許康熙八年  
綽爾濟達賴建三十四年續修奏 賜今名嘉慶

十年被火重修有藏經塔一

宏慶寺 一名拉布齋招今呼為宏慶招在城南文廟官學西百餘步康熙六年甯甯呼圖克圖建奏賜今名以上六寺俱額設札薩克刺麻一名達刺麻一名巷有觀音寺

延禧寺 俗名綽爾濟招在延壽寺東南里許係西呼圖徒弟達爾漢綽爾濟刺麻建奏 賜今名與延壽寺互諷 萬壽經內拉布札木巴達爾漢呼圖克圖居住額設達刺麻一名

慈燈寺 在崇福寺東南里許內有塔為慈燈塔基圍十丈上小塔五土人即呼為五塔寺雍正五年崇福寺刺麻彥察爾清呼畢勒罕授副札薩克達刺麻呈請建立十年奏 賜今名額設達刺麻一名

甯祺寺 一名太平招在城西北里許康熙六十一年土默特兩翼官兵等建乾隆十九年寺東北增建納木札勒極勝塔二十年寺西北增建仁義極忠塔四十九年奏 賜今名額設達刺麻一名

廣福寺 在崇福寺前路西土默特已故參領札布之妻建立後施與章嘉呼圖克圖乾隆三十年奏



賜今名額設達刺麻一名

隆福寺 一名迦藍招在崇福寺東北地名烏蘭灘

寺基狹小無建置年月可考現屬隆壽寺管理

廣壽寺 在城西北烏素圖溝內山陽土人即呼為

烏素圖招康熙中親綽爾濟刺麻阿旺丹丕勒勤

勞王事蒙 恩賞給銀兩即以其銀建寺奏 賜

今名有

御賜匾額奉 旨設立字樣屬延壽寺管理

永安寺 舊在城北烏蘭察布地亦西呼圖呼圖克

圖所建後因寺基逼近公主府蒙府助給銀一萬

兩移建烏素圖東溝內察漢哈達山陽距城二十

五里土人呼為察漢哈達招

慶緣寺 在城西北山陽距城二十里明萬歷中建

我

朝乾隆四十七年重修四十八年呈請報部轉奏蒙

賜今名額設達刺麻一名

法禧寺 在慶緣寺東北係寺屬醫生綽爾濟羅布

桑旺札勒建乾隆五十年奏 賜今名

增福寺 在梨樹村康熙三十五年慶緣寺所屬徒

弟格隆巴雅斯琿朗建三距城一百三十餘里



慈蔭寺 在果必托利補拉克地方距城百餘里雍正十年建乾隆二十七年遵照部咨每歲由土默特旗遣往達刺麻一名徒弟六名念經刺麻二十名按月給發銀米

慈壽寺 在城西山陽距城六十里順治中察漢迪彥齊呼圖克圖建康熙中奏 賜今名額設達刺麻

崇禧寺 在城東北鄂奇特溝內距城六十里順治中額爾德尼迪彥齊呼圖克圖建康熙五十二年奏 賜今名額設達刺麻道光十八年被火焚幾燼

廣化寺 在西山溝內距慈壽寺二十里舊為成平廣寺康熙五十八年移建於此乾隆四十八年增修奏 賜今名額設達刺麻

普會寺 在城北山後沙拉木楞地西呼圖呼圖克圖建奏 賜今名距城一百二十里

普安寺 在城東察哈爾旗岱海地乾隆三十八年彥察爾濟呼畢勒罕建立奏 賜今名土人即呼為岱海招距城二百餘里

尊勝寺 在城東北哈拉沁溝源吉爾噶朗圖山康熙元年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由哈爾喀札薩克

圖汗旗下帶來徒衆百餘奉 旨 在歸化城居住  
建立新寺奏 賜今名距城百餘里內設札薩克  
刺麻一名俗呼為班第達招

善緣寺 在城東南登奴素山建置年月無考額設  
呼畢勒罕一名達刺麻一名屬崇福寺管理

靈照寺 在城西二百餘里明順義王孫大成台吉  
之妻瑪沁建大門石刻如來佛寺額設達刺麻一  
名

按明史大成台吉之妻為大成比技瑪沁或  
其名也

福慧寺 在城西山陽胡寨村建置無考額設達刺  
麻一名

永福寺

廣法寺 俱在城西北九十餘里阿魯板升山溝內  
係干珠爾巴諾門漢呼畢勒罕建立額設管理二  
寺達刺麻一名

吉特庫招 在城西吉特庫山陽距城二百餘里康  
熙三十六年札薩克達刺麻朋蘇克建未請寺名  
額設達刺麻一名

都貴招 在托克托城東南內設呼畢勒罕一名達

刺麻一名屬章嘉呼圖克圖管理

廣覺寺 在薩拉齊西烏拉特東公旗界五當溝內  
距城三百四十里對音克哩班第達呼圖克圖居  
住寺內刺麻約五百餘名嘉慶四年奉理藩院來  
文令綏遠城將軍管理每年春秋二季派官前往  
查核刺麻數目咨報理藩院查照三年將軍親往  
巡查一次

東白塔 距城五十餘里

西白塔 即郭公塔距城八十里以上兩塔俱詳古  
蹟

按刺麻之稱即華言無上也刺麻所供佛寺向  
名曰招或取招提之義口外各招可指名者三  
十額設呼畢勒罕札薩克刺麻達刺麻二十呼  
圖克圖十其呼畢勒罕即華言化身死而不失  
其通自知所往生地常在輪迴本性不昧之義  
札薩克者理事之稱呼圖克圖亦理事之大僧  
官也各寺所住刺麻稱呼如托音即刺麻弟子  
通稱西呼圖即蒙古稱坐牀刺麻章嘉呼圖克  
圖刺麻之受褒封者如札薩克蒙古所奉之呼  
圖克圖其呼畢勒罕將出世報明理藩院與住

京之章嘉呼圖克圖掣之如掌印者然格隆戒僧也一作噶隆又有噶布倫統理兵馬刑名係請旨補用額爾德尼亦班禪之尊號向例達賴圓寂以班禪或兩呼圖克圖及諾門罕代理呼圖克圖較尊諾門罕次之其來城之始詳見人部呼圖克圖一門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我朝自開國伊始即以佛教馴服外番迨後西藏撫綏益藉以化誘犷俗馭夷之道必因其習信夫

### 古豐識畧卷十四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稿

### 地部

#### 公署

綏遠城將軍衙署 一所乾隆初建共房一百八十  
三間在鐘樓西北其餘除屢次裁汰外現存左右  
兩司衙署二所各房十七間協領衙署五所各房  
三十八間佐領衙署十八所內奉文撥給世職官  
三所留十五所各房二十四間防禦衙署二十五

所內奉文撥給世襲雲騎尉五所留二十所各房十九間驍騎尉衙署二十二所內撥給世職恩騎尉二所留二十所筆帖式衙署三所各十四間歸化城副都統衙署在城北門內路西自裁汰兩都統三副都統將各衙署變價歸款報部後乾隆二十七年准工部來咨遷移補修道光二年重修四年改建大門五年添立東西轅門其戶司兵司仍占舊都統署在城北門內路東大堂五間東為銀庫西為軍器庫東西兩司辦事房各五間後樓房三間餘印房前鋒營房書吏房十八間道光四

年將向西大門遷移向南外操演營署一所稽察廳署一所參領與佐領署十二所佐領署四十八所驍騎校署六十所

歸綏道衙署在歸化城外里許河北乾隆初新建三十七年四十五年嘉慶十八年屢次補修咸豐四年大雨房屋坍塌毀幾盡五年經本道鍾秀任內重修共署西一在綏遠城將軍署東南通判署四所一在和林格爾距道署一百二十里一在薩拉齊距道署一百四十里一在清水河距道署二百六十里一在托克托城距道署一百八十里歸化



廳屬巡檢署二所一在道署東一在畢齊克齊距  
廳七十里綏遠廳屬盈寧庫大使管豐裕倉大使  
署一所在廳署南和林格爾屬巡檢署一所薩拉  
齊屬巡檢署二所一在本廳一在包頭鎮距廳一  
百里清水河屬托克托城屬巡檢署各一所

按公署之設南面而臨嚮明而治所以崇體制  
壯觀瞻也其廣狹大小固視乎官秩之尊卑亦  
因乎地勢之難易口外除將軍以下官屬公署  
俱在綏遠城而外惟副都統署在舊城綏遠同  
知及倉庫使署在新城其餘俱在城外歸化同

知一署建立較早其餘次第興修歸化巡檢署  
舊傳為公主府別業餘皆無從稽考土默特參  
領佐領驍騎校等署布滿街衢公署私宅幾不  
可辨塞外風高土薄房屋最易傾圮即以監司  
一署而言自乾隆初迄今百二十餘年補修業  
經四次此番修葺幾與創造者同昔叔孫昭子  
所到雖一日必葺其牆屋非故求美觀也公署  
而以傳舍視之則無事不存五日京兆之想恐  
於民生國計久安長治之道必有所怠弛者矣  
整齊部署無廢乃心實與名符當共慎之



古豐識畧卷十五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 稿

地部

官學

綏遠城官學 在將軍署有空散房十五間為八旗  
滿蒙子弟肄業處凡興校庠序塾五學鑲黃正白  
二旗八興學正黃正紅二旗八校學鑲白正藍二  
旗八庠學鑲紅鑲藍二旗八序學兩翼蒙古八塾  
學每學二旗官學生四十名乾隆五十年前任將

軍吉福奏准裁汰於原設五學外添設滿漢繙繹學一所各旗每佐領下挑選閒散幼丁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能習國書及漢書者各十名入學其繙繹教習由部題請將軍副都統率同本城協領佐領防禦驍騎校筆帖式等官監場考取二員入學三年期滿如果行走勤慎教導有成將軍等出具教導有方考語保題以驍騎校用五學教習每學二人由八旗領催前鋒馬甲內挑取各學公費銀兩六學一體承領由繙繹學主稿五學出領咨春冬兩季每學各領公費銀一十三兩五錢夏秋兩季每學各領公費銀八兩四錢一分每年四季各學各領銀四十三兩八錢二分由房租銀內給發

按綏遠城取租鋪面房除變價空間外現存房一千一百六十餘間每月約收銀三百五十餘兩自乾隆六十年起徵收拆毀房間空間地基菜園租銀每年約收銀二百餘兩官學公費即由此出

土默特官學 在文廟西偏正房三間為講堂東西房各三間為學生肄業地再西為箭亭雍正十三

年經尚書通智等奏定由六十佐領每佐領下撥送英俊孩童二名由佐領以下官員內選派教習四員每教習月給飯錢一千二百文每學生日給飯錢十六文每月初十日由銀庫散給

銀庫款項見倉庫門

按我

朝以八旗重兵分駐各要地揆文奮武所在皆然自乾隆初始以右衛駐防移駐綏遠城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文學之士爭自濯磨俊乂徧於膠庠彙征登夫皇路科第甲乙蔚然炳然泉道光中年始停止駐防鄉會試非重武功而輕文德也

國家自入關以來以騎射為先務帖括章句原藉以為取士之方八旗子弟進身之始不專賴此至國書釐定頒示不容有銖黍之差科斗蟲魚備存古法乃近今旗員起家科甲者問十二字頭不知而斤斤焉致力於八股舍志正體直弗講而沾沾焉從事於時墨舍本逐末日甚一日浸失我

聖祖命宿衛重臣率虎賁三千彈壓巖疆之初意矣然而科舉雖廢絃誦宜存學一日則收一日之功讀一書可得一書之效道德仁義非為科目

設也禮樂書數可與射御兼也自茲以往雖不  
必風簷寸晷與文士絮短較長而講習之餘實  
有以陶氣質明彝倫焉學顧可稍忽乎哉若土  
默特官學之設雖專用蒙古文字而清文鑑三  
合切音一書頒行已百餘年蒙古之讀漢書延  
漢師者比比皆是間嘗入其學亦彬彬然禮法  
之存聲教所訖薰陶而涵育之其丕變可立觀  
也

古豐識畧卷十六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 稿

地部

義學

古豐義學 創始無所考嘉慶八年長白德綸以吏  
部郎中簡任歸綏道念義學廢弛日久乃自捐廉  
俸於道署西北隅重建房屋一所中楹奉至聖先  
師神位東西各五楹為生徒肄業地時歸化城理  
事同知西理訥綏遠城同知塔清阿和林格爾通

判繼昌薩拉齊通判札勒罕清水河通判伊克坦  
布托克托城通判善寶綏遠庫大使周大鼎歸化  
巡檢葛瀛三薩拉齊巡檢程天麟等亦各輸廉俸  
共襄厥成因於九年春延師主講考取生徒三十  
人入館受業立定條規每歲延兩師主講席月各  
奉脩脯銀十兩學徒茶水每月銀三兩考課獎賞  
每季銀八九兩不等有督學陳方伯張及盈寧庫  
大使周文鼎碑記可考陳記載德公又以需用頗  
藝文部多恐難經久因具稟巡撫伯公議定歸廳歲捐銀  
五十兩綏和薩清托五廳歲各捐銀三十兩歸薩

兩巡檢歲各捐銀十兩其餘不敷銀兩由歸綏道  
自行捐足毫不派累商民並將條約碑文刊發各  
廳其歲捐銀兩定期五月節前解清以備支給十  
七年六月德公陞授長蘆鹽運使將卸道篆復稟  
請署撫衡公札飭道屬查照原立章程永行遵辦  
經布政司陳公遵批移咨後任歸綏道嵩轉飭各  
廳存案交代是年十一月間嵩公因義學房屋坍塌  
不堪棲止將館移住范家號其條約仍遵前議  
造冊備查計開各廳同知通判巡檢共捐銀二百  
二十兩義學兩師脩脯及生徒茶水每月用銀二



十三兩每節學師節禮銀八兩每年三節用銀二十四兩以上約共用銀三百兩除捐銀外由本道補足每年二八月致祭先師孔子祭品豬羊等項俱本道備辦道光元年歸綏道岳札包頭鎮巡檢知悉照得歸化城義學經費向除清水河等處巡檢缺分瘠苦無力捐輸外在於六廳并歸薩二巡檢中分別攤捐維時包頭鎮巡檢尚未設立是以未經議捐今該巡檢設已多年自應一體攤捐查薩拉齊巡檢每年應捐銀十兩自道光二年為始將此項分開各捐銀五兩札到即便遵照毋違特

札道光二十五年十月歸化城錢行總領偕散戶等四十九家捐錢一千緡為義學膏火之需經護理歸綏道潞安府知府多慧籌議以義學賃房居住究非長策即將錢一千緡易銀四百兩價典本城西門外楊家巷西頭路北房院一所係李毓嵩所接益盛永原典蒙古干招架爾房屋計開正房三間有抱厦東廚房三間西廂房七間挨井東南房三間西南房四間大門一間內西套房三間原典主自占如蒙古原地主及原典主備價回贖即稟明歸綏道飭歸化廳驗收銀兩另行典買房院



典約存案并行歸化廳

附德公告示為曉諭事竊以文明之治不擇地而興蒙養之方可因材而篤本道蒞任茲土所見閭閻闐闐或以耕牧或以懋遷地廣人稠洵稱富庶顧學校未設人材無自而成爰倣古黨庠塾序之意立義學於衙署之後延師主講凡遠近之成人小子萃處而肄業焉惟濫而無節非所以示區別也今擬以生徒三十人為率其能識前言往行以蓄德者固將陶育以成國器即自幼學以至弱冠雖尚不曉文理而質性穎悟可習經書者皆在甄收之列為此出示闔境人民知悉爾等有子弟願讀書者即赴轅報名候本道示期擇取三十名將姓名年歲籍貫註冊送館內受業毋許無故不到其經此番報名或因額滿不錄者即令附名冊後俟有空缺以次拔補至於文理明順之後諸生徒中有志上進各廳回本籍州縣應試庶幾人材興而風俗益臻醇厚是本道所厚望者也特示

按今世自各省會以至府廳州縣凡有學校之

地莫不建有書院以培養人材猗歟休哉何風  
之盛也至於義學之設或紳富樂善好施或鄉  
村公議建立俾寒家小戶無力延師者之子弟  
得就以資講習識之無地方人士自經理之守  
土者不與聞焉歸化城學校未立因無書院自  
前觀察德公設立義學五十餘年各官攤捐廉  
俸合力延師名為義學實則與書院同每歲兩  
學師脩脯所入亦與尋常州縣書院山長無少  
區別口外無廩增附學每朔望講約輒以學師  
兼之薪水微加滋潤亦所以廣教澤恤寒儒也  
惟慮學師視講課為具文據學舍為已有支應  
故事有名無實甚或藉衙齋出入為干預公事  
之階靠官幕應酬為鑽營盤踞之地以致生徒  
輩輕則廢業重則效尤旁觀為之齒冷遠近聞  
而裹足風斯下矣更有鄙嗇官吏享萬鍾之粟  
惜一勺之泉遲擱推諉經年累月致寒士舌耕  
筆耨曾不足供仰事俯畜之需揆諸前賢創始  
苦衷能無慙報今我

國家振興文教之會此地雖窮荒絕域亦斷不至頽  
棄若斯然職在官師必當凜有則改之無則加

勉之訓且邊塞周圍數千里所恃以維持風化者祇此一區倘得推而廣之於各廳胥則傲馬將詩書絃誦之聲與犬吠雞鳴相聞而達乎四境矣有心者尚共勗諸

古豐識畧卷十七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稿

地部

教場

綏遠城教場 在城西門外每歲春秋二季八旗槍箭營官帶領兵丁操演槍陣兩個月俟將軍閱看畢停操演陣共用兵一千六百一十四名自二月十五七月十五開操日起城上吹海螺十五日秋季演放子母礮位在哈喇沁溝

歸化城土默特教場 在城北門外二里許內閱武堂三間火藥庫二間看守兵住房二間照壁一堵每年春秋二季土默特兵一千名各操演一個月操演時官兵齊集操演營同赴教場操演鳥槍兵五百名弓箭兵五百名鳥槍兵演三進二連環斷後兵出收隊官員與弓箭兵等演射箭把騎射弓箭又裝盛鉛子演放槍牌三日自二月十五八月初一開操日起城樓鳴海螺十五日

歸化綠營教場 在都司署側每年春秋二季大同鎮總兵來營校閱都司以次將弁演習騎射兵丁

三百名操演鳥槍弓箭其平時操演都司主之

### 附槍字考

按槍七羊切周禮秋官職全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桴之屬疏槍雷椎桴皆守城捍禦之具古無鳥槍其言槍者指刀槍之槍而言蓋矛屬也然槍與雷並稱後世鳥槍亦當從之俗作鎗非鎗楚耕切在庚韻鼎類其音鎗者與鏘同為鏗鎗之鎗從未作軍器解或以鳥槍作鳥銃按銃充仲切音梳玉篇鏗也集韻斧穿也解亦

不同仍用槍字較近

附礮考

礮俗作砲潘安仁閒居賦礮石雷駭其礮字之最先見者李注礮石今之拋石也說文無礮字惟礮字注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礮敵是許氏以礮為礮唐書李密傳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礮自後人有火礮之製俗遂從火作炮字更非火礮之用始見於宋楊萬里海螭賦序云宋紹興三十一年金兵欲濟江虞允文伏舟七寶山舟中發一霹靂

墜礮墜水中硫磺得水火自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霞昧其人馬之目金兵大敗然此乃紙礮用石灰以昧目非以礮子為攻擊之具也礮之用鐵始於金名曰震天雷以火礮攻城始於元世祖得回回所獻新礮以攻破襄陽城名曰襄陽礮明永樂中平交趾始得神機槍礮法至嘉靖二年佛郎機寇廣州指揮柯榮禦之賊敗遁官軍獲其二舟得其礮即名為佛郎機詳見明史紀又兵志云佛郎機礮式以銅為之長五六尺重千餘斤小者



數百斤礮之用銅始見於此至我

朝天聰五年始造紅衣大礮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崇德八年又造神威大將軍礮康熙十年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康熙二十八年又造武成永固大將軍礮詳見

皇朝禮器圖式

附海螺考

按古樂書無此名今營伍多用之即吹角之義說文感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感栗史記樂書胡笳似感栗而無孔今海螺亦胡

笳之類惟古以竹為之今以螺殼為之耳

按操練之說莫詳於戚南塘紀效新書及練兵實紀其卷首或曰諸條有切中今日操演之病者如或問祖宗自設官軍至今操練二百年矣比子之操一二年者孰為熟習且官軍亦有陣法教場隨時演習而臨事無裨實用何也曰譬如學生平日窗下講習的是五經四書解義策論一旦入場試官出來題目就是經書上的便可想望中式若平日雖是手不釋卷却讀些雜說詩詞作些傳奇歌賦一旦入場要作經義策



論中選所習非所用如何可得就是好學的也徒然耳今之軍士設使平日所習所學的號令技藝都是照臨陣的一般及至臨陣就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必有一日之功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况操練二百年自幼為兵士者耶奈今所習所學通是一個虛套其臨陣的真法真令真營真藝原無一字相合及其臨陣又出一番新樣與平日耳聞目見迥然不同如此就操一千年有何用處且如各色器技營陣殺人的勾當豈是好看的如今教場閱兵俱要周旋左右滿片花草便是好武藝但要整齊排列進退從容便是好陣式花法勝而對手工夫漸速虛文張而真正營務不講戲局套數跳舞哄人司閱者但取一時好看却一些實用不得諺云到廝打時忘了拿架子此病最甚因識教場之畧而附及之

古豐識畧卷十八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棟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 稿

地部

倉庫

豐裕倉盈寧庫 在綏遠城為駐防官員兵丁俸餉  
銀米及各廳錢糧監督稅課總出納地設立倉庫  
大使一員專司其事額儲銀二十萬五千餘兩米  
二萬三千餘石屬糧餉同知管理如額米不敷支  
放隨時稟請採買

軍需倉 在歸化城內駝橋街內建久安盈恒充裕  
六廩額儲穀五萬一千二百六十石係供支綏遠  
城官兵口糧之需

常平倉 五廳皆有之歸化城設立在城外城隍廟  
側內建蓋藏滿積聚豐六廩額儲穀三萬四百八  
十石零係按豐歉平糶及借給農民之需

土默特倉 在歸化城內駝橋街內設隆字一廩儲  
穀二千石係支放副都統衙門俸米並托里布拉  
克台刺麻口糧及養濟院月米

土默特庫 在舊都統署大堂東偏內收存房地租  
銀煤炭稅銀以備春秋祭祀將軍副都統廉俸官  
學膏米及補修軍器操演公費繕書鋪司台站差  
使工食並一切賞卹之用

義倉 在三賢廟內儲穀一千二百一十二石以備  
凶荒賑濟

五廳錢糧稅課庫 俱在本署隨徵隨解無定額  
托克托城倉 在城內雍正中建舊存放米石歸通  
判管理令統歸豐裕倉

按常平等倉錢糧稅收等庫各廳州縣奉行既  
久其弊不堪縷述綏遠城豐裕倉盈寧庫係為

駐防官兵而設其中收放銀米設有專官立法  
至詳且盡惟近年來藩庫支絀領發未能以時  
現復籌議減成辦理諸形掣肘識畧及此不過  
稍存其目以俟後之君子於治人治法講求而  
審定焉是則蒿目者所深幸也夫

古豐識畧卷十九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初稿

地部

田賦

歸化城額徵大青山後廠地租銀一萬三千九百四  
兩一錢四釐空閒廠地租銀一千六百四十八兩  
三分二釐土默特租銀五百二十二兩六錢五分  
額徵渾津黑河本色折色米四百八十八石二斗  
四升六合九勺十五溝米三百三石五斗八升六

勺內有豪賴溝村於咸豐六年秋災案內詳報冲  
毀地五頃五十五畝應開除米十六石四斗二升  
八合實應徵米二百八十七石一斗三升二合六  
勺

綏遠城同知額徵渾津黑河莊頭米一千三百九十  
二石九斗五升三合

和林格爾額徵正黃等五旗廠地租銀一千六百九  
兩四錢八分二釐內除咸豐四年詳報逃戶缺額  
銀六百一十四兩五錢八分外實應徵銀九百九  
十四兩九錢二釐土默特租銀五百四十六兩六  
錢七分四釐額徵米五千五百九十七石五斗一  
升八合一勺三抄

薩拉齊額徵土默特租銀一千八百六十六兩一錢  
一分額徵米三千七百七石一斗三升六合三勺  
清水河額徵鑲藍旗廠地租銀二百四十五兩七錢  
土默特租銀六十七兩五錢額徵米折正銀一萬  
七千七百九十四兩二錢五分一釐內除二次逃  
戶缺額銀七千四十七兩六錢九分六釐實應徵  
銀一萬七百四十六兩五錢五分五釐

托克托城額徵土默特租銀三百七兩二錢六分額



徵米三千一百一十七石九斗一升三合六勺

按催科之政寬嚴最難得中而口外六廳尤甚  
漠南地方遼濶租戶俱自遠來歲收偶遇歉薄  
輒捲席逃遁無籍貫可考無家屬親族可追與  
者著居民編立戶口由近及遠都累都甲累甲  
者迴別幸所種蒙古厥地租賦較他處頗輕且  
徵收多係米石於納稼之日即就近輸將省以  
米易銀之煩無米價銀價低昂短絀之弊額徵  
間有不足守土者捐廉代輸尚易為力惟清水  
河一廳前因路途遙遠駝運阻滯爾時想銀價

亦低遂致米折正銀至一萬七千餘兩之多嗣  
因兩次逃戶缺額減去七千有奇現仍實徵銀  
一萬七百餘兩無論凶荒水旱即樂歲徵收亦  
斷難足額其催徵各官處分與府廳州縣正項  
錢糧同以致監司通判有督催之責者每屆參  
限輒罹譴斥本任數年來督同廳倅寬嚴交濟  
設法徵收催解幸已足數忽於今歲四月間因  
咸豐六年督催欠一分以上二參限滿部議降  
三級調用經撫憲續奏全完方得蒙 恩開復  
雖其中銀數錯漏舛誤多端而推厥所由究因



非年清年款所致此後若不速行改易仍照舊章將監司通判朝至而夕獲咎焉兩缺之設不幾成畏途耶後至者當何以處之

古豐識畧卷二十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初稿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地部

市集

歸化城商賈向有十二行俗傳都統丹津由都中帶來其說無可考近則生聚苗衍貨物具備百工咸集以行而計不啻千百數矣遇有公務則仍曰十二行其餘各以類附之總其大者而言也

十二行公舉鄉耆四人總領十二人經理庶務鄉耆

會館設立三賢廟遇有商賈詞訟事件輒諭令處  
結各行公立條規俱由鄉耆等定議五廳暨各鎮  
皆然惟擇各行鋪長老成諳練者充之無鄉飲酒  
禮文

歸化城行商坐賈相輔而行行商販買貨物至大青  
山後諸部落及西域一帶貨賣易銀及牲畜以歸  
有後山營路各生意名目乾隆四十二年准兵部  
來咨歸化城前往烏魯木齊等處貿易商民俱由  
副都統衙門發給照票將該商人數姓名及前往  
貿易之部落扎薩克旗分據該同知詳報到日填

註詳細照例給發等因嘉慶五年經署定邊左副  
將軍齊登札布具奏歸化城商民於山後扎薩克  
旗下擁集過甚稽察紛繁且恐滋生事端嗣後請  
發給照票方准貿易以便稽查等因蒙准由理藩  
院咨行綏遠城將軍令將本院照票領去給發各  
商民前往烏里雅素台等處及各蒙古地方持票  
勒限貿易派員赴都請領俟商民貿易完竣依限  
繳銷

歸化城商民至烏魯木齊等處謂之北套客其路乃  
客賂蒙古人所開自歸化至迪化僅兩月程但無

旅店可宿行者須自携錫帳耳見紀文達公烏魯  
木齊雜詩注

行商貿易山後營路率於歲杪由城啟行至次年秋  
冬間回城攜帶牲等物在城貨賣

歸化城牲畜交易約有數處其馬市在綏遠城曰馬  
橋駝市在副都統署前曰駝橋牛市在城北門外  
曰牛橋羊市在北茶坊外曰羊橋其屠宰牲畜剝  
取皮革就近硝熟分大小皮貨行交易在城南門  
外十字街俗呼為皮十字

口外蒙古廠地寬濶人物繁庶糧粟糶糶較別務尤  
急除各廳粟店行開設而外如歸化城之畢齊克  
齊山後可以力更等村托克托城之河口薩拉  
齊之包頭鎮等處皆米粟總匯居民就近糶賣  
和薩清托各廳俱用足錢惟歸化城慣用短陌錢銀  
價較他處獨昂錢數多寡不一居民多病之商賈  
謂便於貿易

鈔票大錢鐵錢數年來廢置更端各處或用或否惟  
口外數廳毗連外藩俱未暢行亦因民所利而利  
之意守土者不能強也

口外粟店行錢行前有買空賣空諸弊每致高抬市

價居民受害頗深近俱嚴示禁止有犯者按賭博  
例懲辦

按市不飾價孔子所以治魯市賈不貳許行乃  
以亂滕古者天子巡狩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  
惡即今開報市估之義周官司徒所掌有司市  
賈師諸職市肆之所闕重矣今市肆之設南人  
曰虛北人曰集虛者因其散而言集者因其聚  
而言其實同一意義口外界連各蒙古商販雲  
集利之所在聞者趨之且商為四民之一日中  
為市以有易無古聖王設教伊始即所必用惟

近今人情澆薄利盛義衰動輒有奸商把持等  
弊夫商而目之曰奸其險惡不可言狀尚何足  
與士農為伍惟願業此者善自營畫取什一之  
利斗稱尺數出入公平無格外鑽求無貪得罔  
厭以正人心以厚風俗奉使者有深望也至行  
使短錢諸習當逐漸更改以期畫一非朝夕所  
能驟效爾

或問錢曰短陌始於何時按王伯厚困學紀  
聞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  
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

陌之名又顧寧人日知錄引隋書食貨志曰  
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為陌名曰  
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  
九十為陌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帝乃詔通用  
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  
以三十五為百唐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  
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  
墊陌不一勅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  
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  
師以八百五十為貫每陌纔八十五河南以  
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聚斂刻  
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  
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又抱朴子云取  
人長錢還人短陌則短陌之說晉時已有之  
不始於梁也





古豐識畧卷二十一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稿

地部

賽社

報賽既以社名歸入地部自當以寺廟為綱以月日為目方合體例茲編取便於檢閱識者諒之

正月初四五六日太陽社在東柵街三官社在小西街初七八九日安靜社在馬蘭灘合義社在南茶

房通順社在通順街初十十一二日興旺社在北  
茶房十一二三日義仙社在玉皇閣十四五六日  
平安燈社在城內十五日醇厚社在火神廟十五  
六七日平安社在崇福寺前興旺社在無量寺前  
一在牛橋三官社在隆壽寺前十九二十廿一日  
興旺平安社在南柴火市廿一二三日平安社在  
宏慶寺前廿四五六日意誠社在崇福寺前又是  
月有福慶駝社在北茶房及城內駝橋無定日

二月初一二三日青龍社在財神廟初七八九日大  
南街太平社在火神廟初十十一二日大西小北

兩街平安社在火神廟十二三四日代州社祀財  
神在十王廟十四五六日金爐社在南茶房十八  
九二十日祈保平安社一在三官廟旁觀音寺一  
在宏慶招巷觀音寺廿一二三日平義社在南茶  
房又清明節有平安社在城隍廟二三月間有陝  
西社在小東街關帝廟無定日

三月初一二三四日誠意社在延福寺前真慶社在  
城內初九十十一日咸寧社在無量寺前十三四  
五日集錦社在費公祠十四五六日生皮社在小  
東街關帝廟十六日紙房社祀蔡侯在南龍王廟

十七八九日蒙古社在十王廟集義社在財神廟  
聖母社在三官廟街聖母廟廿一二三日鄮侯社  
在海窟公義社在南茶房廿三四五日誠敬社在  
三賢廟廿七八九日義合社在財神廟

四月初三四五日馬王社在小東街一在海窟義和  
社在南茶房車店行社在玉皇閣初七八九日晉  
陽社在南茶房交城社在十王廟十三四五日福  
興羊社在北茶房十四五六日良緣社在崇福寺  
前十七八九日邊寧社在邊寧寺廿三四五日福  
興牛社在北茶房廿六七八日十二行社在費公

祠又是月有農民社在南龍王廟定襄社在財神  
廟福隆羊社在北茶房無定日

五月初一二日祁縣社在小東街關帝廟初四五六  
日上黨社在南茶房雲中社在財神廟寧武社在  
關帝廟忠義社在十王廟祀旃檀佛初九十十一  
日十二行社在城隍廟初十十一二日驛店行社  
在玉皇閣十二三四日介休社在南茶房崞縣社  
在財神廟盂縣社在北茶房單刀社在關帝廟十  
八正日農圃社在南龍王廟威鎮社在關帝廟十  
九二十廿一日瘟神社在南茶房廿四五六日成

衣社在財神廟太谷社在關帝廟廿六七八日榆  
次社在南茶房意和社在西茶房又是月有文水  
社在小東街關帝廟無定日

六月初五六七日福虎社在玉皇閣毡毳社在財神  
廟初八九十日三義社在西茶房十一二三日崇  
福社在崇福寺前十四五六日寶豐社在財神廟  
十七八九日誠意社在延福寺前魯班社在魯班  
廟廿二三四日十二行社在火神廟廿三四五日  
平安社在隆壽寺前聚錦社在南茶房德先社在  
西茶房

七月初六七八日恒雲社在城內十一二三日淨髮  
社在南茶房十四五六日京都社在三官廟崇德  
保安社在城隍廟廿一二三日金爐社在南茶房  
廿六七八日集錦社在費公祠

八月初一二三日六合社在南茶房初三四五日定  
福社在財神廟十四五六日平安義社在火神廟  
平安社在海窟土地祠忻州社在關帝廟十八正  
日仙翁社祀酒仙在小東街廿一正日紙匠公義  
社在南龍王廟又是月有聚仙社在小東街祀酒  
仙榮豐社在九龍灣小東街有本街社道署及同

知巡檢署前俱有平安社無定日

九月初一二三日福盛社在三賢廟初八九十日銀  
爐社在五皇閣靈佑社在小東街十二三四日太  
原社在南茶房壽陽社在三賢廟十五六七日稅  
局德義社在西茶房十六七八日蔚州社在財神  
廟十八正日金龍社在小東街廿四五六日應渾  
社在財神廟又是月有汾孝社在十王廟無定日  
十月初一二三日平安社在城隍廟此外有醇厚社  
在費公祠榮豐社在玉皇閣河神廟竈君社在財  
神廟瘟神社吳真社祀吳道子蓋城社在南茶房孟蘭

社在東嶽廟平義社一年在火神廟一年在南茶  
房俱無定月日其他許願酬神綵觴燕會不在此  
數

按報賽之說從古有之演劇事神未詳肇自何  
代蓋士民各有本業自當追奉其先代創始之  
人崇德報功祈福會祝即藉酬神之舉以為燕  
樂之期桑柘影斜家家扶醉歌臺舞榭亦足以  
點綴昇平聖人在上原所弗禁惟口外市廛鱗  
接梵宇如林商賈踵事增華即以歸化一城而  
言歲三百六旬賽社之期十逾七八此外四鄉

各聽尚難指數靡財廢業淫志蕩心莫此為甚  
然此輩歛供聚會猶得以祭賽為詞第於祭賽  
之前已先期入社後復清算布施經費經旬累  
月晝夜驩呶飲酒呼盧百般侈肆甚或逞厥私  
意刊立社規條約稍有依違則屏諸社外旁觀  
稍有觸犯輒恣行網打三日內裝腔作勢狐假  
虎威視冠服為兒戲棄禮制若弁髦壞法亂紀  
言之實堪痛恨再歸化僅彈丸之地戲樓酒肆  
大小數十百區鎮日間燔災煎熬管絃嘔啞選  
聲擇味列坐喧呼問之則曰某店肆新開燕賀

請客也又問則曰某店肆算賬贏餘請客也再  
問則曰某店肆歇業虧本抵債請客也循環終  
歲絡繹不休而開設戲樓酒肆之家亦復彼此  
效尤恣情揮霍不數月而轉易他姓矣更或於  
春秋佳日呼朋引類提壺挈榼牽羊擔酒會飲  
各村社名之曰採青男女雜坐履舄交錯風雨  
間阻竟夕不歸其間無恥匪徒乘機尋釁誨淫  
誨盜不一而足又各鋪戶自馭僮而下至初學  
鋪夥每歲自立夏為始午後携茶錢數文輪流  
看戲名之曰放工無知少年挨肩擦臂隊進隊



出舉國若狂其流弊不可言狀嗟嗟誰無子弟  
誰無婦女至流俗若斯之極是不止以有用  
之錢財填無底之溝壑矣守土者雖於廟會所  
在亦出示嚴禁酗酒賭博并婦女入寺燒香以  
及扮演燈戲各弊端而在社者視為具文正復  
無所忌憚此風將何所底止耶清流者必尋其  
源安得謂其故習也而忽諸

古豐識畧卷二十二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 稿

地部

濟卹

養濟院 在歸化城西三里乾隆初遵照部咨設立  
額養貧民百名每名日給米一升歲秋季給布一  
疋自九月起至二月止給薪炭銀共四十餘兩院  
頭一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其米由官倉及義  
倉按月支放銀兩布疋土默特戶司會同巡檢發

給 又濟生店在隆壽寺側

漏澤園 在歸化城南東嶽廟側嘉慶中監司德公諱綸建立嗣蒙古施舍地畝商民添蓋房屋為殯葬厝棺及看守人居住之所其旁另築磚洞收存無棺屍骸每歲清明中元前三日將屍骨啟出攢葬以免暴露并狼犬殘食其各州縣及各行業所另建者如代州墳梨園墳莊頭墳之類尚有數處各廳義冢亦不一而足未及備載

按發政施仁必先無告濟卹之道匪止一端而養生送死如養濟院漏澤園尤其大者我

朝自綏遠城設立駐防官兵以來於八旗滿洲蒙古有孀婦孤女銀未有四王莊地撥給墳塋於土默特有賞給鰥寡孤獨地畝租銀

聖恩至優極渥口外雖五方雜處而濟卹各典與腹裏府廳州縣皆同中外毫無歧視惟歸化城人數衆多無業游民凍餒至死者不可勝計隆壽寺街開設窮民小店數十家乞丐每日得錢數文藉資棲宿遇有疾病無以餬口輒拋置寺前土人呼為大炕每氣息尚未斷絕而負屍者已棄擲漏澤園磚洞中其負屍之人土人名曰灰

堆言之實堪悽惻雖文王復起不能使息澤普  
徧遐荒而因流溯源在禁止開設賭場一事蓋  
歸化城賭博場店非若別處豪侈者流特無衣  
無褐諸人偶得傭資數十文或尋覓親友沿街  
求乞覓得數錢希圖壓寶贏餘以母博子故俗  
傳有一錢壓十寶十個駱駝馱不了之語卒之  
來回展轉盡歸抽頭者所得眼饒肚餓窮凍以  
死無知愚民輒墮其術而不悟是在守土者嚴  
立禁示勿俾為羅網之張有力者復廣設條規  
傳諭居民鋪戶施米粥及破故衣履而勿施錢  
以自圖省事更推設全節育嬰等堂捨藥材棺  
木等局禁止鴉片烟館及冬月典鬻着身襖袴  
則終歲所全活者自此多矣安得盡人而聽斯  
言與更聞有各處游民死後無力歸葬暫行寄  
埋數年後子弟親族輒將屍骨燒化成灰用囊  
盛貯攜帶旋里旁觀且以孝義目之謂合於首  
邱之禮嗟乎生既不能豐衣足食歿復遭此焚  
燬之慘魂如有知寧甘為餒鬼於他鄉亦未必  
願受祝融之虐也現擬出示禁止違者照毀屍

例治罪

古豐識畧卷二十三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初稿

地部

村莊

歸化城東鄉一百一十八村

野馬圖

黑土窩

秦家窰子

古路板升

插漢庫倫

五路板各升雞

什藍岱

奎素村

哈拉沁

甲賴板升

生蓋營子

高獨利

討速號

刨樹庫倫

同家營子

倒黑楞

喬家營子

布塿氣

羅家營子

舍必崖

陳家營子

哈喇更

麻花板升

五藍不浪

東舍必崖

東爾什

東討速號

他布禿力亥

小東溝

豪沁營子

新營子

小插漢庫倫

代州營子

白塔兒

哈拉不炭

八太台什

什尼板升

朝爾亥

沙梁子

板達什溝

那只亥

廟兒溝

後窰子

保兒合邵

東干只喇

西干只喇

西窰子

白道子

郭家營子

韓家營子

一間房子

旗下營子

插漢合邵

前水泉

斗金山

水磨上

後水泉

工部板升

朝岱兒

山陰窰子

十棋牛營

腦包

買岱兒

老藏窰子

小蘇季

西窰子

五棋牛窰

前苦計爾討號

後苦討號爾

蘇木沁

二十家子

好賴溝

五十家子

二道河子

石門子溝

頭道溝

二道溝

大同營

羅家營

秦家窰子

頭道河子

左家營

下拐角鋪

高高速太

大西溝

小西溝

太平莊

李廷貴窰子

迭本岱

腦包溝

甲里莊

討號板升

神池窰子

大城窰

松樹兒

蘇宗文窰子

上拐角鋪

古力半烏素

主爾岱

羊羣窩子

討不氣

可可板升

大平莊

黑沙圖

鐵密兒

新莊子

聶圪圄

阿林章

豪沁營子

二道河

東什拉烏素

鼓子板升

東黃合邵

公藍太

黑炭板升

麻什干雌老

南北毛浪不

朱海

歸化城南鄉二十八村

八里莊

太平莊子溝

溝子板升

大黑河

百什戶

什拉烏素

沙兒沁

東西白廟子

一間房子

南豪沁營

達賴營子

羊蓋板升

六犍牛窩子

前後三官

八拜營子

噶爾圖

蓬松營子

南把柵兒

橋扣兒

討號板升

喫不合氣

桃花板升

合爾圖

回子營

雙樹兒

崔兒報

東大黑河

東把柵兒

歸化城西鄉一百一十七村

畢齊克齊

色令板升

襖太

馬羣窩子

二道河子

哈兵達爾

一間房子

討爾號

五藍巴圖

明安新子營

石門根

前雙樹兒

後雙樹兒

黑沙圖

沙爾營子

章蓋營子

西雌老氣

牛牛營子

圪力圪太

牌樓板升



爾林岱

達賴丹壩

甲爾旦營

雞鳴圖

朝忽鬧

吉爾丹壩

毛道營子

達賴莊子

討不氣

三間房子

爾架

西打爾架

台格木

栽生村

羊羔村

忽拉格氣

大里保

小里保

察素氣

把式板升

雌老氣

什報氣

牛牛營子

并州亥

大筆寫氣

楊家堡

襖兒圪生

什兵地

插漢桃賴

東壩子

白廟子

宋家莊

王家莊

劉家莊

田家莊

杜家莊

祁縣營子

安占村

趙家莊

吳家莊

張家莊

大有莊

圖賴豐厚

補克圖

李家莊

四德堡

得勝營

白皮營子

王筆寫氣

阿林轉

阿力拜

二庫倫

二王莊

三間房子

蘇家莊

三兩莊

新營子

前後朱堡

甲拉爾

小洪津

洪津橋

方家莊

店兒伊思格氣

小伊思格氣

漆炭板升

腦木漢

積炭板升

新營子

南營子

北園子

昌盛營子

鐵磨兒

舍爾達漢

三仙莊

孫獨利

南海流

插漢哈出

郭彥紅岱

白只戶

把都戶

他布浪 波尼 圪沁 鎖號兒

水流兒 麻合賴 那速圖 蘇波力蓋

藍靛氣合 圪速貴 小圪達 毛腦亥

五更波 西河上 沙家營子 胡家莊

史家莊

歸化城北鄉四十九村

西龍王廟 刀兒村 倘不浪 刀兒土默

烏素圖 胡塞口子 白石頭 溝口子

掏毛氣和 阿由圪沁 水磨溝 噶爾丹營子

刺麻洞 黑牛溝 猪兒溝 東梨樹溝

西梨樹溝 什拉盟根 悠悠板升 水泉子

插漢板升 吳公壩口 焦贊墳 前店子

後水泉 色爾登 吳公臺 烏蘭不浪

柳林子 強盤河 豪沁壩 蘑菇窰

井兒溝 刺麻溝 可可以更力 東哈兒溝

吉爾思都 阿路板升 插漢不浪 克力素溝

十樹培 烏藍圖亥 七道溝 姜爾達溝

伯顏拖亥 土壩子 萬家溝 蓬松營子

老道溝

以上四鄉共三百一十二村

和林格爾東路

芍藥溝 十里署三 三家村 十里署四 炕板升 十里署五

前後壩村 十里署七 大坡底 十里署九

和林格爾南路

五當溝 十里署二 三道營子 十里署三 白旗口 十里署四

羊羣溝 十里署六 大紅城 十里署六 大西溝 百里署一

井兒溝 二里署十 百里

和林格爾西路

二道河 八里署 黃花台吉 十里署二 廠漢圪洞 十里署五

甲賴兒村 十里署六 同昌營子 十里署六 肯只背村 十里署七

和林格爾北路

哈達合邵 十里署五 燈樓素村 十里署四 五壩胡同 十里署六

狼尾巴嘴子 百里署

東南路

五松圖祿 十里署五 新店子 十里署六 八十家子 十里署九

東北路

克畧村 十里署五 公刺麻村 十里署七 大溝門 十里署八

西南路

下馬拉蓋 十里署二 紅沙口 十里署五 一間房 十里署七

大甲賴村 十里署七 西庫倫圖 十里署九

西北路

西石嘴子十里署 南園子六里署 十 下土城十里署 二

上土城十里署 二 頭鋪 二鋪 三鋪十里署 三

託思和村十里署 七

以上四十係和林格爾稍大村落其餘零星散戶每三五家聚居極多亦十數家無

村名

薩拉齊東鄉一百七十二村

西老藏營 東老藏營 麥達爾橋 麥達爾邵

蘇波羅蓋 習里齊 三卜樹兒 圪力根

孤雁村 托思和爾 什尼板升 道士村

下達賴 兔斜圖 忽拉格氣 上達賴

祝樂慶村 托托岱 百子戶 多爾濟

大陽 雲社堡 參將村 山根底

鄂塔爾升板 古彙羊獨毛 索塔兒肯 桃兒號新營

鐵門根 前芨芨梁 後芨芨梁 秦家營

北卜子 崞縣營 西伯顏漢 葛家營

榆次營 缸房營 打索令營 三眼井兒

四座茅庵 王基營 侯家營 任三窰子

四杆旗子 三間房子 雙樹兒 甯武營

張老五營

三格爾架

沙尖

白廟子

廟營子

得勝營

丹津營

麻糖營

中麻營

王榮慶營

康四營

大夫營

杜守節營

王大發營

倒拉板升

郝訓營

榆樹營

盒子蓋

油房營

巧爾氣

公蓋營

插漢磴庫倫

黑拉烏素

毛爾圖

黑拉烏素磴

善岱村

李樹村

招上

安民村

并州亥

章圪塔兒

抗蓋村

二道河

三道河

武鄉縣營

武鄉縣南營

戴貴營

朔州營

木頭湖

太原縣營

七星湖

西河堰

繁峙營

郭廷貴營

槽牛營

長慶村

南壽陽營

北壽陽營

定襄營

永豐村

李明德磴

一間房子

後永豐村

陽祥營

劉富漢營

祁縣營

丁貴祥營

後荒地

雙水泡

孟家莊

五臺營

劉家營

沙海子

小韓家營

賈家圪堆

苗四營

壯丁營

何四營

池六營

太平莊

刺麻南營

刺麻營

路三圪堆

安樂村

伊肯板升

獨力壩

工部村

大岱村

大岱西營

蘇家營



一間房子 五豐村 萬成村 梁岩營

六合莊 濠堰村 七八兒村 平泉營

忻州營 南壽陽營 北壽陽營 富吉村

崞縣營 大水橋 魯家營 南諾爾

北諾爾 西諾爾 太谷營 阿不亥諾爾

西圪堆 八犍牛營 興盛營 東伯顏插漢

龐家營 小秦家營 管胡營 姑子營

小姑子營 董家營 賈家營 什拉爾

阿素村 善友板升 腦木漢 朝號爾

二十家子 後善岱村 保同河 胡濟爾圖

黑沙圖 南營子 牛皮營 毛岱村

薩拉齊西鄉十七村

吳壩村 朱爾格岱 鄂爾格遠 巴拉蓋

土合氣 西薩拉齊 海岱村 阿善磴口

古城灣 臭水井兒 包頭鎮 插漢腦包

同關村 黃草窪 毛鳳章營 公雞板升

鄧家營

薩拉齊南鄉五村

鄂克村 烏爾八旗 章蓋營 偏關營

祁縣營



薩拉齊北鄉八村

多爾濟汎 沙北那爾 小插漢倫 水澗溝門

韋進村 板升氣 馬流兒 黑麻板升

以上四鄉共二百二村

清水河東鄉五十二村

雙台子 六里十 韭菜莊 五里十 麻灣村 里廿五 潘三窰 里十五

榆樹小溝 里六十 盆底青 里八十 小泉子 里九十 北家莊 里九十

前膠灣 里九十 南家莊 里九十 黃榆溝 里九十 炭窰溝 里九十

黑山子 五里十 五道梁 里七十 鴉兒崖 里七十 南槽碾 里六十

南園子 里四十 北圪洞 里四十 黃土峯 里四十 新莊窩 里三十

前營盤 五里十 後營盤 里廿五 太平莊 五里十 大井莊 里三十

小膠溝 里三十 石嘴子 里五十 雙墩子 里四十 老窩子 里四十

西槽碾 里五十 大樺溝 里六十 圈馬溝 里六十 石人背 里五十

雙樹子 里六十 樺樹梁 里六十 黃樹溝 里七十 前松溝 里六十

石匣子 里七十 榆樹灣 里五十 海子上 里三十 前後嶺 里六十

石燦子 里七十 三岔河 里七十 海子堰 里五十 石灣子 里六十

灰泉子 五里十 九墩背 五里十 席麻溝 里七十 南盛莊 里八十

北盛莊 里八十 夾榆溝 里八十 碓白溝 里五十 韓慶壩 里五十

清水河西鄉六十三村

朝天濠 里四十 東梁子 里四十 不燦窪 里五十 黑草嘴 里五十

黑樹梁里五十 棘木溝里六十 沙堰里五十 子焦胡洞里五十  
 五家梁里六十 廟溝里六十 杏花嘴里五十 碓白堰里五十  
 傅家梁里五十 腦包梁里五十 炭窰背里六十 樓溝村里六十  
 火燒堰里五十 岔河口里六十 膠泥溝里七十 上梢堰里六十  
 小沙背里五十 放牛溝里三十 下梢堰里七十 前大井里六十  
 大碣石里五十 侯家塔里五十 賈家村里七十 小石岩里五十  
 西嘴子里六十 東土城里四十 西岔溝里七十 八楞灣里二十  
 人和縣里五十 裕民莊里五十 大同節里五十 柏林節里五十  
 六棋牛里三十 十八盤里二十 祁家溝里二十 車廠里五十  
 緩泉梁里二十 韓家梁里五十 白馬路里五十 單台子里九十

趙帽梁里八十 四眼堡里二十 上陽塔里三十 半溝里三十  
 韓家坪里四十 土城洞里五十 前東岔里六十 後東岔里六十  
 樺樹溝里五十 柳青村里八十 大沙灣里八十 長嘴梁里五十  
 西溝子里五十 樓子溝里四十 寬灘里九十 三王墓里三十  
 泉子溝里二十 西台子里五十 雙廟子里六十

清水河南鄉六十一村

寺兒溝里六十 磨扇嘴里五十 小斗溝里二十 大井村里四十  
 杏葉村里五十 前石白券里三十 後石白券里三十 楊家川里五十  
 楊家坪里五十 火石山里四十 長溝門里五十 洞兒溝里七十  
 打爾架里三十 黃家營里四十 二王墓里四十 大王墓里五十

大東溝	里五十	緩泉村	里七十	下大路	里五十六	樺樹灣	里七十五
毛台子	里八十	破虎溝	里五十六	前水溝	里八十	後水溝	里八十
蘆草溝	里八十	老榆莊	里九十	盤路峒	里九十	豐盛莊	里四十
海子溝	里八十	碓白峒	里五十八	碓白坪	里九十	營盤梁	里八十
饅頭山	里五十九	西邊底	里五十九	三眼井	里五十三	蕨菜峒	里八十
大成莊	里七十	棘針灣	里八十	滴馬水	里七十	石匣子	里七十
三橫岔	里七十	二道峒	里九十	蓮花辦	里五十九	樺樹溝	里五十八
南長渠	里八十	扁子樹溝	里八十	石灣子	里八十	旗杆峒	里五十九
帳房灣	里八十	碓白峒	里五十八	小井子	里一百	二六口	里一百
北堡	里五十九	後水	里五十八	花石甲	里五十九	石梯子	里五十五

大莊窩 里九十  
尖翅崖 里五十五  
北溝村 里六十  
蒿艾梁 里四十五

雙石槽 未詳里

清水河北鄉三十三村

孔篤村	里七十	蘆草溝	里八十	黃圪洞	里八十	大西溝	里九十
康盛莊	里五十	廣濟莊	里五十	荒地梁	里四十	水泉子	里三十
魏四窰	里四十	粗糠窰	里六十	咬兒兔	里五十	兩犍窰	里四十
達哈達	里九十七	七墩窰	里五十	黑蛇溝	里九十	石莊兒	里五十八
大庫倫	里七十	菠菜營	里六十	納鈴溝	里六十	下窰子	里五十五
生地灣	里十	黑犍子	里二十	薛家梁	里六十	張果窰	里十五
張五坪	里廿五	王桂窰	里四十	獺兒壩	里四十	巴兒溝	里四十

刺麻廟里三十  
史蘭溝里五十  
善岱窰里三十  
插漢溝里三十  
胡德窰里三十

以上四鄉共二百九村俱載明距署里數  
托克托城東鄉七十三村

五十家村 缸房村 黃家營 西黑沙圖

廠漢旄孩 小五十家 黃家庫倫 常家營

東把柵兒 纏匠營 那木架 東城拐

霍家圪洞 當鋪梁 前狼窩濠 魯家火盤

南火盤 辛家火盤 後狼窩濠 芨芨濠

東黑沙圖 滿水井 三慶營 什力圪兔

太歲營 黑水泉 沙坡窰 東大圪達

沙圪堆 纏房 五台窰 天合美

山西庫倫 新營 范陳坦營 王彥窰

樹兒坪 馬家圪堆 老杜營 東崞縣營

租子地 合同營 黑城南門 黑城北門

馬四窰 沙河堰 石國輔營 城溝子

田秉營 馬廠 阿林招 寶號營

高頭窰 九棋牛窰 盧溝壕 苗家梁

前哈達濠 興旺莊 大北窰 乃同營

小北窰 西大圪達 屠家營 澄金庫倫

官地營

丁家營

張家庫倫

新什地

大庫倫

帳房坪

古紅岱

索家營

興旺堡

距署六里

托克托城西鄉三十六村

五申村

黑爛板升

兩間房

南窩子

李扁頭窩

七星湖

樹兒村

中灘

王連城

坨

和尚營

碾子灣

斗林蓋

張四濠

三蓋村

補還岱

大井濠

扣克板升

什拉烏濠

晉陽營

西刺麻營

西崞縣營

乃莫板升

他布子

石老二新營

老官營

萬全店營

養大庫倫

城牆村

乃莫營

西把柵兒

忽拉格氣

董家營

武家營

左家營

什達岱

二道河距署廿里

托克托城南鄉七十三村

河口

豆腐窩

荒地梁

招灣

張二疤窩

皮條溝

紫墩峒

必令板升

花兒圪台

噶爾圖營

蒲灘拐

毛不浪

姑子濠

徐家窩

小水泉

三堵牆

樹兒梁

臭水圪洞

馬車窩

刺麻灣

缸房窩

羊廠

海參不浪

石峒子



樊三溝	營盤梁	廠漢哈達	後哈達圖濠
南濠瀨	李項窰	西濠瀨	甲浪溝
八棋牛溝	靳家梁	牛上嘴	主谷泰
斗嘴村	小十棋牛	霍三窰	鐵面古鐘
倒拉胡同	乃同村	三達利	腦包村
胡二窰	白漢廠	西庫倫	王林春窰
八楞灣	郝家梁	紅廟兒	八拜溝
章蓋營	五棋牛溝	沙堰西峒	更達濠瀨
王達子獸	青草堰	杜家濠	西灘
小口子	烏蘭井	周家峒	把禿堰

飯鋪堰	<small>距署九里</small>	托克托城北鄉二十九村
細合窰	羊西梁	後什拉鷄
白草莊窩	石匠營	沙溝子
		大十棋牛梁

關西窰	五把式崖	祝樂慶	喬輔營
東灣	南園子	什力登	台吉村
杜千窰	田白營	韭菜灘	黑爛圪力根
他布板升	朱什拉	奶子蓋	雞嘴營
南的力圖	東榮壽村	新帳營	西主力漢
西榮壽村	鄔家圪堆	鹽海子	荒地窰



河保營

劉家窰

石人濠

狄四窰

白塔兒村

距署八十里

以上四鄉共二百十一村

按管子內政四民勿雜處田野之民不入國都  
韋昭謂周制城郭之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  
此法較今大異惟口外各廳與周制頗合各方  
農民租種蒙古地畝初則數椽茅屋畧避風雨  
比戶聚居漸成村落其名之稍存古昔者十無  
二三餘皆蒙古俗語詰曲聱牙借音成文無一  
定字義惟清水河一廳所屬村莊悉用漢語其

地無土著居民戶口遷徙靡常徵收最難足額  
頃編查保甲倣照古人十家牌式設立甲長保  
長鄉長名目平時則田賦徭役按籍可稽有事  
則團練聯莊互相救護其法至為妥善乃邊氓  
承平日久視為具文甚或藉口於人戶稀疏地  
方遼濶居民不堪其擾是仍守土者奉行不力  
之故也周禮大司徒比閭族黨井邑邱甸之制  
何時而可復也

古豐識畧卷二十四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臣鍾秀

恭紀

原揀選知縣臣張曾

人部

駐蹕

明崇禎七年我

太宗文皇帝天聰六年六月親征察哈爾駐蹕歸化

城降土默特部衆事見藝文部魏氏源綏服蒙古

記又通志載歸化城北有格根漢廟天聰六年

太宗文皇帝懸勅諭廟中禁勿侵毀今弗詳其地

國朝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聖祖仁皇帝親征厄魯特噶爾丹師次歸化城駐蹕

崇福寺留綉龍金坐褥一金靠背一金綉枕二於  
行宮佛樓上留寶弓一張大箭五枝小箭五枝甲  
胄一副虎皮坐一張豹皮坐二張永鎮山門十二  
月初七日回鑾駐蹕九龍灣初八日入殺虎口見  
朔平府志與藝文部魏源所撰

聖祖親征準噶爾記年月不同俟考

魏氏記駐蹕凡三次

臣謹按府志以

聖祖仁皇帝駐蹕載入巡幸一門無論本朝

神聖不當與秦漢隋並列即巡幸兩字亦有未妥我  
聖祖憫生靈塗炭親征虜庭恭讀

御製碑文朕不憚寒暑三臨絕塞為民請命數語夫  
豈前代之主無事游觀者所可同日語哉因敬  
識駐蹕於巡幸之前并首識我

太宗文皇帝綏服歸化城蒙古存神過化所至謳思  
聖

聖相承善繼善述翠華蒞止山川為之生色邊境從  
而又安往古以來無斯盛也臣謹識

古豐識畧卷二十五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初稿

人部

巡幸

漢武帝元封元年帝至五原詔北幕未輯將巡邊陸  
秉武節親帥師置十二部將軍行至雲陽北歷上  
郡西河至五原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旌旗千餘  
里遣使告邊外以天子自將巡邊各部驚遁乃還  
三年復至五原東濱海北抵碣石由遼西自五原

而還見漢書

桓帝十三年帝西幸榆中東行代地至五原渡河名其地曰君子津事詳古蹟

隋煬帝大業三年帝出塞外突厥啟民可汗率義成公主來朝行宮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啟民親巡雲中泝金河而東北幸啟民所啟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

見藝文

啟民扈從入塞至定襄詔

令歸藩十一年帝復出巡邊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帝乃馳入雁門突厥圍雁門矢及御前帝大懼用尚書

樊子蓋言募天下兵詔守令競來赴難唐太宗時為世子年十六應募說衛將軍雲定興曰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彼必謂救兵至義成公主遣使告始畢曰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突厥乃解圍見隋書詳史鑑部又唐書隋煬帝后蕭氏梁明帝歸女煬帝初為晉王文帝為選妃於梁冊為妃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及煬帝即位立為皇后每從遊幸見帝失德為述志賦以自寄江都之亂隨軍至聊城沒於竇建德隋宗室義成公主續嫁突厥始畢可汗為

可賀敦漢后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携其孫正道及諸女至北幕居古定襄城唐貞觀中破突厥頡利后歸於唐賜宅京師興道里及殂以后禮合葬於揚州煬帝陵

按易象省方書志巡狩古帝王周行天下觀風問俗至秦漢以後始多有事於邊務始皇三十二年巡西邊從上郡入爾時尚未及茲土至漢武以北幕未輯自將待邊雖好大喜功或其勢有不可已者章帝元和三年北巡狩出長城還省幽燕其經過道路無可稽考惟桓帝至五原渡河君子津名遂傳千古隋煬帝與突厥和親躬蹈異域率皇后幸義成公主帳褻矣卒至乘輿被困倉皇入關其不度德而不量力者以視秦皇漢武又弗如遠甚左氏傳所謂不務修德而勤遠畧正不僅為若輩言矣悉識於此以昭殷鑒



古豐識畧卷二十六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初稿

人部

官制附各官廉俸暨職官表

陶唐命和叔宅朔方

有虞肇十有二州州置牧

夏商周俱封建官制無考

秦分天下為四十郡各置守

漢置太守及刺史

北魏置行臺及北道大都督

北齊置北道行臺

隋置總管府

唐置總管府都督府五原太守天德軍大使豐州都

防禦使刺史等官

宋置天德軍都指揮

金置總管府後設錄事司

明初設中前後千戶

國朝初設正都統二員副都統四員雍正元年設歸化城理事同知協理筆帖式一員後添設六員共

協理筆帖式七員乾隆六年裁去都統移朔平府駐防將軍駐綏遠城二十七年裁去副都統三員留一員駐歸化城添設歸綏道駐城外又設綏遠城理事同知倉庫大使裁去七協理筆帖式改設和林格爾薩拉齊清水河托克托城通判四員各廳添設管獄巡檢又設歸化城畢齊克齊薩拉齊包頭鎮分防巡檢二員官制乃定

鎮守綏遠城將軍管轄右衛等處地方管理旗兵並土默特官兵右衛旗兵調遣宣大二鎮每年俸銀一百八十兩養廉銀五百八十六兩零

鎮守歸化城等處地方副都統每年俸銀一百五十五兩養廉銀六百兩

以上二員另有俸米見兵防部俸餉款內俸銀由旗庫領給

分巡歸綏等處地方兵備道總理旗民蒙古事務管轄六廳監督稅務每年俸銀一百五兩養廉銀四兩由右玉縣批解

綏遠城同知經收歸化城和林格爾薩拉齊清水河托克托城豐鎮寧遠七廳地丁銀米以備八旗官兵糧餉每年俸銀八十兩養廉銀一千二百兩

歸化城理事同知管理蒙民事務每年俸銀八十兩養廉銀一千二百兩

和林格爾薩拉齊清水河托克托城四通判每年各俸銀六十兩養廉銀八百四十兩

綏遠城倉庫大使暨五廳七巡檢每年各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各養廉銀六十兩

以上廉俸俱由藩庫請領

### 附職官表

分三圖以將軍副都統為一圖以歸綏道為一圖以同知通判為一圖

將軍

副都統

乾隆二年 玉昌 由朔平府移駐綏遠城專管八旗滿

三月 洲蒙古官兵駐防事務

五年 依呼慎 一作伊里臣

七月 普禧 一作補熙

十四年 福昌 一作富昌

二月 十

九月 保德 保一作寶

四年 恒祿

六月 十

六年 如松

七年 蘊珠 珠一作柱 二十八年正月始兼管土默特官兵因歸

三月 化城裁去都統及副都統三員故也

綽和諾 歸化城原設都統二員副都統

八年 正 至四員分左右翼是裁留一員

吉福吉 一作積

八月 十

一年 松春 一作嵩椿

長清長 一作常

三年 巴祿

二月

三月 富梁 一作傅良

四月 諾倫

五月

六月

七月 榮寶 一作容保

八月

九月 烏密太 一作伍來泰

十月

十一月 雅朗阿 朗一作明

十二月 宏尚 尚一作昫

十一月

十二月 松春 二次任

一月

二月 烏爾圖納遜 納一作那

三月 吉福

四月

五月

六月 松春 三次任

七十五

伯成 是年始管理綏遠城官兵

吉善

五年十興照 照一作肇

二月

十七年

慶怡 怡一作儀

五月

八年圖桑阿

六月二十楊坤 一作永琨

月

十二月烏爾圖納遜 二次任

嘉慶元年福瑞 一作富銳

四月

三年楊清 一作永慶

六月

八月崇尚 後調任江甯

西拉布 後在任病故

九年德勒格楞貴 在勒一作病故

五月年奇慎 慎一作里雅蘇 台後調任

六月春甯 在任病故

十二年

吉勒章阿

九月

錫林泰

十月來怡 怡一作京城都統 後調任

十年閏三

額爾奇 奇一作回 西安本旗



五月十六日

果勒豐阿後調任東陵

二月十八日

伯慶阿元慶一年三月在道光

二月十二日

病故

四年十  
月十二日  
祿成後調任黑龍江

正月  
道光

年德休二年九月因病告

七月  
元年

伊星阿後調任杭州

十二月  
十一月

三年  
二月  
德英阿後調任四川

四年  
九月  
宗室奕灝後調任盛京

七年  
正月

富爾松阿在松一作嵩後

八月  
景昌在景一作晉後

八年  
特依順保黑龍江任

九年  
三月  
那彥寶調任四川後

八月  
祥康刑後陞部侍郎盛京

十年  
五月  
昇寅左後陞任都察院

十二年  
正月  
彥德月十七回京十一

二月

十七年

錫林後因病回京

十一月

八月

特登額後陞任工部侍

十月

棍楚克策楞策調一作第

二年

色克精額精一任禮部尚

二月

書

九月

宗室奕興

二年

宗室成凱調任庫倫幫

四月

盛勳後告病回京

五月

七年十月 英隆

六月

八年十月 成玉

九月 托明阿

四月 成豐

德勝字心齋蒙古鑲白

五月

宗室成凱鑲紅旗人前

九月

桂成

歸綏道

乾隆六年 六格

六月

七年賦

十二月索泰

十九年廣

十年

十一月通

十一年卓

十一月

十月法

十九年克

八月圖桑阿

二年普喜以歸化同  
知護理

五月固

二年索

七月

五年柏琨

二年十五

二月

二年長安

三年錫

二月

三月

四月 羅 始兼管稅務

五月 伊

六月

七月 忠泰

八月

九月 恭

十月 嘉慶 齊布森 見宦績

十一月 吉

十二月 齊布森 按察使 廣西

七月 德綸 由吏部 見宦績 中

八月 德綸

九月 德綸 鹽運使 長蘆

十月

十一月 嵩

十二月

二年 巴

三年 百

七十月

四年岳祥 見官績

道五年穆

十一月

六年德

七年象

五月富

十一年那

十一月

年正福

十七年珠瀾 知府大理府

十二月桂

十四年覺羅瑞福

十月

年正查克丹 護理

三月普泰

廿二年雙寶 護理

二月

三年普泰

古豐識畧

人部

卷二十六

官制

十一

二年十月 多慧 以潞安府知府護理

九月十月

六年 文俊 字秋山

五月 蘇呼訥 字定府小梅由陞任直隸保

二年十月 吉祥 護理

三月

七月 穆清阿 字伍山

二年十月 吉祥 再護理

四月十月

九年 惠徵

二年 德齡

五年 覺羅萬濟 以候補知府護理

八月 鍾秀 字石帆滿洲正紅旗人由戶部郎中簡放

六年 札拉豐阿 字羽友平松漢軍鑲黃旗人以羽友平松漢軍鑲黃旗人

八月 鍾秀

同知 通判

歸化 綏遠 和林 薩拉 清水 托克

城 格爾 齊 河 托城

同知 同知 通判 通判 通判

元正 多爾濟 蒙古正白旗人



七年法保蒙古鑲紅旗人  
八年永敏滿洲正白旗人

古豐識畧卷二十七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稿

人部

兵防附俸餉

綏遠城八旗滿洲蒙古兵三千二百名內馬兵二千  
名步兵七百名養育兵五百名編為滿洲十六佐  
領蒙古四佐領每佐領下設佐領一員防禦一員  
驍騎校一員共佐領十五員協領兼佐領五員防  
禦二十員驍騎校二十員管理旗務其各佐領均

有圖記

協領五員佐領二十員每協領管理佐領四處該  
佐領遇有事故呈明協領轉呈將軍副都統辦理  
其協領俱有關防以上各員係將軍副都統由旗  
兵內挑選送部引見

綏遠城有左右二司設翼長二員各領給關防由協  
領內挑選咨報兵部左司管理操演兵丁命盜鬥  
毆賭博案件右司管理兵丁錢糧戶婚田土廠地  
案件均呈明將軍副都統

將軍衙門有滿洲筆帖式二員蒙古筆帖式一員  
均由該旗內考取

綏遠城世襲有三等輕車都尉一員騎都尉二員雲  
騎尉一員恩騎尉十員

將軍每年俸銀一百八十兩養廉銀五百八十六  
兩二錢六分粳粟米石折銀六十兩六錢六分隨  
甲餉銀米石折銀一百七十九兩一錢六分人役  
工食銀二百八十八兩馬四十四匹草豆銀五百  
六十八兩二錢六分預支草銀一百六十六兩三  
錢二分共銀二千三十七兩六錢六分本色粟米  
五十七石

副都統每年俸銀一百五十五兩養廉銀六百兩  
俸米一百四十七石二斗五升

每協領一員給衙署一所每年俸銀一百三十兩  
粳粟米石折銀五十一兩九錢一分馬十二匹草  
豆折銀一百八十七兩一錢一分預支草銀四十  
五兩三錢六分共銀四百一十六兩三錢八分本  
色粟米四十二石

每佐領一員給衙署一所每年俸銀一百五兩粳  
粟米石折銀三十八兩一錢一分馬八匹草豆折  
銀一百二十四兩七錢四分預支草銀三十兩二

錢四分共銀二百九十八兩一錢四分本色粟米  
二十七石

每防禦一員給衙署一所每年俸銀八十兩粳粟  
米石折銀二十八兩七錢一分馬五匹草豆折銀  
七十七兩九錢六分二釐五毫預支草銀十八兩  
九錢共銀二百五兩五錢七分二釐五毫本色粟  
米十八石

每驍騎校一員給衙署一所每年俸銀六十兩粳  
粟米石折銀二十五兩五錢六分馬四匹草豆折  
銀六十二兩三錢七分預支草銀十五兩一錢二

分共銀一百六十三兩五分本色粟米十五石  
每筆帖式一員給衙署一所每年俸銀二十一兩  
一錢一分四釐粳粟米石折銀二十五兩五錢六  
分馬四匹草豆折銀六十二兩三錢七分預支草  
銀十五兩一錢二分共銀一百二十四兩一錢六  
分四釐本色粟米十五石

輕車都尉每年俸銀一百六十兩騎都尉每年俸  
銀一百二十兩雲騎尉俸銀八十五兩其米石馬  
匹折銀數目均與防禦同恩騎尉每年俸銀四十  
五兩粳粟米折銀二十二兩四錢一分馬三匹草

豆折銀四十六兩七錢七分七釐五毫預支草銀  
十一兩三錢四分共銀一百二十五兩五錢二分  
七釐五毫本色粟米十二石

每馬兵一名給房二間每年餉銀三十六兩粟米  
折銀十五兩七錢五分馬一匹草豆折銀二十八  
兩六錢六分五釐共銀八十兩四錢一分五釐本  
色粟米十五石

每步兵一名給房二間每年餉銀十八兩粟米折  
銀三兩一錢五分共銀二十一兩一錢五分本色  
粟米十二石

每養育兵一名每年給餉銀十八兩並無房間米石

統計綏遠城自將軍而下官員兵丁每年俸餉共銀二十萬九千一百九十五兩本色粟米三萬九千九百九十八石二斗五升

以上綏遠城

土默特分左右翼男婦約萬餘名口兵丁五千名編為六十佐領管轄兵丁均無糧餉種地為食

每種地

頃兵丁五千名內前鋒二百名領催三百六十名披甲四千四百四十名每年春秋二季派撥一千

名操演為操演營二月九月每名月給銀一兩五錢其餘每月輪派各處當差

六十佐領下各設佐領一員驍騎校一員共佐領四十八員參領兼佐領十二員驍騎校六十員均無俸餉亦種地為食

參領十二員每參領管五佐領各頒給關防一顆以上各官由該旗蒙古內挑選咨送理藩院帶領引見遇有處分案件折罰牲畜

土默特有兵司戶司操演營三處各設翼長一員頒給關防由十二參領內挑選咨報理藩院其兵司



管理命盜鬥毆賭博案件其戶司管理兵丁戶口  
田土案件如綏遠城左右司其操演營則專管春  
秋二季操演兵丁該三處遇有事務仍呈請副都  
統辦理不得自專

以上土默特

歸化營都司一員把總外委額外外委各一員兵一  
百八十五名清河汎外委一員兵二十九名沁昌  
汎外委一員兵二十七名多爾濟汎外委一員兵  
二十一名薩拉齊汎把總外委各一員兵四十四  
名包頭汎把總一員兵十九名共兵三百二十五

名乾隆二十六年由甯武營屬之利民營移駐其  
都司營房即前都統公署舊址改設

以上綠營

謹按自我

朝統一震宇西則西安甯夏東則江甯京口南則杭  
州荊州東南則廣東福建巖疆所在設立八旗  
駐防官兵統其任者非公侯勳戚即宗室天潢  
責綦重也嗣以承平日久徒置不一康熙三十

三年

聖祖仁皇帝特遣禁旅五千駐防右衛至蕩平噶爾

丹後撤去護軍統領參領護軍校等員惟將軍以下鎮守如故至乾隆二年移駐綏遠城二十八年因歸化城裁去都統始與副都統互管旗兵及土默特兵並添設綠營官兵防制極為周密且旗兵綠營兵弁俸餉優渥惟土默特分種地畝寓兵于農劍戟耨鋤雖並行不廢而潛移默化君子于此有深心焉近則五千之設已成虛名所有操演兵一千實止有此數非從前輪派者比其所種地畝亦半行典賣除春秋月給銀一兩五錢而外餉需無出每遇徵調所及軍

裝器械籌備維艱較之綏遠城旗兵與綠營官兵因銀數減成而仰俯不給者又大相懸隔矣頃聞山後各招寺有草廠地畝尚待開墾倘能以其半援照乾隆八年及三十七年嘉慶五年十年等例酌量撤回墾種並立定章程按兵丁名數分給其地雖距城遙遠或令子弟耕種或收受租佃銀米其因事斥革及本身已故者即將地畝交出令補額人承種不得據為世業擅自典賣至前次所賣地畝民人耕種已久前後或屢易主名如果有契紙可憑許仍舊管業毋

庸紛紛聚訟惟基址畝數必須勘明不得越界  
侵占此法似於蒙民均有裨益官吏亦免滋擾  
是在留心邊務者熟籌之耳鄙說未敢遽信也

古豐識畧卷二十八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初稿

人部

宦績

漢

魏尚文帝十年為雲中守虜騎引避不近塞者數  
年十四年躡入尚率車騎追之殺馘甚衆上功幕  
府級不相應徵下吏輸將作徒一日帝念雲中撫  
髀而思賢將問及馮唐曰吾居代數聞趙齊之賢

唐曰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魏尚大有邊功一言不相應而文吏即繩以法使豪傑隳氣士卒離心由此言之陛下近失魏尚而反遠慕頗牧哉帝悅即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太守  
孟舒 文帝時為雲中守坐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  
容齋隨筆謂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去死力皆用他

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祇一事云

李廣 隴西成紀人猿臂善射有膽畧才氣文景武帝時為驍騎都尉歷上谷雲中雁門等七郡太守屢將兵擊匈奴善撫下得士卒死力遇大敵持重不驚意氣自如數與虜角為虜所得奪馬奔馳射殺追騎威鎮匈奴號飛將軍以數奇不得封侯論者惜之

廉范 杜陵人明帝時舉茂才數月遷雲中太守十  
六年春邊外大入塞烽火日逼故事戎騎過五千移檄旁郡請援吏以為請范不聽自率郡兵拒之

會日暮范令軍中每人各縛兩炬三頭藝火營中  
星列望者謂救兵大至驚欲遁范乃令軍蓐食馳  
往赴之戎騎擾亂自相犇籍由此不復向雲中

陳龜 字叔珍上黨泫氏人家世邊將便習弓馬少  
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  
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  
不能制下外順內叛促令自殺後徵為尚書時梁  
冀暴虐日甚龜上書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  
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并涼民庶咸為舉  
哀吊祭其墓

崔寔 素有重名延禧元年冬拜五原太守五原土  
宜麻桑而俗不知織民冬月無衣寔至作紡績織  
絰練縑之具教之民有餘衣焉是時戎騎連入一  
歲至九奔命寔烽埃謹士馬練虜自是不復犯五  
原

北魏 源懷 賀之子孝文遷洛陽北邊荒遠百姓饑饉乃  
加懷行台巡北邊賑貧民以邊境事少而置官猥  
多乃奏裁五之一柔然侵邊詔懷指授規畧以便  
宜從事懷至柔然已遁懷案視要害之地及儲糧



積伏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分兵置戍  
勸農積粟北方無憂懷性寬簡常曰為大人當舉  
網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外望高顯楹棟平  
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弗密非屋之病  
也仕至驃騎大將軍馮翊公諡曰忠

隋

魚俱羅 馮翊人氣壯聲宏言聞數百步拜豐州總  
管突厥入境輒擒斬之自是屏跡不敢南下

唐

李靖 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太宗時突厥入寇以靖  
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五千夜襲定襄破之  
突厥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謝罪請舉國內附帝使  
靖迎之又遣鴻臚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  
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費二十日  
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行去其牙七  
里乃覺部衆驚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殺義成  
公主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  
獻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後又破吐谷渾封  
衛國公年七十九薨諡曰景武

徐勣 字懋功賜姓李曹州人累功拜并州都督為



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引兵與李靖合屯磧口  
降突厥封英國公太宗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  
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勅守并突厥不敢南  
下賢于長城遠矣

裴行儉 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調露元年為定襄道  
行軍大總管用兵持重料敵制勝討突厥屢戰皆  
捷餘黨悉平

唐休璟 名璿以字行京兆始平人為朔州刺史永  
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辨戰死朝廷議棄豐  
州保靈夏休璟疏止之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為襟

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  
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  
侵始以靈為邊唐初募人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  
固今而棄之則河旁地復為賊有而靈夏不足自  
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

張說 字道濟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永昌中策賢良  
方正說所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遷右羽林將軍檢  
校并州長史兼天德軍大使時朔方軍大使王晙  
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  
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

豪慰安之副使季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  
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見  
危授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張仁愿 華州下邽人武后時以殿中侍御史遷并  
州都督長史進左屯衛大將軍始朔方軍與突厥  
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  
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馳  
去仁愿乘虛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  
南寇路斥地三百里而還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  
馬減鎮兵數萬歲省費萬億後人思之為立祠受

降城出師輒祭享焉

婁師德 原武人天授初檢校豐州都督儉約率下  
衣皮袴每患軍輸不給乃悉屯田積粟百萬兵用  
饒足無轉餉和糶之費

顏真卿 開元中為監察御史時五原有冤獄久不  
決天旱真卿辨獄而雨人呼御史雨

郭子儀 華州人天寶八年以安北都護振遠橫塞  
軍使兼五原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置橫野軍於木  
刺山後以地瘠徙軍永清城號天德軍安祿山反  
與李光弼克復兩京累封令公進爵汾陽王號尚

父以壽終陪葬建陵

李景畧 幽州良鄉人大歷末拜豐州刺史天德軍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瘠鹵邊戶勞瘁景畧至節用約已與士卒同甘苦鑿感應永清二渠溉地數百頃儲廩器械畢具威令肅然以禮制虜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於屯贈工部尚書

任迪簡 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李景畧表佐其軍嘗宴客行酒者誤進醯景畧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如醕徐以他詞請易之軍中悅其長者景畧卒舉軍請為帥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公私缺乏

欲饗士無所給至與門下同糲食身居戟戶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內乃許三年上下完充卒贈刑部尚書

石雄 徐州人會昌初回鶻入寇掠雲朔五原塞詔雄為天德軍防禦副使追寇至殺虎山斬首萬級迎太和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

明

王崇古 蒲州進士累官右都御史隆慶四年總督宣大軍務時馬市雖開而趙全等勾引叛服不常崇古至練卒守要害防禦維謹會俺答孫把漢那

吉來降崇古留之因而為市使俺答縛趙全等八人以獻送還那吉俺答貢名馬納款五十餘年邊境入安烽烟頓息崇古之力也晉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千戶後總督吳克鄭洛繼之終明之世無虜害焉

### 國朝

費揚古 滿洲正白旗人父鄂碩為 端敬皇后父以功封三等伯十四歲襲父職擢領侍衛內大臣撫遠大將軍駐札邊境綏輯蒙古鎮守歸化城等處地方從征厄魯特還晉爵內大臣一等公時歸

化城商販初集蒙古兵弁強攫貨物有索價者輒倚勢凌暴商民苦之公至力除其弊犯者即懲以法康熙三十七年二月朔奉特命回京師塞外兵民商賈攀轅送別立祠以祀至今香火不絕

按朔平府志於名宦則曰伯費揚武正白旗滿洲人以内大臣撫遠大將軍兼攝右衛建威將軍康熙三十五年統滿漢兵出殺虎口與大同總兵康調元殺虎協鎮王元登天山過瀚海直抵招摩多地方征剿厄魯特噶爾噶爾丹飲藥死擒其妻子以歸斬獲甚眾凱

旋論功封為一等公於祠祀則曰白將軍生祠於八旗駐防將軍則載伯費揚武宗室費揚古二人曰伯費揚武正白旗滿洲人康熙三十四年以內大臣安北大將軍兼攝右衛將軍事宗室費揚古正藍旗滿洲人康熙三十五年由右衛左翼護軍統領擢補后封輔國公於藝文則載歸化城撫遠大將軍費公祠堂碑記白大將軍生祠等詩所謂大將軍者皆指伯費揚武而言名宦祠記駐防將軍以及藝文所志與費揚古顯屬兩人雖伯之與白白之與費稱謂不一而要與名古者無涉也及讀邵陽魏氏所撰聖武記中

聖祖仁皇帝親征準噶爾一事則並無伯費揚武之名而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噶爾丹遣使至歸化城其遣兵迎詰且遏之者將軍費揚古也三十五年噶爾丹將入寇其與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西路邀其歸者大將軍費揚古也我軍至招莫多其率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次麾沿河伏騎橫衝入陣乘夜追北三十餘里斬數千級降三千衆并殪其可



敦阿奴三十六年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者  
無一非費揚古也殷提督西征記畧亦言撫  
遠大將軍為費揚古于清端公年譜於西路  
班師由中路歸者亦言費大將軍至袁簡齋  
文集中有領侍衛內大臣撫遠大將軍費襄  
壯公傳則曰費公揚古滿洲正白旗人居董  
鄂地方以地為氏數家所紀費大將軍功烈  
俱與府志伯費揚武同而簡齋所作傳中有  
世襲三等伯一語正伯字來歷是伯費揚武  
與費揚古決非兩人矣且我國語謂老生子

曰飛鴉昂鮪或書曰費揚烏烏古武但取其  
音本無定字無俟深考惟府志成於雍正十  
一年距費大將軍時未遠傳聞不應如是之  
異且駐防名姓與到任年月尚歷歷可指是  
一人耶是兩人耶何宗室與伯伯與白古與  
武藍旗與白旗大相懸殊自相矛盾乃爾至  
俗傳誅活佛遇害之說顯與碑記所云命歸  
勲第傳所云薨諡襄壯者異齊東之語更不  
足辨矣塞外文獻無徵行篋中又祇此數卷  
書以致大將軍名姓尚無確說則姑據諸家



傳記以正府志之誤俟遇知者再為論定云  
通智 滿洲人康熙中以兵部尚書奉使來城為會  
盟使有威重諸藩畏服時丹津為左翼都統和衷  
共濟遇事必相諮度如土默特文廟官學倉庫教  
場以及先農壇之設俱合銜會奏奉  
旨允行以整飭邊防興行教化為己任一時規模  
制度煥然改觀迄今頌都護功者無不謂大司馬  
多協恭之力云

丹津 土默特人初授侍衛兼在京佐領職康熙四  
十三年父古睦德卒始襲歸化城都統五十九年  
兼襲三等子雍正元年因商民為建生祠奏請改  
建文廟設左右翼學增設理事同知招商勸農教  
養兼備為商賈十二行及農圃各村莊墾種之始  
乾隆元年設馬廠于城北詔以丹津董牧務並協  
理綏遠築城事宜商民秋毫無擾二年卒與費大  
將軍合祠崇祀一子名達奈居京由世襲佐領歷  
官散秩大臣早逝無子以丹津族子札什泰襲及丹  
津卒其妻請即以札什泰為嗣詔停襲都統職仍  
襲三等子兼三等男

劉統勳 山東諸城人乾隆中以大學士奉使來城

勘訊將軍保德同知普喜互訐一案改装易服出  
關月餘人莫之識後寘保德普喜等於法並杖斃  
蠹役白德明其餘官吏分別定罪無枉無縱去後  
數年每見有病僂白髮者輒相驚謂公又微服至  
矣其明察丕著遠邇直聲動人如是一時多陰受  
其福卒諡文正祀賢良祠

齊布森 滿洲人嘉慶元年蒞歸綏道任愛民如子  
凡布縷粟米力役之征悉行蠲免三年奉文辦運  
軍營茶塊蒙古員弁向城鄉居民及過往客商強  
索牲畜越界包送甚或調換駝隻商民不堪其擾  
公出示嚴禁令蒙員自行備辦毋許勒派閭閻一  
時咸愛戴之在任八年擢粵西臬旋陞豫藩以去  
商民思其德為立象費公祠與大將軍暨丹都護  
並崇祀焉

蔣丹林散樗老人自記年譜嘉慶二十三年  
戊寅十二月二十六日因都察院辦理京察  
錯誤與滿洲副都御史齊布森同降為從三  
品候補道光元年八月十八日召對蒙上垂  
詢汝與齊布森同降係實降一級諄諄

天語其簡在

帝心久矣此後未詳其補授何職識以俟考  
德綸 滿洲人嘉慶八年以吏部郎中簡任歸綏觀  
察因義學廢弛日久捐廉興修設立規條至今遵  
行未替于城南創置義塚一所掩皆埋骼有澤及  
枯骨之頌焉先後蒞任十年擢陞長蘆鹽運使  
松筠 字湘浦滿洲人嘉慶十年以兵部尚書奉使  
來歸化城讞烏拉特三公事並署理綏遠城將軍  
先是札薩克中公車楞旺楚克多爾濟重斂苛虐  
其下經協理台吉圖斯拉克齊車楞敦多克密都  
布約七十餘人聯名訐告正盟長西公巴圖鄂齊

爾副盟長東公拉特那巴拉積不能究公廉得其  
情奏削中公札薩克印正盟長交理藩院議其印  
改派副盟長拉特那巴拉代治之道光十二年以  
大學士奉使勘定大青山後各旗游牧界址地事見  
疆諸藩畏威懷德公勤于任事遇地方爭訟立為  
剖決性復慈惠遇老幼殘疾者時賑卹之居民謂  
我

朝欽使其尤令人畏服愛戴者自劉文正公而後  
惟公一人去之日繪象祀費公祠卒諡文勤

斌良 字笠耕滿洲正紅旗人嘉慶十年以刑部郎

中隨湘浦尚書讞烏拉特三公案其訊斷奏疏等  
務尚書悉以屬公遇地方爭訟亦多委鞠一時頌  
松公者必并及公焉駐城兩月所著有輜車振遠  
雁門迴轡等集自赴綏遠城及歸化城行館感懷  
至晚抵胡家屯計詩百二十餘首詩集未及行後  
篋弗及採錄  
官駐藏大臣卒于任

將軍祿成 嘉慶二十四年正月蒞任觀察岳祥七  
月蒞任時蒙古佐領因行商赴山後各部落貿易  
私立小票木戳給發執照需索百端商旅幾至衰  
足道光元年經將軍奏明交晉撫委員查辦觀察

會同審訊將各員懲治商賈胥頌其德為立碑費  
公祠

哲成額 字省庵滿洲正紅旗人道光中任綏遠城  
糧餉同知收放銀米必躬視出納胥吏無侵尅弊  
遇委審事件判決如流軍民咸稱頌焉隨松湘浦  
相國勘量大青山後游牧界址及安設各卡倫相  
國輒倚公如左右手去任之日行李蕭條不名一  
錢至今塞上言清德者必首推公云

顧兆魁 直隸清苑縣人咸豐二年八月以和林格  
爾巡檢奉委解湖南軍餉遇賊殉難經部議卹世

襲雲騎尉

按天下十八省會以迄府廳州縣文廟兩廡而外俱有名宦鄉賢二祠官斯土者生有善政及民歿則地方紳庶合詞籲請從祀名宦以為崇德報功之舉春秋仲丁享祀不忒所在皆然惟歸化城文廟係土默特蒙古專立其名宦鄉賢兩祠俱未題請從祀名宦祠所奉粟主五人為兵部尚書通智大學士松筠左都御史前綏遠城將軍昇寅副都統伊星阿吉林將軍前副都統宗室祥康率皆以長生祿位送入非奉

旨准予從祀者比識畧因名宦兩字既難徵實第列宦績一門取漢唐以至

國朝曾為宦于茲而政績流傳史冊播誦人口者古今得二十餘人如晉之劉殷為新興太守魏之赫連達為雲州刺史宋之王承美為豐州刺史與漢之李興隋之李昫以五原人為五原太守者同故為立傳於鄉賢部中而宦績未列其名將來如有名宦鄉賢祠祀則其名當兩存之費公祠所奉長生祿位塑象三粟主及湘浦相國繪象而外有鎮國公將軍奕灝將軍昇寅祿成副都



護祥康觀察岳祥惠徵署觀察珠瀾司馬文明  
魁英雙奎清勲別駕慶麟珠隆阿等名惟祿將  
軍岳觀察宦績見前其餘事實無考或其人現  
在未合紀傳之例俱附識其名如左

古豐識畧卷二十九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棟 選 知 縣 嶧 縣 張 曾 小 袁 初 稿

人部

鄉賢 分立德立功立言

晉

劉殷 字長盛新興郡人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  
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  
氏盛冬思堇不得殷時年九歲痛哭澤中若有止  
之者收淚視地有堇生焉又嘗夜夢人謂西籬下



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時人嘉其孝感弱冠博通經史有濟世材州郡屢徵不起齊王攸征南將軍羊祜辟召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勸之就召殷曰王母在堂應命便不得就養宣子曰識量若子當為吾師以女妻之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日著太傅楊駿禮聘殷以母老固辭趙王倫篡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雁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為大司馬軍咨祭酒既至拜新興太守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授史記一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獨

### 盛殷後以壽終

按立德兩字古難其人豐州地極邊隅生材寥寥欲求如劉新興者不數覲矣然孝為百行之首果其孝行純篤自不能不以立德予之府志舊載唐時有烽子者豐州人永泰初暮出為黨項掠去與西番易馬番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配馬數百蹄與之牧經半載馬蕃息番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膾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戚不食贊普問之

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憐之夜召帳中語  
曰番法嚴無放還例與爾馬有力者兩匹間  
道縱爾歸毋言我也烽子得馬遂逃馬俱乏  
死因晝潛夜走數日為刺傷足倒磧中忽有  
風吹物窻窳過其前因攬之裹其足有頃不  
復痛試其步走如故信宿及豐州界歸家見  
母母悲且喜曰自失爾我惟誦金剛經寢食  
不輟以祈見爾今果如願亟取經拜之縫斷  
處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  
令解足視之所裹瘡物乃數幅經也其事頗

涉怪異附識於此

以上立德

漢

李沮 雲中人事景帝至武帝時以左內史為疆弩  
將軍

郭昌 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衛青以大中大夫  
為拔胡將軍屯朔方

趙破奴 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將  
軍司馬以功封從騎侯

李興 五原人王莽篡漢興起兵自稱將軍從匈奴

言迎盧芳入塞立為漢帝都九原以興為五原太守後以事誅

隋昱 五原人與李興同起兵稱將軍迎盧芳芳以昱留守九原後芳亡入匈奴其眾盡歸昱昱乃隨漢使程恂詣闕拜五原太守封鑄胡侯弟憲為武進侯

裴遵 雲中人為燉煌太守光武既得河南四郡召見郡邑吏以遵為賢從征蜀帝既還命遵率偏師從大司馬吳漢討公孫述定蜀地有功曾孫暉為遼東將軍遷聞喜

### 北魏

羅結 玉林衛人先世領部落為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道武幸賀蘭部後以功賜爵曲蛇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卧内因除長秋卿年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寔東川為私第別業並為築城號曰羅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百二十卒贈幽州刺史諡員子斤從太武以力戰有功賜爵帶方公卒諡靜陪葬金陵子敢襲爵位軍部尚書卒子伊利襲

赫連達 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改姓杜性剛勁  
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及岳為侯莫陳悅  
所害達馳往周文清兵定亂魏孝武入關褒叙勲  
義復姓赫連除雲州刺史進爵為公雖非文吏然  
性質直遵奉法度廉儉自持達欲招集異類報以  
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  
欺上也令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尋進爵樊  
川郡公位柱國

唐

顧彥朗 豐州人其弟彥暉並為天德軍小校其使

蔡京以朗暉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稍稍進秩  
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以功遷朗右衛大將  
軍擢拜東川節度使節為璧州刺史王建所奪因  
率兵攻之朝廷屢遣中使諭解建拒命不奉詔圍  
急暉與其門下親信諸將自殺史稱暉詳緩有儒  
者風為王建所忌

後五代

董重進

董一作孫

振武人晉王李克用破朔州得之賜  
姓名李存進從破黃巢事唐莊宗戰河上舟兵來  
往頗以為勞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為浮橋莊宗

大喜解衣賜之以功遷振武節度晉討張文禮于鎮州以存進為招討軍於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為柵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柵存進出戰橋上殺其兵殆盡而存進亦歿於陣追贈太尉

宋

袁繼忠 振武人父進事周為防禦使繼忠以父任補右班殿直宋太祖平澤潞討并汾悉預攻戰與都巡檢郭進掠地忻代太宗時契丹入代境繼忠護高陽關與崔彥進破長城口殺獲數萬衆金書

袁美累功遷上閤門使為人長厚忠謹士大夫多與遊子用成雍熙中登進士第官太常博士

王承美 豐州人其父事契丹為左千牛衛將軍開寶二年率衆來歸父卒授天德軍蕃漢都指揮豐州刺史太平興國七年與契丹戰斬獲萬衆擒其天德軍節度使韋太以獻明年契丹入寇承美又擊敗其衆追至青冢百餘里於豐州城置孔子廟姚兕 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州兕補右班殿直為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遂破蘭浪駐荔原堡敵入寇邊有悍酋臨陣甚武兕射之中斬



其首還一軍驩呼手射數百人裂指流血賊衆復  
攻大順城兕往救之轉鬥三日斬級數千卒全二  
城神宗聞其名召入見試以騎射屢中的賜銀槍  
袍帶戰勝攻取所向必克累功拜通州團練使卒  
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怙事母孝凡圖書器用皆  
刻仇讐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顏魯公  
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  
兕攻河南時麟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不去以強  
弩出之笑語自若累功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  
武軍檢校司徒卒帝詣其第臨奠贈開府儀同三  
司為將沉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常犯法詔釋  
之麟杖之於廷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子  
雄古佐父征討有功雄少勇鷙有謀歷知岷會河  
熙州遷至武康節度使卒諡武憲古累官熙河路  
經畧靖康中總兵援太原與金人戰种師中敗死  
古兵潰安置廣州孫平仲古之子靖康中為太尉  
金人圍汴都平仲夜出攻敵營不利逸去隱青城  
大面山建炎初以觀察召之不出後有人於丈人  
山遇年幾百餘歲

金



程震 東勝州人與其兄鼎俱第進士興定初震為  
陳留令治為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  
撓時皇子荆王為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以法  
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  
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雄勢蔑棄典禮開納  
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  
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杖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  
正天下難矣于是上責荆王杖大奴不法者數人  
未幾坐為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

完顏陳和尚 名彝字良佐以小字行豐州人系出

蕭王諸孫年二十餘為元兵所掠太師甚愛之置  
帳下時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  
陳和尚在元歲餘托以省母乞還太師使卒監之  
至豐乃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母南奔元兵覺  
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  
以鹿角車兄弟共挽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  
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斜烈行  
壽泗元帥座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  
佩金符陳和尚天姿高朗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  
人以秀才目之踰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元兵入

太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先鋒者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更衣若將就木椁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九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元兵入即縱兵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太昌原之勝我也衛州之勝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兵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為屈割口吻至耳嚙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酬以馬潼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塑像褒忠廟金史入忠義傳

元

謝睦歡 豐州人以貨雄鄉里大兵南下轉客瓦剌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睦歡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祖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牛剗其腸裸而納于牛腹中良久乃甦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先之官至太原路金

銀鐵冶達魯花赤子仲溫豐頤廣顙聲音洪亮畧涉書史見世祖于野狐嶺命備宿衛凡所行幸必在左右城上都以仲溫為工部提領董其役後大軍圍鄂令督將守江時軍士乏食仲溫教之罾魚人賴以飽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一夕帝聞敵軍謹噪命警備仲溫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能寐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二年改西京至元九年遷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之值仲溫出俸金贖還之十六年為湖南宣慰使二十二年改

淮東歲旱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焉三十年春入見帝從容與語攻鄂時事曰汝將復官乎朕當為卿擇之對曰臣老矣無能為也大德六年卒年八十元史有傳

程思廉 其先洛陽人元魏時以豪右徙居雲中遂家東勝州為東勝州人父恒國初佩金符為沿邊監權規運使解州鹽使思廉以太保劉秉忠荐給事裕宗藩邸以謹愿聞命為樞密院監印平章政事哈丹行省河南署為都事丞相史天澤尤器之時方規取襄樊使任轉餉築城置倉以受粟至元

十二年調同知淇州徙東平路判官入為監察御史以劾權臣阿合馬繫獄其黨巧為機穽思廉居之泰然卒不為害累遷河南河北道按察副使道過彰德聞兩河歲饑而徵租益急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請思廉曰若然則民不堪命矣即移文罷徵後果得請二十六年立雲南行御史臺思廉時丁母憂起復為御史中丞始至蠻夷酋長皆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毋自外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成宗即

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累任風憲剛正嫉惡言事剴切如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議封諡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思廉好荐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則人不敢為善矣卒年六十二諡敬肅事見元史

以上立功

遼

邊貫道 豐州人狀元及第三子長元勳遷雲中金天會十年進士終河間路轉運使次元鼎元恕並以文學著名

元

孟攀麟 字駕之南內人祖鶴父澤民皆金進士攀麟幼日誦萬言能綴文時號奇童金正大六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招討使歲壬寅汴京下北歸居平陽丙午為陝西帥府詳議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三年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至元初召見條陳七十事大抵勸上以郊祀天地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未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費罷不急之役百司庶務統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為長久之計世祖悉嘉納之後論

王伯一許平仲優劣對曰伯一文章之士可置翰苑平仲明經傳道可為後學矜式帝深然之又嘗召問宗廟祭祀儀制攀麟悉據經典以對詔令會太常議定禮儀攀麟夜畫郊祀及宗廟圖以進帝皆親覽焉復以病請西歸帝令就陝西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四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三年贈翰林學士承旨平原郡公諡文定見元史

趙世延 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天姿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預修經世大典敷歷省



臺五十餘年凡軍國利弊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為文章浩瀚一根至理嘗校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於世卒年七十有九封上柱國魯國公諡文忠見元史

李巖 雲川人初業儒薄於仕進博覽經史旁通書算之學初為和甯路學正以道不合棄歸日以著述為事嘗採衆說釋朱子集註名曰經筵講稿凡四十九卷具表上進終身不仕

吳明志 雲川人累官國子監助教文學重於一時嘗獻定邊萬言策行於世

杜唐卿 雲川人曾為浙江省參政德學高古

以上三人通志俱在大同府人物部而左雲鄉賢祠記亦有其名朔平府志亦載入文行矣雲川為雲內州屬邑明正統中棄殺虎口外地始以雲川併入左衛元時雲川仍在口外也

以上立言

按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謂之三不朽者雖有太上其次之分然愚意德言功之立各有其志各因其時非謂立功之必不如立德立言之必不



如立功也豐州鄉賢既無專祀府志以忠孝事  
功文行選舉等目分門別類取法歷代史傳之  
體俾覽者得知人論世其例頗詳惟所傳寥寥  
數人統朔平一府而言尚可以分別門類若祇  
口外一隅其門類率多空設且一人而兼數事  
者因此失彼轉難取棄晉省有三立祠因倣其  
意畧為區別非有所軒輕其間謂有功者無德  
有言者無功也且別部俱迄

本朝惟鄉賢則止於元代有明豐勝等州未入中國  
史策無所紀載我

朝雖五廳分設而學校未立寄居者子弟應試仍回  
原籍二百餘年縉紳履歷無歸化城人或和林  
格爾人及薩拉齊人字樣是鄉賢之名  
國朝人斷難增附矣至古今地名以及郡縣所屬廣  
狹不一知不免牽涉附會之咎閱者諒之

古豐識畧卷三十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 稿

人部

流寓

漢

蘇武 字子卿杜陵人父建以校尉從大將軍出定

襄擊匈奴築朔方為代郡太守封右將軍平陵侯

武少以父任為郎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盡

歸漢使路充國等留匈奴者漢遣武以中郎將使

持漢節送匈奴使留漢者厚賂單于答其善意單于益驕方欲發使送武等會長水胡人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洩語連副使張勝及武匈奴置武燭火上氣絕半日復息因劍斬虞常欲脅降勝武勝遂降武不為屈復幽武置大窖中相傳即今海窟絕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食之數日不死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仗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及李陵敗降匈奴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與飲數日反覆開說武終不聽曰自分已死久

矣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君前陵見武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後聞武帝崩武南嚮號哭數月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乃歸武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元六年春還京師始以強壯出及歸鬚髮盡白拜典屬國宣帝朝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著節老臣賜爵關內侯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年八十餘神爵二年卒後單于來朝上思股肱之美與大將軍博陸侯等十一人圖畫於麒麟閣子元坐與上官安謀

論死武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名通國有聲問來武因平恩侯自白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

常惠 太原人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蘇武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與武同患難昭帝立漢求武等歸匈奴詭言武死後復使至匈奴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匈奴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視左右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武乃得與惠九人歸漢嘉其勤勞拜光祿大夫

鄭衆 字仲師河南開封人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學永平八年以明經給事中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單于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以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卒於官

唐

溫彥博 字大臨并州祁人父君猷兄大雅俱以文行知名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內史省突厥入寇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敗被執突厥知彥

博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博不肯對因陰  
山苦寒地高祖立突厥歸款乃得還選中書令封  
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博請如漢置降  
匈奴五原塞以為藩蔽帝從之卒諡曰恭陪葬昭  
陵

李益 字君虞與韓翃齊名每作一詩教坊輒求取  
為供奉歌詞少多猜忌防閑妻妾有散友扁戶之  
事時謂妒癡登進士第久不調而流輩多居顯位  
益不得意北游河朔有登長城及飲馬泉夜上受  
降城聞笛等作幽州劉濟辟為從事憲宗聞其名

自河北召還用為學士自負材地多所陵忽為衆  
不容諫官舉其在幽州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因  
降居散秩俄復用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

杜牧 遊邊詩有日暮拂雲堆下過似親至邊城者  
牧字牧之京兆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為牛僧孺  
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歷知制誥遷中  
書舍人牧有奇節不為小謹指陳病利尤切至卒  
年五十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子美云

許棠 字文化涇縣人久困名場晚年登第授涇縣  
尉又嘗為江陵丞有五原書事詩與塞上下曲不



同必親至五原者又同時張喬有書邊事詩似亦至此

張蟻 字象文唐末登第尉櫟陽避亂入蜀蜀王衍時為金堂令徐后游大慈寺見壁間題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問寺僧僧以蟻對乃賜霞光牋令寫詩以進蟻進詩二百首衍善之召為知制誥有登單于臺朔方書事雲朔遇山友詩其曾游於此可知

儲嗣宗 有過五原詩

麻革 字信之臨晉人祖秉彝皇統九年進士官兵部主事革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其先人西觀太華東游玉洛遂避地家焉北渡後嘗自雁門踰代嶺之北留滯居延己亥夏赴試武川及秋歸道渾水訪劉祁京叔於渾源登龍山絕頂自作遊記隱居教授而終人稱為貽溪先生有上雲內帥賈君詩載河汾諸老集中曹學閔為補作小傳

元

劉秉忠 少為僧世祖自藩邸一見留侍左右即見親任密謀大計莫不與焉受命後以天下為己任



知無不為其於陰陽術數之學占事知來若合符  
契卒諡文貞有過豐州及雲內道中詩蓋未遇時  
曾遊此

國朝

崔封翁 名據元代州如澥人少孤貧隻身游塞上  
在城西鄉三間房子一帶種地為業衣食漸致充  
裕性慷慨好施與遇貧乏者輒傾囊給之一夕大  
風雪夢虎卧門側晨啟視則夫婦行乞婦產一男  
恐不能收育欲棄未忍者也翁亟取子之並以錢  
米周其夫婦問姓名不告而去翁自得子後家益

豐延師課讀取名映淮登進士為縣令有治聲孫  
五峯進士官陝西甯羗州特峯進士官四川成都  
府九峯拔貢生官教諭曾孫五人元孫十數人俱  
以詩書世其家為雁門望族五峯特峯兄弟同科  
封翁猶親見之人以為積善之慶映淮既貴後有  
議其非崔氏族者封翁欲命之歸宗族人共挽留  
之乃止迄今無異言且藉以輝門閥焉

劉天元 代州陽明堡人種地於歸化城西祝樂慶  
村耕九餘三業漸豐裕少苦貧家既富益知貧者  
之苦凡有周恤無吝心無德色村氓賴以舉火者

遠近數十百家每春出冬歸歲以為常嘉慶中歲饑天元冬暮旋里先期按貧乏者出粟昇之將行村人走送數里外揮涕泣叩其故曰侯翁明歲出闕吾輩已填溝壑矣天元亟返轡盡出其倉廩所儲計算戶口以斗斛分給其稍有力者亦減價平糶約來歲取償數日後乃行比至家則爆竹聲聞而屠蘇之資猶未備也草草度歲復策蹇來城躬耒耜課晴雨數年積資累萬市廛之設幾半豐州而好施益甚年八十餘卒子孫至今稱鉅富祝樂慶左右居民談者尤津津不置每自謂吾祖父當

日曾食劉氏粟云

李鷹昇 崞縣孫家疇人少貧以橐駝遊山後蒙古部落善蕃語性樸直蒙古王公貝勒喜與之交貨物較他人易售同業者每合本資其貿易輒坐取利焉家漸富不吝施與親族貧乏者多藉以謀生中歲無子買妾歸化城入門則其夫以負賭債鬻妻者也婦涕泣不忍食鷹昇亟呼其夫至還之弗索聘值其夫感謝誓終身不復賭博鷹昇旋里後以弟之子楨為子今任四川成都府新繁縣知縣晚生子幹國學生人以為厚德之報

吳頡鴻 字笛江江蘇上元人嘉慶戊寅科舉人道  
光癸巳科進士任崞縣知縣少極貧以筆耕為業  
游吳越齊魯間風流倜儻當道爭羅致幕下所著  
有荃石居詩詞文章傳誦半天下登第時年已四  
十矣并門需次屢捧檄為塞上之行集中登清水  
河署樓七古自殺虎口至和林格爾五律津津人  
口蒞崞後仁風惠政洋溢遠邇攝靈石臨汾縣事  
所至有賢父母名尤汲汲以援引寒士為先務退  
食餘暇問字者踵相接馬卒之日囊無一錢老母  
弱息債負累累崞人為歸其喪近聞其子廷穰已

弱冠游泮水士林每跂望之冀其克紹先澤云

張守禮 字立齋崞縣監生兄守仁字仲安號景袁  
以拔貢生講學里居晉汾南北間聞張夫子之名  
輒翕然以儒宗推之立齋少兄十四歲規行矩步  
終身師事無少衰道光庚寅辛卯間崞縣邪教案  
起當事者欲興大獄立齋受邑令李公諱衡字望  
峯廣西舉  
人屬偽入教以覘之盡得其實燒香惑眾外無他  
謀也獄賴以定受惠者指不勝屈人又服其膽識  
兼備非斤斤以章句為儒者矣五旬遊塞上居東  
鄉買岱村數年足跡不入城市聞兄喪徒步而歸

年七十餘以壽終於家

田鎮 原名柎字辛岩崞縣人家鉅富性嗜買書及金石文字鼎彝圖書弱冠遊京師受業於翁覃溪綱方朱虹橋增蔡申甫定之之門數公夙精賞鑒辛岩益觸所好舉四庫書籍秦漢以來碑版硯石印石諸骨董器四日輦而致諸家家有卓觀樓百二十硯齋等室為藏弄所摩挲繙閱日無停晷有就觀者輒置酒食作數日留晚歲家遽以貧不能給朝夕塞上舊有田若干頃少時曾未一問其豐歉者不得已携書游隴畝間坐薄笨車手一編囊古器

數事見者輒以癡目之輕薄者至問其所挾有顏淵瓢曾參席孔子扣原壤杖否弗顧也既其田又為有力者所奪抑鬱以死其子鬻書籍葬之每卷有篆印曾經卓觀樓藏六字見者又服其達

古豐識畧卷三十一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稿

人部

史鑑

周赧王八年趙始胡服習騎射

先是趙襄子使厨人操銅斗擊殺代王遂興兵滅代以臨北貉及武靈王主父始變服習騎射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

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務於守保不輕戰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聞之以為怯大率眾入牧乃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秦始皇三十三年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史記始皇三十三年命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匈奴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悉取河南地因河為塞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築亭障匈奴頭曼北徙十有餘年

三十三年蒙恬收河南地築長城

三十五年除直道

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湮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除治也九原在勝州榆林縣西界括地志曰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今豐州是與集覽之說稍異

漢高帝六年秋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後稍南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少子欲殺



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曼自立東胡使謂冒頓  
欲得頭曼時千里馬羣臣皆曰勿與冒頓曰奈何  
與人隣國而愛一馬乎與之東胡又欲得單于一  
闕氏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  
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氏益驕兩國中間有棄  
地莫居千餘里東胡欲有之羣臣或曰此棄地與  
之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人言  
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  
胡又走月氏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  
蒙恬所奪胡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圍韓王  
信於馬邑信遣使求和解漢疑信有貳心使人讓  
之信恐誅以馬邑降匈奴遂攻太原至晉陽七年  
帝自將討之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  
城七日乃解十二月匈奴寇代九年冬遣婁敬使  
匈奴結和親十一年太尉周勃與樊噲同討韓王  
信攻下馬邑收復雁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  
代郡九縣斬韓王信於參合坡

冒頓音墨突疑即默特轉音頭曼城在稠陽  
塞外光祿城西北今吳公壩口北通瓦刺等  
處所謂棄地似今豐勝諸州東胡似今察罕

兒地

文帝十一年募民徙塞下

用鼂錯言

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赦作徒魏尚復為雲中守見宦績

後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匈奴連歲入邊殺掠甚多雲中遼東郡萬餘人帝患之乃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和親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

二年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馬邑豪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雁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

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恢自殺

元朔二年春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募民徙之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取河南地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從之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

按河南地集覽引張晏註曰朔方郡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今之謂之新秦中括地志曰朔

方郡即蕭關也漢武使蘇建築朔方城在夏州朔方縣之北今寧朔縣一統志曰朔方郡漢初所置本秦上郡之地今甘肅寧夏是俱與豐州無涉且可以證小雅城彼朔方至於太原皆非晉地矣惟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北擊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悉取河南地因河為塞此處又云匈奴入上谷漁陽衛青等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似河南朔方離上谷漁陽不遠似即今之豐州灘及河套等處也漢書食貨志注應劭曰秦

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乃為築城郭徙內郡貧民以充實之謂之新秦陳仁錫謂新秦即今之河套河套距豐州極近今薩拉齊西南亦界連甘肅寧夏等處當時疆域未詳所至因並識之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  
五年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將軍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俱出朔方李息張次公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領屬青擊匈奴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

六年春二月遣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  
大將軍青出定襄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咸屬斬首數千級而還

夏四月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

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因建詣行在所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為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信教匈奴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

元狩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山東大水徙其民於朔方

山東被水民皆饑乏乃徙貧民關西朔方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貸與產業使者分護費以億計

四年夏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



青出定襄去病出代郡與單于接戰單于潰圍西北適漢兵追之不及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去病出代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廷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帝行自雲陽歷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而釋兵三年復至五原東濱海北抵碣石由遼西至五原而還

四年夏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子入漢為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為漢殺吾



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部兵侵犯漢邊乃遣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六年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烏師廬立

烏師廬年少號兒單于自此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太初元年築受降城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二年夏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期至浚稽山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沒於匈奴

兒單于立以左方兵直雲中是左大都尉當主左方兵者

三年春築塞外城障秋匈奴大入盡破壞之

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西北至廬朐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盡破壞之

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夏發謫戍

屯五原

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  
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陵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  
掖以備胡至是詔陵以九月出師陵出居延至浚  
雞山與單于相值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  
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  
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斬首三千餘級單于  
疑南近塞有伏兵欲去會軍侯管敢亡降匈奴具  
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軍南  
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太息曰兵  
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相待虜騎數千  
追之陵曰無面目見陛下矣遂降軍得脫至塞者  
四百餘人

按李陵備胡在酒泉張掖此番轉戰亦應距  
豐州遠甚所謂出居延者當在陝西非此間  
之居延川也惟唐地理志雲中都護府有燕  
然山有李陵臺府志亦云李陵臺在古雲內  
州高二丈餘其近有拂雲堆堆上有祠或陵  
降匈奴後曾從匈奴寇五原思歸不得故登

臺以望漢亦未可知

三年春正月匈奴寇五原酒泉三月遣李廣利等將兵擊之

昭帝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

初蘇武被留不屈徙北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弄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節旄盡落及是匈奴國內乖離恐漢兵襲之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官屬隨武還者九人九人內有常惠見流寓門綱目未之及

元鳳元年匈奴入寇邊兵追擊之獲甌脫王

自是匈奴恐漢以甌脫王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遣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渡以備奔走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

宣帝甘露二年匈奴款塞請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上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冠

帶衣裳金璽蓋綬玉具劍佩弓矢檠戟安車鞍馬  
金錢衣被錦繡穀帛絮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  
宿長平上還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  
列觀及諸蠻夷君長數萬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  
上登渭橋咸呼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  
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  
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之單于請居光祿塞  
下即五原城光祿徐自為所築保漢受降城至元帝永光元年  
乃北歸庭

元帝竟甯元年春三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  
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  
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墩煌  
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  
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對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  
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  
治作弓矢至孝武世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  
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  
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  
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其不可有十帝從之使諭單于謂中國四方皆有闕梁障塞非獨以備邊外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單于謝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募與漢通沙土曰漢應劭曰沙漠之北匈奴南界。容齋隨筆云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時單于願朝時帝有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後以楊雄之言復許之元壽二年正月來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平帝元始元年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

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解見地部入侍太后所

以賞賜之甚厚

新莽始建國三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寇殺守郡畧吏

民州郡兵起入寇當作入塞

莽遣將將兵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



單于諸子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塞中塞大殺吏民及太子都尉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王莽篡位匈奴為漢復讐綱目書分道入寇考異謂當從提要書入塞是極然本文究未改正書法發明兩家遽云不書入寇得無相左耶

天鳳元年北邊大饑人相食莽與匈奴和親二年春五原代郡兵起

東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十二月盧芳入塞掠據五郡初安定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立為西平王與匈奴結和親匈奴信之迎出塞立為漢帝至是五原人李興隨昱等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

六年馮異擊盧芳匈奴兵破之

七年冬盧芳朔方雲中郡降



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太守田  
颯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帝令領職如故  
十二年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遣將軍杜茂將  
兵築城以備之

十三年春盧芳奔匈奴

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  
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昱昱乃  
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鐃胡侯十六年盧芳  
降立以為代王十八年復反奔匈奴病死

二十一年春正月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入寇

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發穹廬  
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害至於郡縣損壞百  
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跡秋八月帝遣馬援與  
諸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  
招還人民後匈奴中連年旱蝗烏桓乘其弱擊破  
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募南地空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  
單于款塞內附

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永  
為藩蔽扞禦北虜于是始分為南北匈奴

冬十月匈奴南單于遣使入貢

二十六年立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

遣中郎將段彬等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

塞八十里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

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定襄等八郡民歸於本土

冬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捍戍北地

朔方五原雲中定襄等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

耳目北匈奴大恐乞與漢和親許之

明帝永明五年冬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雲中南單

于擊卻之

八年春正月以吳棠為度遼將軍

北匈奴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

寇許之先是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

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及南匈奴知漢

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鄭衆乃上言宜更置

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吳棠為

將軍屯五原曼柏

曼柏縣屬五原郡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及竇固等伐北匈奴

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羗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以為涿邪山不見虜而還

秋北匈奴大入雲中

太守廉范拒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眾歟五原塞降自此不敢向雲中至章帝元和二年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章和元年北匈奴大亂五十八部詣五原降

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發燕

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漢書竇憲出雞鹿塞鄧隲出相陽塞遂至燕然山

竇憲耿秉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五原擊北匈奴大破之次年復擊之於金微山獲其母闕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北單于走死四年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五年於除鞬叛詔討斬之滅其眾鮮卑徙據其地

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安國立左賢王師子為單于

南匈奴單于屯屠何死弟安國立安國初為左賢

王無稱譽及為單于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素勇黠多智數將兵擊北庭受賞賜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至城下杜崇與度遼將軍朱徽曉諭之不聽因發諸郡兵追赴之安國舅喜為等恐并誅乃殺安國而立師子

安帝永初三年秋九月烏桓鮮卑南匈奴合兵寇五原

順帝永建四年鮮卑寇朔方

陽嘉四年冬十月烏桓寇雲中

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夏五月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乃徙朔方治五原

桓帝永壽二年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為度遼將軍

水經注謂桓帝十三年帝西幸榆中東行代地至五原渡河名其地為君子津見地部古蹟按桓帝改元建和凡三年和平一年元嘉二年永興二年永壽三年延熹九年永康一年無十三年之說如以初立計之則當以延

熹二年為十三年惟是年二月鮮卑寇雁門  
八月誅梁冀不應有北巡之舉且巡邊大事  
綱目何為不書存之以俟考

靈帝建寧元年以段熲為破羌將軍

熲上言謂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  
諸羌并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  
誅轉就滋大因拜為破羌將軍後封新壹侯有罪  
自殺

熹平六年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鮮卑數寇邊至是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各  
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大敗而還

光和五年秋五原山岸崩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於魏  
遂留居鄴

初南單于久居塞內與編戶同而不輸貢賦議者  
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為之防至是單于  
呼厨泉入朝於魏操因留之於鄴

按漢書獻帝二十年省五原等郡入冀州魏  
王操始集塞下荒地立新興郡當在建安十

三年



後漢昭烈帝章武元年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分地統御  
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  
遠故不為邊患魏王丕以牽招田豫為校尉使鎮  
撫之

後主景耀四年鮮卑索頭貢質於魏

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至可汗毛始強大後五世  
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鄰子詰  
汾南遷居匈奴故地詰汾死力微立復徙定襄之  
盛樂部眾浸盛至是始遣子沙漠汗貢於魏因留  
為質

晉武帝泰始三年遣索頭質子歸國

惠帝元康五年索頭分其國為三部

一居上谷之北濡原之西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  
參合陂之北使兄子猗屯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  
故城使猗屯弟猗盧統之

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以拓拔猗盧為大單于封代  
公

六年夏漢封王彰為定襄郡公

愍帝建興元年代城盛樂及平城



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南都  
三年二月進代公猗盧爵為王

次年為其子六修所弑

成帝咸康七年秋代築盛樂城

穆帝升平四年匈奴劉衛辰降秦

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  
之雲中護軍賈雍率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黜雍  
還其所獲衛辰於是入居塞內次年叛秦降代後  
叛服不常即赫連勃勃之父

孝武帝大元元年秦遣兵擊代敗之遂分代為二部  
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遣兵擊代以衛辰  
為鄉導代王什翼捷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兵拒  
戰大敗代王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  
為其庶子實君所弑國大亂秦乃討實君殺之分  
代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河以西屬衛辰什翼  
捷世子早卒有子珪尚幼與母賀氏依庫仁庫仁  
奉事甚謹

十一年春正月拓拔珪復立為代王

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共請珪舅賀訥推珪  
為主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

二月代徙都盛樂夏四月代改稱魏

代王珪徙都定襄之盛樂務農惜民國人悅之後  
遷平城再遷洛陽

十六年冬十月魏王珪擊柔然大破之徙之雲中

二十年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秋七月降其別  
部進軍臨河

魏王珪侵逼燕附塞諸郡燕王慕容垂遣太子寶  
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珪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  
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  
收糶田百餘萬斛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

九月魏王珪將兵拒燕冬十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  
至參合陂大敗之

燕太子寶列兵將濟風漂其船泊南岸魏獲其甲  
士三百餘人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  
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  
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  
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  
十月燒船夜遁時河水未結寶以魏軍必不能渡  
不設斥埃十一月暴風水合珪引兵濟河選精銳  
二萬餘騎急追之晨夜兼行至參合陂令士卒銜

枚東馬口潛進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盡坑其衆而還寶單騎僅免次年春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秋八月魏主珪擊燕拔常山自後相攻擊無寧歲

安帝隆安二年冬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

改其舊俗如季夏帥兵却霜於陰山之類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於代都

義熙三年夏六月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九年春夏築統萬城

發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黑水之南蒸土築

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劉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言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為鐵伐氏言剛銳如鐵堪伐人也十一年魏荐饑

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死

魏元明帝泰常八年二月築長城

柔然寇邊自赤城至五原二千餘里築長城置戍以備之

太武帝始光元年秋柔然寇魏

柔然統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

攻拔盛樂宮魏主帥輕騎討之三日夜至雲中統  
升蓋遁去統升蓋華言制勝也

三年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十一月入統萬

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渡河襲統萬  
夏主方宴羣臣魏帥掩至上下驚擾出戰而敗退  
走入城門未及閉魏兵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分  
兵四掠斬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  
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

四年春正月魏主還平城

統萬徙民道多死能至平城者十纔六七夏平原  
公定帥衆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  
再謀伐夏六月取統萬

神麌二年夏四月魏主伐柔然五月統升蓋可汗大  
檀出走追至涿邪山秋七月引還八月遣兵擊高  
車降之汗大檀名可

太武帝聽崔浩之言復伐柔然至漠南捨輜重帥  
輕騎至粟水柔然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  
部落四散魏兵追至涿邪山獲戎馬百餘萬匹畜  
產牛驢無慮數百萬還至黑山盡以所獲班將士  
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已尼陂人畜甚衆去魏軍

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十月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二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羶皮為之價賤

三年春敕勒叛擊滅之

敕勒即高車部又號鐵勒

有新徙敕勒千餘家苦將吏侵漁出怨言期以草生亡歸漠北帝從劉潔安原請將徙之河西敕勒皆驚曰圜我於河西欲殺我也遂叛走潔追討之皆餓而死

太延二年冬魏置野馬苑

魏主如桐陽驅野馬於雲中置苑

太平真君六年秋八月徙雜民於北邊

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畜牧以餌柔然

文成帝太安四年冬十月伐柔然刻石紀功而還

魏主至陰山會雨雪欲還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度大漠旌旗千餘里



柔然遠遁別部數千落降刻石紀功而還  
文帝延興元年冬十月敕勒叛討破之

沃野統萬二鎮敕勒遣太尉源賀討之皆降追  
擊餘黨俘獲甚衆詔賀督三道諸軍屯漠南先是  
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中乃罷賀  
以為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  
萬人築三城以處之使三時務農冬則講武不從  
宣武帝景明四年以僕射源懷為行臺巡北邊

魏初遷都洛陽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  
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及是以北邊荒遠

乃加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以便宜從事築  
九城

正光四年沃野鎮民破六韓姓拔陵名反

拔陵聚衆反殺鎮將華夷之民往往響應遂南侵  
攻圍武川懷朔二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拒  
之

五年春三月魏遣臨淮王彧督諸軍討拔陵夏四月  
高平敕勒胡琛反拔陵陷武川懷朔鎮五月彧兵  
敗績復遣李崇討之

胡琛反應拔陵陷武川懷朔五月彧與拔陵戰於



五原兵敗賊勢日盛乃加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廣陽王深受其節制

秋七月魏將軍崔暹討拔陵戰於白道敗績

暹違李崇節制與拔陵戰於白道大敗引還雲中詔徵暹繫廷尉以賂得不坐

孝昌元年夏六月西部鐵勒降魏魏廣陽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十萬

破六韓拔陵圍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出戰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時北境州鎮皆沒惟雲中一城獨存久之援兵不至糧杖俱盡于謹請離

賊黨深許之謹通諸國語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將三萬餘戶詣深降深欲引兵迎之謹曰拔陵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伏兵以待之拔陵果邀擊也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衆而還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

二年春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夏長孫稚討之敗績五月復以廣陽王深為北道大都督章武王融裴衍為左右都督討鮮于修禮

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修禮降魏其黨葛榮復殺洪業而自立襲殺魏都督廣陽王深章武王融後榮為爾朱榮所擒斬

大統十一年遣使如突厥

柔然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

隋文帝開皇三年夏四月遣元帥衛王爽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入寇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總管李充帥精騎五千掩擊大破之

四年秋九月隋與突厥和親妻以安義公主

時突厥分數部與隋和親者惟啟民一部十九年冬十月以突厥突利為啟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朔州

突厥歸啟民者男女萬餘帝命長孫晟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晟奏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帝從之

煬帝大業二年春併省州縣

三年夏四月改州為縣

初文帝廢郡以州治民北至五原即後周永豐鎮改為永豐縣升為豐州及是復改為五原郡

六月帝北巡次榆林郡啟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車駕北巡發河北十一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過雁門太守邱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無所獻帝不悅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遣長孫晟諭旨啟民奉

詔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令啟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啟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啟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為御道長二千里廣百步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高昌遣使入貢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啟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秋七月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

八月帝至金河幸啟民可汗帳

車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帝幸啟民廬帳啟民捧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與甚厚

四年春三月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夏四月置城造屋於萬壽戍以處突厥啟民可汗秋七月復築長城

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

五年冬十一月突厥啟民可汗死立其子咄吉為始畢可汗

始畢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十一年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入寇帝入雁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

初裴矩以突厥始畢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慙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畧矩詐與為互市誘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為斬之始畢由是不朝八月帝巡北邊始畢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雁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突厥圍雁門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

雁門四十一城突厥盡克之惟雁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門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宇文述勸帝檢精銳潰圍而出蘇威不可帝從尚書樊子蓋內史侍郎蕭瑀之言遣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并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公主遣使告始畢曰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突厥始畢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人而還突厥別部典兵者為設

唐高祖武德五年封宗室道宗為任城王

道宗為靈州總管梁師都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



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郁射設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帝以道宗武幹立為任城郡王

七年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

太宗貞觀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李世勣出雲中戰於白道亦大破之頡利謀走磧北靖引兵至白道與世勣謀勒兵夜發虜衆大潰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勣軍磧口酋長皆帥

衆降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遂空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魏徵謂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使上弗聽用溫彥博言於豐勝邊鎮等處置羈縻二十四州居突厥降戶東至



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地為四州分頡利之地為六州設定襄雲中呼延等都督府以統其衆自後唐世有戎狄之亂

十一年十一月薛延陀攻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泰山知邊境必虛乃命其子大度設發諸部二十萬踰漠而南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世勣等分道擊之并勅思摩燒薶秋草使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俟將退時并力擊破之斬首

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值大雪人畜凍死者十八九

十八年突厥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

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俟利苾悉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

二十一年以勅勒諸部為州縣

北荒悉平

高宗永徽元年秋九月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突厥諸部盡為內臣置二都護府十都護二十二州分統之自是北邊無寇三十餘年

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平之

行儉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大破突厥於黑山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速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

宏道元年夏五月突厥寇蔚州

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辨將兵邀之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乃止

中宗嗣聖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初唐處突厥降者於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姚璫楊再思固請給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絲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默啜由是益強

景隆二年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按府志以東受降城為景雲三年築景雲睿宗年號祇二年無三年以中受降城為元和

九年築元和憲宗年號乃改置之年非始築之年也皆誤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元宗開元八年朔方大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戶僕固勺磨

降戶散居受降城側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勺磨而殺之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千騎持節慰撫之諸部由是遂安

十年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以宰相兼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二軍三受降城

按唐書西受降城開元初為水所圯是年總管張說於城東別築新城

天寶十五載秋七月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

九月同羅叛

初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厩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至是說誘九姓六州諸胡數萬將寇朔方上命郭

子儀詣天德軍討平之

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吐蕃入寇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脅豐王珙等十五西迎吐蕃子儀責之以兵送行在賜珙死次年十一月僕固懷恩以吐蕃寇豐州殺守將馬望

德宗貞元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

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畧先據高  
坐梅錄俯俚前哭景畧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  
慕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畧於庭威名聞塞外  
十二年秋九月以李景畧為豐州都防禦使

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留後李說忌之回鶻梅錄  
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  
畧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  
耶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於景畧說益不平乃厚  
賂實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  
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荐景畧豐州窮邊氣寒

土瘠民貧景畧以勤儉帥眾二年之後儲備完實  
雄於北邊

二十年春正月以任迪簡為天德軍防禦使

憲宗元和三年五月沙院來降以其酋長朱邪執宜  
為陰山兵馬使

赤心之父

初居五原後以地近回鶻徙定襄神武川之新城  
四年九月吐蕃寇振武豐州

七年冬十一月置振武天德營田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  
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



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  
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

八年夏六月徙受降城於天德軍

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  
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  
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  
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里可  
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埃不相應接虜忽唐突  
力無由中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  
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

隸天德軍

按此當為中受降城若東城則於敬宗寶歷  
元年改築西城則開元十年已改築矣見唐  
書

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

初吐蕃欲作橋先儲材於河側朔方常遣人潛投  
諸河終不能成虜知節度王泌貪因厚賂之然後  
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冬十月回鶻擊吐蕃振武軍亂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進賢不恤士卒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趨東受

降城以備回鶻士卒還攻進賢進賢奔靜邊軍  
文宗太和四年春三月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  
公綽奏以沙院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  
雲朔塞下捍禦北邊

開成五年冬十月黠戛斯攻回鶻破之回鶻啜沒斯  
歛塞求內附

回鶻可汗兄弟啜沒斯及其相赤心那頡啜各帥  
其眾抵天德塞下貿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封  
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  
屯雲迦關以備之

赤心後賜姓名李  
昌即克用之父

武宗會昌元年冬十二月遣使慰問回鶻烏介可汗  
初黠戛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  
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回鶻烏介可汗  
引兵邀擊殺達干質公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  
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上  
表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  
賜勅書諭以宜率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  
良計借城未有此比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於漠  
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倘須應接必  
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

行

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帥沙院朱邪赤心三部襲其牙帳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見纜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請駐車勿動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走雄引兵追擊大破之於殺胡山可汗被創遁雄迎公主以歸降其部落二萬餘人

四年春以劉濛為巡邊使

今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

僖宗廣明元年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

沙院父子拒命寇忻代逼晉陽及是戰敗部衆皆潰乃及宗族北入達靼居於陰山及中和元年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崞西監軍陳景思請於朝赦其罪召以為帥克用至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累日不發縱沙院兵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後為雁門節度使破黃巢時年二十八父國昌為代北節度使

五代唐潞王清泰三年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先是遼太祖阿保機屬寇北邊破振武天德等軍掠吏民以東勝州之民皆趨河東至石晉割地始定五代晉高祖天福元年割幽薊等十六州與契丹按十六州有雲應寰朔而無豐州豐在四州之北時為吐谷渾所據皆屬契丹至天福六年吐谷渾苦契丹殘虐思歸中國率部落千餘帳來奔契丹大怒遣使來議晉王遣兵逐之使還故土當即在豐州地

宋太祖乾德四年韃靼入貢於宋韃靼本東北靺鞨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是歲來貢

仁宗慶歷元年秋八月元昊陷豐州

先是太平興國七年豐州刺史王承美與契丹戰次年追至青冢百餘里於豐州城立孔子廟至是元昊寇麟府州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四年契丹以雲州為西京地仍屬契丹

徽宗宣和四年春三月金襲遼軍延禧走夾山夏四月金取遼東勝諸州

冬十二月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

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妃為延禧所殺  
幹奔奚

五年夏四月金襲遼延禧於青冢獲其子女族屬及  
從臣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奔夏

金以幹魯為都統幹離不副之使襲遼主於陰山  
將至青冢遇泥濘不能進幹離不以繩繫林牙耶  
律大石遼將使為鄉導直趨遼主营時遼主往應  
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宥及諸妃女并從臣皆被執  
遼主自金城來邀戰於白水灤大敗以兔紐金印

偽請降於金而西走雲內遂奔夏幹離不趨天德  
聞夏迎護遼乃遺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六年春正月夏稱藩於金金以遼地畀之

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與之

秋七月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川與金人戰敗走  
山陰

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黨項二月至應州金將婁室  
獲之以歸

遼主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黨項小斛祿遣  
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



至遼主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  
至嚙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紹曰偵  
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  
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黨項以小斛祿為西  
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至應州為金將婁室  
等所獲遼亡

欽宗靖康元年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  
先是粘沒喝遣撒拇使夏許割天德雲內等四軍  
及武川等八館之地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  
天德雲內武川河東八館之地攻鎮威城城遂陷  
既而金將谷神以數萬騎陽為出獵掩至天德逼  
逐夏人悉奪其地

南宋寧宗嘉定四年秋八月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蒙古  
主遣其子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  
州由是忻代以北皆降於蒙古

理宗淳祐十一年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  
開府金蓮川

元順帝至正二十年秋九月元孛羅帖木兒引兵攻  
冀寧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詔遣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讐隙詔命孛羅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守關以南至是孛羅復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察罕調兵拒戰朝廷遣使諭令講和遂各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甯昇孛羅察罕不奉詔調延安軍繞曲數千里交戰於東勝州朝廷復遣使諭令罷兵

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元殺太傅太平

以搠思監誣奏安置土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

明太祖洪武二年夏六月元帝奔和林

秋八月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

生擒元將脫列伯於馬邑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

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道北伐

時元主尚在近塞帝以徐達為大將軍文忠等副之分二道出兵達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文忠自居庸出東道追元主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克雲州大同指揮金朝興克東勝州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朔等州關外悉平

英宗正統十四年秋七月瓦剌分道分寇帝親征  
永樂中成祖屢征漠北俱由開原東路及是也先  
犯邊其勢甚張塞外城堡所至陷沒諸邊守將逃  
匿殺虎口以北皆棄於外

憲宗成化元年冬十一月韃靼毛里孩寇延綏  
天順間有阿羅出者率屬居河套遂逼近西邊河  
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  
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里饒水草外為  
東勝衛東勝而外土地平行敵來不能隱明初守  
之後以曠絕內徙至是孛來興小王子毛里孩等

先後繼至虜中國人為鄉導抄掠延綏無虛日  
韃靼北胡也夏商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  
按匈字仍獯鬻玁狁之轉音奴者賤之之稱  
中國人呼之非伊自呼與今加犬旁口旁等  
字畧同

唐曰突厥宋曰契丹漢時匈奴最强匈奴弱烏桓  
遂盛漢末鮮卑滅烏桓鮮卑既衰蠕蠕强大與魏  
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突  
厥五代及宋契丹為盛女真滅契丹國號金因契

號遼取鑛鐵之義其別小部曰蒙古為北人呼銀曰  
故用金以勝之

太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有分地蒙古并諸部  
滅金及宋國號元入主中國明太祖興元順帝遁  
歸沙漠傳子愛猷識里達臘尋死子脫古思帖木  
兒立為可汗音克明兵出塞獲其子地保奴脫古  
思帖木兒為也速迭兒所弑諸大臣立坤帖木兒  
為可汗而猛哥帖木兒為瓦剌王建文三年坤帖  
木兒死鬼力赤立為可汗阿魯台等佐之馬哈木  
者居瓦剌時與阿魯台相讐殺自順帝至鬼力赤  
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此語疑有誤按鬼力赤立  
於建文三年距元亡纔三  
十四年安得鬼力赤衰諸酋立本雅失里為可汗  
遠有七世

殺明使臣給事中郭驥明封瓦剌馬哈木為順寧  
王大平賢義王把禿索羅安樂王令伺本雅失里  
明兵出塞本雅失里敗走阿魯台降封為和寧王  
而馬哈木又叛明兵討之敗去阿魯台又叛弑本  
雅失里自稱可汗馬哈木屢敗阿魯台而瓦剌強  
盛瓦剌三王中馬哈木又獨強洪熙元年馬哈木  
欲自立為可汗恐軍不附已乃立元裔脫脫不花  
為可汗居沙漠北馬哈木仍居瓦剌宣德九年阿  
魯台死正統元年馬哈木之子脫歡在沙漠西北  
與其部酋朵兒只伯相讐殺脫歡死其子也先為

太師驍勇陵脫脫不花景泰中遂弑之自稱田盛  
大可汗已而為其平章哈刺逐死天順初孛羅殺  
哈刺立小王子小王子又為孛來癘王子所弑而  
立脫思為王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成化中阿  
羅出結乜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出入河套乜  
加思蘭強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都魯出入河  
套滿都魯稱可汗而乜加思蘭為太師與毛里孩  
也烈忽出入塞下乜加思蘭欲殺滿都魯而立幹  
赤來為可汗不克為滿都魯所殺滿都魯衰而把  
禿猛可王宏治初把禿猛可死弟伯顏猛可立為

王當是時瓦剌與伯顏猛可皆遣人入貢而火篩  
數入寇火篩者小王子部落也與小王子相讐殺  
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着阿爾倫台吉  
既遭弑有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阿着稱小王  
子阿着死衆立卜赤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  
王子或曰不及兒台吉即也明或曰卜赤子也阿  
着二子曰吉囊曰俺答亦不刺部從吉囊火篩部  
從俺答於是小王子種落又盛

稱韃  
鞑云

一云鬼力赤篡立  
可汗去國號遂

十年夏閏四月築邊牆



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千七百七十里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

世宗嘉靖三十二年秋七月俺答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卹富李自馨等以罪亡入虜招集亡命居古豐州築城自衛構宮殿開水田數千頃接東勝州地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又言屋也數誘虜入寇教以製鈎杆攻城堡之法俺答信用之至是復大舉深入薊遼總督楊博悉力禦之乃遁三十九年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襲俺答於豐州破之

俺答於夏間引衆西掠留千騎守老弱徙大青山外避暑所擄華人及叛出者皆聚板升劉漢與巡撫李文進密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祿等率銳卒三千乘間出剿經二黑河一灰河歷三百餘里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營玉林川溢為後繼孟夏等裹糧疾驅昧爽鼓譟直入板升擒斬甚衆時卹富等已隨虜帳他徙趙全匿墩下遁免焚其巢穴虜衆大至漢分哨迭戰且戰且卻翼日入邊往返凡五日捷聞上大悅陞賞有差

灰河不知所在疑卽紫河

穆宗隆慶元年冬十月以王崇古總制三邊

四年冬十月俺答孫把漢那吉內附詔授指揮使尋遣歸

初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生子把漢那吉幼孤育於俺答妻一刻哈屯所命僕阿力哥之妻乳之及長多智有口辯俺答為之娶其壻比吉女為婦不相能復聘免捨金的之女適俺答長女啞不害有女三娘子美而豔已受鄂兒都斯聘俺答奪取為妾鄂兒都斯志甚將攻俺答俺答無辭以解即以把漢那吉所聘免捨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女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為若

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及妻比吉女等十人南走

叩關請降

一說謂把漢那吉與妻不相得復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答外孫女

也俺答見其美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詳曰孤豎

奪之未知孰是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

因而為市諭以執叛人趙全邱富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眾然後以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

力奏聞廷臣以為不可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卹以把漢那吉為指揮使阿力哥為正千戶各賞大紅絲衣一襲俺答妻自失那吉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遂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俺答頗銜之乃留崇德隨遣騎覘之則那吉方蟒衣貂帽馳馬從容騎歸報俺答與妻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與無間言十二月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許之先是

山西妖人呂明鎮以白蓮術謀不軌全與卹富等從之事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歸俺答駐古豐州地名板升已而百戶張彥文游擊家丁劉天祉邊棍馬西川等二十八人悉往從之衆至數萬尊俺答為帝富犯邊死全等治第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至是誘執之送至雲石堡待命王崇古受其獻送闕下誅之遣使送那吉歸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義許奉表通貢不絕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携其妻以歸崇古以功加少保尚書終明之世邊境以安

五年春三月封俺答為順義王

俺答得孫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崇古疑俺答兄吉囊部與弟老把都兒昆都力哈未與盟恐有詐未許而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又多其支屬俺答於諸部為尊行力能合之崇古以此脅俺答俺答以土蠻故主力不能致為辭崇古獨自計老把都與土蠻善且內親黃台吉會黃台吉使至乃令約老把都以招土蠻與俺答會同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至是俺答始與老把都吉囊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請通貢開市以息邊

氓詔下廷臣羣議可否互異王崇古上言朝廷許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上許之遂封俺答為順義王妻一刻哈屯為忠順夫人孫把漢那吉為昭勇將軍指揮如故及其子弟部落為都督等官五月崇古復為俺答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永樂二年封哈密安二請許貢入京比於三衛各克帖木兒為忠順王貢使貢馬三十匹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斤煉鐵五斤尚未可為器洛鍋生粗十斤煉鐵三斤宜可

給與以敝易新四請撫賞部中親屬布段米豆塞上仍與不時小市六月俺答使哈台吉打兒漢復執趙全餘黨及妖人李夢陽等來獻上嘉其誠順賞白金彩幣表裏六年九月俺答貢馬二百五十匹十月授俺答兒子永邵卜大成都督同知十二月遣俺答舊使大力赤奴謀赤北還

神宗萬歷五年冬十月兵部尚書王崇古罷

十五年春三月詔擄力克襲封順義王

四十一年春三月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

萬歷元年頒順義王俺答番經並給鍍金銀印自

後凡有盜邊叛盟者俺答俱議罰執獻如法貢馬

不失期上加順義王俺答次子不他失里三娘子所生

驃騎將軍常漢我不良台吉等百戶九年俺答死

賜祭七壇采幣十二雙布百疋其妻三娘子率其

長子黃台吉一名乞慶哈上表謝貢馬初俺答年老娶

二妾棄其妻一刻哈屯其子黃台吉怨之妻各子

一人俺答恐有內變予萬騎自備歸歛後益老而

厭兵且信佛聽番僧言戒殺掠而朝廷威信亦足

以服之以故十餘年終保塞不敢南犯而所寵三

娘子切切慕華不時款塞總督吳兑予金珠翠鈿



甚厚結其心俺答死總督鄭洛以封夫人誘三娘子配黃台吉十四年黃台吉死子捨力克立鄭洛復以封王誘捨力克婚三娘子別築城居賜名歸化貢市惟謹三娘子歷配三王主兵柄諸部畏之帝嘉其保塞功亦封忠順夫人三十五年捨力克死卜失兔以長孫嗣求婚於忠順夫人忠順拒之三娘子此時極少亦當有六十餘歲其所部台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四十一年卜失兔始婚於忠順計年已踰七十矣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為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卜失兔為順義王此節傳聞互異先是把漢那吉北歸俺

答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那吉於十二年死其妻歸捨力克捨力克死復歸卜失兔卜失兔襲封王比妓亦封忠義夫人此節疑即三娘子之

傳記

莊烈帝崇禎七年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先是我

大清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駐蹕歸化城降土默特部落賜明大同陽和宣府各邊臣書曰朕統師至此

詢知爾國歲給插漢至百餘萬與其費此於無用之地曷若與我修好自當遜爾為大國爾等亦當視我居插漢之上遂與明大同巡撫沈榮等刑白馬烏牛盟大市於張家口斬我部蒙古兵之掠明境者以徇明帝聞之逮榮治罪於是益無人敢議款者至天聰八年秋七月乃復命兵四路伐明一從尚方堡之宣府趨應州至大同一由龍門口入會於宣府一由獨石口入會於應州一由得勝堡入歷大同趨朔州又有沿邊繞殺虎口至朔州者所向克捷九月凱旋天聰九年春命貝勒多爾袞岳托豪格等往收插漢部落侵掠明邊并命多鐸攻明錦州以綴其西援之師八月多爾袞等既降插漢得其傳國璽并由朔州毀寧武關入畧伐忻應崞擊斬明兵六千餘俘獲人口牲畜七萬六千還歸化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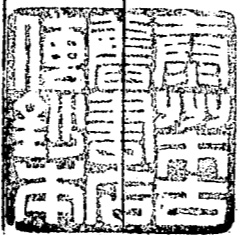
按雲朔以北大漠以南為華夷交界從古戰征之地見諸史冊者最多不獨一州一邑難與抗衡即以一省之大亦無如此事蹟之繁紀載之富廿一史汗牛充棟書邊事者十居其二三歷代邊事又俱以西北為重此間屬中外咽喉較

別處尤關係要中外強弱之勢卽以此間之屬南屬北定之三代以前遠難稽考自趙主父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後迄我朝降服土默特等部落以前干戈之興幾無虛歲非若他志乘兵革一門寥寥數紙可以盡之府志舊分兵氛款貢各名目讀者於年月先後必參互翻擷甫能了然茲集特倣編年之法以通鑑綱目所大書者為綱而以各史所載言論事實為目凡有關於此地者必書惟行篋祇綱目數函尚稱完本其餘零金碎玉摭拾難周塞上鮮藏書家又復無可印證識畧之作亦惟以淺陋自慙而已假我數年於史鑑一門所當亟為增訂者

古豐識畧卷三十二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臣鍾秀

恭錄



原揀選知縣臣張曾

人部

宸翰

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御製勅賜歸化城崇福寺碑記

朕維歸化城為古豐州地山環水互夙稱勝境城南

舊有佛刹刺刺麻拖音葺而新之奏請寺額因賜名崇

福寺丙子冬朕以征厄魯特噶爾丹師次歸化城於

寺前駐蹕見其殿宇宏麗法象莊嚴懸設寶幡并以  
朕所御甲冑弓矢橐鞬留置寺中夫朕之親有事於  
塞外非無故也往者厄魯特與喀爾喀交惡相攻朕  
憫念生民塗炭遣使諭解而噶爾丹追擊喀爾喀竟  
入掠我烏朱穆秦爰命和碩裕親王聲討大敗賊於  
烏蘭布通時噶爾丹盟誓佛前永不入犯乃班師而  
還後噶爾丹蔑棄誓言復掠納木查爾拖音於克魯  
倫之地丙子春朕親統六師由中路進剿至克魯倫  
河賊望見軍容宵遁適朕所期會西路官兵遇於昭  
木多大敗之俘斬無算丹木巴哈什哈等率衆歸噶

爾丹跳身走是冬朕復駐師鄂爾多斯剿撫並用厄  
魯人衆絡繹歸命而噶爾丹仍未嚮順丁丑率師駐  
狼居胥山麓官兵分道並進噶爾丹計窮自斃子女  
就獲餘軍悉平方今中外恬熙邊境生靈咸得晏然  
安堵刺麻拖音謂建碑垂示永久因書此勒石俾後  
之覽者知朕不憚寒暑三臨絕塞為民除殘之意

謹按碑記勒石崇福寺門內東西兩碑亭首國  
書次唐古忒文次蒙古文次漢文茲從府志恭  
錄與碑刻微異數字未詳孰是延壽寺碑記惟  
節去駐蹕及留置弓矢甲冑數語餘同亦四體



書疑從崇福寺抄錄者臣謹識

古豐識畧卷三十三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揀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 稿

人部

藝文上

李陵答蘇武書

漢○李陵飛將軍李廣之孫天漢二年率部卒五千人出塞與匈奴戰力屈遂降在虜中數與蘇武見武歸以書與陵勸其歸漢陵作此書答之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遠適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  
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  
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元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  
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  
不覺泪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  
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  
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  
蠻夸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  
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  
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  
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  
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  
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

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  
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  
之馬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  
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  
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鍊精兵強踰十  
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  
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  
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  
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及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  
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

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  
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  
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  
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為力  
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  
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  
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  
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  
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之  
辱卒復句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

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俎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材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刎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惟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封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聞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

葬蠻夸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  
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  
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  
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允子  
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  
頓首

少卿此文或以為六朝人擬作玩其風味實與  
西漢文有別然文情感憤壯烈足為驚風雨而  
泣鬼神錄之以為塞上文冠

王媯上漢元帝書

王媯見地  
部陵墓門

妾媯拜別紫氣將染邊塵凡諸都會班聯之士闕塞  
甲冑之戍無不上譽聖明以為輕色而重好也大漢  
天子播德四暨翳茲單于畏威來朝諸臣請婚是用  
稽首陛下命擇美人爰冊關氏妾不揣薄命振衣請  
行荷沐聖顧千萬眷注然中華之所以貴於外邦者  
以其有信耳陛下豈以一女子失信於呼韓邪哉承  
命以來馳車而至漢關矣陛下亦鑒而憐之豪而壯  
之耶今朝廷妖氛日靖邊陲日甯上有明鑒之君下  
有和衷之臣而妾以一婦人遠嫁要荒自當朝夕納  
誨賢王戒戢部長敬供厥守以無貽帝命羞鼎鼎芳



心不敢妄諸草莽自古和邊興利歷歷不數而我高  
祖皇帝用劉敬策嬪長公主為關氏陛下今日令妾  
武故事妾敢不竭忠盡忱恢封疆之鴻圖舒朝廷之  
隱慮乎妾生於姊歸父母兄弟臣於王朝妾雖閨處  
固帝恩之遺擊悅也不自鄙薄漫驕顏色得入掖庭  
邇年以來癡衷未咏昭陽之扇驗情不買長門之賦  
陛下命畫工遶筆宮人妾自以為鳳得梧枝魚游碧  
府得少伸忱而畫工遽張貪喙兼以丹青吝筆錯點  
眉花空使楊柳泣於雪岸芙蓉瘠於霜條玉貌冰心  
兩相怨恨時或琵琶訴情僅能訴人音響不能訴人  
肝腸一旦天命遙臨妾乃酸腰而起此正妾見奇之  
日也蛾眉應始於形影丰采應憐於御輦今萬里行  
事主持中外大局又非宮中爭妍效嬌之態矣闕門  
一字時達天聽君王已矣家鄉邈矣父母生妾不辰  
費青春於寂殿委香軀於穹廬母亦妾之先臣荷重  
國恩幽明難報故生妾以奉朝堂異日史策清名固  
亦妾遇之不幸而猶幸也近聞陛下命搜京師畫工  
下之金吾此輩小人耳即萬千死罪亦何足惜然陛  
下為天下社稷主賜一女於外國固以賤魂屏柶於  
風霜亦妾所甘心為國家辦事而何有於畫工哉恐

天下聞之必以陛下為戀妾之色即呼韓邪知之亦不自安願陛下憐妾之言赦畫工之罪則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妾今別矣妾至漢關效月支公主婚烏桓事一拍胡笳一曲琵琶音薦蒼雲腔存丹靄上謝君王之德下泣父母之恩千秋萬歲傳我陛下有女臣媯持節邊庭則妾之勛名庶幾侔霍驃姚嬀傅介子不猶痛快於帷幄燕私金屋藏媯者哉故妾悲而復壯壯而又憐敵愾勝氣淋漓紙上異日登燕支山令諸婦人盡削玉顏淡掃眉黛奉效至尊應不笑王媯有此丈夫妙用也關門漢月以雄妾夢生離死別玉門無期罔扣所陳

又報元帝書

臣妾幸得備身禁鬻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遠竄異域誠得捐軀報主何敢自憐獨惜國家黜陟移於賤工南望漢關徒增愴結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幸少憐之

此兩書為後人贗作毫無疑義較之李陵答蘇子卿書更不可同年而語矣惟俗本流傳已久倘竟棄而弗錄恐無識者尚未免抱憾遺珠且關外青冢巍然羌無故實錄之亦足博後人一

笑至書中疵謬百出明眼人當共知之正無俟  
過為指摘爾

鄭衆諫疏

節錄流寓及

鄭衆門見史鑑

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  
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常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今西  
域欲歸化者局促胡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  
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  
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  
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  
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害

單于雖遣使入貢而冠鈔不息帝議遣使報  
其使者衆上此疏

衆又上言

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志恨遣兵圍臣今復銜  
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如令  
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

前疏上後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呂溫三受降城銘

唐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疆制以全策亘漢橫塞

揭茲雄壁如三鬥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如閉風雷  
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  
纖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吊  
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羅迴北門優而柔之用悉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  
于襄千裔永息後昆

李文煥豐州平治旬城山谷道路碑記

元

豐之為郡其來尚矣地名九原雲朔三輔控御沙漠  
向之劇金原世勛戚里置天德軍節度而鎮守焉風  
俗維淳民物尚樸厥土惟瘠鹵厥田惟下中原高且  
平墾耕牧養軍民相參居止郡南負郭黑河青冢古  
跡仍存郡北一舍有環繞之山名曰祁連中有捷徑  
故道旬城山谷比之銀瓮迢遙漁陽險阻近爭一倍  
抵天平七十餘里歷經沿革山水泛漲阻妨車兩經  
行寒暑迭遷人無舉履粵有本州監郡傑烈奉議知  
州郭承務同知哈喇不花承務判官倫忠勇等典牧  
是州未及數月講究興除利病遂云方今政務宣聞  
之外供需漠北以軍旅糧儲為重計奈何以浮石礲  
确有方給餉之正路耶又况歲值凶歉輒欲修理其

可得乎遂將此意申明大同總府及憲司計稟河東  
維嶽與聞省臺既從其便行會之間伏遇鎮邊德寧  
天山分司宣慰使馬正奉宣慰同知撒德彌實奉討  
宣慰副使孫朝清繼踵馳驛路由是谷亦既見之允  
協前論就諭相隣社分命東甸城尖山李家戶三村  
等鳩集丁役蜂聚平治經之不日而就以致險  
隘之地遂成平坦之途奔驛駕車引重致遠過者無  
不忻懌後值暴雨衝流窒碍行路累蒙使君下令永  
蠲本社三村雜泛明諭家至戶曉常切用力不致將  
來廢弛前功又於三岔山路深重狹隘之處設置巡

兵警鋪一所盜賊畏伏商旅通行路不拾遺民無病  
涉王德成等既承其命焉敢不遵嘗聞悅以使民民  
忘其勞噫守土之官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幾何人  
哉分部之間有廉君五袴之咏慮其日月彌遠前德  
闡而失其傳鄉人西三州官醫提領郭瑀洎張原楊  
禮並本社王德成劉通甫李天祐王通甫等懇請作  
文記之以刻其石愚辭不獲已故撫其實而備叙之  
此碑現存城內舊都統署大堂東偏字剝落  
不全書法亦極粗俗尾署元延祐七年奉議

大夫豐州知州兼諸軍奧魯勸農事張鑄立



建裕齋後人李文煥撰并書建裕齋三字未  
審所指且與府志所載有數字不同如第六  
句向字碑作方面遂云以下方今二字碑忽  
作擡頭式另行高起遂將此意碑作遂有此  
議奉討宣慰副使碑作奉訓宣慰副使不致  
將來廢弛前功下碑有矣字無又字警鋪碑  
作警捕分部碑作封部官醫下碑有前字其  
餘俱同惟李文煥究不知何許人玩其文義  
如又况歲值凶歉及王德成等既承其命焉  
敢不遵等語似於使君有微辭焉其文忽雅  
忽俗未易陽秋第所云軍民相參居止以及  
商旅通行等句想爾時風俗與今制頗相倣  
云

楊繼盛請罷馬市奏疏

明 楊繼盛字叔山直隸容城人力學堅  
苦為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仇鸞議開馬  
市上疏爭之謫狄道典史後鸞敗召為武  
選郎疏論嚴嵩誤國十大罪逮詔獄論死  
兩疏稿至今存于家隆慶初追贈太常少

卿諡忠愍

為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  
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  
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  
患隨衆隱默不言竊維去年醜虜悖逆天道大肆猖  
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  
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  
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國讐茲  
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日興師聲罪致  
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陵辱之耻不惟天

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  
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  
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  
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  
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  
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鎮夷狄  
氣壓突厥以皇上之武毅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  
夫壯士之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醜  
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  
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皇上陳之

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紓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裔所共喻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鍊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醜虜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來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醜虜殺戮人民之慘姦虜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用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

興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携貳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

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羣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虜寇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猝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醜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醜虜之性變詐無常深謀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

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闕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醜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醜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醜虜之

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醜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醜虜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



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聞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况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馬市暫係乎醜虜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醜虜夷狄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烏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

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修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是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葯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况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跌飛之利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

而止之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我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鸛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

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是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醜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虜寇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維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

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輒避  
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痛恨。此  
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豫憂後禍，忍言隱默。乎伏  
祈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醜虜  
之志欲難厭，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祖宗之社  
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  
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於闕  
前，驅醜類於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  
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謹奏。

尤侗青冢銘

國朝 尤侗字梅菴，長洲人。明季諸生。順  
治初，由拔貢生授永平府推官。為徐立齋  
元文師。世祖亟稱許之。所著有西堂  
雜俎等集行世。

有美一人，爰生三楚。家近湘君，村連嬖女。雲上鬟嬌，  
山來眉嫵。瓠齒能歌，弓腰善舞。年華似月，粧曉如霞。  
頭宜搔玉腕，稱封紗。昭陽驚豔，結綺羞花。徘徊鸞鏡，  
躑躅羊車。紅粉難逢，丹青易玷。黛短雙蛾，朱殘半面。  
未御金環，先捐紈扇。妾人自悲，君王不見。春風永巷，  
秋雨長門。珠簾畫卷，銀燭宵昏。淚零宮草，夢斷紅蓀。

不妃赤帝願嫁烏孫漢室和親匈奴請后狗監催粧  
姪娥折柳擁髻升車光射左右天子拊髀呼韓稽首  
生辭金屋遠適玉闕蕭條紫塞迢遞青山笳吹忽起  
馬鳴不前驚沙匝地哀雁橫天鴨綠江邊漫蘿山下  
貂帽狐裘角弓玉弣錦織夫人胡服騎射亂點醪醎  
輕飄蘭麝月高圍屋雪滿拂廬琵琶細語垂手纒綸  
闕氏一笑醉倒單于左賢色動比妓踟躕朔漠霜寒  
帝京雲杳凜凜北風依依南鳥碧顏方驕紅顏易老  
旃車晚出毳帷夜燭悲來別鶴慙去聚麀寧甘仰藥  
豈忍抱禰竟埋沙磧敢望玉鈎魂兮歸來歸彼歸州  
神遊故鄉形銷絕域墓草青青三年化碧漢使傷心  
胡兒嘆息恩怨千秋聲傳玉笛

鄭祖僑費公生祠碑記

鄭祖僑字惠菴右玉人父崇雅為武陵丞  
卒於官僑走數千里負骸骨歸家貧苦學  
中式康熙壬午科舉人官曲沃教諭  
曩者噶爾丹遠阻聲教頻年跳梁侵擾各蒙古部落  
以致九邊圻起瀾上烽然祈連以北俱為鋒鏑之場  
矣

天子赫然震怒推轂委大將軍駐劄歸化城凡有外



滿漢官及蒙古部落咸屬調遣時甲戌季春也自大將軍出鎮邊外雞犬不驚貿易交錯兵無匱餉之患民鮮輸輓之苦且秉雄謀具遠畧威儀外嚴風神內照謙光下物赤心示人無論官兵軍卒咸被仁風而遵紀律焉不料渠魁負固屢犯

天朝雖逞螳臂之威恐為尾大之釁

皇上親統六師深入不毛勅命大將軍會合諸路協力剷除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登壇誓衆指揮三軍於昭磨多地方矢石並集白刃交前殲數年之狡寇解生民之怨讟積甲如山尸封塞河大將軍復深入

巢穴收合餘燼俾遺孽途窮銜璧軍前皆畏威仰德共待

皇恩向之窺伺中夏憑陵同盟者莫不一朝底定也奏捷後

御駕凱旋復以大將軍精忠性成壯武夙具其密謀碩畫素匡贊於

宸聰者不可枚舉但鷄奔鼠竄之黨匿形山谷遺患將來

特命留鎮邊庭以防復作封為撫遠大將軍凡滿漢諸軍既蒙用命之賞復被投醪之惠而將軍則揚於

瀚海繫馬陰山嚴刁斗而守烽燧朝夕無暇逸焉方將軍之用兵也三令五申不拘孫吳舊書暗合衛霍方畧是以拓境邊外懾服遐方且器量深沉知人善任山藪無棄苞苴不行兵不敢欺盜不敢發於歸化城駐節數載商賈駢集泉貨流通荒萊既墾黔黎茂育兵革之餘倏成繁華之地雖古之紀功狼居胥勒石燕然山者未若斯之盛也三十六年八月初一日晉為內大臣一等公三十七年二月初一日皇上眷念封疆大臣久駐塞外特命迎歸勳第朝夕啟沃凡塞外兵民商賈共深河內之請同念黎陽之

### 別將軍

皇命諄諄不遑久滯與故老營弁多方勸諭撫恤相別凡經過之處無論老幼莫不攀轅迎頌歡聲四起頌將軍之德皆戴

天子之恩於無疆也至於今塞外屢開撲地歌吹動天皆將軍之遺惠所垂雖

朝廷屢頒寵眷之典而草野詎忘涓埃之報於是營方面吉地選山澤良材命虞衡之匠引堊黝之司建造祠堂以紀宏勳而慰民望祠成凡軍民商旅仰瞻其下者無異昔年帷幄鼓吹時也首事人等欲勒諸

貞珉問序於余余僅以管窺之見述其大概云爾至大將軍平生事業翊贊忠蓋俟諸麟閣之紀焉

袁枚撫遠大將軍費襄壯公傳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弱冠試宏博乾隆戊午己未鄉會聯捷改庶常出宰江南三十六歲移病歸奉母居隨園年八十一以壽終所著有小倉山房詩文等

集

費公揚古滿洲正白旗人居董鄂地方以地為氏年十四襲三等伯爵性樸直而貌雄奇待人以和無疾

言遽色好在

上前自言己短人多笑之康熙十九年以御前侍衛為火器局總管兼議政大臣二十九年厄魯特噶爾丹不靖

聖祖命隨裕親王征之破賊於烏闌地方先是厄魯特部落與喀爾喀連界厄魯特之子縱獵喀爾喀地方爭獸被殺厄魯特酋長噶爾丹謀報讐陰令番僧千人詭遊牧在其界內一年而喀爾喀不知也突於除夕率眾鼓譟直入所伏千僧從中接引喀爾喀度歲轟飲醉卧矣變起倉猝父子不相顧向南狂奔噶

爾丹追逐所殺士卒無算喀爾喀奔至中國款關求  
救面目如鬼自言飢餓垂死乞

大皇帝活命

聖祖憐而納之仍與位號賜牛馬撥有水草處俾居  
遣人諭噶爾丹曰汝兩小國唇齒相依當各守甌脫  
何必互相吞噬朕仰體天地好生之心不喜人爭鬥  
汝可休兵回國毋違朕命噶爾丹奏云喀爾喀殺我  
子我理當報讐

大皇帝要我罷兵可將我讐人車臣汗哲卜尊二人  
交出我便回去

聖祖詔答云人窮促來歸朕心哀之豈肯以讐人畀  
汝汝他日窮促來歸朕亦如待車臣者待汝不歧視  
也噶爾丹恃強不服

聖祖怒下詔親征分三路出塞命公出西路  
御駕出中路將軍馬思哈出東路先遣諜者誘其來  
噶爾丹疑

聖祖必不親臨果以兵至到克魯倫地方離中路營  
四十里其前哨探知

御駕所在精兵悍將萃焉西路費將軍兵已糧盡噶  
爾丹遂避中路而直犯西軍公下令曰我兵深入不

毛噶爾丹探知糧盡故直來犯我我當先示弱以驕之而一鼓作氣以擒之我軍今日視我鳴角然後發矢礮我角不鳴先發矢礮者斬令畢噶爾丹兵數千至矣各列隊兩山岡公先遣疲卒四百人挑戰噶爾丹張兩翼圍之四百人盡歿於陣噶爾丹大喜直薄我師矢石如雨公端坐胡牀手執大角而不吹將軍孫思克跪請曰事急矣賊騎相離二十步我軍張弓引矢張目待將軍若再不戰事恐不支公怒叱之退又稍稍近前公鳴角左右俱鳴角矢礮齊發瞬息間烟塵蔽天賊衆披靡馬散走山凹公仰天大笑指揮衆兵取虜糧物而窮追之其衆大潰酋長頭目或死或降噶爾丹僅以身免奏上

聖祖諭云九月十三日卿奏已到朕甚欣慰現丹濟勒雖降噶爾丹降表未至然知其破壞已極不能支拒倘其來降卿可善言諭導令至歸化城候旨當籌一地方安置之亦是古聖人柔遠之義王師凱旋公以軍功進爵一等仍管撫遠大將軍事公退而告人曰我兵枵腹不能耐久故鼓其銳氣忘命一戰竟能勝之如彼持重不鬥環圍一日則我敗矣或有頌其功者謝曰我有罪無功我恃勇深入至



於絕糧一罪也約會後期致勞

聖慮二罪也倘不仗

聖主如天之福虜不知兵我死有餘辜尚敢言功乎其謙退如此公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坐帳下事無大小皆親決之有求見者不待傳宣登時召入好讀左氏春秋手不釋卷一日立營未久民捉一兵至訴其闖入渠家調其婦公問成姦乎曰未也公拔一刀與之曰今立營之初斬之不祥嗣後此兵敢再來汝家即將此刀斬之民與兵皆叩頭去後作先鋒衝虜陣者即此兵也朔漢既平

聖祖詣箭亭觀射諸大臣皆彎弓發矢公奏臣臂痛不可以弓

上許之出而告人曰我曾為大將軍倘一矢不中有損國家威重毋乃為外夷所笑故不與諸將軍角伎也人服其雅量薨後賜諡襄壯

魏源

國朝綏服蒙古記

魏源邵陽人官內閣中書舍人所著有聖武記行世

蒙古諸游牧國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為

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鄂羅斯其民亦皆土著之人其國亦皆城郭之國若乃不郭郭不宮室不播殖穹帳寄而水草逐者惟瀚海南北部及準部青海諸部則然故史傳外夷皆以居國行國為大界畫若漢匈奴賢王有左右一居東方以接濊貊一居西方以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攘之則還於漠北至後漢為南單于北單于再變為東胡西胡三變為柔然東西奚四變為東突厥西突厥五變為內回紇外回紇上下數千年離合絕續皆以大漠為諸部之綱維於是乎左於是乎右於是乎南於是乎朔其擴入版圖列為郡縣者惟唐初蕩平突厥之地置定襄雲中等郡領於單于瀚海二都護一時稱極盛而控御不久遼金置上京中京西京諸道僅域於東西奚而未及河朔惟元起漠北奄有函夏於漠南置大寧上郡興和大同等路於漠北置和林行中書省以至西域青海皆分建諸王駙馬為古今戎索之一變明之中葉元裔由漠北入漠南于是邊防復棘且其根柯盤固支條蔓衍為今蒙古各部汗王環處大漠故

高宗言三代以後惟元太祖裔至今不絕云按其部

落大分有四曰漠南內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  
厄魯特蒙古曰青海蒙古四部中漠南內蒙古接壤  
滿洲臣服最先至康熙初而漠北喀爾喀三部內款  
及親征準噶爾而青海諸部來庭於是三大部蒙古  
皆混為一家惟漠西厄魯特恃其荒遠抗衡狂妄至  
乾隆中始夷其疆域空其部落焉漠南漠北二部大  
半由元太祖成吉思汗至今世姻

帝室其西海則元之旁支西域則元之臣僕至今惟  
通朝貢與稱外戚甥舅者殊科因而區之以昭戎索  
內札薩克蒙古六盟東四盟當盛京黑龍江及直隸

邊外西二盟當山西陝西甘肅邊外并歸化城土默  
特則二十有五東抵吉林黑龍江界西至賀蘭山南  
界長城北距瀚海絡雍冀幽并營五州北境袤數千  
里明初悉攘諸漠北中葉復薦食漠南邊患遂與明  
代相終始我

朝龍興首臣科爾沁繼平插漢

哈即察爾

於是諸部先後

來庭有大征伐率師以從世其封爵時其朝貢凡二  
十五部為五十有一旗其制畧與在京內八旗蒙古  
等其朝覲分為三班其會盟則若科爾沁若郭爾羅  
斯若杜爾伯特若札賚特四部為一盟其盟所曰哲

里穆其貢道由山海關若札魯特若喀爾喀左翼若  
奈曼若敖漢若翁牛特若阿魯科爾沁若巴林若克  
什克騰八部為一盟其盟所曰召烏達其貢道由喜  
峯口

奈曼即元史所謂乃蠻元太祖既平乃蠻以  
封其子故後人因以名部蓋先得漠北後得

### 漠南

若土默特若喀喇沁二部為一盟其盟所曰卓索圖  
其貢道亦由喜峯口若烏珠穆沁若浩齊特若阿巴  
哈納爾若阿巴噶若蘇尼特五部為一盟其盟所曰

錫林郭爾其貢道由獨石口以上為東四盟蒙古若  
四子部落若喀爾喀右翼若茂明安若烏拉特四部  
為一盟其盟所曰烏闌察布其貢道由張家口又鄂  
爾多斯一部七旗牧河套內自為一盟其盟所曰伊  
克台其貢道由殺虎口以上為西二盟蒙古每三載  
盟會之期

欽命大臣賚勅以往設正副盟長各一以簡軍實閱  
邊防理訟獄審丁冊惟歸化城土默特向隸將軍都  
統及各廳同知不設札薩克故會盟集于本城不設  
盟長聽

簡命大臣蒞視其各部每旗事權皆掌于札薩克一人此外皆散秩其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公台吉等或以功晉封或以世襲無定員初元太祖起和林削平西北諸國建王駙馬等世守之為今內外札薩克蒙古所自出而仲弟哈薩爾以射聞季弟勒格圖以勇聞佐命功尤大今之阿巴噶阿巴哈納二部皆勒格圖後也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善青海和碩特九部皆哈薩爾後也又有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建庭和林支裔繁布于漠南北若奈曼巴林敖漢蘇尼特烏珠穆沁鄂爾多斯克什克騰喀爾喀左右翼九部皆其後也翁牛特則太祖第諤楚因之後札魯特及土默特右旗則太祖十八世孫之後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為太祖功臣濟拉瑪之後餘皆元子孫皆以插漢部為太宗其歸本朝也皆以林丹汗不道之故今不悉述述其尤著者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得傳國璽于元小王子裔插漢部于是蒙古四十九貝勒及土默特兩旗合上尊號改元崇德是為我



大清受命之始前此

太祖天命中臣服諸國除瀋陽遼陽得自明外餘若黑龍江五部長白山二部東海三部扈倫國四部凡河東河西之地使犬使鹿之邦明人所稱為南關北關者皆金代部屬語言相同城郭之國非蒙古行國也其時已與科爾沁盟好而與插漢構釁插漢部者元之嫡裔大宗也初順帝北歸和林連易五主始去國號稱韃靼可汗皆在洪武之世永樂初本雅失里可汗為阿魯台所立宣德中脫脫不花可汗為瓦剌酋長脫歡所立景泰中也先篡之不久部下仍立脫

脫不花子號小王子自是世以小王子稱正德中小王子尤強并青海及烏斯藏控弦十餘萬嘉靖中稍厭兵徙幕遼東邊外稱土蠻而分諸部落留西北邊其時邊防皆急河套青海及俺答封西陲莫於是東部土蠻小王子裔數入寇邊患又中於薊遼故明世邊寇曰河套部河東部河西部西則今青海蒙古東則今內札薩克蒙古套則今阿拉善及鄂爾多斯蒙古也至西厄魯特則瓦剌王脫歡也先之裔明中葉後罕入寇而北部喀爾喀蒙古隔于大漠終明世不見于史云萬歷中我

大清兵起明人思用東耶插漢小王子欲以敵  
大清而要挾歲賞終無成效末年林丹汗士馬強盛  
橫行漠南有宋康武乙之暴天命四年來聘書稱統  
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青吉斯汗致書水濱  
三萬衆滿洲國主且恃其虍効憑陵諸部諸部先後  
毆歸我

朝請師援救天聰八年六月

太宗統大軍盡徵各部蒙古兵征察哈爾時遼河夏  
漲晝夜冒潦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千三百里至其  
庭林丹汗謀拒戰而所部解體遂徙其人畜十餘萬

衆由歸化城渡河西奔沿途離散十之七八林丹汗  
走死于青海之大草灘我大軍至歸化城收其部落  
數萬而還明年其子額哲率所部奉傳國璽來降封  
親王位冠四十九貝勒之上其衆編旗安置義州額  
哲卒其弟襲爵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四年吳三桂  
之變徵其兵不至旋煽奈曼等部擁衆同叛

詔以多羅信郡王鄂札為撫遠大將軍以大學士圖  
海副之率不附逆各部蒙古兵進討四月師次歧爾  
哈台偵賊屯于達祿我軍留輜重以輕騎進布爾尼  
設伏山谷間列陣以待我軍先敗其伏兵進擊其大

隊敗之布爾尼收潰卒戰復連敗以三千騎適為科爾沁兵射死凡六閱月平空其故地置牧廠隸內務府太僕寺而移其部衆游牧於宣化大同邊外其八旗分東西兩翼其旗內官地及與漢民互市訟獄治以四旗廳及獨石口張家口豐鎮寧遠各廳其本旗事務轄以都統等官而總隸于理藩院典屬司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外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與各札薩克君國子民者不同其故地表延千餘里在獨石口張家口邊外又歸化城土默特者明順義王俺答之後也中為察哈爾所滅我

太宗親征察哈爾駐蹕歸化城降其部衆編為二旗以其部長為左右翼都統并還其世所守順義王印而遣將軍貝勒岳託副都統吳巴海駐其城鎮守之土默特酋博碩克圖之子使喀爾喀陰與明通吳巴海邀斬其使崇德元年喀木尼漢部葉雷等叛投漠北吳巴海率兵追之數旬無所見漠中射一雁負矢飛而墮往取之見賊營遺火遂躡及於溫多嶺葉雷注矢引滿將拒戰有狐起於前觸葉雷弓墮遂為我擒始收其順義王印乾隆中並裁都統其旗務則掌之將軍副都統惟存輔國公世爵一不理事並設同

知通判理旗民賦訟與京師內八旗蒙古相等而與  
插漢小殊故新疆各有駐防有察哈爾蒙古兵無土  
默特蒙古兵

科爾沁部在喜峯口外從龍佐命世為梯附與  
國休戚

孝端文皇后

孝莊文皇后

孝惠章皇后皆科爾沁女故

世祖當草創初冲齡踐阼中外帖然繫蒙古外戚扈  
戴之力自天命至乾隆初額駙尚主者八有大征伐

輒屬橐前驅勞在王室非直親懿而已故順治十有  
一年

上以諸札薩克蒙古久不見恐墜上下之情特賜敕  
存問令有所欲請隨時奏聞朕世世為天子爾等亦  
世世為王屏藩百世而土謝圖親王達爾漢親王卓  
理克圖親王札薩克圖郡王四爵俸幣居二十四部  
之上

科爾沁部離此間較遠記內事蹟亦與此無  
涉因節錄之

鄂爾多斯部在河套中東西北三面皆距河東西袤

二千里南北廣八九百里首尾或五六百里三四百里秦蒙恬所奪匈奴河南地以陰山為塞而漢唐之朔方郡也前代城堡邊牆故蹟綦布而花馬二池鹽與河東鹽並行地宜馬駝有麥塚山鉄可為兵河柳可為芻赫連元昊屢為霸國形勝可戰可守元太祖十六世孫巴爾蘇始居之為鄂爾多斯濟農有九子分牧而處是為今鄂爾多斯七札薩克之祖明末苦林丹汗之虐糾合喀喇沁阿巴噶諸部敗察哈爾兵四萬於土默特之趙城天聰九年大軍追林丹汗子額哲於黃河西未至鄂爾多斯先邀與盟攘其部衆而獻千戶於我

朝順治初隨英親王剿流賊於陝西康熙中會剿叛賊王輔臣皆有功三十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至所龍界諸札薩克渡河朝

御營獻馬請設驛饋運出兵扈蹕

上嘉其俗龐土沃牲牝獵嫺周覽形勢謂札薩克等曰明人議河套畏爾蒙古如榻側卧虎亦其時無人耳若今日大軍且逾陰山賀蘭山出爾背後其奈我何諸札薩克稽首曰今天下一家上奈何出此驚人之語也本六旗至乾隆中滋息增



一旗設札薩克七自為一盟

國朝喀爾喀相繼歸誠名凡三曰舊喀爾喀即編入八旗之駐京蒙古也曰外喀爾喀即漠北外札薩克四部蒙古也曰內喀爾喀即喜峯口張家口外之內札薩克左右翼蒙古也左右翼俱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之裔此外蒙古同名者有兩科爾沁同名同族一居嫩江為嫩江科爾沁一為阿魯有兩杜爾伯特同名異族一內札薩克有三土默特其二部分左右翼異姓同牧左翼元臣濟拉瑪歸化城土默特與右翼為近族

綏服蒙古記凡三篇此篇記內六盟蒙古次篇記外四盟蒙古與此地無涉其第三篇內惟阿拉善王部落離比較近且有牽涉歸化城語因摘錄於後

賀蘭山厄魯特者俗所稱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即賀蘭山亦譌阿拉善皆語音之轉其地在河套以西東寧夏西甘州南涼州北瀚海衰延七百餘里至京師五千里山陽為內地山陰為蒙古游牧漠北地武威張掖三郡西北境唐吐蕃宋西夏明為邊外地國初厄魯特種類蕃盛分牧套西者謂之套夷駐牧

青海者謂之西海諸台吉其駐牧天山北路者謂之  
北厄魯特各有部長當青海盛時并屬於固始汗元  
祖弟哈薩爾其後惟北厄魯特倔强猶夏自取侮亡  
其部象先降者在青海則有游牧之綽羅斯特土耳  
扈特各旗在喀爾喀之西科布多之東者則有烏闌  
烏蘇之厄魯特二旗烏闌烏蘇在鄂拜達里克河之  
杜爾伯特十四旗皆北厄魯特之裔拜達里克河在  
西河之而青海套西二厄魯特尤密邇內地初固始汗  
兄弟曰鄂齊圖汗游牧套西而固始汗季子巴延阿  
至什生子十六其四人居青海其和羅理等十二人

亦牧套西是為二部分地之始順治初鄂齊圖汗遣  
使入貢且請助攻喀爾喀其後康熙十六年準部噶  
爾丹娶鄂齊圖女旋以兵襲殺鄂齊圖破其部遣使  
獻所俘弓矢甲冑

詔却之于是西套厄魯特潰散或投西藏或被虜歸  
伊犁而和羅理族避居大草灘廬帳萬餘守汎吏驅  
之不去并有準噶爾逃人數百從之騷近邊

詔宥其飢困竄掠之罪和羅理等求達賴刺麻表請  
甘州東北之龍所山蒙古謂之阿拉山即古賀蘭山  
陰者賜其游牧以距邊六十里為界

詔許之是為阿拉山厄魯特游牧之始二十七年噶爾丹侵喀爾喀和羅理族人前陷準部中者乘準夷與喀爾喀戰挈千衆脫走來降

詔從之歸化城以避準噶爾和羅理擅留之三十年懼討分道叛遁先後為官兵擒斬三十一年和羅理悔罪乞降

詔仍牧阿拉山其族人屢為準噶爾誘唆輒蒙恩赦宥和羅理以所部數離叛難約束請視四十九旗例編佐領建議徙之烏喇界

上以治蒙古貴服其心不在地之遠近其仍游牧阿

拉山地給札薩克印編一旗置佐領封郡王一鎮國公二自是永為不侵不叛之臣三十五年隨大軍敗噶爾丹於昭莫多明年

上視師寧夏復請從戎四十二年復有額濟內土爾扈特人來降

詔編置一旗與阿拉山同牧雍正二年王師定青海建議以阿拉山屏蔽寧夏和碩特舊游牧山後近歲或徙山前請

敕札薩克郡王阿寶部衆歸牧山後自後遂與青海分部乾隆中大军剿準回二部及討蘭州石峯堡送

回輒以所部為軍鋒故阿拉山兵稱燒雄晉爵親王  
初河套有花馬鹽池鄂爾多斯部據之套西有吉蘭  
鹽池阿拉山王據之其法皆於兩地置官收稅聽蒙  
古漢人轉運不問所之暗符劉晏之法而套內之鹽  
不如套西鹹潔故甘肅民食花馬小池鹽者十之三  
食阿拉山池鹽者十之六陝西民食亦居其三駱駝  
牛騾運負絡繹官吏恐侵潞鹽引地止許運至皇甫

川云

聖祖親征準噶爾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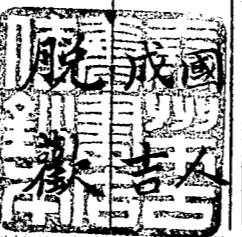
厄魯特亦蒙古也元之亡蒙古分為三大部漠南蒙

古漠北喀爾喀蒙古皆成吉斯汗之裔

元太祖稱之曰祖

思汗成或作欽或作青皆音之轉

惟居西域者非元太祖後出



太師及也先瓦刺可汗之裔是為厄魯特四衛拉蒙

古衛拉即瓦刺之轉音

國初惟漠南蒙古早結和親而喀爾喀厄魯特兩大部皆雄長西北間通使間入寇順治中

王師方定中原未逞遠畧於是厄魯特吞噬西北日

漸强大初厄魯特四衛拉部曰綽羅斯牧伊犁曰都

爾伯特牧額爾齊斯曰土爾扈特牧雅爾即塔爾巴哈台曰

和碩特牧烏魯木齊和碩特固始汗於明末襲據青



海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而有其喀木之地綽羅斯  
特則據伊犁兼脅旁部與喀爾喀隣勢俱張甚康熙  
中綽羅特渾台吉死子僧格立僧格死子索諾木阿  
拉布坦立僧格弟噶爾丹殺之自立為準噶爾汗旋  
取青海和碩特車臣汗女而襲殺車臣汗即鄂齊圖兼有  
四衛拉特復南淮回部城郭諸國盡下之威令至衛  
藏則又思北并喀爾喀乃自伊犁東徙帳阿爾泰山  
并使杜爾伯特部眾屯田且耕且牧以峙其食會喀  
爾喀土謝圖汗執殺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妻三部內  
關我

朝遣使偕西藏達賴之使和解三部噶爾丹使其族  
人多爾濟札布隨而覘之故使嫚罵土謝圖汗以激  
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籍詞報復揚言  
借俄羅斯兵且至喀爾喀探之無其事守備懈而噶  
爾丹言之不已喀爾喀益不信噶爾丹潛遣刺麻千  
人游牧其地喀爾喀亦不以為意也二十七年夏噶  
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襲其帳游牧刺麻從  
中應之士謝圖汗倉卒潰遁其子噶爾丹台吉拒戰  
大敗傾國東走途遇我使臣張鵬翮等往俄羅斯經  
其東部車臣汗地喀爾喀遣使乞援即揚言大國兵

來救已於是噶爾丹亦具書來使臣具檄曉諭之噶爾丹知我兵不為喀爾喀也復踐之并擊破其鄰部右翼車臣汗左翼扎薩克圖汗又劫其大刺麻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帳於是土謝圖等三汗部落數十萬衆盡棄牲畜帳幙分路東奔於九月投漠南款關乞降

聖祖命尚書阿爾尼等發歸化城獨石張家二口倉儲并賜茶布牲畜十餘萬以贍之暫借科爾沁水草地使游牧噶爾丹亦遣使入貢上勅其率衆西歸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既兼有回

部青海漠北則益驕蹇不奉命踞喀爾喀王庭徵諸屬國控弦之士數十萬二十九年以追喀爾喀為名選銳東犯五月侵及烏爾會河尚書阿爾尼以蒙古兵擊之而令喀爾喀奪還所掠牲畜喀爾喀貪利爭取陣遂亂反為厄魯特所敗乘勝東趨內札薩克蒙古地方是時

朝廷已平三藩定隴蜀收臺灣和鄂羅斯天下無事聖祖以噶爾丹勢熾既入犯其志不在小且喀爾喀不可使無故地游牧也六月集大臣於朝下詔親征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為左翼皇子允禔

副之出古北口安北大將軍恭親王常寧為右翼出  
喜峯口右翼兵遇賊烏朱穆秦戰復不利收軍準噶

爾遂乘勝長驅而南

烏朱穆秦亦內蒙古部落之  
在盛京西界距古北口九百餘

里秦一深入烏闌布通距京師七百里乃止右翼兵

命康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要其歸路八月朔我撫  
遠大將軍遇賊於烏闌布通噶爾丹遣使來言追喀  
爾喀讐人闌入中國汎界非敢妄行請執土謝圖汗  
及其弟哲卜尊丹巴大刺麻昇我即當班師翼日我  
軍進擊大戰于烏闌布通賊騎數萬陣山下依林阻  
水以萬駝縛足卧地背加箱架蒙以濕氈環列如珊

士卒於埒隙發矢銃備鉤距謂之駝城我師隔河而  
陣以火器為前列遙攻中堅聲震天地自晡至暮斃  
斃於礮頽且仆陣斷為二步騎爭先陷陣左翼兵又  
遶山橫擊遂破其壘賊乘夜走保高險翼日遣西藏  
刺麻濟隆來軍卑詞乞和奏聞

詔速進兵無墮賊計而噶爾丹不俟報即拔營由克  
什克騰部之什拉穆楞河載木橫渡越大磧山宵遁  
所過皆燒荒以絕追騎逾數日我師輕騎追之已不  
及噶爾丹中途遣使獻書頂威靈佛誓不犯邊并具  
疏謝罪科爾沁土謝圖親王謀羈留之而噶爾丹逸

不止且盡失負駝無輜重狂奔絕漠而北沿途飢踣死亡得還科布多者僅數千人時

上偶不豫自博洛河屯回鑿諸將不及奉進止而歸化城西路兵及科爾沁蒙古兵以奉裕親王講和之令遂不復邀擊信郡王劾裕親王不乘勝追剿反檄止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竄逸

上以功過相兼薄其罰有言科爾沁土謝圖親王通於噶爾丹陰縱之去者

上亦不之疑也八月班師回鑿三十一年五月噶爾丹遣使至歸化城聲言入貢男婦接踵至者幾二千

將軍費揚古遣兵迎詰且遇之

詔責還其使三十三年約噶爾丹來會盟不報而遣

兵侵掠喀爾喀益甚屢書索土謝圖汗及哲卜尊丹

巴大刺麻益急且害我使臣

時噶爾丹兄弟策妄拉布坦為噶爾丹所迫遣

遣使入貢故我

遣使報之而陰遣使誘內蒙古各部叛歸已科爾

沁土謝圖王以聞

上以前此烏闌布通之役賊幾可滅我師坐失機會欲復致其來一戰覆之乃密令復書偽許內應而預調士馬芻糧以待三十四年噶爾丹果率騎三萬入寇沿克魯倫河而下侵掠至巴顏烏闌自秋徂冬據

之不去亦不犯漠南遣使往激之賊令使者徒步歸  
且大言借俄羅斯烏槍兵六萬將大舉內犯蓋以前  
敗由火器不如中國故佯假西洋火器以張其軍其  
實俄羅斯并無意助寇且噶爾丹懲前敗亦未敢深  
入送死也明年春

上復禡牙親征皇太子留守京師命將軍薩布素率  
東三省兵出東路過其衝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  
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甯夏西路邀其歸

上親統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皆赴瀚海而北約期  
夾攻沙磧不宜車乃留大礮惟駝子母礮以行每駐

### 營

上親拊士卒相水草軍行瀚海泉溢芻生五月遂由  
科圖進徧賊境而東路軍尚未至西路軍亦奏言賊  
盡焚草地我軍迂道秣馬糧運阻雨師行七十餘日  
士馬餒困乞

上緩軍以待途次復有傳鄂羅斯助兵之信大學士  
伊桑阿等力請回鑿

上怒曰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征不見賊而返何以對  
天下且大軍退則賊盡銳注西路西路軍不其殆乎  
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手繪陣圖指示方畧從行王



大臣有言宜俟西路兵至而合擊者有言宜出其不意直前突擊者有言宜遣使告以駕至俟其驚擾而後乘之者

上命諸皇子議之定計遣使噶爾丹尚不信登北孟納蘭山望見

御營黃幄龍纛環以幔城又外為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翌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西界東北近黑龍江橫亘瀚海東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

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喪膽遂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搜討巴顏烏蘭近地

上親率前鋒追之三日至拖諾山不及而還命內大臣明珠盡運中路之糧以濟西師賊奔馳五晝夜中途欲拒戰於拖諾山而衆奔不能止沿途遣老弱輜重及漿渾脫無算適我西路兵邀之於昭莫多昭莫多者蒙古語大樹林也即明祖破阿魯台地在肯特山嶺之南土臘河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回望大山嶺千仞如屏為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僅萬然皆百戰之賊我師飢疲馬僵其半士多徒步費揚古

等議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為主以逸待勞不可距敵三十里即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茂蒼可設伏先遣前鋒兵四百且戰且却誘賊至昭莫多費揚古率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陣於東餘沿土臘河陣於西兼備林中伏賊遵

上所授方畧各兵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將軍孫思克以綠旗步兵居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頂鋒甚銳我兵據險俯擊擊斃銳迭發籐牌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列前自固

趙氏記謂以拒馬木擁於後示必死云云按

拒馬木皆列于前所以制敵騎之衝突即衛青武剛車自環之意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兵入敵境不患不致死無列於後之理

賊冒矢銃鏖戰至暮不退人人如怒虎林木皆震費揚古遙望賊陣後人馬不動必其婦女駝畜也乃麾沿河伏騎一橫衝入陣一襲其後輜重山上軍奮呼夾擊賊始潰敗乘夜追北三十餘里天明收軍斬數千級降三千獲馬駝牛羊廬帳器械無算并殫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其汗之妃也預督敢戰披銅

甲佩弓矢騎異獸似駝非駝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  
斃於礮噶爾丹以數十騎遁捷奏至

御營命費揚古留防科圖護喀爾喀游牧地

上親撰銘勒察罕拖諾山及昭莫多之山而還次歸  
化城躬犒勞西路凱旋之師輟膳大饗士獻厄魯特  
之俘彈箏笳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笳口辯有膽氣兼  
能漢語

上賜之湏酒使奏技音調悲壯歌曰雪花如血撲戰  
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  
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

若何遂伏地謝

上大笑手書以告皇太子王師之出也分五營

上居中為御營諸皇子分統左右翼每翼各二營

皇四子雍親王統左營及班師也皇長子統後營為

殿六月

駕至京師初準噶爾自破喀爾喀後戀漠北地久不  
歸其伊犁舊部落盡為兄子策妄阿布坦所并自阿  
爾泰山以西皆非己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喪亡  
牲畜皆盡回部青海哈薩克皆隔絕叛去至是欲西  
歸伊犁則畏策妄那布坦之逼欲南投烏斯藏則道

遠不能至欲北赴鄂羅斯而鄂羅斯拒不受聞翁金河有我師餘糧運回甯夏

翁金河一作甕金河與推河拜達里克河皆相近在杭愛山之西阿爾泰山之東我西師留儲糧餉以待回軍者也及戰勝而師由東歸不經舊路故餘糧無用焚棄而歸

乃遣兵數千伏山谷中突出掠之又為我副都統祖良璧護糧兵前後夾擊所敗欲掠喀爾喀之出邊游牧者聞有備亦不敢犯其遣赴藏之使又為我青海副都統所擒所屬部落從者或僅千人或數百人皆

老羸自相盜羊馬

上乘其窮感欲降之九月

駕再幸歸化城駐蹕鄂爾多斯諭青海諸台吉與策妄拉布坦協擒噶爾丹遣使携其黨與準部諸台吉絡繹來降噶爾丹盡喪羽翼乃遣使詣鄂爾多斯旗行在探中國意詔數其犯汎界之罪又許以待喀爾喀恩例招撫之否即進兵方噶爾丹之遣使也授以書嘆息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國皇帝神靈奇異聞其行軍所至泉湧于沙草生於磧冰泮於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屬之人已皆往屬之是人助彼也爾往

其所觀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議之因泣下使者至瞻覲感服密輸情於我大臣

聖祖聞而憐之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甯夏設驛以待車駕旋京師而噶爾丹倔强卒不至三十六年春二月

駕復渡黃河幸甯夏命馬思哈費揚古兩路進兵噶爾丹使子塞卜騰巴珠徵糧喀密為回人擒獻所獵薩克呼里之地野獸已盡左右親信數台吉亦面對聞大兵將至先後望風欵附密嚮導大兵深入又策妄那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將擒以獻功噶爾丹

進退無地不知所為計每夕或數驚所至處頻逢怪異烈風淫雨隨之自知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遂仰藥死時

上自甯夏循賀蘭山出邊而費揚古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其下丹濟臘以其尸及子女來獻

子授侍衛  
女嫁侍衛

至阿爾泰山為策妄那布坦奏而獻諸朝所部盡降於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四月

上復勒銘狼居胥之山而還朔漠平至京師御門受賀



上親撰碑銘勒石太學古帝王武功或命將或親征  
惟以告於廟社未有告先師者在泮獻馘復古制自  
我

聖祖始臣源曰

聖祖三駕親征其出塞一由東路再由中路三由西  
路東路由博洛河屯僅在盛京西界因準夷已內越  
烏穆秦而南故未渡漠出邊中路即明成祖北征所  
行由獨石口宣化府出邊度瀚海

聖諭言瀚海水草雖乏然脈泉鑿之甚易一  
卒可得二三十井又有郁爾草最宜馬駝之

### 食

瀚海亦非平地沙岡綿亘無寸土惟插漢七老峯長  
二百里橫亘瀚海之中初出卡倫即逾此嶺

聖植勒銘其上以後隨地設驛凡二十五日度大漠  
至克魯倫河

聖祖曰吾聞噶爾丹練習戎行所向無敵今不扼克  
魯倫河知其無能為也遂循河窮追至拖諾山而還  
其地距河套二千餘里是為瀚海中路又西自大同  
歸化城度漠北至推河亦設三十餘驛

聖祖第三次由此出寧夏循賀蘭山將出邊聞賊伏

天殛故未渡大漠而費揚古西路凱旋之師實由此  
還故

聖祖親勞之於歸化城是為西路前代帝王出塞親  
征者惟明成祖成祖三犁虜廷皆自開平興和出入  
開平即元之上都常遇春破寇設衛于此與

興和城皆在宣府北邊

故三追阿魯台一追瓦剌皆飲馬於臚朐河一至土  
臘河而還一至幹難一作幹離河而還臚朐即克魯倫河  
我

聖祖之所駐軍少西為土臘河即昭莫多大軍所戰  
地少東為幹難河即黑龍江之源元太祖未都和林  
以前所居在克魯倫河之北興安嶺之麓皆未越杭  
愛山而西也是明祖車轍馬跡與李文忠邱福所軍  
均不過喀爾喀車臣汗土謝圖汗境內而未西至賽  
音諾顏札薩克兩部明人張皇遽有回視北斗在南  
之侈矣

原注案黑龍江北及烏梁海北極出地五十  
度北斗尚未正及天頂若成祖所至克魯倫  
河鄂爾坤河北極出地僅四十六七度北斗  
安能即在南乎

我

聖祖三路出師每路不過三萬然西師已有乏糧草  
疲士馬之患蓋絕漠度磧自古為難而明人虛聲失  
實又有度漠五十萬之侈矣至若李陵趙破奴所至  
之浚稽山距朔方居延二千里驃騎所封之狼居胥  
山距代二千里衛青所戰之真顏山出定襄塞千餘  
里準其地望皆在今土臘河鄂爾坤河左右興安嶺  
杭愛山之支麓特難定為何峯

陳希曾重立義學碑記

陳希曾 人前任山西學政所著有樸

谷齋稿

我

國家誕敷文教學校如林自通都大邑以迄山陬海  
澨罔不蒸蒸日上向化家有塾黨有庠而國有學也即邊  
徼羈縻之地為自古聲教所未通者今亦野無匿秀  
人知向方往往以義名其學而或者限于地絀于財  
經始者未得其人繼起者未振其緒則其學亦終不  
立此固賴存心之公愛人之切疊疊然全其始要其  
終而後其事以集其功以成歸化城為三晉藩衛觀  
察德公蒞任有年所以通商惠工者成效已彰彰矣

而尤以興教勸學為先務舊有義學久廢不舉公亟謀更建之度地於道署之右捐廉為屬吏倡鳩工庀材不數月而落成屬予為文以記之且語予曰地近官廨集生徒數十人其長者課以文藝勉之絀華崇實以敦品制行為大端其幼者與之繹經義課記誦并出絹素毫翰以鼓舞之或日一至焉或二三日一至焉樂此不為疲也予聞之喜曰此邦人士何幸得嘉惠儒林教學為先諄諄如公者哉知化民成俗之必由於學也而以身先之知遜志時敏之厥修乃來也而以勤董之知入學考校離經辨志之不可凌節而施也而次第以及之知觀摩有自復虞彼之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而獎賞以誘之夫豈徒高其垣宏其宇為寒士謀棲遲之所哉蓋欲襍被而來者之實能相與有成也然則公之好學深思其存心之公愛人之切亦概可知矣予視學此邦凡使節所至靡不以先德行而後文藝為士子勗每進諸生於庭拳拳懇懇勉其所已能而掖其所未至蓋獎誘後進之思與公實有同心焉幸與公同事一方樂其心之相契而尤嘆是舉之德施於無窮也異日者化成俗美風聲所樹將見擔簦負笈者接踵而來斷斷然相與絃

誦服習於其中吾知必有瑰奇特出之士個儻不羈之才出而宣揚

### 郅治黼黻

皇猷而歸本於振興庠序翕然稱公之德於不衰則公之培養士氣作育人材以上副

聖天子觀文成化之治者雖邊徼羈縻之地固無殊於通都大邑也予故樂為之書并為肄業者勗焉

### 鍾秀上撫憲稟

為謹就所屬情形酌請變通各廳陞調章程開具節畧恭呈憲鑑事竊查道屬各廳本係土默特蒙古牧地南接邊牆西臨黃河東界察哈爾鑲藍旗北界大青山後烏蘭察布源泉托蘇圖山等處廣袤千餘里三面毗連外藩

國初擴入版圖漸置牧吏先設歸化城副都統蒙民理事同知暨協理筆帖式七員分理其事至乾隆初新築綏遠城徙右衛將軍并分駐防旗兵鎮守其地始設綏遠糧餉理事同知倉庫大使裁去七協改設各廳通判添駐道員又於各廳設管獄分防各巡檢官制由斯而定治具由是而張凡地方應行事宜立法已無可議惟是要荒僻遠終與腹地不同約舉情



形其難有四內地州縣不過三二百里而各廳轄境數百里之外兼管外藩遇有命盜等案亦歸勘驗清水河托克托城兩廳分管準噶爾一旗各數百里歸化城則兼管四子部落茂明安達爾漢三部薩拉齊則兼管烏拉特東西中公達拉特貝子杭錦郡王等五部自千餘里至二三千不等程途往返動輒兼旬傳証緝凶每多竄匿外藩廣於分壤實有鞭長莫及之虞則難於控制口內糧地肥瘠不同而口外沙漠之區實鮮沃壤各廳惟綏遠經營之渾津黑河莊頭地糧尚可年清年欸其餘如清和兩廳山坡磽

確屢報逃荒薩托濱臨黃河時虞水患歸化糧地極多皆遠在山後極寒之地春末開凍秋初隕霜統年燠少寒多禾稼難以長發稻粱菽麥本非朔地所生蒿籽油菽亦皆視為嘉穀勞於耕作而薄於收成故各廳雖有徵銀徵粟之殊類皆完納維艱逋逃甚易則難於催徵安民之端莫先除暴而口外地方寥廓草地處處可通賊騎便于往來兵役難于掩捕自歸綏兩城而外官民均係野處街市無城郭之固村落無堡寨可憑雖有營汛卡倫勢難徧及兼以七廳錯壤九旗毗連近接外藩遠通各省刺麻蒙回燕晉秦

隴之人無所不有詰之不可窮詰追之無可追尋故口外為盜賊之淵藪而緝捕甚難唐魏之風素稱淳樸而口外則五方雜處刁野成風細微之端即起爭訟且蒙民交涉事件須由副都統委員會審事權不一辦理諸形掣肘歸薩兩廳自外藩陸續放地以來又添數十村至百餘村不等蒙民間雜耕牧錯居或一地兩租而地戶自相爭奪或先放後逐而蒙漢激成事端艱鉅頻仍無從措手則撫綏聽斷在在均難至于口外血脉全在商人從前南北暢行故地方繁庶泉布流通窮民為人傭工力作亦可藉資餬口近

年道途不靖時事多艱鋪主歇業收貨行商聞而裹足塵市日形蕭索貧民艱于謀生以致匪竊流行搶劫疊出此又地方凋敝諸事增劇之一端不僅有妨於關權也夫以邊外之難治值近日之情形自非精明諳練通權達變之員鮮克有濟而各廳多由京外筆帖式簡補與各省撫民撫彝同知曾任州縣者有別其間豈乏人材未免短于歷練膺此盤錯之任殊難措置裕如所以口外治理未能日見起色者殆由于此故處今日而圖整頓莫先于為地方求人才為地方求人才自宜少廣陞途而酌優甄叙查各廳中

綏和清托四廳係中簡之缺向由內院報滿及京察  
記名之筆帖式銓補歸薩兩廳均係兼四要缺向由  
口外各廳中陞調定例本有區別第思記名并報滿  
筆帖式以之補授中簡之區尚可勝任似不必盡議  
更張惟歸薩最關緊要若僅選諸各廳未免遴才途  
隘得人較難倘適遇乏才之時亦不得不就中陞調  
似非所以重繁要而求循良查各廳員向以補授筆  
帖式為始論俸推陞員外郎部選甚速雖有奏請暫  
留三年之案而年滿仍轉京職竊以內地州縣亦係  
論俸推陞如有出色人員即由本省陞轉歸薩二廳

緊要過于州縣如果任重有餘正可留為外用若聽  
其推陞京職幾無異置散投閒未免人才可惜今欲  
籌議變通除中簡各廳銓補陞轉及奏請暫留似可  
仍循其舊不必更議外其歸薩兩廳缺出擬請仍先  
儘各廳選擇如無可調之人即由內地旗員繁簡州  
縣及簡缺同通內陞調如任事一二年後實在得力  
准由道詳請保奏將論俸推陞注銷留於本省以知  
府同知直隸州酌量補用如此量為變通庶陞途較  
廣要缺易于得人而有此外轉一途既可久於其任  
亦可藉資鼓勵似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且查口外

各廳介在內地外藩之間而歸薩兩廳形勢尤居吭背若地方靜謐風化肅然實為三晉北面之藩蔽故兩廳之得人與否不但有關於吏治且有關於邊防值此多事之秋不敢不豫為籌及倘蒙憲台採擇而昌言焉則疆圉之幸也至口外專轄地方者七廳道屬五廳大朔所屬二廳其中緊要三缺歸化豐鎮均設同知惟薩拉齊則設通判未免缺同銜異查薩廳政務繁難較之歸豐兩廳有過之無不及且該廳接壤烏拉特等五旗與外藩王公貝子時有會辦事件僅以通判臨蒞其間似不足以資彈壓所有薩拉齊一缺可否照豐鎮之例改為理事同知以崇體制之處謹為附陳并候鈞裁謹稟

此稟因中丞陞任四川制軍啟節在即未經入告然於此間政務頗有指陳存之以俟採擇為幸

附各廳查稟地方情形

歸化城

一廳屬南界一間房子村距城九十餘里北界四子等旗距城三百餘里東界速魯圖村距城二百餘里西界察素齊村距城百餘里其間游民

居多宵小易發雖派役沿途巡察而路途遙遠  
并無墩鋪防汛設有失事鞭長莫及不能及時  
弋獲此緝捕盜賊之難也

一廳屬每年人命案件總不下二三十起尚有外  
藩三旗命案亦歸歸化同知驗訊辦理近者數  
百里遠者千餘里往返需時各該旗蒙民人等  
均係散居並無甲隣或租種旗地攬放牲畜情  
性刁野遇有命案多有狡譎鮮得實情此審理  
命案之難也

一廳屬五方雜處蒙民交涉命盜詞訟本極繁多  
自嘉慶十五年道光二十二年大青山後沙拉  
穆楞招西開放牧地以來又添茂諾爾聚寶莊  
等數十村地戶爭訟更繁且蒙民交涉之案由  
都統派委蒙員會審并有將軍都統本道衙門  
以別廳審解之案情罪未協飭委審辦者幾無  
虛日如內有應質要証必須傳案質訊而民無  
土著非回原籍即出外謀生查傳非易此審鞠  
詞訟之難也

一本廳監獄人犯本已不少兼有外藩齊齊爾哩  
克一盟并克魯鄂城車臣汗四子部落達爾漢



茂明安各旗人犯均解來寄禁又有各廳招解人犯蒙本道飭發收監統計總在百名以上固當嚴加稽察以免逃脫而人數太眾又復頑悍性成稽察稍有未周即可滋成事端此防範監獄之難也

一編查保甲原為弭盜安良屢奉憲檄飭令實力妥辦無如廳屬地方情形與內地不同除本城以及附近各村尚能遵照憲定章程辦理外其離城寫遠之處多係無業游民遷移靡定并有搭蓋窩鋪暫居隨地與人牧畜或割草度日旋往別處謀生既無牌甲之可編又無籍貫之可考此編查保甲之難也

和林格爾

一廳屬周圍計六百餘里共村莊二百二十八處其蒙古村莊一百四十四處多係口內忻代等州祁縣太原太谷陽曲大同左雲平魯等縣民人租種蒙古地畝在內居住其民人糧地村莊八十四處並無蒙古在內

一廳屬官地共三千二百二十五頃六十二畝五分五釐七毫額徵本色米三千二百六十五石

四斗九升八合四勺銀折米二千三百三十二石一升九合七勺

一廳屬五旗廠地共七百二十三頃四十八畝額徵銀一千一十三兩三錢七分三釐隨徵耗銀五十兩六錢六分三釐

一廳屬蒙古廠地共二百八十頃九十三畝四分四釐額徵銀五百四十六兩六錢七分四釐又鰥寡孤獨蒙古地六十六頃九十五畝額徵銀七十七兩七錢五分一釐

一和廳舊係南北衝途自咸豐四年甯遠廳新開東路客商利其捷徑俱由東路行走以致商賈稀少而官差仍絡繹不絕舊開設典當舖二十七家現僅十二家舊開設粟店九家現僅三家其他舖戶可知

一和廳徵糧官地多在山坡五旗蒙古廠地雖在平川而土脉瘠薄異常原先墾種時均賴浮面肥土尚堪滋潤嗣後愈耕愈瘠收成日歉每畝種子二升約收二斗前種穀黍油蕎麥等麥近被沙土擁蝕多種蒿籽收成益薄催徵益難兼以口外地寒三四月間青黃不接上忙徵收不過

具文下忙追呼稍急種地者輒合戶逃走催科之難較他處尤甚

一和廳除物阜等里及五旗馬廠並無蒙古吃租地畝餘俱係蒙古戶口地租給內地民人耕種相沿日久轉租者漸多原約既不跟隨新約又復草率只載一段一條並無確實畝數甚或以後種樹木指為舊有相連地土越畔新開與訟紛紛聽斷最難得實

一和廳村落多係土牆間有並院牆俱無者鼠竊最易生心賴以民戶瘠苦穿窬尚不多見惟馬上盜匪三兩同行蒙回莫辨遇有官人盤詰則詭稱販馬遇孤身行客輒下馬搶奪廳屬東南山路險阻每易藏匿西北平原曠野一鞭十里追捕無從雖派役來往梭巡緝捕實非易易

### 薩拉齊

一薩廳兼管烏拉特三公達拉特貝子杭錦旗郡王等五郡周圍數千里遇有命盜各案均歸薩廳辦理往返勘驗經旬累月鞭長莫及未免有顧此失彼之虞此不特內地州縣所絕無即口外各廳亦未有如是之幅員遼濶者也

一廳屬糧地各村濱臨黃河每年春夏秋三季河水漲發輒將沿河隄埝衝決致受水患必須累年興修工費頗鉅民力十分疲困甚至藉口隄工經費輸納不能以時縱遇豐年其糧銀尚多拖欠凶歲更不待言此催科甚難而撫字亦不易也

一廳屬周圍五六百里蒙古回漢五方雜處並無土著居民其情形頗與歸化城相似然三面毗連外藩浸淫濡染較歸化城人情更覺刁野其蒙民交涉案件人証最難集傳蒙古則必須咨提外藩每多袒護寄民則私自逃回原籍無從關查縱使一一喚齊又須詳請副都統派委蒙員會審其中棘手之處種種驟難縷陳此訟獄之未易聽斷也

一薩廳近臨黃河其上流自甘肅至外藩各旗界內及河套等處曲折一千餘里始流入境兩岸時有賊匪潛匿出沒無常凡有往來船筏該匪等阻攔訛索肆行搶奪如馬成彪李錦各案現雖多派幹役咨會各旗嚴行緝拿河路尚稱靜謐然未敢永保無虞此賊盜之難于捕緝也

一廳屬外藩蒙古招集民人私墾地畝動輒聚眾乘間搶奪滋事遠則有王大均等爭地械鬥近則有烏拉特西公旗槍斃民人多命等案其餘命盜重案層見迭出多出尋常情理之外一時未可枚舉較別廳尤為繁劇圖治最難見效

### 清水河

一清廳村莊共三百八十六處或五六十里始見一村或一村僅兩三家居住並無紳士富戶商賈亦甚寥寥

一清廳四面皆山其地畝即就山坡墾種遇有大風則浮沙壅積山水衝出則土盡石露其地最為硠瘠不堪耕種原墾上中下地一萬三千四百餘頃額徵正耗銀三萬五百九十餘兩嗣地戶陸續潛逃於嘉慶二十五年道光元年奉部豁除至今計地八千一百五十一頃額徵銀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內有逃戶棄世糧銀七千餘兩業經詳請委勘咨司咨部尚未覆准豁除奏銷處分俱照口內地丁計算分數與別廳不同催徵固難督催亦甚不易

### 托克托城



一查托屬地多沙壤民鮮蓋藏歷年糧米每多拖欠現今各里糧所自立限狀接卯交納量予獎賞懲責尚不至有誤奏銷

一查民間詞訟之興小則錢債細故大則戶婚田產托廳蒙民雜處不無交涉地畝事件而歷年既久往往摶葛不清除親詣查勘丈量明確外須咨查歸化城戶司檔冊令四至界址瞭如指掌遇有命盜各案界內保甲報明必須照例申請委員會審詳辦

一四至交界處所過有案件應行分理不得互相推諉如準噶爾貝子一旗距廳一百二十里係與和林格爾分管各按里數畫清與別廳兼管各旗者同

藝文上二

蘇武別李陵

漢 蘇武見流寓門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  
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  
請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  
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  
俯仰內傷心泪下不可揮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答李陵 前人

童童孤生節寄根河水泥連翩游客子於冬服涼衣

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渴饑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  
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常慘戚晨風為我悲  
瑤光遊何速行願去何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  
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 愴愴難久懷

李陵與蘇子卿

李陵見藝文上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不能辭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錄別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  
欲寄一言去託之牋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丞  
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駕馬不可乘  
晨風鳴北林熠熠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  
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元鳥夜過庭髣髴能復飛  
褰裳路踟躕傍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  
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

鍾子歌南音仲尼嘆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  
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  
身無四凶罪何為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  
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  
招搖西北指大漢東南傾嗟爾穹廬子獨行如履冰  
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  
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

石崇王明君辭并序

晉 石崇字季倫渤海人苞之子也少有

智慧年二十餘為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  
侯後遷荊州刺史嶺南校尉致富不貲為  
趙王倫所誅族其家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匈奴盛請  
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  
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  
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于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  
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泪濕朱纓  
行行日以遠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廬加我關氏名

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慙且驚  
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  
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  
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文選注時陳湯斬郅支傳首呼韓邪單于復入  
朝非荐女和親也強盛請婚殊非本事後此作  
者多謬宜矣

陸機飲馬長城窟行

陸機字士衡華亭人弟雲字士龍太康末

兄弟俱入洛時人稱為二俊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  
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  
冬來秋未返去家邈以歸獵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  
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  
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振旅勞歸士受爵藁街傳  
斛律金敕勒歌

北齊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庾信昭君詞

後周 庾信字子山南陽人梁元帝時為散騎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孝閔時終司憲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麗世號徐庾體有開府集二十卷

拭啼辭戚里回顧望昭陽鏡失菱花影釵除却月梁  
圍腰無一尺垂泪有千行綠衫承馬汗紅袖拂秋霜  
別曲真多恨哀絃須臾張

此詩疑少  
第四韻

千金公主題屏風

公主周宗室女嫁突厥沙鉢略者隋平陳

以叔寶屏風賜之公主傷周之亡心恒不平因書以自寄又楊妃外傳帝以虹霓屏風賜太真上彫刻美人長三寸許以水晶為地其器玩衣服皆眾聚雜錯而成云隋煬帝所造以賜義成公主墮入邊外貞觀初蕭后持歸中國疑即此屏也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  
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絃歌詎有情  
予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  
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

隋煬帝幸北塞見巡幸及史鑑門

鹿塞鴻旌駐龍庭翠輦回  
羶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  
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  
索綳擎羶肉韋鞬獻酪盃  
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唐太宗飲馬長城窟見史鑑門

塞外悲風切交河水已結  
瀚海百重波陰山千里雪  
迴戍危烽火層巒引高節  
悠悠卷旆旌飲馬出長城  
寒沙迷騎跡朔吹斷邊聲  
胡塵清玉塞羌笛韻金鉦  
絕漠干戈戢車徒振原隰  
都尉反龍堆將軍旋馬邑  
揚麾氛霧靜紀石功名立  
荒裔一戎衣靈臺凱歌入

釋子蘭飲馬長城窟

唐

遊客長城下飲馬長城窟  
馬嘶聞水腥為侵征人骨  
豈不是流泉終不成潺湲  
洗盡骨上土不洗骨上冤  
骨若不沉水四海有還魂  
空流嗚咽聲聲中疑是咽

末句疑有誤

劉沔出塞曲見史鑑門

將軍在重圍音信絕不通  
羽書如流星飛入甘泉宮  
信是并州兒年少心膽雄  
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  
去年桑乾北今年桑乾東  
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

汗馬牧秋月疲卒卧霜風仍聞左賢王更欲圖雲中  
常建塞上曲

翩翩雲中使來問太原卒百戰若不歸刀頭怨秋水  
塞雲隨陣落寒日傍城沒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  
昭君墓前人

漢宮豈不死異域傷獨沒萬里馱黃金蛾眉為枯骨  
迴車夜出塞立馬皆不發共恨丹青人墳上哭明月

李白咏蘇武

李白字太白母夢長庚入懷而生楊升菴  
丹鉛總錄謂杜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

畧不著見因刊定李集遂就其集中遊歷  
及小說諸家著其梗概今書于此。太白  
生于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  
也讀書于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  
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為  
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謂歸來乎  
又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  
藏李白讀書山益可證杜詩注之誤少以  
才名為採訪使蘇許公所知疏荐于朝曰  
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徵召並不就開元初

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呼之未久還蜀  
見鄉人司馬相如誇楚七澤遂下荆門娶  
于許氏因久寓巴陵洞庭之間故其詩有  
曰郢門一為別巴月三成弦可證也再入  
長安客遊山東其詩有云顧予不及仕學  
劍來山東是也在山東與元丹邱輩營石  
門幽居携家與居焉其送杜子美于石門  
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  
長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  
戀闕意乃遊江南池州會稽而留家于魯  
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又送  
人之魯云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歸空  
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州之藍岑又未幾  
去之廬山遭永王璘亂永王敗繫潯陽謫  
夜郎遇赦歸復至池州蓋公平生遊歷所  
卜居曰荆門曰石門曰嵩陽而心獨樂于  
秋浦舊遊可考也故既返初服遂就息焉  
將有終焉之志而首邱之懷不忘故其懷  
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  
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宛然竟不果其願

也竟終于采石病革猶以詩草託友人捉  
月之說蓋流俗嚮言云。又云杜子美詩  
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俗本  
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叙李白集云白  
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  
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近世作  
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  
引杜詩為證近于郢書燕說矣。按太白  
客遊山東子美即以山東呼之亦無不可  
惟一統志當入流寓不當入人物耳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  
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飢餐天上雪  
東還沙塞遠北滄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泪成血

### 劉駕古出塞

駕字司南江東人工古風大中進士官國  
子博士與曹鄴友善鄴登第不出京俟駕  
登科同去兩人俱以古詩名故相契如此  
朔風不開花四氣多作雪北人尚多死况我本南越  
古來邊塞地巡狩無遺轍九土耕不盡武皇猶戰伐  
中天有高閣圖畫何時歇坐恐塞上山低于沙上骨



郎士元塞下曲

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寶進士官至郢州刺史

寶刀塞下兒身經百戰曾百勝壯心竟未嫖姚知白  
草山頭日初沒黃沙戍下悲歌發蕭條夜靜邊風吹  
獨倚營門望秋月

溫庭筠塞上行

庭筠字飛卿太原人才思豔麗工於小賦  
每入試押官韻凡八义手而八韻成時號  
溫八义宣皇微行過於逆旅以言辭獲罪

又以南華非僻書語忤丞相令狐綯謫方  
城尉流落而死溫貌甚陋號鍾馗著有握  
蘭金荃漢南真藁諸集

燕弓弦勁霜飛瓦樓簌寒雕睇平野一點黃塵起雁  
喧白龍堆下千蹄馬河源怒濁風如刀剪斷朔雲天  
更高晚出榆關逐塞北驚沙飛迸衝征袍心許凌烟  
名不滅年年錦字傷離別彩毫一畫竟何榮空使青  
樓泪成血

王維塞上

維字摩詰太原人有別墅在輞川地極幽

勝日以詩書嘯傲其中蘇東坡謂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鬱輪袍之說恐忌才者厚誣之

屬國過居延單車欲問邊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  
張喬書邊事

喬池州人有詩名咸通中與許棠俞坦之  
等為十哲京兆府解試月中桂詩喬獨冠  
場

調角斷清秋征人倚戍樓春風對青冢白日落梁州  
大漠無兵阻窮邊有客遊蕃情似此水長願向南流  
此詩似與許棠同至五原者

### 高適明妃曲

適與王昌齡之煥等齊名旗亭貰酒伶人  
謳其開篋泪沾頤句

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肝腸隨玉輦形影向金微  
漢地草應綠邊庭沙正飛願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  
賦得征馬嘶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 前人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思深常帶別聲斷為兼秋  
歧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悠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

朱慶餘塞下曲

慶餘名可久以字行張籍擇其詩二十六  
章置諸懷袖而推贊之因得重名登科世  
傳其闋意一篇有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  
深淺入時無之句

萬里去長征連年慣野營入羣來擇馬拋伴去擒生  
箭前撚雕翎闊弓盤鵲角輕問看行遠近忽過受降城  
雍陶塞上宿野寺

陶字國鈞成都人大中八年由國子毛詩  
博士出刺簡州不喜賓客有馮道明下第  
請謁云與陶有舊閤者引之進陶曰與公  
昧平生何云相識道明日詩集中日得相  
見何隔平生也遂吟立當青草人先見行  
傍白蓮魚未知之句陶大喜待之如曩昔  
友

塞上番僧老天寒疾上關遠烟平似水高樹暗如山  
去馬朝常急行人夜始閒更深聽刁斗時到磬聲間  
許棠五原書事

見流寓門

西出黃雲外東懷白浪遙屋河愁立夜雷電獨行朝  
磧迴人防寇天空雁避雕如何非戰卒弓劍不離腰

司空圖塞上

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登進士為禮部侍郎王凝所知凝生法貶商州圖感知已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辟置幕府召為殿中侍御史不忍去臺劾左遷宰相盧携嘉其節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召拜禮部員外郎黃巢亂後隱居中條山王官谷自號耐辱居士所居處寇盜不入朱溫篡位召為禮部尚書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萬里隳城在三邊殺氣衰沙填狐障角燒斷故關碑  
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悲將軍正閒暇留客換歌詞  
李昌符塞上行

昌符字巖夢有詩名以婢僕詩五十首名聞公卿間遂登第此亦似效子昂破琴意然風斯下矣

朝野烟塵起天軍又舉戈陰風向晚急殺氣入秋多  
樹盡禽棲草冰堅路在河汾陽無繼者羌首肯先和

張蟻登單于臺

見流寓門

邊兵春盡迴獨上單于臺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  
沙翻痕似浪風急響疑雷欲向陰關度陰關曉不開

朔方書事前人

秋盡角聲苦逢人惟荷戈城池向隴少歧路出關多  
雁遠行垂地烽高影入河仍聞黑山寇又覓漢家和  
雲朔逢山友前人

會面却生疑居然似夢歸塞深行客少家遠識人稀  
戰馬分旗牧驚禽曳箭飛將軍雖異禮難便脫麻衣  
張九齡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張說赴朔  
方軍

九齡曲江人相唐元宗致仕後宰執每荐  
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張九齡否

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  
朔南方偃草河右蹙揚旌寵錫從仙禁光華出帝京  
山川勤遠畧原隰軫皇情為奏薰琴唱仍題寶劍名  
聞風六郡伏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侯功復成  
歌鐘旋可望枕蓆豈難行四牡何時入吾君聽履聲  
宋璟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璟廣平人與姚崇同時為相

帝道薄存兵王師尚有征是關司馬法爰命總戎行  
畫閭存威信分麾盛寵榮聚觀方結轍出祖遂傾城  
聖酒山河潤天詞象緯明德風邊草偃勝氣朔雲平



宰國推良器臨戎挹壯聲至和常得體不戰即亡精  
以智泉寔竭其徐海自清遲還廟堂上贈別故人情

白行簡賦得九月九日李陵得蘇屬國書

降虜意何如窮荒九月居三秋異鄉節一紙故人書  
對酒情無極開緘思有餘感時空寂寞懷舊幾踟躕  
雁盡平沙迴煙消大漠虛回頭向南望掩泪對雙魚

劉禹錫送渾大夫赴豐州

禹錫字夢得登博學宏詞科為監察御史  
坐王叔文黨被貶貞元初召還作元都觀  
看花詩復出為播州刺史易連州又召入

為主客郎作再遊元都觀詩嘗與白樂天  
唱和號劉白唱和集與裴晉公唱和號汝  
雒集與令狐楚唱和號彭陽集與李德裕  
唱和號吳蜀集

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漢家故吏來辭辛屬  
國精兵願逐李輕車羶裘君長迎風馭錦帶英豪踏  
雪銜其奈明年春日好無人喚看牡丹花

李益飲馬泉

見流寓門

綠楊如水草如烟舊是胡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  
夜何時倚劍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路今日分流漢

使前莫遣行人照客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李商隱贈別契苾使君

商隱字義山河內人開化二年進士與飛  
卿齊名人稱溫李俱以恃才詭激為當路  
所薄官階不進坎壈終身

何年部落到陰陵奕世勤王國史稱夜捲牙旗千帳  
雪朝飛羽騎一河冰番兒襁負來青冢狄女壺漿出  
白登日暮鷓鴣泉畔獵路人遙認郅都鷹

溫庭筠蘇武祠見前

蘇武魂消漢使前古祠高樹兩茫然雲邊雁斷胡天

月隴上羊歸塞草烟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  
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秦韜玉塞下曲

韜玉字中明京兆人著有投知小錄三卷  
到處人皆著戰袍席箕風緊馬蹄豪

丹鉛總錄謂李長吉詩天遠席箕愁劉會孟注  
席箕如箕踞坐此詩似未可以箕踞解之恐是  
塞上地名書之以俟知者。按席箕與息雞同  
音疑即指塞草而言詳見物部草屬時本訛作  
麾旗豪一作勞

黑山霜重弓添硬青冢沙平月更高  
大野幾重開雪嶺長河無限舊  
雲濤風林關外皆唐土何日陳兵戍  
不毛

李白咏王昭君 見前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  
明朝胡地妾

劉長卿平番曲

長卿字文房以詩馳聲上元寶應間人呼  
為五言長城

絕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閒空留一片石  
萬古在燕然  
盧綸和張僕射塞下曲

綸河中蒲人數舉進士不第為大歷十才  
子之一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有所作輒  
使賡和異日從渾瑊在河中帝使召之綸  
已卒矣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其遺  
集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有子否李德  
裕對綸四子皆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  
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  
沒在石稜中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  
大雪滿弓刀

王勃贈蘇綰書記

勃字子安父福時祖通即文中子勃少有  
異才十四歲作滕王閣序後杜子美韓退  
之極推服之

知君書記本翩翩為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  
日燕支山下莫經年

常建塞下曲

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盡處無征  
戰兵氣銷為日月光

北海陰風動地來昭君祠上望龍堆  
髑髏盡是長安卒日莫沙場飛作灰

無名氏胡茄曲

月明星稀霜滿野  
羶車夜宿陰山下  
漢家自失李將軍  
軍單于公然來牧馬

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見流寓門

回樂峯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  
一夜征人盡望鄉

白居易咏王昭君

居易字樂天太原人  
徙下邳貞元中進士  
官至刑部尚書  
文章精切難林賈  
售其國相篇易一金  
其偽者相輒能辨之  
每作詩



必令一老嫗為解嫗曰解則錄不解則不  
復錄喜與元微之唱和號元白體又曰長  
慶體

眉銷殘黛臉銷紅滿面胡沙滿鬢風愁苦辛勤憔悴  
盡如今却似畫圖中  
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  
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杜牧遊邊

見流寓門

黃河連海路無塵邊草長枯不見春日暮拂雲堆下  
過馬前途看射雕人

邊上聞胡笳前人

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烟游人一聽頭堪  
白蘇武爭禁十九年

題木蘭廟前人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  
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張敬忠邊詞

二月垂楊未掛絲五原春色舊來遲只今河畔冰開  
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儲嗣宗過五原

嗣宗大中進士爵里失傳有詩一卷  
偶逐星車犯塞塵故鄉常恐到無因五原西去陽關  
路日沒平沙不見人

文同謝友人寄畫

宋 同字與可蜀梓州人文潞公譽其文  
由是知名登皇祐元年進士與執政議新  
法不合以論禮奪官知陵州有政績卒稱  
石室先生嘗自謂有四絕詩一楚訓二草  
書三畫四與東坡為中表每切規誡東坡  
亦極與之善

客從長安來厚紙封小軸題云此奇畫寄贈公可蓄  
開之掛高壁爛絹祇一幅中有兩駱駝氣韻頗不俗  
大駝載牛牌正面頸愈曲小駝方就乳蹲身脚微跼  
一馬立其後纔露頭與足三犬乃子母共卧銜鬻肉  
健兒抱朱旗狀貌何狼狽端然立高岸勢若不可觸  
定是此中長華旃蓋解服不知何所求隨從無一僕  
初誰作此畫精妙亦可錄應餘右方在次第不止獨  
更願君訪來我有萬錢贖

按老可此詩本與此地無涉惟年來出入耳目  
所及為此詩此畫描寫畧盡且諸詩中咏駱駝

者極少因附識之

王安石明妃曲

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後居金陵又號半山  
封荆追封舒王

明妃初出漢宮時  
泪濕春風鬢  
脚垂低回顧  
影無顏色  
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却怪丹青手  
入眼平生幾  
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  
當詩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  
更不歸  
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  
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  
好在羶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  
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府志誤以為杜工部詩

又

明妃出嫁與胡兒  
羶車百輛皆胡姬  
含情欲語獨無處  
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捍撥春風手  
彈着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淚暗垂  
沙上行人却回首  
漢恩自淺胡自深  
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  
尚有哀絃留至今

歐陽修和王介甫明妃曲

修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天聖中進士以太  
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其詩如昌黎以氣

格為主而少昌黎排異之句與其文相似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  
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  
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泪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  
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又

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  
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  
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琶却手  
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  
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  
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  
能斷腸

曾鞏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鞏字子固世稱南豐先生

蛾眉絕世不可尋能使花羞在上林自信無由汙白  
玉向人不肯用黃金一辭椒屋風塵遠去托韁廬沙  
磧深漢姬尚自有妒色胡女豈能無忌心直欲論情  
通漢地獨能將恨寄胡琴但取當時能託意不論何

代有知音長安美人誇富貴未央宮殿競光陰豈知  
泯泯沉烟霧獨有明妃傳至今

黃庭堅塞上曲

庭堅字魯直分甯人自號山谷老人又號  
涪翁詩蒼萃百家雖隻字不輕出後竟為

書名所掩

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肥弓力强虎皮裁鞍雕羽  
箭射殺山陰雙白狼青氊帳高雪不涇擊鼓傳觸令  
行急戎車半醉擁貂裘昭君猶抱琵琶泣

麻革上雲內帥賈君

金 見流寓門

北極長虹掣西垣太白高千年知運圯四海共兵鏖  
霧黑龍蛇闢山昏虎豹嘯石傷填海羽波動負山鰲  
遺介潛寒渚驚鼉走夜牢江山留慘黯天地入煮蒿  
眾折思枚柱初寒俟蠶繅明良逢慶會鄉曲得名豪  
梁棟因人出餘艘為世操安流欣鼓枻奔浪獨能篙  
日出戈揮景江翻弩射濤風聲連瀕洞裁鑿悉織毫  
桃李勤封植茅菅日薙薶獵場游鹿鹿魚渚動鱗魴  
井邑生春色禾麻飲土膏民歌烏繞屋士喜馬騰槽  
朔塞閑刁斗天山擁節旄岱嵩何落落江漢自滔滔



大寶珠仍壁長城雉與壕崇牙分榮戟大壤屬韃橐  
日月依龍德風雲挾豹韜夾山羣戰騎黑水泳輕舸  
落日觀魚浦秋風射雉皋化行家置塾役簡里停鑿  
歌奏投壺室文閑治獄曹西菴談性理東閣會奇髦  
森爽開璜琥縱橫列雁羔禮容新泮宇物性遂莊濠  
牧唱聞朝起樵音聽暮號孤嬰收坎阱流滯起蓬蒿  
屢下陳蕃榻誰空北海醪卻軍敦禮樂曹館富風騷  
客望龍門聚雛從鳳穴翔世知三窟隘人可二天逃  
雨露承恩命山河襲世勞功名高衛霍輔弼慕伊咎  
鞍馬憐髀肉簪纓視鬣毛雅申張仲德頌入魯侯昭

有客傷淪落無階寫鬱陶太行雲幕幕代北雨騷騷  
去國心將折懷人首獨搔身如伏櫪驥情似失林猱  
涸輒將安往窮途况所遭幸逢今匠石直欲啖醪糟  
恃已誠無有登門亦已叨沐薰良備至感激欲號咷  
已客馮驩舍猶傷范叔袍鏑須開匣劍割欲試鉛刀  
杞梓容山木包羞薦沼芼每思休困頓佳蔭有蘭蓀

王元節青冢

元節字子元宏州人

環佩魂歸青冢月琵琶聲斷黑江秋漢家多少征西  
將泉下相逢也合羞

郭允升塞外道中

長城關外暮雲飛  
蕭瑟秋風雁幾群  
戍士牧兒頻借問  
只今誰是李將軍

落日平沙接大荒  
蕭蕭衰草藉河湟  
受降城在今何處  
此地空題古戰場

陳孚李陵臺

元孚字剛中號芻齋天台人著觀光稿

落日悲笳鳴陰風起千嶂  
何處見長安夜夜倚天望  
臣家羽林中三世漢飛將  
尚想甘泉宮虎賁擁仙仗  
臣豈負朝廷忠義夙所望  
漢天青茫茫萬里隔亭障

可望不可到血泪墮汪洋  
空有臺上石至今亦西向  
按剛中詩義極喜翻新如博浪沙范增墓等七  
絕膾炙人口惟此詩持論頗偏不及柳貫作遠  
甚或後人偽作亦未可知

柳貫李陵臺

平沙北流水青山在其上  
李陵思鄉臺駐馬一西向  
草根含餘淒峯尖入塞望  
俚言雖莫稽陳迹尚可訪  
想其深入初步卒亦材壯  
手張天子威氣奪名王帳  
覆車陷匈奴此志乃大妄  
一為情愛牽遑卹聲名喪  
縷縷中郎書挽使同跌宕  
安知臣節恭死亡不易諒

河梁執別處出語漫惆悵家聲故煒赫三世漢飛將  
兵法有死生人運迭休旺忠回在信史豈沒功罪狀  
馬遷當腐刑強欲雪其謗歸思豈能無層雲塞亭障  
千年麒麟圖吾將執元鬯

袁桷送蘇子寧赴領北行省

桷字伯長慶元人童子時已著聲大德初  
為國史院檢閱官侍講學士泰定初致仕  
所著有易說春秋清容居士集卒年六十

一諡文清

貂帽護寒沙冰天閱歲華斷溪駝聽水密雪犬行車

雲盡難尋雁春深不見花昔人奇絕處八月解乘槎

劉秉忠過豐州

見流寓門

出邊瀟瀟水西流夾路離離禾黍稠出塞入塞動千  
里去年今年經兩秋晴空高顯寺中塔曉日平明城  
上樓車馬闌駢塵不到吟鞭斜裊過豐州

雲內道中前人

遠水平蕪間野花塞雲漠漠際寒沙閒禽向晚無投  
樹倦客遲秋更念家萬里經年走風雨一身無計卧  
烟霞來朝又上居延道懷古思君感鬢華

薩都刺過李陵墓

薩都刺字天錫其先蒙古人後居中國折節讀書隱居不仕以詩文自娛與趙松雪張伯雨諸君後先輝映其詩磊落激昂不掇拾前人一字陸次雲選善鳴集謂米山評前輩詩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方之天錫不媿斯語

降入穹廬愧將才山頭空築望鄉臺蘇郎有節毛皆落漢主無恩使不來青草戰場雕影沒黃沙鼓角雁聲哀那堪攜手河陽別泪灑西風骨已灰

王恭塞上曲

明 恭字安中閩縣人自稱皆山樵者永樂初以儒士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典籍投牒歸老詩文自娛有集云白雲樵唱

登陴望烽火落日烟塵紫百戰久不歸空闔泪如水漢兵十萬餘盡沒長城死城下有精靈啾啾明月裏

戴銑出塞二首

銑字寶之婺源人宏治己未進士官南科給事中以劾逆瑾受廷杖死追贈光祿大夫

軍行入大漠遙見胡騎來死戰四五合白日昏黃埃  
戰敗虜星奔血洒陰山隈高功在主將南聞班師回  
明時重文教邊功誰敢邀邇來逐小醜已覺戰士凋

何喬新題蘇李泣別圖

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中進士官至刑  
部尚書請老卒諡文肅著有椒邱文集詩  
多援據典故

黃雲黯欲暮歸騎慘將發醜酒上河梁羞與故人別  
後會不可期請與君永訣祁連山前箭沙漠窖中雪  
君心與我志各欲效忠節老親坐誅夷此志遂蹉跌  
今君獲生還竹帛炳貞烈顧我墜家聲有懷共誰說  
韓王昔降虜茅土世不絕念我先飛將守邊號瓌傑  
臣罪固當誅臣族固宜滅嗟嗟全軀臣誰肯與論列  
我心豈忘歸望鄉心如燕親族靡孑遺念之肝腸裂  
痛哭送歸旌哀哀泪成血君歸謁茂陵毋為遂結舌  
寄語霍將軍此心宜識察

李攀龍明妃曲

攀龍字子鱗歷城人嘉靖中進士官至河  
南按察使為七子五子之一

我本良家子承恩入漢宮光來射綺羅語笑生春風



君王希召幸在遠誰為通漢宮三十六處處種梧桐  
美女八千名各各分當熊黃金買顏色丹青多益工  
寧知佳麗人不出所圖中黃金猶糞土丹青復何功  
君王寵自娛賤妾以和戎豈惜賤妾去但惜長門空  
涕泣顧長門從此逐秋風

徐良彥塞上曲

良彥字季良新建人萬曆戊戌進士官南  
工部侍郎請告卒于家少讀經世之書不  
事聲律信筆口占有詩數百篇高陽孫世  
師稱量朝士少所許可於季良獨心折焉

胡兒為我歌胡婦為我舞酪酒兩三行黃塵雜桴鼓  
披甲上馬鞍旁觀色如土長城陳死人有力皆如虎

曾榮龍支行

榮字子榮永豐人永樂中廷試進士第一  
飲酒數石不醉官少詹事卒于位病革將  
絕呼酒痛飲自為贊曰官詹非小六十非  
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簀蓋棺此外何  
求青山白雲樂哉斯耶

龍支城頭夜吹角黃雲蔽天沙草薄虎鬣使者長安  
來持麾擁蓋邊塵開城門盡是胡兵守城外老人多

白首拜迎使者雙泪流問云天子今安否自言家世  
豐州住少小辭家隸軍戍吐番作日下蕭關胡騎長  
驅涇隴間將軍戰敗鼓聲絕棄戈遺鏃填邱山自從  
陷沒身為虜五十年來在邊土依棲部落作番人生  
長兒孫盡胡語朝看烽火望中原夜聽鳴笳憶故園  
顏垣敗屋誰家宅斷磧荒蹊何處村奉使還時報天  
子早遣官軍復清水假今年老身歸死已免游魂作  
胡鬼

原注唐穆宗時遣大理卿劉文鼎出使吐番道  
成紀武川以至龍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問天  
子安否言頃從軍戰敗于此今子孫未忘唐服  
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嗚咽密問之皆  
豐州人也

李東陽牧羝曲

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戌籍居京師舉神  
童天順中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致仕  
卒諡文正著有懷麓堂集罷相家居請詩  
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  
夫人方展紙研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  
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遂忻然命筆

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嗟汝陵咄汝律鞞可乳節不可屈咄汝律嗟汝陵寧  
為我死不作汝曹生生入朝身已老有泪猶沾茂陵  
草天遣生還入畫圖不然誰識冰霜貌

明妃怨前人

莫倚朱顏好妍媸無定形莫惜黃金貴能為身重輕  
一生不識君王面不是丹青誰引荐空將豔質惱君  
懷何似當初不相見君王幸顧苦不早不及春風與  
秋草却羨蘇郎男子身猶能仗節長安道休翻胡語  
入漢宮祇恐伶人如畫工畫工形貌尚可改何況依

稀曲調中

王鏊胡人歸朝歌

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中進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恪

兒胡兒女胡女女嫁胡兒娶胡婦唯有老身從漢來  
椎髻羶裘作胡語當時從駕土木間匈奴驅我不得  
還朝看鷄兒嶺暮宿木葉山昔聞青冢今始覩幾過  
蘇卿持節處胡風烈烈胡霜飛聽罷胡笳泪如注胡  
中洵樂漢自親呼韓猶作南朝賓歎關不用通事語  
三十年前我漢人奉天殿前拜天子封爵歸來認鄰

里南街北巷爭聚觀家人見我還驚起男襲冠裳女  
繡襦今日漢人昨日胡回思李陵并衛律漠北高墳  
空突兀

盧柎送人之塞上

柎字少楨一字子木濬縣人好使酒罵坐  
嘗以醉獲罪邑宰邑宰以他事誣繫之獄  
東郡謝茂秦携柎詩文游長安見諸貴人  
絮而泣曰有一盧柎視其死而不救乃從  
千古惘惘哀沅而吊湘乎吳人陸先祖為  
邑令平反其獄得免死終以落拓嗜酒病

卒

北風颯颯胡馬鳴君今棄我何遠行陰山雪花大如  
掌黃雲出沒單于營萬里龍沙那可見將軍大小七  
十戰捷書奏入建章宮寄我雲中一隻箭

李禎塞下曲

禎字昌祺廬陵人永樂中進士歷官廣西  
布政使

鐵騎蹴交河銜枚半夜過雪花凝鎖甲月色冷雕戈  
黠虜俱亡命連營盡凱歌至今青冢骨猶恨與通和

蔣山卿咏王昭君

山卿字子雲儀真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  
廣西參政

拭目新裝束朝來殿裏辭何堪辭訣日卻是見憐時  
漢騎臨關外胡笳出塞遲琵琶寫哀怨淒切轉添悲

霍鵬塞上吟

馬邑人

昔道金河冷今來玉塞涼關門屯虎豹斧鉞掃豺狼  
劍拂欃槍影旗搖太白光韜鈴常在篋持此報天王  
官拙心偏苦秋深雨又零方山傳采芑瀚海任流萍  
虜市頻年款戎車鎮日停昨宵狼鬣暗惟見羽林星

落落關山曉蕭蕭朔漠秋大軍閒虎隊元帥擁貂裘  
雲塞寒初動冰河咽不流沙場雄萬里殊勝酒泉遊  
北塞非無路東郊自有橋不堪胡馬度只怕漢兵驕  
露下千山瘦霜飛百卉凋兵家說方畧爭頌漢嫖姚  
五原人未回傳在黑山隈雁自龍庭過軍從虎峪來  
蒙恬多將畧魏尚有邊材古昔垂芳烈子懷亦壯哉

沈周從軍行

周字啟南長洲人十五歲試鳳皇臺賦得  
盛名景泰中郡守以賢良應詔決計隱遯  
奉母九十九齡乃終先生年八十矣又三



年而卒詩畫冠一時

馬上黃沙拂面行漢家何日不勞兵匈奴久自忘甥  
舅僕射今誰託父兄雲外旌旗婆勒渡月中刁斗受  
降城左賢早待長繩縛莫遣論功白髮生

楊慎出關

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之子也正德  
中廷試第一授修撰以議大禮受廷杖再  
斃而復甦謫戍永昌衛投荒三十餘年卒  
年七十二著丹鉛總錄傳世

狼孤芒角正彎環虎落連營又出關漢使征鴻何日  
至胡兒牧馬幾時還千重紫塞迷青冢九曲黃河繞  
黑山飛將殊勳猶下吏書生乘障敢辭艱

王世懋華夷互市圖

世懋字敬美世貞元美之弟也嘉靖己未  
進士以家難歸後除南儀制主事歷官至  
南太常寺少卿移疾歸卒於家兄弟俱以  
詩文名

大漠高空寂建牙兩軍相見醉琵琶天閑首宿多羌  
種胡女胭脂盡漢家雲裏射生旋入市日中歸騎不  
飛沙金錢半減犂庭費五利應知晉史誇

張元凱長安逢塞上班師

元凱字左虞吳縣人官指揮世爵著有伐檀詩集十二卷

盛秋胡騎若雲屯奏捷飛書入雁門浪說單于刑白馬羞稱公主嫁烏孫班師節鉞歸三殿歛塞旌旗過五原幕府獻功方飲至撰成鏡曲侑金尊

蔡宗堯塞上秋思

宗堯臨海人自號東郭子嘉靖丁酉舉于鄉司教松溪多識古文奇字著有龜陵集二十卷詩一卷

斷雲殘柳接狼烟極目氛埃自黯然紫塞蒼茫能立幟黃河容易可投鞭須知據險人持戟莫使衝風馬避疆勝算終摧高闕聳遙藩荒破犬羊天

鄭琰挽鄭都護

琰字翰卿閩縣人布衣任俠詞館諸公事延致之高文典冊多出其手每開闔不聽出翰卿笑曰吾具有鬚眉安能作三日新婦悒悒悶死遂逃之金陵依新安富人吳生醉輒唾罵呼錢虜吳氏兄弟構訟疑翰卿泄其陰事文致入京北獄死

中興功業更誰論萬里摧殘百戰身龍虎舊衣分愛  
卒麒麟新家哭佳人金羈盡蝕燕支血寶劍從吹鷓  
鴉塵寒外長星沉碧海五原西望泪沾巾

附錄徐興公榕蔭詩話一則

鄭翰卿工七言少遊邊疆集中多悲壯語如馬邑  
吹笳烽子急雁門獵火健兒歸霜色欲將闕樹折  
河聲如帶戍樓奔馬行空磧聞嘶斷人度殘冰過  
語喧沙磧到天歸馬小朔雲連海遠鴻低磧上陰  
雲連塞黑關前落日帶沙黃亂山獨馬嘶殘月遠  
磧離鴻叫曙霜胡騎分營來漢冢蕃河分水到秦

川等句令人讀之有封狼居胥之志若陳幼孺之  
鷓飛塞日翻胡影馬飲流泉咽漢聲馬季聲之馬  
勒桃花銜苜蓿笳吹蘆葉響榆林謝在杭之風吹  
紫塞草欲盡馬蹴黃河水未殘亦不減鄭生高韻  
于謙塞上即景

謙字廷益錢塘人官兵部尚書土木之難  
英宗北狩郟王即位公以社稷為重君為  
輕力主戰也先不能相恫喝始歸上皇天  
順復辟徐有貞石亨等誣公迎立襄王論  
死天下寃之孝宗初乃追諡忠肅

目極烟沙草帶霜天寒氣暮景蒼茫炕頭熾炭燒黃  
鼠馬上彎弓射白狼上將親平西突厥前軍近斬左  
賢王邊塵無事烽塵靜坐聽鳴笳送夕陽

王恭咏胡兒吹笛見前

雲淨陰山片月孤數聲羌笛起單于不堪吹作梅花  
調多少中原客在胡

施敬塞上曲

字孟莊錢塘人

八月秋高塞草斑將軍千騎獵前山彎弓不射南飛  
雁恐有征人附信還

吳亮李陵臺詩見府志

飛將猶傳國士風出師未捷敢論功得當欲報漢天  
子千載知心太史公

蘇武祠前人

辛苦中郎已白頭節旄零落志方酬可憐麟閣圖名  
姓不及椒房博陸侯

王越邊行即事

越字世昌濬縣人景泰中進士廷試日旋  
風掣其卷去逾年高麗貢使携以上進天  
順中巡撫大同有功封威寧伯卒贈太傅

諡襄敏

二月山城雪尚飛年年草色見春遲不知上國閒桃李開到東風第幾枝

徐禎卿咏昭君

禎卿字昌穀常熟人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宏治中舉進士三十三歲卒與唐祝文為吳中四才子

辛苦風沙萬里鞍春紅微淡黛痕殘單于猶解憐嬌色親拂胡塵帶笑看

薛蕙塞下曲

蕙字君采亳州人正德中進士以議禮下獄尋得貫官給事中

陰山縛盡犬羊羣萬里胡天散陣雲塞外降王三十部來朝盡隸霍將軍

長城西北萬重山無數征人若箇還明妃死後留青冢定遠生前隔玉關

顧璘塞下曲

璘字華玉吳縣人隸匠籍徙居金陵宏治丙辰進士歷官至刑部尚書著有息園浮湘憑几歸田等集



千里驂騮丈八矛  
男兒畫地取封侯  
黃昏塞上傳烽火  
一夜吹笳坐戍樓  
百戰摧胡未許強  
馬前生縛左賢王  
麟符鵲印須臾事  
祇博凌烟字一行  
黃河冰厚馬橫行  
朔氣棱棱古鐵明  
恨殺夜來風雪緊  
匈奴逃出受降城

汪循明妃曲

循字進之休甯人  
宏治丙辰進士官順天府通判

將軍仗鉞妾和番  
一樣承恩出漢關  
死戰生留俱為國  
敢將薄命怨紅顏

羅洪先昭君祠

洪先字達夫吉水人  
嘉靖己丑進士廷試第一  
官太常少卿卒諡文恭  
嘗以疏請預定東宮忤旨  
罷官杜門講學攻苦淡鍊  
寒暑以經世為己任  
五十後絕意仕進默坐  
半榻不出戶者三年  
事能前知人問之曰  
偶然耳無疾而歿  
人以為仙去或於燕齊  
海上見之

長秋纔引到簾前  
名姓誰知外國傳  
記得君王回盼

處肯令相識不相憐  
鷓鴣泉上觸腰殘滿地黃雲拂草寒  
遇得花枝不忍  
棄棄時容易遇時難  
馬前雙臂海東青  
擒得哀鴻不忍聽  
我欲南歸無羽翼  
問渠何事度龍廷  
黃金縱買毛延壽  
玉貌當如薄命何  
多少佳人怨憔悴  
算來不屬畫圖多

尹耕出塞曲

耕字子莘代州人嘉靖庚辰進士豪宕不羈性嗜酒喜談兵嘗為州守廢免家居生

長邊陲通知疆事恨武備廢弛邊臣玩愒  
作塞語十一篇申明邊防虜勢之要害以  
告當事者作為歌詩沉雄歷落有河朔俠  
烈之風分宜當國起兵部郎出知河間府  
擢河南按察司僉事為張萬紀所劾遣戍  
遼左遂屏棄不復用有秋興八首其三四  
首云薊門千里接雲中虜騎清宵警報同  
合陣幾窺青海月鳴鞭爭下黑山風  
殘冬戰士衣仍薄荒歲孤城廩欲空  
南國十年輸輓盡防秋諸將漫論功  
十萬鳴弦報吉

囊野心狼子是花當連姻故自輕中國分  
道頻看入漢疆推轂丈人空肉食操戈遺  
孽尚蕭牆不應干羽修文日歲歲三關有  
戰場俱感憤邊事而言人謂少陵秋興而  
後此其嗣響

鷓鴣淬劍鵠調弓獵罷陰山落日紅鐵騎不嘶沙磧  
草牙旗飛掣桔槔風

謝榛塞上曲

榛字茂秦臨清人即挾詩卷游長安救盧  
子木者一時高其誼爭與交驩秦晉諸藩

皆延致之與李于鱗交不終削其名于七  
子五子之列而謝先生已名滿天下右于  
鱗者雖惡之不能窮其所往也眇一日年  
八十餘方賦詩遽投筆而逝

旌旗蕩野塞雲開金鼓連天朔雁回落日半山追點  
虜彎弓直過李陵臺

飛將龍沙追虜還夜驅駝馬入燕關城頭殘月誰橫  
笛吹落梅花雪滿山

胡笳曲 前人

沙磧茫茫黑水流胡兒六月換羊裘駱駝背上吹蘆

管風散龍荒作冷秋

漠北詞前人

委羽山橫塞北天學飛雛雁夕陽邊匈奴歲歲無爭  
戰白馬黃駝傍草眠

石頭敲火炙黃羊胡女低歌勸酪漿醉殺羣胡不知  
夜鷄兒嶺下月如霜

曉聞羶帳掃秋雲虜將揮鞭部落分牧馬陰山莫南  
向雁門今有李將軍

張元凱明妃詠見前

白雲堆裏塞雲昏黃鶴歌殘馬上論自恨良家充內

選也同公主嫁烏孫

于慎行題忠順夫人畫象

慎行字無垢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授翰  
林院編修萬曆初江陵起復具疏請止桂  
林阻之不得上江陵卒有詔籍其家無垢  
貽書邱司寇檨言江陵母老諸子覆巢遺  
卵宜推明主惟蓋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  
舉朝義之歷官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諡文定

燕支山色點平蕪染出春愁上畫圖一曲胡笳明月

夜邊聲又度小單于  
邊城新舞柘枝詞降得渾邪罷漢師不道長安春色  
少甘泉宮裏畫闕氏  
天山獵罷雪漫漫繡袜斜偎七寶鞍半醉屠蘇雙頰  
冷桃花一片帶春寒  
蓮花寶鈿綠雲鬟不脫檐榆欵漢關枉殺白登城下  
畫虜中原自有紅顏

馮琦題三娘子畫家

琦字用韞臨朐人萬歷丁丑進士入翰林  
年十九由編歷官至禮部尚書嘗有疏極  
論時政草具未上易箚前夕力疾刪寫奏  
上以倣古人尸諫之義遲明度疏入而後  
暝年四十有六諡文敏

纓綸春暖鎖芙蓉爭羨胡姬拜漢封繞膝錦襪珠勒  
馬當胸寶袜繡盤龍  
塞北佳人亦自饒白題胡舞為誰嬌青霜已盡邊城  
草一片梨花冷不銷  
紅粧一隊陰山下亂點駝酥醉朔野塞外爭傳娘子  
軍邊頭不牧烏孫馬

徐渭邊詞



渭字文長山陰人為胡少保宗憲幕客生  
平尚氣節不以阿曲取容嘗自言書一詩  
二文三畫四後世當重之以貧死

千金赤兔匿宛城一隻黃羊奉老營自古着棋嫌盡  
殺大家和局免輸贏開馬市

立馬單盤俯大荒提鞭一一問戎羌健兒只曉黃台  
吉大雪山中指帳房

漢軍爭看繡襖襠十萬彎弧一女郎喚起木蘭親與  
較看他用箭是誰長以下詠三娘子

長纓辨取鎖嬌嬌馬上纖腰繫不牢好把鴛鴦靴上

腦倩誰雙把馬鞍橋

女郎那復取烏英此是胡王女外甥帳底琵琶推第  
一更誰紅頰倚蘆笙

老胡寵向一人多窄袖銀貂茜巨羅遞與遼東黃鷄  
子側將雲鬢打天鵝

姑姑花帽細銀披兩靨腮梨灑練椎箇箇菱花不離  
手大家立馬點胭脂

胡兒處處路旁逢別有姿顏似慕容乞得杏仁諸妹  
食射穿楊葉一翎風胡人最嗜糖纏杏仁

駱駝見柳等閒枯虜見南醪命拚殂倒與鴟夷留一

滴回韁猶見卯兒沾

原注諺云駱駝見柳達子見酒又胡語叩頭為

卯兒沾

崔鏞塞上曲 詩見府志

鼓角聲喧塞日孤 黃沙白草走單于 大荒自古無分地 指點而今八版圖

霍鏌青冢弔明妃

鏌馬邑人詩見府志

琵琶彈出漢宮秋 青冢千年姓字留 多少紅顏承主幸 名隨身世盡東流

蛾眉出塞萬家春 不數將軍作虎臣 但使此身能報國 何妨恩寵屬他人

滴回疆猶見卯兒沽

原注諺云駱駝見柳達子見酒又胡語叩頭為卯兒沽

崔鏞塞上曲 詩見府志

鼓角聲喧塞日孤黃沙白草走單于大荒自古無分地指點而今入版圖

霍鏌青冢吊明妃

鏌馬邑人詩見府志

琵琶彈出漢宮秋青冢千年姓字留多少紅顏承主幸名隨身世盡東流

蛾眉出塞萬家春不數將軍作虎臣但使此身能報國何妨恩寵屬他人

古豐識畧卷三十四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初稿

原 棟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人部

藝文下

劉統勳歸化道中晚行

國朝 文正公山東諸城人見宦績門

蹇驢破帽獨衝風路指陰山落日紅行客不須悲塞北  
版圖先已屬遼東

聖恩雨露蘇邊草使節星霜滯轉蓬幾度拂雲堆上

望紛紛得失悟雞蟲

無名氏費大將軍祠題壁詩見府志

遺像今何似當年駐馬時一方民父母千載世神祇  
勒石全軍勝屯田治策奇乾坤同不朽留與後人思

袁枚明妃曲見前藝文上

明駝一羣角數聲漢家宮女昭君行六宮送別泪如  
雨怨入民間小兒女昭君上馬鞍手取琵琶彈生來  
絕色原難畫影落黃河自愛看詔書殷勤選容質傳  
到龍庭轉幽咽侍女濃熏甲帳香傾城遠掃天山雪  
橫波滿臉向名王手拂穹廬作洞房生長內家風味

慣酒酣時作漢宮教從今甥舅息干戈塞上呼韓日  
請和寄言侍寢昭陽者同報君恩若箇多

紀昀塞上雜詠四十首

原詩百六十首為烏魯木齊而作本與此  
地無涉迺西北所暨風氣畧同爰摘錄四  
分之一以代竹枝後有作者正未能出其  
窠臼想文達公有知或亦不吝惜爾。昀  
字曉嵐河間獻縣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  
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諡文達文章學  
問為



高宗純皇帝所知命總纂四庫全書作簡明提要二百卷精賅詳備孫樹馨編其遺集付梓共詩文三十六卷

山園芳草塞烟平迢遞新城接舊城行到叢祠歌舞榭綠鞵輪上看棋枰

原注城舊卜東山之麓後移以就水泉登城北關帝廟劇樓城市皆俯視歷歷。此間呼歸化為舊城綏遠為新城每遇春夏間營房及公主府演劇時兩城外園畦羅列濃綠如畫

廛市鱗鱗兩面分門前官樹綠如雲夜深燈火人歸後幾處琵琶月下聞

原注富商大賈聚居舊城南北夜市既罷吹竹彈絲云息勞苦

萬家烟火暖雲蒸銷盡天山太古冰臘雪清晨題牘背紅絲硯水不曾凝

原注向來氣候極寒數載以來漸同內地人氣盛也

流雲潭沱水廉纖長夏高齋坐捲簾放眼青山三十里已經雪壓萬峯尖

原注城中夏日頗炎燠山中則氣候常寒每城

中雨過遙見層巒疊嶂積雪皓然。此間距大  
青山里數畧同

百道飛流似建瓴陂陀不碍浪花鳴遊人來到蕭關  
外誰信山泉解倒行

原注謂水流迅急越坂數重。此間自殺虎口  
外水多北行俗亦謂之倒行

南北分疆畫界勻雲根兩面翠嶙峋中間岩壑無人  
跡合付山靈作守臣

原注山北屬烏魯木齊山南屬回部。此間大  
青山為中外界

城南風穴近山坳一片濤聲萬木梢相約春來牢蓋  
屋夜深時捲數重茅

原注聞城外林木聲如波濤不半日即風至矣  
動輒發屋春月尤甚。此間立春後必多大風

金碧觚稜映翠嵐崔嵬

紫殿望東南時時一曲昇平樂膜拜聞呼

萬歲三

原注 萬壽宮在城東南隅遇 聖節朝

賀張樂坐班亦如內地其軍民商賈往往在宮  
前演劇謝 恩邊氓芹曝之忱例所不禁。

此間綏遠城東街

萬壽宮亦然

戶籍題名數種分雖然同住不同羣就中多賴鄉三老雀鼠時時與解紛

原注戶頭鄉約事權頗重官衙有事亦多就問。此間十二行有四鄉耆十二總領統之事權畧同

雕鏤窗櫺綵畫椽覆檐却道士泥堅春冰片片陶家瓦不是劉青碧玉甃

原注惟神祠以瓦為之餘皆覆以土歲一圻之云磚瓦皆雜沙礫易於碎裂。此間亦少瓦房

不解何故

婚嫁無憑但論資雄蜂雌蝶兩參差春風多少盧郎怨阿母錢多總不知

原注娶婦論財多以逾壯之男而娶髫齡之女土俗類然。關外每多此風此間尤甚

擺極翻翻數寸零桔槔到手不曾停論園彷彿如朱荔三月商家已買青

原注二三月間田禾方長商家以錢給農戶俟熟收糧謂之買青。此間村莊藉以漁利者多到處歌樓到處花塞垣此地擅繁華軍郵歲歲飛官

牒只為遊人不憶家

原注商民流寓往往不歸詢之則曰此地紅花紅花者土語繁華也。此間亦有此語

萬里携家出塞行男婚女嫁總邊城多年無復還鄉夢官府猶題舊里名

此間學校未立居民無籍可入有數世未遷家者遇有官事仍曰某處人

界畫棋枰綠幾層一年一度換新塍風流都似林和靖擔糞從來謝不能

原注塞外之田更番換種以息地力從無糞田之說。此間牛馬糞頗貴俱以代薪炭用無入地者

麗譙未用夜誰何寒犬霜牙利似磨只怪更深齊吠影不容好夢到南柯

原注人喜畜犬家家有之至暮多升屋而蹲滿城響答狺狺然徹夜不休頗聒人睡。此間營路生意皆恃犬以防賊冬月回城犬聲尤重故俗語有狗鎮城之說

酒果新年對客陳鵝黃寒具薦燒春近來漸解中原味浮瓊宇丸一色勻

原注新年客至必陳饌餌四器佐以燒酒近亦以糯米作元夕粉團其他糕餅亦畧同京師之製。此間點心近仿京式

半帶深青半帶黃園蔬已老始登牀可憐除却官厨宴誰識春盤嫩甲香

原注鬻菜者謂之菜牀瓜菜必極老之後乃采以鬻否則人嫌其嫩而不食。此間亦無嘗鮮之說瓜菜鮮時園丁不肯摘鬻縱多與之錢亦不願也

花信闌珊欲禁烟晴雲駘宕暮春天兒童新解中州戲也趁東風放紙鳶

原注塞外舊無風鳶之戲近有兵士能作之遂習以為俗。此間風箏之戲亦不數年

燒殘絳蠟鬪臯盧畫出龍眠賢已圖老去杜陵猶博塞陶公莫怪牧豬奴

原注土俗嗜博比戶皆然。此間婦女尤甚五月花蚊利似錐村村擬築露筋祠城中相去無三里夜捲珠簾不下帷

原注田中蚊蟲最毒城內則無。此間近城亦少蚊



息雞草長綠離離織薦裁簾事事宜腰裏經過渾不顧可憐班固未全知

原注芟芟草生沙灘中一叢數百莖莖長數尺即漢書息雞草也班固謂馬食一本即飽然馬殊不食。此間叢生極多土人每以之縛帚呼音近及雞二字

姹紫嫣紅廿四畦香魂彷彿認虞兮劉郎儻是修花譜芍藥叢中定誤題

原注虞美人花巨如芍藥五色皆備。此間多種罌粟田畦數里錦綉奪目按虞美人亦罌粟

之類

朱橘黃柑荐翠盤關山萬里到來難官曹春宴分珍果誰怯輕冰怯齒寒

原注柑橘皆有惟價過昂耳

旋繞黃芽葉葉齊登盤春菜脆玻璃北人只自誇安肅不見三臺綠滿畦

原注黃芽菜不減安肅菜菔亦甘脆如梨。此間白菜以薩拉齊所產為最佳

千瓣玲瓏綠葉疎花頭無力倩人扶因循錯喚江西蠟持較東籬恐未輸

原注江西蠟花徑二寸千瓣五色望之如菊。  
此間名七月菊

春鴻秋燕候無差寒暖分明紀歲華何處飛來何處  
去難將踪跡問天涯

原注燕鴻來去之候與中土同

徹耳金鈴箇箇圓簷牙屋角影翩翩春雲淡宕春風  
軟正是城中放鴿天

原注土與鴿宜最易蕃衍風和日暖空中千百  
為群鈴聲浪浪頗消岑寂。此間不能如是之  
多然鈴聲亦堪悅耳錄詩至此鈴聲又漾空而

過矣

菽乳芳腴細細研截肪切玉滿街前只憐常逐春歸  
去不到榴紅蓼紫天

原注豆腐頗佳冬春以為常餐夏秋則無鬻者  
。此間近來有南豆腐惜夏秋間亦不易得也  
槐榆處處綠參天行盡青山未到邊只有垂楊太嬌  
穉纖腰長似小嬋娟

原注柳最難長罕見高丈餘者。此間尚不至  
是惟署前新栽柳亦數年尚未長成

剪剪西風院落深夜涼是處有蛩音邊城不解金籠

戲一任籬根徹曉吟

原注地多促織無促鬥之戲

新榨胡麻湫澁光可憐北客不能嘗初時錯認天台  
女曾對桃花飯阮郎

原注胡麻即脂麻東坡集言之甚晰而西人以  
大麻為胡麻其油氣味甚惡非土人不能食也  
○此間麻油亦不可食

臘雪深深圻地寒經冬宿麥換苗難農家都是春初  
種一樣黃雲被隴看

原注雪深地凍宿麥至春多不生所種皆春麥

也

八寸葵花色似金短垣老屋幾叢深此間頗去長安  
遠珍重時看向日心

原注葵心向日與內地同

地近山南估客多偷來番曲演鴛哥誰將紅豆傳新  
曲記取摩訶兜勒歌

原注土魯番呼歌妓為鴛哥春社扮番女唱番  
曲亦靡靡可聽。鴛哥字未詳所出此間謂之  
秧歌或取插秧歌之義雁闕南北即有是稱

玉笛銀箏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樓春明門外梨園

部風景依稀憶舊遊

原注酒樓數處日日演劇數錢買坐畧似京師  
桃花馬上舞驚鸞趙女身輕萬目看不惜黃金拋作  
埒風流且喜見邯鄲

原注塞外豐盈游民鬻技者齎至畿南馬解婦  
女亦聞風而來。此間近始有至者

樊橋月滿四絃高小部交彈鳳尾槽白草黃沙行萬  
里紅顏未損鄭櫻桃

此間菊部諸人亦多自都中來

赤繩隨意往來牽頃刻能開並蒂蓮管領春風無限

事莫嫌多費買花錢

此間五方雜處娶婦極易

白草颼颼接冷雲關山疆界是誰分幽魂來往隨官  
牒原鬼昌黎竟未聞

原注己丑冬城西林中時聞鬼嘯或為民崇父  
老云客死之魂不得官牒不能過關焚牒給之  
是夜寂然。此間城隍祠亦給客死者路票每  
票索錢數百內有仰沿途關隘驗放云云甚屬  
可笑商民多敬信之

吳頡鴻送哲省莽成額之綏遠司馬任寓門流

過征正是歲闌時  
仙吏行裝最便宜  
收拾江山歸宦橐  
半肩書畫一囊詩

邊塵黯黯塞雲飛  
草短山遙雪四圍  
此去定從青冢過  
一樽為我醉明妃

策馬樓煩望曉暎  
五辛盤列酒盈尊  
遙知竹馬歡迎處  
帶得春風度雁門

計元旦可抵任

數聲風笛送花轅  
千里相思月一彎  
料得歸來持贈我  
倪家雲樹米家山

時以素絹索省奔畫山水

自殺虎口至和林  
格爾前人  
車軸響硜硜  
程無十步平  
風聲都少韻  
山色總無情

路迥荒阮隔梁危  
獨木撐迷途  
欲問訊絕塞  
少人行  
中秋月夜登清水河署樓望諸山積雪前人

屏山八月朔風烈  
吹出千山萬山雪  
我來踏月縱雙眸  
九塞分明銀一色  
是時玉宇浮雲空  
沙磧淨掃無塵容  
琉璃世界現本色  
冰輪正掛天當中  
前宵滕六肆威怒  
如掌雪花飛萬樹  
牛心山沒七墩平  
平盡人間不平處  
北望石碓南雁門  
二十六口飛烟屯  
忽逢兔魄明秋霽  
一白不覺天黃昏  
風來尚捲梨花朵  
百尺樓高宜着我  
劇憶閨中兒女歡  
正拜姮娥設瓜果  
詎知絕塞民生難  
稻梁半熟逢嚴寒  
場圃築成蓋藏



少坐對佳節空愁歎我昔看月金山頂萬道金蛇盪  
波影又曾看月崦山巔九點遠失齊州烟今朝于役  
來塞北頓使書生眼界濶黛海青山一覽收置身如  
在玻瓈國水調歌翻白雪篇不知今夕是何年願將  
塞外清寒景補入幽圖達九天

張棣明妃曲

棣字萼樓崞縣人道光丙申進士官直隸  
吳橋靜海知縣少以詩賦為周石芳學使  
所知選拔貢生

睿皇帝西巡召試賜綺一端為縣令十七年多

惠政著有覽齋存草

雪滿天山草不春琵琶幽咽怨和親縱然不為丹青  
誤也是長門失意人

塞下曲 前人

陰山飛雪冷征袍古戍寒霜澁佩刀颯颯西風連夜  
急受降城外月輪高

彥德青冢詩

彥德字亦庵滿洲正黃旗人嘉慶癸卯舉  
人襲世職歷官至漢軍都統定邊左副將

軍

閨閣堪垂世明妃冠漢宮一身歸朔漠數代靖兵戎  
若以功名論幾於衛霍同人皆悲遠嫁我獨羨遭逢  
縱使承恩寵焉能保始終至今青冢在絕勝賦秋風  
此詩現勒石墓側旁有兩碑一為將軍昇寅作  
七古一為故相耆英作五古昇作主不從胡俗  
飲藥而死立論惟以蘇武娶胡婦比之文姬失  
節法雖尊題其說不無太過耆作粗率尤不足  
存僅錄昇作於後

昇寅青冢七古

寅滿洲人前任綏遠城將軍歷官至都察

院左都御史

乾坤毓秀無遐邇半出簪纓半牀第才貌豈足定閨  
賢總觀大節知臧否呼韓入覲詔六宮願嫁烏孫擬  
身起一枝穠豔別椒闈三千粉黛皆委靡畫師伏罪  
天子嗔昭君遂志單于喜御溝紅葉水融融團扇秋  
風處處同回憶簪花眾姊妹可憐白首甘泉宮琵琶  
醉酪日歌舞寵擅閼氏塞北空外無胡馬飲江水內  
無野雞興女戎甯為雞口不牛後誰識女子真英雄  
大青山下黑河汜旁有孤墳如壁壘空餘牧豎任樵  
蘇自昔流傳青冢是當年夫歿請還朝詔令從俗亂

人理守志妃賢從一終君王忍不諒人只視彼文姬  
返漢關失節屢嫁中朝士典屬老人吞雪忠牧羊又  
娶胡兒婢名臣才女縱千秋貞操應令昭君鄙聞道  
黃河西岸邊亦有明妃舊芳址噫吁嘻一坏黄土易  
銷沈青冢傳疑勝青史

古豐識畧卷三十五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棟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人部

風俗

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

鄙樸少禮文好射獵

漢書地理志云云此風迄今二千餘年鄙樸

猶是少禮文猶是惟射獵則不知好矣奈何

奈何

俗尚武藝

見一統志

民勤耕作士鮮奔競

見摺紳全書以上兩則係指朔平一府而言此間既無土著之民亦並無絃誦之士也

按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誠以治民之道必因其俗而化導之示儉示禮各隨其宜風俗所關最為切要此間自我

朝開國伊始首先內附其向化之速被化之久較內地且早數年及今涵濡

聖澤二百餘年視南疆西域聲教所訖感召宜深乃以學校未開民無定籍居其地者十九以商賈為生間有一二士子餬口遐方非粗識之無即意存漁利詩書禮樂蕩如蔑如即以商賈而言若輩與外藩互市日久謀利較他處獨精人情十分狡譎而權其子母所得十無一焉奢靡之習游蕩之行比比皆是農之情工之拙所不知也至於冠婚喪祭各縱其欲無摺紳以先之無名教以束之無老成以勸戒之雖宣講

聖諭朔望僅存其文會典通禮衙署內藏其書民俗



之弊頽然莫挽有心者當何所移易耶識畧及此不禁感慨係之

古豐識畧卷三十六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棟選知縣崢縣張曾小袁  
初稿

人部

土默特

刺麻札布 土默特人姓博爾濟古特元太祖十六世孫阿爾坦裔阿爾坦號格格根汗初由河套徙豐州灘築城架屋居之曰拜姓明史訛為板升者也與明通好封順義王以歸化名所居城至今仍之阿爾坦子九長僧格號杜梭汗子噶爾圖以避察

哈爾東徙隣喀喇沁為土默特東路即今駐牧巴  
顏和碩之土默特右翼札薩克其居西路者自格  
根汗凡四傳至博碩克圖汗仍居歸化城察哈爾  
強役屬博碩克圖汗不從偕喀喇沁部布顏台吉  
等敗察哈爾兵四萬於土默特之趙城又敗其赴  
張家口請明賞兵三千與察哈爾林丹汗交惡博  
碩克圖汗卒林丹汗襲之有其眾我  
朝天聰六年大軍征察哈爾以林丹汗西奔唐古特  
移師趨歸化城博碩克圖汗子俄木布及其部頭  
目古祿格杭高託博克等集眾降

詔安堵如故八年以林丹汗竄死大草灘  
遣使取道歸化城往諭唐古特

命所部人護送之九年睿親王多爾袞率師收林丹  
汗子額哲於黃河西託里圖地貝勒岳託留駐歸  
化城所部人告變言俄木布乳母之夫毛罕潛通  
明沙河堡守將以歸化城叛偽稱俄木布為西土  
格根汗且導明使約喀爾喀兵為外應岳託遣謀  
征喀爾喀兵在途追襲之無脫者執俄木布以歸  
諭古祿格杭高託博克分守歸化城轄土默特部眾  
崇德元年

詔編所屬三千三百餘丁為二旗以古祿格為左翼都統杭高為右翼都統領之託博克尋代杭高子巴桑掌右翼嗣是博碩克圖汗裔分隸左右翼稱台吉刺麻札布祖素爾巴勒濟圖父達木巴世居歸化城隸左翼乾隆二十年

詔徵歸化城土默特兵千隨北路大軍剿達瓦齊於伊犁刺麻札布獻馬三百匹叙功授一等台吉命乾清門行走二十一年奉

命隨承恩公明瑞赴巴里坤從厄魯特達什達瓦部眾於阿勒台并以其女妻和託輝特郡王青衮咱

### 卜會青衮咱卜叛

詔隨左副將軍喀爾喀親王成衮札布由烏里雅蘇台進剿偵青衮咱卜欲逃往俄羅斯復隨參贊大臣納穆札爾等輕騎尾之抵杭哈將噶斯青衮咱卜就擒捷

### 聞

詔增設土默特一旗封刺麻札布為輔國公授札薩克隸烏蘭察布盟

勅曰朕仰荷天庥撫綏區宇中外臣工凡有効力宣猷勞績茂著者罔弗優封爵秩用獎忠勤爾土默

特一等台吉刺麻札布追擒叛逃奮勇有功朕甚嘉之爾其副朕養之隆恩歸撫爾旗人衆恪守典常靖共爾職勿蹈愆尤敗乃成業國有常刑勗哉無斁二十五年以不入覲及違例妄行罪議削爵

諭曰刺麻札布自優封公爵以來不思感激朕恩奉公守法乃日耽逸樂恣意妄為本應照議削爵但念公爵究係從前勤勞所得着加恩免削其札薩克及乾清門行走之處一併革退飭令回旗効力三十一年刺麻札布卒次子索諾木旺札勒襲四

十九年

詔世襲罔替

古祿格 土默特人姓納喇其先本姓土默特因滅扈倫國之納喇部遂以為姓世居葉赫部葉赫部亡依土默特博碩克圖汗於歸化城號楚琥爾博碩克圖汗卒察哈爾林丹汗攻滅土默特役屬之天聰六年大軍征察哈爾古祿格偵林丹汗由歸化城西遁懼掠匿山砦乃免旋請內附九年來朝優賚之崇德元年授左翼都統與右翼都統杭高並

駐守歸化城三年春以喀爾喀札薩克圖汗擁眾

通歸化城馳疏

聞

上統大軍征之札薩克圖汗遁師旋

諭古祿格及杭高曰爾等所守城小濠狹勢難禦敵  
宜於城外建築層垣以資捍衛垣如城高一丈五  
尺濶稱之俾可屯兵其上垣四面置四門各置甕  
城四隅各建望樓垣外環以深濠工竣之日內城  
外垣嚴加防守敵自不敢窺伺爾等其善為之夏  
率參領韜瑚等九十六人來朝

遣官迎宴

詔授一等男爵

賜弓矢冠服冬遣烏巴什等貢朝珠文綺四年獻所  
獲明歲給幣五年授其子烏克蘇穆佐領職協守  
歸化城六年正月古祿格還第巴圖等貢駝馬三  
月復遣納穆習禮等解送來降蒙古

獎賜白金有差順治元年遣使獻方物

賜雕鞍弓矢皮幣二年晉爵三等子

特頒珠頂貂帽朝衣玉帶甲冑弓矢等物以殊異之  
六年睿親王多爾袞征喀爾喀古祿格以兵來會  
偵喀爾喀遁乃歸康熙五年卒長子烏巴什泰襲



三等子召赴京隸蒙古正白旗四子錫喇布留歸化城襲都統九年卒子古睦德襲二十二年内大臣奇塔特等奉使厄魯特察獲所掠歸化城人巴朗歸之古睦德二十五年古睦德來朝以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和羅哩携衆降將由歸化城入覲

命速歸護降衆未幾以廢職罷都統

召赴京授佐領隸蒙古正白旗以其叔父阿喇納襲阿喇納者古祿格第五子也由佐領襲都統二十七年偕副都統阿迪等選兵偵禦噶爾丹三十年

命護視附近歸化城游牧之喀爾喀衆無致失所三十五年偕阿迪等隨大將軍費揚古擊噶爾丹於昭莫多師旋運礮七十九置歸化城三十六年正月助軍駝三月

駕由歸化城視師甯夏以土默特士衆委靡弓馬不嫻皆由左翼都統阿喇納及右翼都統阿彌達等軍律廢弛所致

詔削職停右翼都統世襲改用京員以阿喇納兄子古睦德重襲左翼都統四十三年卒子丹津襲先是烏把什泰襲三等子卒阿玉什襲阿玉什卒子

多爾濟襲五十九年多爾濟以罪革三等子

命丹津兼襲雍正元年疏請建文廟於歸化城左右翼各設滿學教官一歸化城增設理事同知一允之復以訓所部弁兵嫻弓馬

諭右翼都統如世襲舊制以阿弼達子根敦補授其副都統職聽丹津察舉九年大軍議剿噶爾丹策凌

命丹津與副都統五十六酌辦歸化城駐兵事宜尋因移駐洪果爾鄂隆

詔察給兵騎十二年以烏喇特部被災損牧畜遵

旨察閱戶口發歸化城帑賑之十三年九月奏歸化城每年解額爾德昭糧米四萬八百石向用內札薩克等牛車及喀爾喀官駝請自來年始募商駝輓運停喀爾喀官駝令善牧備軍用又應運米向由山西巡撫撥解道行不無竭蹶請以商人所納倉米十萬石就近解送庶經費可省動用亦便上從其請十二月

命大臣赴歸化城視形勝地築城屯田以丹津及根敦協理之乾隆元年設馬廠於歸化城北

詔丹津董牧務二年卒先是丹津子達奈居京由世

襲佐領歷官散秩大臣卒無子以丹津族子札什泰襲佐領至是丹津妻請即以札什泰為丹津嗣詔停襲左翼都統仍襲三等子兼授三等侍衛二十四年

諭曰左翼古祿格所遺都統職前因丹津無嗣停襲著加恩照右翼例改授三等男爵令三等子札什泰兼襲三十年卒子福保護三等子兼三等男託博克 土默特人姓把拉格特世居歸化城隸土默特博碩克圖汗部因察哈爾林丹汗滅土默特遂為所屬天聰六年大軍征察哈爾託博克偵林

丹汗西遁籲請內附九年來朝

優賚之崇德元年授三等參領隸右翼與都統杭高協守歸化城三年率子瓦駟來朝授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瓦駟以佐領授騎都尉五年

詔晉託博克一等參領賚弓矢冠服諸物六年賜貢使圖捫博奇等宴及甲冑冠服順治元年獻駝馬貂皮三年隨豫親王多鐸擊喀爾喀土謝圖汗及車臣汗兵於札濟布喇克四年叙功

詔授右翼都統時杭高子巴桑因軍務獲罪削職以託博克代六年復隨英親王阿濟格討叛鎮姜環

於大同屢敗賊衆康熙九年卒

賜諡果壯長子瓦駟以騎都尉兼襲一等輕車都尉  
詔加為三等男爵卒弟古魯襲都統職十三年

詔選兵入邊會剿陝西叛鎮王輔臣十四年正月偕  
副都統席第等率土默特兵七百至榆林聽調

諭獎其聞命速赴三月由榆林迎提督陳福軍於興  
武營會鄂爾多斯部貝勒索諾木亦率兵至五月  
合圍花馬池叛賊朱龍糾衆來援大軍迎擊之朱  
龍遁城守賊出降花馬池平六月隨大軍復磚井  
安邊諸砦七月進圍定邊撫定下馬關師還駐榆

林八月由西安援剿固原十五年正月甯夏兵變  
詔古魯等防守靈州定邊等處旋請屯黃河岸扼寇

衝

允之三月敗賊衆於靈州六月關隴平叙軍功以兄  
瓦駟已卒兼襲三等男二十年卒子拉察布襲二  
十一年拉察布卒以其子什第襲三等男以其叔  
父烏巴什襲都統什第卒子達什色梭襲達什色  
梭卒子納木札布襲納木札布卒子甘保襲烏巴  
什者託博克第三子康熙二十一年由佐領襲都  
統二十八年備兵防噶爾丹二十九年運殺虎口



倉米濟都統額赫納軍三十五年副都統多爾濟等隨西路大將軍費揚古進擊噶爾丹

命安郡王瑪爾渾統土默特兵防歸化城噶爾丹既敗遁瑪爾渾移駐愛畢哈錫喇穆棱界留兵所部以烏巴什子副都統阿弼達領之是年烏巴什卒阿弼達由副都統襲都統三十六年以不訓練士卒罪削職停襲改用京員札喇克圖俄赫楚忠相繼代任雍正元年

諭曰歸化城土默特兩旗原在四十九札薩克內其都統副都統等官皆係本部初附功臣子孫世職前因廢弛軍務革退都統另選京員管轄今舊習漸改訓練兵弁行伍整齊凡行圍出征等事與內地弁兵一體効力不負

聖祖仁皇帝教育生成之意宜復舊制以阿弼達之子副都統根敦襲補右翼都統其副都統缺仍令丹津將兩旗內應補人員與原任都統副都統世家子孫內保送擢用欽此根敦係阿弼達長子初授副都統康熙五十九年授參贊大臣隨振武將軍傅爾丹由阿勒台進剿策妄阿喇布坦至格爾額爾格擒宰桑貝坤等百餘人復焚其糧於烏蘭



呼濟爾

上優賚之雍正元年襲都統職二年

詔率滿洲兵二千赴巴里坤防禦青海叛賊羅卜藏

丹津尋分兵千駐吐魯番師旋入覲

賜孔雀翎及

御書福字白金等物九年三月大軍議剿噶爾丹策  
凌根敦率土默特兵千赴涼州聽調七月會西路  
軍於巴里坤偵噶爾丹策凌遣兵由伊犁犯北路  
軍於和通呼爾哈諾爾根敦隨西路大將軍岳鍾  
琪為搗巢計襲擊烏魯木齊大敗之追至額爾穆

克河而還十月蒙

上諭以土默特將弁兵丁連歲從征甚屬勤勞已命  
頒帑賞賚至都統根敦向在阿勒台軍營効力十  
有餘年今復至巴里坤懋著勞績朕甚嘉之特賞  
御用冠服及銀二百兩以示獎勵十年隨副將軍  
常賚等率兵三千餘赴哈密援剿十三年撤兵由  
塔勒納沁入嘉峪關還軍歸化城是年

詔偕丹津協理屯田事乾隆元年叙功

賚幣四年入朝七年卒子班達爾什襲入覲

賜孔雀翎扈蹕五台山以校射獲

優賚十九年卒

有碑 諭賜祭文 立墓側

詔停襲右翼都統改三等男以子賽音弼里克圖襲  
二十年

諭曰歸化城右翼都統原係

國初土默特杭高所遺世職後改授託博克嗣因子  
孫不勝其任由京員補授四次復念有可用之人  
是以令根敦及子班達爾什襲授是職朕思都統  
有整飭軍伍之責非閒散世職可比班達爾什之  
子賽音弼里克圖係前鋒職今若驟授都統不惟  
恐弗勝任且旗內台吉大員甚多亦恐未必服其

調度著將班達什爾所遺都統職另簡京員補授  
其本支內加恩改授三等男爵今賽音弼里克圖  
襲欽此是年入覲授左翼副都統二十五年以病  
罷二十六年卒無嗣以從弟賽音岳蘇圖襲三等  
男爵

按以上三傳由

欽定蒙古王公表傳抄錄表傳成於乾隆中年以後  
承襲世次尚俟確查補入傳中所言

太宗文皇帝征察哈爾年月與魏氏記微異且魏氏  
記無阿爾坦此傳無俺答似阿爾坦即俺答之

轉音蒙古言語本無定字正不必以拜姓為是以板升為非矣其以土默特為姓與滿洲八旗以地為姓者適同乃詢之土默特八旗轉不知有姓土默特之說其左翼右翼亦第分古祿格託博克所統兩旗而言與魏氏記左翼為濟拉瑪後右翼為元後者不同彼兩翼在歸化城土默特之外此兩翼專指土默特之在歸化城者也字書冒頓兩字冒音墨頓音突似與土默特字音相近然各書從無此說未便臆斷今各世職距城遼遠參領佐領各家譜牒之藏一時未能周悉畧識顛末其增續仍俟他日爾

古豐識畧卷三十七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揀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初稿

人部

呼圖克圖

呼圖克圖者刺麻之學道能轉世分掌教化猶華言  
再來人明史所謂尚師實理事之大僧官也其秩  
有國師禪師及札薩克達刺麻等號分駐各蒙古  
部落而皆遙領於西藏達賴班禪其來歸化城之  
始在明隆慶萬歷間

欽定蒙古源流以歸化城立廟為隆慶時事  
惟云歲次癸酉考癸酉為萬曆元年

元太祖十八世孫阿爾坦汗即俺答年六十八歲  
既與明通和好又收服阿木多喀木等部落於是  
阿里克刺麻為唎誦大利益分別取舍等經解  
脫三惡緣及來世罪孽汗遂專志經典始念六字  
心咒其姪鄂爾多斯部博碩克圖濟農來見叔曰  
前生失陷城池因與中國之人結讐以致出亡失  
絕今汗壽已高漸至於老事之有益今生及來世  
者惟在經教今聞西方純雪地方大慈大悲觀世  
音菩薩出現祈遣使請來依從前神祖忽必烈汗  
與帕克刺巴刺麻設立道教豈非盛事乎阿爾坦  
汗然之遂為右翼三萬人和好

右翼三萬眾為巴爾斯博羅特長子衮必里  
克墨爾昭所領俺答為次子領左翼三萬眾  
據十二土默特而居於諸部中尤強盛

遣使聖識一切之索落木札木蘇呼圖克圖使未  
至其聖識刺麻靜坐微笑曰阿爾坦汗前世已經  
善緣我今必往於是左翼蒙古三萬人議於青海  
之察卜齊勒雅地方修造廟宇初遣八百人往迎



次遣千人往迎再遣三千人往迎四次汗自領萬人迎於察布哈勒廟每次獻幣帛諸寶駝馬無算刺麻為各言其前世三生善緣於是諸台吉奏言前世青吉斯汗之孫庫騰汗與忽必烈汗以道教使天下太平今值屢世爭戰之餘但值聖刺麻與大力汗二人相遇伏願自今將湧血之大江變為溢乳之淨海普徧大眾無有窮極是時漢番土伯特蒙古等十萬餘人無不贊嘆希有從前蒙古人死後多宰駝馬殉葬為行糧自此改按八節持戒誦經每月治齋三日禁殺牲漁獵創立十善福政

尊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賴刺麻之號刺麻亦贈汗台吉等以經教護法之號阿爾坦許於歸化城立廟以八寶莊嚴佛像博碩克圖汗許將一百八函甘珠爾經用寶石金銀裝修達賴刺麻亦許於尼濟木搭拉地造彌勒佛像使其徒呼圖克圖先往廟中入馬明王定土神獻珍寶助工既而刺麻親至天散花雨又收服雷擊刺麻之術士引入菩提此呼圖克圖始來歸化城及土默特地方始立佛廟而我

朝因之遂藉以綏服蒙古者也事詳

欽定蒙古源流八卷魏氏源所作

國朝撫綏西藏記後嘗附錄之而於刺麻歷代譜系事跡記中言之尤詳讀之可以畧知其梗概其上篇云西藏古吐番元明為烏斯藏其人則謂之唐古特亦曰土伯特其地分三部曰康即四川打箭爐外巴塘察太多之地為前藏亦曰喀木曰衛即布達拉及大招寺本吐番建牙之所今達賴居之為中藏布達拉華言普陀宗乘也曰藏即札什倫布本拉藏所治今班禪居之為後藏札什倫布華言吉祥山也又並極西之阿里則稱四部云北界河源南界大金沙江西距雪嶺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五千餘里距京師萬有四千餘里由川陝滇入藏有三路皆先至前藏而後西至中藏又西至後藏又最西至阿里在五天竺之東非古佛國也而距天竺較近故經教至多持陀羅尼尤驗多僧無城郭僧居士臺者皆持戒律不持戒者居士臺外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贊普好佛立寺廟西藏始通於中國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為帝師大寶法王以領其地後嗣世襲其號而西藏始為佛教宗主

元史釋老傳八思巴者吐番人生七歲誦經

典數十萬言能通大義國人稱曰神童年十有五謁世祖潛邸即位尊為國師命製蒙古新字字僅千餘凡四十一母頒行天下今後藏薩迦有刺麻即元帝師後人為紅教之宗其教先娶妻生子有後則不入室始登法座明洪武初太祖以西番地獷人悍欲裊其勢而分其力故凡元代法王國師後人來朝貢者輒因其故俗許其世襲以化獷俗尊中國永樂初成祖則兼崇其教聞西僧哈力麻有道術國人稱曰尚師遣使迎至京師為高帝后薦福於靈國寺有卿雲

甘露青鳥白象之祥封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其徒三人皆封國師其後又封大乘大慈二法王禮之亞於大寶於是其徒爭來朝貢輻輳京師所封有闡化闡教輔教護教贊善五王又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凡灌頂國師者十有八法王等死其徒輒自承襲歲一朝貢畧與土司等嗜茶貪貢市冀保世職故終明世無西番患然皆紅教非黃教其黃教宗祖則創於宗喀巴一名羅卜藏札克以永樂十五年生於西甯衛得道於西藏之甘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初明代諸法王皆賜紅綺

禪衣本印度袈裟舊式也其後紅教專持密咒流弊至以吞刀吐火炫俗無異師巫盡失戒定慧宗旨宗喀巴初習紅教既深觀時數當改立教即會衆自黃其衣冠遺囑二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日達賴刺麻一日班禪刺麻刺麻者華言無上也

今俗加口旁曰喇嘛其班禪又稱額爾德尼相傳達賴為觀音分體之光班禪為金剛化身在印度已轉生數十世其說不可得詳

皆死而不失其通自知所往生其弟子輒迎而立之常在輪回本性不昧故達賴班禪易世互相為師其教皆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當明中葉巴遠出紅教上未嘗受封於中國中國亦莫之知也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者即贊普之裔世為番王至是舍位出家亦名羅倫嘉穆錯嗣宗喀巴法傳衣鉢始以法王兼藏王事其二世曰根敦嘉穆錯自置第巴等代理兵刑賦稅其弟子稱呼圖克圖則分掌教化當明正德時始以活佛聞於中國

武宗遣中使迎之不至武宗崩世宗立盡斥遣番僧人益謂達賴之不至有前知焉

三世曰鎖南嘉穆錯明史所稱鎖南堅錯也名益著青海河套諸蒙古罔不嚮服順義王俺答躬入藏迎至青海建仰華寺奉之大會諸部飲長生水鎖南戒其好殺勸令東還而俺答亦勸其通中國乃自甘州遣明大學士張居正書自稱釋迦牟尼比邱中國始知有活佛而紅教中大寶大乘諸法王亦皆俯首稱弟子改從黃教化行諸部東西數萬里熬茶膜拜視若天神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

能施其號令傳至第四世曰雲丹嘉穆錯生蒙古圖古隆汗族十四歲入藏坐牀二十八歲示寂故事跡不著然河套青海蒙古守其戒不敢鈔掠西邊安枕者五十餘年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當我

太宗文皇帝崇德二年喀爾喀三汗奏請發帑使延達賴刺麻四年因厄魯特使貽達賴書於是達賴班禪及藏巴汗青海固始汗聞我

朝興東土各報使繞塞外數萬里以崇德七年至盛京奉書及方物約共行善事并獻卦驗知必當一



統明年遣使存問達賴班禪稱為金剛大士是為我

朝通西藏之始順治初天下混一達賴班禪及固始汗復各遣使獻金佛念珠表頌功德

詔賚甲冑弓矢皮幣并遣使近達賴九年冬至京師賓之於太和殿建西黃寺居之及行餞之南苑德壽寺授金丹印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刺麻

命和碩親王以八旗兵送之康熙二十五年第五世達賴死有第巴曰桑結者欲專國事秘不發喪偽言達賴入定居高閣不見人凡事傳達賴命行之自是益橫既袒準噶爾以殘喀爾喀蒙古復唆準噶爾以鬪中國又外構策妄內鬪拉藏汗遂招準兵寇藏之禍西北擾攘數十年皆第巴桑結一人所致噶爾丹者亦四厄魯特之一曾入藏為刺麻與第巴暱歸篡其汗自言受達賴封為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又喀爾喀自

國初時以入藏隔於厄魯特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之後身為大呼圖克圖位與班禪相亞凡數十年矣至是喀部車臣汗與土謝圖汗

交惡構兵

聖祖遣使約達賴和解之第巴奏使噶爾丹西勒圖往蒙古謂刺麻坐牀者為西勒圖蓋達賴大弟子也而喀部哲卜尊丹巴亦奉

詔蒞盟壇與西勒圖並坐噶爾丹使其族人隨之觀釁因責喀部待達賴使無加禮詎責之為土謝圖汗所殺噶爾丹遂以報讐為名襲侵其部喀爾喀東走

聖祖申命達賴遣使罷兵第巴使濟隆呼圖克圖往反陰啖之二十九年遂寇漠南為我兵所敗噶爾

丹託濟隆代之和頂佛立誓而遁第巴內慚乃託達賴意合青海蒙古及厄魯特五台吉上尊號聖祖不受屢遣京師刺麻入藏探之歸言第巴桑結使已遙望禮拜有刺麻立高樓上絳帳之中香烟繚繞覲不分明三十三年達賴遣使入貢言己年邁國事皆決于第巴乞與封爵

詔封第巴桑結為土伯特國王三十五年聖祖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聞噶爾丹敗竄時慰其部下曰此行非我意乃達賴刺麻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也

上謂達賴存必無是事乃遣使賜第巴桑結書責其  
峻袒準夸之罪且言達賴存日塞外無事者六十  
餘年頃詢諸降番如其脫縉已久何至今猶匿不  
奏聞如達賴果存此番使往必令相見第巴桑結  
恐次年密奏言為眾生不幸第五世達賴於壬戌  
年示寂轉生靜體今十五歲矣前恐唐古特民人  
生變故未發喪今當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  
坐牀求

大皇帝勿宣泄

西藏不紀天干惟以地支所屬紀年亦以十  
二月為一歲以寅為正月亦有閏月但與中  
國閏不同如雍正十年閏五月其地則閏正  
月十三年乙卯閏四月其地則於寅歲閏七  
月且無小建而有閏日如是月當閏初二日  
則於初一日後即初三日矣每月必有初一  
十五三十而閏日則但於中間摘去一二日  
耳

並封進達賴臨終牀簀尸鹽拌像

上許為秘之侯十月宣示內外第巴使者歸途遇策  
妄那布坦會禽噶爾丹之兵復宣言達賴已厭世

爾部落兵母得妄行策妄哭而歸

上以第巴始終反覆持兩端乃追還其使傳集各蒙  
古宣示密封則像首已墮第巴使驚仆於地四十  
四年第巴謀毒拉藏汗不遂欲以兵逐之拉藏汗  
集眾討誅第巴拉藏汗者青海固始汗之孫也自  
三十六年嗣爵後因議立新達賴刺麻故與第巴  
交惡至是奏廢第巴所立之假達賴

詔執獻京師行至青海病死

即方畧所云策妄那布坦遣使爭迎之而拉  
藏不遣者也

而藏中所立博克達山之伊西嘉穆錯為第六世  
達賴者青海諸蒙古復不信之而別奉裏塘之噶  
爾藏嘉穆錯為真達賴以康熙二十二年轉生二  
歲著靈異至是廿歲矣諸蒙古迎至青海坐牀請  
賜丹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

上恐其構釁

詔暫居西甯紅山寺旋移塔爾寺塔爾寺者西甯衛  
城西南四十里之塔山宗喀巴瘞胞衣地黃教祖  
寺也青海周數百里十三峯環繞之海中有二島  
人跡不至

即唐時龍駒島

番僧習禪定者於冰合時裹一

歲糧休焉往往出異僧故青海佛法與西藏相亞  
兩部爭議未決五十六年七月策妄遣台吉大乘  
零敦多希領兵入藏執殺拉藏汗搜各廟重器送  
伊犁禁新達賴刺麻於札克布里廟五十七年西  
藏諸土伯特合詞請奉青海呼畢勒罕擁置禪榻  
而以藏中所舊立者為贗

詔許給冊印於五十九年春諸蒙古汗王貝勒台吉  
扈從達賴刺麻入藏

詔加封宏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刺麻於九月登座取  
拉藏所立博克達刺麻歸京師蓋自第五世達賴  
卒後三十餘年而立假刺麻西陲做擾至是始定  
焉論者謂達摩創法震旦有一花五葉之讖至六  
世果以衣鉢啟爭故六祖不復傳衣鉢與宗喀巴  
至第六世達賴之事若一轍物盛難繼始必有終  
天數所極佛法不能違而况人事與

內節去大兵平定厄魯特數語因與篇目無  
關緊要祇取達賴刺麻世系錄之

其下篇云初雍正元年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自  
喀部來朝卒於京師年九十矣

上親臨奠賜名號冊印如達賴班禪之例遣使護其



喪歸庫倫其後五年喀爾喀奏呼圖克圖呼畢勒罕轉生於庫倫

詔賜金十萬造寺以綏喀爾喀之衆又為駐京之章嘉呼圖克圖後身造寺於多倫泊以綏內蒙古之衆章嘉者

上在雍邸時所從咨佛法者也方是時

世宗憲皇帝天縱神悟夙覺大乘優禮高僧方將以君師宏法教普利羣生而二年即有青海刺麻助羅卜藏丹津之叛其青海諸寺刺麻衆各數千羣起騷動甚至以察罕諾們汗大刺麻亦黨賊拒戰

### 王師討平之

上謂玷辱宗門莫斯為甚乃收各寺明國師禪師印并定制廟舍無逾二百楹衆無逾三百人冬命大臣正副二人分駐前後藏鎮撫之移達賴刺麻於西裏塘之惠遠廟以避準噶爾八年遷於泰甯護以兵千十二年

詔果親王偕章嘉呼圖克圖赴川送達賴由泰甯歸藏其哲卜尊丹巴於九年移多倫泊以避準噶爾者至是亦返庫倫乾隆二十二年

詔加封敷教安衆大刺麻四十五年

高宗七旬萬壽第六世班禪來朝祝釐

詔倣後藏札什倫布式建須彌福壽之廟於熱河班禪自崇德中同達賴通貢

其第一世曰凱珠布格埒克巴勒藏二三世無考

順治初以年老未隨達賴入覲者皆其第四世羅卜藏垂吉嘉穆錯也第五世曰羅卜藏伊什於乾隆二年示寂第六世曰羅卜藏巴丹伊什於乾隆六年登坐至是年四十有二矣七月班禪至接見於避暑山莊之澹泊誠敬殿初

上習蒙古語及平回部金川即習回語西番語茲因班禪來覲復習唐古特語故重譯朝見告語如一家舊以達賴班禪有高行入覲惟跽不拜至是班禪固請拜

上嘉其恪誠從之至京接見於南苑德壽寺仍居西黃寺講經放參皆

世祖禮達賴處也京師西山僧某往論佛法責以宜居西番清淨式衆不宜入中國過受崇奉班禪謝之十一月以痘終京師

詔即其地建清淨化域明年春舍利金龕西歸

駕幸西黃寺拈香送之而留其高弟子羅卜藏敦珠布者領班第二十人任持札什倫布廟傳授後藏經律選內地刺麻百八十人習焉是年冊封第七世達賴刺麻時年二十二歲尚未受封至是班禪卒乃封達賴以綏唐古特之眾初達賴刺麻之呼畢勒罕一世二世出後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六世出裏塘皆非一地一族班禪及大呼圖克圖亦然至乾隆末而各大刺麻類多兄弟叔姪且多出蒙古汗王貝勒子弟甚至哲卜尊丹巴示寂適土舍圖汗之福晉有妊眾即指為

呼畢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尤貽口實損蒙古之敬信蓋宗喀巴經言達賴六世班禪七世後不復再來故登坐者無復真觀密諦祇憑垂仲降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之師巫也又達賴班禪親族多營為大呼圖克圖以專財利致有仲巴兄弟誨盜之禍

仲巴呼圖班禪刺麻之兄盡有班禪入覲所得錫賚布施財物其弟舍瑪爾巴垂涎不遂憤唆廓爾喀入寇

上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會也乘用兵之後

五十六年廓爾喀深入福康安海蘭察大舉討平之

特運神斷創頒金奔巴瓶一供於中藏之大招寺遇有呼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籤瓶中誦經降神駐藏大臣會同達賴班禪於宗喀巴前掣之而各札薩克蒙古所奉之呼圖克圖其呼畢勒罕將出世亦報名理藩院與駐京之章嘉呼圖掣之瓶供雍和宮尤元明以來所未有章嘉呼圖克圖者其先於康熙中自藏來朝乃第五世達賴之大弟子也

聖祖優禮之命任持蒙古多倫泊之彙宗寺章嘉通宗乘為

世宗藩邸時所敬逮其第二世呼畢勒罕轉生於多倫泊

詔造善因寺居之

高宗朝奉召來京師翻定大藏經咒又佐莊親王修同文韻統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卷而辨其字於四十一年跌逝京師是為黃教第四支與哲卜尊丹巴一支皆住持蒙古亞於達賴班禪一支而藏中之紅帽十三支黑帽數小支則不暇詳述云綜

計刺麻之能出呼畢勒罕入理藩冊者西藏號呼圖克圖者十有八號沙布隆者十有五漠北蒙古十有九漠南五十有七青海番地三十有五四川察木多番地五又駐京呼圖克圖十有四共呼畢勒罕百有六十惟青海諾們罕一支久同世襲許以親族入籤又嘉慶十三年第八世達賴之呼畢勒罕靈徵衆著由駐藏大臣奏聞請

旨不復瓶掣是二者為破格然康熙中有丹巴呼圖克圖出世時能自述前生事受封清修禪師住持五臺山竟以酒色不檢黜退是能知風命之真呼

畢勒罕隔世尚或迷其本性云凡刺麻朝貢除達賴班禪哲卜尊丹巴三人歲遣貢使不列年班外其餘大刺麻駐漠南北蒙古各部者班六每歲一至岷州刺麻班四三年一至凡西藏刺麻皆袈裟僧衣惟將入朝貢始易內地衣冠其駐京刺麻或在京掌教或赴藏辦事或分駐盛京熱河多倫泊五臺山或派往伊犁及四川之懋功寺分闡黃教三歲而更代臣源曰西藏誠非古佛國而自元明以來佛教則衛藏為盛其始不過內受冊封師弟相嗣至宗喀巴崛起不藉中朝封號而覓出諸大



法王上西北諸行國常視為嚮背中國常用為銜  
勒亦佛法因緣有時會興廢非人力與夫大雄涅槃  
不聞轉世即宗喀巴經亦言達賴班禪轉生止  
六七世自後不復再來今之黃教非昔之黃教尤  
非古之釋教宜若可以已焉然自葱嶺以東惟回  
部諸城郭國自為教外使無世世相傳之呼畢勒  
罕以鎮服僧俗則數百萬眾必互相雄長狼性野  
心且決驟而不可制蓋邊方好殺而佛戒殺且神  
異能降服其心此非堯舜周孔之教所能馴也  
高宗神聖百族稟命

詔達賴班禪兩汗僧當世世永生西土維持教化蓋  
自金奔巴瓶之頒而

大聖人神道設教變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測  
矣

天章丁寧申諭比於吏部之為籤部視元代尊奉帝  
師干紀妨政者曷可復道里計哉

此篇節錄十之五六

其後記云達賴所轄寺廟三千百有五十餘所刺  
麻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萬千四百  
八十一戶班禪所轄寺廟三百二十七所刺麻萬

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

乾隆二年

理藩院  
造冊

其刺麻稱呼圖克圖者不可勝數皆同土

司各轄番民不設官吏僧多於民君并於師介出家在家之間釋典言普陀有三一在天竺南海中一在中國浙江定海一在西藏平地連矗二峯高百餘丈其一達賴居之其一為高行刺麻靜修之所其達賴所居因山勢邈迤疊甃而成樓十有三重高三十六丈七尺有八寸上有金殿三金塔五僧舍萬餘間金玉銀銅佛像無數歷代寶器充牣耀目皆創建於唐時贊普而歷世達賴與藏巴汗

重葺之西殿則宗喀巴遺蹟存焉有手足印在黃酥油上久而不渝為番民所頂禮山之東五里為大小招寺皆唐公主所建西番謂廟曰招猶言大寺小寺大招高樓四重殿宇闌干皆銅塗金左廊有贊普及公主暨白布國王女塑像供神佛萬計釭酥為燈小招規制亞之大招供釋迦牟尼佛乃唐公主鑄自中國請往者小招所供珠吉多佛其座額書寂默能仁則亦釋迦像也世俗妄傳大招寺像乃白布國王女成佛小招寺像即公主侍女成佛直委巷之談耳甘丹寺距山八十里則宗喀

巴成道之所有遺塔及所坐禪榻以十月二十五日為成道之期是夕萬戶然燈光明如晝遇節期則達賴升坐講甘珠爾經丹珠爾經二經乃西藏大乘經之最尊重者圍聽膜拜千計達賴所坐疊鐸輸數十重番民得其一摩頂一擊拂者如不世之遇班禪所居札什倫布寺次之相距七百餘里遠近瞻禮受法傳戒相等有呼圖克圖分掌教化其兵刑賦稅則第巴噶布隆戴喇堪布等分理之有番律四十一條甚酷番民病故後所有之財半供達賴刺麻半施各寺諷經追薦故國中布施多於賦稅此外有西南布魯克二部世傳紅教寺廟百有二十刺麻二萬五千餘南近天竺界惟番僧往來漢民罕至者

此篇節錄十之二三

松湘圃相國綏服紀畧則云紅教刺麻最尊者為薩迦呼土克圖即元帝師怕斯巴刺麻之後也在札什倫布之西宗喀巴初年亦學經於薩迦廟本出一源及學成乃自立宗余巡邊見薩迦呼土克圖詢其經典悉同黃教其僧亦無眷屬惟薩迦有妻室朔望相見餘時不往來祇為生子襲衣鉢計

蒙古番衆凡崇信黃教者亦皆敬禮薩迦如達賴  
班禪蓋紅黃二教本同其邪術惑人乃紅教之末  
失非薩迦廟之本宗也其與黃教異者一則衣冠  
異色二則咒語稍別三則傳子與轉生不同如斯  
而已乃歸化城大小刺麻惟禮服升坐說法袈裟  
袍褂俱用黃色餘皆紅黃兼用幾莫辨其何宗且  
袍褂冠履除紅黃而外與軍民官吏無別常熟錢  
氏出塞紀畧言歸化城刺麻廟有一僧被黃衣袒  
右肩南面坐號呼土克圖自言能憶前生數世貌  
莊氣靜類有道者此適遇其升坐時爾近則升坐

亦無此服飾豈以有品級大刺麻於年班入覲必  
易頂戴袍褂故平日亦概從其制耶余慶遠維西  
見聞記謂維西黃教刺麻夏戴平頂竹笠冬戴平  
頂方纒帽此間小刺麻出寺行走夏笠必用黃紗  
絹縫裏表裏製極精細纒帽上用黃毛蓋頂長尺  
許紛紛四垂如披髮狀春秋間方戴之冬日則概  
用貂狐帽沿無用纒者又記稱紅教刺麻十三種  
維西係格馬一種其長五人輪回生番地掌教名  
曰五寶乾隆八年紅教謨勒孤刺麻轉生於維西  
民家名曰達機年七歲其弟子輩占卜尋至達機

先一日即告知父母及期揀珠認鉢及所書心經  
笑摩眾頂歷言前生事不爽遠近爭皈頂禮迎去  
乾隆乙卯有善知識刺麻亦格馬四寶之高弟子  
轉生於維西通事王善家丁亥年四寶命刺麻數  
人以金銀馬騾夾迎入藏每程未至山川皆預知  
之則是紅教亦有呼畢勒罕轉生不獨黃教矣刺  
麻家譜曰經簿其布達刺經簿詳載歷代源流時  
有續修各處刺麻皆有之惜外人未易見耳經簿  
言第一世達賴生於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二十  
歲受大戒壽八十六歲第二世生於成化十二年

丙申第三世生於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名索諾木  
嘉木磋即魏記之鎖南嘉穆錯親赴各蒙古地方  
布行黃教蒙古王等咸稱為達賴刺麻班禪額爾  
達拉萬歷間封為大國師第四世生於萬歷十七  
年己丑十五歲至藏魏記十四歲萬歷間封為沙布達  
多爾濟桑結能驅邪逐祟曾於石上踏留足印第  
五世生於萬歷四十五年其生之日與釋迦牟尼  
佛同崇德七年同班禪刺麻差烏巴什台吉達盛  
京進貢約行善事餘與魏記同第六世名羅卜藏林沁  
倉洋嘉木磋康熙二十二年生於蒙巴拉沃松地



方

按通志康熙四十四年拉藏汗請以阿王伊西為達賴刺麻而青海諸蒙古所別奉之噶爾藏嘉穆錯亦以康熙二十二年生此疑即阿王伊西也

第七世名羅卜藏噶勒桑嘉穆錯康熙四十七年生於裏塘地方

此即青海蒙古所別奉者惟生年與魏氏記大相懸遠且以同時奏立互相是非之人而分為六世七世其經簿恐不足據

第八世名羅藏丹碑旺楚克江巴爾嘉本磋以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生於後藏托結地方

即魏氏記所云嘉慶十三年駐藏大臣奏聞加封不經瓶掣者

此下尚未續修今達賴為第十一世其第九世未詳第十世於道光十六年圓寂未聞今達賴於道光十五年生裏塘泰甯民家其祖父本陝人以業窳至泰甯毋番女也前藏中亂時達賴嘗移牀泰甯故亦為勝地生三歲藏中蹤跡得之自其家移大寺中有五色雲覆頂謝都聞曾親見之其說最

確魏氏謂達賴出微賤一旦置身青雲始在孩提  
即為

天子所隆禮二萬里王公僧俗男婦無不誠心敬奉  
非福德殊異何能臻此昔漢高祖所在其上常有  
雲氣韓魏公廷唱第一太史奏五色雲見皆本體  
精氣所發非山川之雲所見良是惟其生時年歲  
在第十世未示寂之先不無可疑經簿又言班禪  
第一世名刻珠尼瑪綽爾濟伽勒布格爾生於明  
正統十年乙丑與魏氏記異二世名珠拜旺曲索  
諾木綽爾濟朗布生年缺三世名結珠拜旺曲羅

布藏敦玉珠已生於宏治十八年乙丑魏氏記未  
之及四世名班禪羅卜藏綽爾濟嘉勒參生隆慶  
元年丁卯崇德七年遣使進貢我

太宗文皇帝詔令班禪達賴二人年少者拜年長者  
為師學習經典壽九十六歲五世名班禪羅布藏  
伊喜生於康熙二年癸卯五十二年

賜金冊印注明札什倫布各廟宇地方屬班禪管理  
六世名班禪哲布尊巴勒丹伊喜生於乾隆三年  
戊午三十年

賜金冊四十五年入覲

賜四體字玉冊玉印以上三世亦與魏氏記小異第七世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以下亦未續修達賴有金印玉寶金印文曰勅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統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坦刺達賴刺麻之印玉印文同惟不稱印而稱寶又有金冊玉冊玉冊長六寸餘寬約四寸頁厚二分邊刻龍文面書勅封達賴刺麻玉冊其字四體前漢文次唐古忒文次蒙古文最後國書其實國書右行先國書次蒙古文次唐古忒文最後乃漢文也

凡書籍碑刻冊四體者準此

十五頁不聯金冊大小如之亦十五頁而聯其腦

如展書者皆用紫檀座盛班禪額爾德尼有金冊印無玉冊印達賴下有二呼圖克圖一為濟隆一為第穆皆以所轄地名稱之濟隆在後藏之南第穆在工布又有二那門罕或作諾門罕一為榮增那門罕榮增者梵言師父為達賴授經之師一為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那門汗其人名阿旺札布巴勒楚勒齊木洮州人先時在京師以前輩達賴圓寂至藏為那門汗代理賞噶勒丹錫十二字名號道光二十四年駐藏大臣奏革之向例達賴圓寂以班禪或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代理

呼圖克圖較尊那門汗次之阿旺札布巴勒楚勒齊木前後代理達賴事二十餘年跋扈不法第十世達賴之死藏人洶洶言其謀毒堪布及衆刺麻訴於大臣事無左驗莫能究也有不服者更以抵罪阿旺札布巴益驕黨羽日衆厚結大臣以自固至是敗竄黑龍江藏中管理寺院講習經典之僧官皆名堪布最大者曰總堪布次曰通巴堪布達爾罕堪布品級大小有差札薩克三人乃濟隆第穆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理事之大僧官也歲琿者達賴起居之內侍也其次曰森琿又次曰曲琿

職司經卷又次曰孜仲職司燉茶歲琿以下皆堪布之有職事者卓尼爾達賴之傳事者也達賴刺麻山上儲金銀緞疋珍寶之內庫曰商上主庫之僧官曰商卓特巴曰仔琿皆四品商卓特巴本卽倉儲巴以諸處皆有故特異其名其主徵收者曰業爾倉巴五品主刑名詞訟者曰噶厦曰協爾幫五品主文書者曰大中譯六品曰小中譯七品通傳譯語者曰羅藏娃主馬厰者曰達琿六品分管地方曰希約第巴曰朗仔轄第巴皆五品掌戶口冊者曰密琿五品主兵者曰戴琿次曰加琿次曰



甲琿次曰定琿代達賴理事者曰第巴統理兵馬  
刑名者曰噶布倫又作噶隆三品噶布倫凡四人  
格隆者戒僧也格隆之熟經典者曰格喜修行未  
深初轉一二世者曰沙布倫通稱刺麻弟子曰托  
音俗官初入籍者曰東科爾又有邊缺大營官小  
營官皆主地方及兵事仔琿商卓特巴噶布倫有  
缺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刺麻選撰正陪二人請  
旨補用餘皆會同揀放極小職事則聽達賴自用之  
達賴圓寂後大臣行文各路民間有呈報生子靈  
異者或有徵驗藏內則遣大堪布噶布倫持達賴

生前愛用之物數事雜以他物試之其兒指取不  
爽或見堪布出一二語乃臨寂時事則令其父母  
携至德慶

距前藏一  
站地名

如此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

大臣覆驗後擇日以金瓶掣籤前七日各大寺刺  
麻虔誠誦經幫辦大臣至大招行禮用牙籤書各  
小兒名人各一籤彌封蓋瓶內駐藏大臣行禮啟  
蓋掣取其一對眾拆封既知為某名則率眾至德  
慶迎入大招堪布日夕守護具奏入呼畢勒罕冊  
上命章嘉呼圖克圖至藏照料坐牀六歲學經七歲  
受小戒即學禪坐不令卧公事皆班禪或呼圖克



圖代決十六歲乃自理事此俱乾隆中定制至此間所奉呼圖克圖由雍和宮瓶掣已見魏氏記下篇其各寺職事名號亦仿藏內制惟跳神之說各書俱未言及此間於正月十四日夜半各寺俱登樓吹角角以銅錫鑲髀骨為之傳集刺麻僧眾壯束黎明齊集五塔寺前如天魔舞有青獅白象以紙粘木為之足有輪四牽走如生日出後各歸寺閉門扮演其札薩克刺麻或達刺麻在殿上南面據高坐坐褥以黃緞為之著極厚褥數層高數尺對面寺門前張黃傘蓋一刺麻假壽星面具北嚮

坐前列小兒高二尺餘戴小沙彌面具者五合掌侍東西廊突出戴假面具衣及白色緊衣憔悴作枯骨形者數十皆以三尺許小兒為之殿階西南側坐刺麻十人作兩行列列各五戴氈帽高二尺前鈎後坡脊起如摺扇形衣紫布衫袒右肩左肩前後以紫布蒙之捲疊約長數丈左執有柄鼓圓徑二尺柄注於地以右手擊之寺門內壽星稍北數刺麻圍案吹角聲嗚嗚與鼓聲上下應其如枯骨者數十人聚階下作大周轉每角一聲輒翹一足作商羊舞進退以鼓角為度約炊許轟然仍東

西散殿上出一老人亦假面具白鬚眉衣錦襖褲  
鞞俱黃色有織繡紋下階徐徐作龍鍾態笑容可  
掬數小童扶掖以行亦作大周轉依壽星立殿上  
又出一人粧束如女子頭插雉羽六徐舞作東西  
顧盼行下階向大周轉處以手中拂上下指拂柄  
作骷髏形衣錦衣雲肩下垂飄帶數十百條如戲  
班中宮衣冠前後圍亦小骷髏形高寸餘約七八  
枚舞數刻殿上又出八人繼又出八人兩次下粧  
束如前女子頭插雉羽四皆執拂左右舞殿上又  
出數隊或兩人或四人對舞而下約二十餘有牛

首者有龍首鹿首者皆假面具以漆髹之狀貌猙  
獰如蛇神牛鬼袍五色與前十六女子穿花舞以  
一牛首者與插雉羽六者居中所舞似無多式樣  
惟前後旋轉及以衣袖與拂左右翔顧耳舞畢東  
西列老人者仍作前態上至正坐前以首至地袖  
出一物如帛獻之名曰遞哈達正坐者摩頂受其  
壽星者亦扶五沙彌上如大壺盧旁生數小壺盧  
黃傘蓋隨至階壽星詣正坐前獻哈達如老人而  
退正坐者起立音樂導送入別院前舞者復對對  
作商羊而退入殿內壽星老人皆入外鼓角大作

數人昇一紙塔上面作千百骷髏形至廟外焚之  
是日觀者如堵山後男女番衆亦結伴來城巷衢  
為之滿塞男女由寺內出入有一刺麻手青絹巾  
拂其額輒喜有抱兒跪求者有自以額就之者擲  
錢數文或數十百文不等喧笑而散云看跳神畢  
矣商民則呼曰跳鬼當亦古人大儺以驅疫厲之  
義特番俗不同耳問其所粧演各人則俱以小刺  
麻為之歲歲元宵節必有是舉六月間崇福寺瞭  
甲後亦如是聞歲除亦間有作者未之悉也瞭甲  
即取

聖祖仁皇帝所留甲冑瞭之哈達如白絹上織佛像  
商民販鬻專以待蒙古部落康輜紀行謂番俗各  
古者數事番衆相見必以哈達即古之束帛禮失  
而求諸野此其一端也

按此間各招亦多有活佛之稱或書佛為白或  
即呼為佛爺余意所謂活佛即呼圖克圖在百  
六十呼畢勒罕之內詢諸土人則又非是謂歸  
化城活佛已有數人統天下而言豈僅百六十  
耶且俗傳各招活佛俱有原身在寺內或蛇或  
鹿或蝦蟆暇輒遊出刺麻輩習見之不為怪隆

壽寺蛇粗圍尺數寸居殿前石洞中見者尤衆  
然此或別為靈異若謂即活佛原身是又與呼  
畢勒罕出世之說殊相左矣此間每迎活佛來  
寺亦先請降神如魏氏記所言垂仲惟皆以常  
人為之必到寺更換衣服始有神附如師巫然  
其事荒誕刺麻蒙古極敬信之

古豐識畧卷三十八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棟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初稿



物部

書籍

御纂周易折中

御纂詩義折中

御纂春秋直解

欽定三禮義疏

上諭清漢文



御製文初集

大清律

大清律纂修例 纂修條例 續纂修例

欽定清語冊

大清通禮

吏部處分則例

戶部則例 戶部軍需則例 續纂則例

工部工程則例 保固則例 續增則例

洗冤錄

督捕則例

軍衛道里表 五軍道里表 三流道里表

清漢蒙古律例 理藩院蒙古則例

欽定訓飭州縣規條

聖諭廣訓

按古豐學校未立頒發書籍較他處獨少又以  
廨宇卑濕年久霉爛毀棄無存現檢查庫中所  
餘列其名目如右此外藏書寥寥瓶借無從書  
賈偶射利而來所載亦僅稗官小說五車四庫  
與塞上無緣即此識畧一書知不免貽譏淺漏  
者亦半由典籍無徵之故欲求如日本存尚書

古文高麗進別叙孝經廣南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歷諸書香不可得文教之興當自何日噫嘻

古豐識畧卷三十九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棟選知縣崞縣張曾小袁

初稿

物部

土產

穀屬

穀

穀為禾稼之總名五穀六穀八穀九穀皆穀也至於百穀又不止言禾稼矣晉省以出粟米者為穀有黏不黏之分黏者則曰軟穀其米曰小黃米蓋

別乎黏黍所出之黃米也穀米曰小米別乎稻之  
大米而言其實所謂穀者乃古人所謂稷耳以稷  
為穀與以粟為果同

粱

古有以粟米為粱之說今則專指高粱土人呼為  
茭子有紅黃白三色有黏不黏兩種或呼為秫以  
之釀酒極佳故山右言酒美而性烈者必曰高粱  
燒別有一種曰玉林土人呼為玉茭子

菽

即豆也有大豆小豆黃豆綠豆黑豆豇豆扁豆各

種皆以秋熟惟豌豆春種夏熟其餘如雲豆刀豆  
連豆皆以供蔬菜之用然俱以豆名未便列諸蔬  
屬豆之為用不一或以磨麩或以製粉至於豆腐  
豆芽幾于每饌不廢宋牧仲筠廊隨筆載康熙間  
上南巡至蘇州以內製豆腐賜巡撫宋犖且命厨人  
親至撫署傳授製法以為該撫後半輩受用惜當  
時不將製法附載書中袁簡齋隨園詩話亦云將  
戟門觀察招飲珍羞羅列忽問客曾喫我手製豆  
腐否曰未也公即着犢鼻裙親赴厨下良久擊出  
果一切盤殮盡廢因求賜烹飪之法公命向上三

揖如其言始口授方歸家試作賓客咸以為美惜亦不傳製法近代梁蒞林中丞亦精此味謂最忌者二事用銅鐵刀切及合鍋蓋煮耳豆腐之名菽乳為漢淮南王劉安所作人人知之豆芽之一名苜蓿間有未之知者唐人詩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注即指此非馬食易肥之苜蓿草也

麥

有大小二種大麥俗名草麥較小麥微早熟小麥即春麥也大麥多製麩用小麥以供麩食其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者曰宿麥極能養人外有蕎麥

一種初伏乃種霜早則盡萎土人喜作河漏食傳青主謂河漏雞湯第一羊湯次之新秋蕎麥初下最宜河漏雞羊濃煮雜以薑椒隔數日一頓頗利老牌又謂高齊時促律忽塔想亦用蕎麥為之或以為河漏之名土人呼漏音近落即古曳落河之遺北邊所常食也又油麥一種性耐寒不畏霜關外種者極多俗書為苽麥按字書苽田吊切無油字音或云即燕麥也楊升庵丹鉛總錄謂漠南霑益一路皆有之土人以為朝夕常食今雁門一帶亦有燕麥之名與油麥同昔人謂免蔡燕麥解者

以為燕麥質麥也對真麥而言其形極似又蕎麥之屬有苦蕎油麥之屬有青稞一名青油麥皆以飼馬間有食者亦等諸羹稗而已

黍

有黏不黏兩種李時珍曰稷黍一類二種黏者為黍不黏者為稷其說亦似是而非今通呼曰黍亦曰糜子其不黏者則曰硬黍子亦曰硬糜子土人多炒食之曰炒米每食用茶送之遠行以代裹糧極便黏者有黃白紅黑諸色其米皆黃做糕食及造代酒用統呼之曰黃米

稷

辨者不一紛紛聚訟至有以為策問條目者迄今無定論惟晉省人即以俗呼為穀者當之似較有理總之黍以性黏為常間有不黏者稷以性不黏為常間有黏者未可以一說拘也

麻

有脂麻胡麻大麻草麻各種以之製油多不可食或此間水土所致本草謂胡麻即脂麻一名巨勝子種出大宛故曰胡麻又謂可以辟穀但滑腸耳與白朮並用為勝皮肉俱黑者良栗色者名驚風



胡麻更佳九蒸九曬食之益壽延年天台仙女飯  
劉阮者即此陶宏景曰八穀之中惟此為良若云  
自大宛來則非八穀之麻明矣月令仲秋之月天  
子乃以犬嘗麻則麻當在八穀之中大宛之說何  
以稱焉豈白者產中國黑者產大宛乎大麻績其  
皮為織布及絢絞繩索用其幹蘸硫黃引火極易  
草麻油味尤惡以猪腭盛之晾風日中數年白淨  
如水晶用調印色最妙

蔬屬

白菜

一名菘有夏秋兩種秋熟者佳故云秋末晚菘晉  
省以忻州所出為最以其葉厚而肥心捲而實耐  
烹煮便醃藏耳此間薩拉齊所產微小而少筋似  
在忻州之上其味當不減安肅也諸書謂黃芽菜  
即此特南北名異耳

蘑菇

晉省言蘑菇之美者必曰口蘑曰營盤蘑與臺蘑  
並重如參之言黨參也蘑菇本菌屬因熱氣濕蒸  
而生臺產之較勝于他處者每歲春夏之交蒙古  
僧俗携男女驅牛羊駝馬詣五臺山拜菩薩依水

草為廬帳所食必肉骨棄于地其殘羹賸炙亦不時傾潑去後不數月日暄雨潤蒸而成菌味特肥美此間更可知矣口蘑較臺蘑味尤厚微濁

### 芥菜

種類頗多其苗與子皆可食雁門關南一帶多取以造油每秋冬間輒來城收買菜子較米粟尤貴各鄉皆種之

### 菜菔

土名蘿蔔即爾雅蘆菔也有紅黃白三種紅黃色者謂之胡蘿蔔別有水蘿蔔甘脆如梨色多白有外紅如膳支而內仍白者

### 蔓菁

一名蕪菁一名諸葛菜

### 擘藍

一名苛藍一名玉蔓菁皆土人俗稱其名未見諸書惟爾雅釋草葳馬藍郭注今大葉冬藍是也疑即此種苗與根皆可食以根為重與蘿蔔蔓菁同惟二種根在土中必掘取乃可食此則根出土上結實更大而圓尤脆美無熟食者

### 芫荽

一名胡荽俗謂之香菜宜羊肉

莧

有紅白紫三種又有馬齒莧忌鱉肉

蒿苳

採其莖去皮食曰蒿筍葉宜生食

芹

一名胡芹

蔥

初生者曰小蔥移栽者曰鉤子蔥秋栽冬萎春夏間重發者曰羊角蔥皆取其形似本草謂之菜伯

鬚與白俱入藥忌同蜜食

韭

春初早出者佳又有黃芽韭此間惟冬日有

蒜

苗嫩時食與蔥韭同微老則不可食其莖謂之胎與韭胎同以根為重獨頭者尤良一名胡蒜野生而根小者曰小蒜薤屬皆五葷之一釋氏忌之

菠菜

種出頗陵國後訛為菠薐唐西域傳婆羅獻菠薐即此種又呼為紅根菜見姑蘇志根有紅白兩種

此間貴紅者

苧蒿

花如野菊黃色莖葉俱可食和林格爾山坡間喜種之其子性極黏蕎麥麩過夏後宜參和用之

黃花菜

一名金針菜以其未開時言

地栗

本草烏芋又名芋臍一名地栗群芳譜慈姑一名地栗此間地栗與兩種絕異形微長而小累累如貫珠脆似芋臍而味極淡鹽漬食之以當小菜如

於芋臍關外尤罕見慈姑即茨菰以根生十二子有慈姑之義關外偶有之亦不易覲也地栗又名地梨呼音近滴溜

地皮菜

似木耳而小微薄野生牧羊地多有之

蕨

俗名掃帚菜

藜

俗名灰菜有紅心者

甜苦苣

根葉皆可食

瓜屬

西瓜

五代史郃陽令胡嶠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此西瓜入中國之始易以杞包瓜詩七月食瓜禮為天子削瓜春秋傳瓜期而往皆不指西瓜言故本草瓜類不載此種此間入市極遲暑月中絕不可得中秋前後始食之中締綌者將衣毛毳裘矣十月間蒙古部落貿遷者回城輒呵凍大嚼蓋漠北地慣寒冷到此轉覺熱也

王瓜

俗名黃瓜此間味多苦亦水土之異

甜瓜

種類極多有名香瓜者有子紅色者

苦瓜

俗名癩葡萄

絲瓜

倭瓜

南瓜

冬瓜

瓠子

壺盧

俗作葫蘆亦數種有名西壺盧者食與倭瓜同有名瓢壺蘆者曬乾劈作瓢用有名鴨壺蘆者或取



東坡詩蒸壺似蒸鴨之義有長柄壺盧俱可食或  
鏤為絲曬乾食之又有小圓壺盧俟乾開口去子  
雕刻花鳥文為兒童養螞蚱用俱匏類也

茄子

別志多入蔬屬其結實與瓜同雖非蔓生亦入瓜  
屬為是

葡萄

種亦極多通志於歸化城土產載瑣瑣葡萄實小  
而甘仍從西域來歸化亦偶見之耳葡萄或作蒲  
桃入果屬今以其蔓生也附諸瓜屬

果屬

桃 李 杏 梨 棗

此間市上所鬻多自關南來鄉村間有之不多得  
也近城惟董氏園中多果樹春夏花開如錦為游  
人娛目地園在西龍王廟側

棠

種類極多古既有棠梨杜梨之分俗更有沙果櫛  
果之異有以色名者有以時令名者總之皆棠類  
而今則概呼為果子舉棠杜之名有不知為何物  
者矣惟林檎海棠果二種實尤小此地頗多

柰

即蘋婆果李笠翁謂可與荔枝媲美者

松子 栝子

栝子似松子而小山後多有之任人採摘不計值

郁李

似櫻桃而小董氏園中有之土人即呼為櫻桃

羊棗

俗呼為黑棗

胡桃

即核桃也

榛

栗

酸棗

石榴

山查

俗名山裏紅

酸刺子

此間多連枝鬪者小兒輩喜食之呼為酸溜溜

紅姑娘

野果也外垂絳囊中空有子如紅珠顆酸而甜可

食徐一夔元故宮記有之

木瓜

小而無香別志多入瓜屬以其名也本本結實仍

附果屬為是

花屬

牡丹 芍藥 荷

寺院中間有之荷惟盆種不數見也

菊

種類頗多秋菊與他處同府志有七月菊昔人咏  
五月菊云却嫌陶令醉來傍屈原醒關南呼六月  
菊此云七月亦可以知節候之早暮矣曰洋菊曰  
江西蠟曰金絲菊皆早菊之別名

葵 蜀葵

葵心向日與中土同蜀葵有大小二種一名一丈  
紅俗呼為淑氣花

萱

土人呼為穿草花即宜男花也亦有鹿葱之說誤

石竹

一名十姊妹

山丹 百合

百合俗名卷丹山丹亦似之

玫瑰

土人呼為刺梅有紅黃二色

雞冠 鳳仙 玉簪 荷包牡丹 薔薇 月季  
迎春 蠟梅 金盞 粉團 仙人掌 夜合花

塞上花雖少而不知名者頗衆即眼前易識者識之勿謂燕支山真無顏色也

蓼

俗名水紅花李長吉詩江圖畫水漢皇甫嵩詞水  
蒹花發秋江碧是從蒹亦非俗名與游龍俱可入  
詩

丁香

有紫白二種

碧桃

一名榆梅取其葉似耳詩詞罕用者

海棠 秋海棠

海棠之種極多秋海棠草本無實

嬰粟

種者極多農民頗貪其利為害不可言狀若以花  
而言則盈畦遍野五色紛綸塞上畎畝中一鉅觀  
也有千瓣者尤佳惟園中有之種者嫌其少獲

雁來紅 五色雲

雁來紅一名老少年五色雲惟此間有之與雁來  
紅相似葉備五色望之如錦繡其實皆草屬雁來  
紅入花屬已久用附諸末

木屬

松 柏 榆 楊 柳 槐 椿 樗俗名 杉

樺 桑 楸 棘 花椒

餘見果屬

草屬

龍鬚 馬蘭 馬一作蘭 蘆 蒲 蒿 艾 茅 莎

蓬 苜蓿 莠

不知名者極多

菱 芡

二種俱有不能結實

胭脂 藍 菘

二種俱染色用菘即淡巴菘之類

掃帚草

即爾雅王芻是

芡 芡草

土人呼近芡雞即漢書息雞草也一叢數百莖莖長數尺以之縛帚極佳班孟堅謂馬食一本即飽然馬殊不食見紀文達公詩又有作席箕者見藝文中

藥屬



黃芪 鹿茸

為此間兩大宗藥材商客來販買者較他客尤豪  
侈以其利厚錙銖不足計也

苦參 沙參 黃芩 麻黃 柴胡 防風 知母

荊芥 車前子 甘草 益母草 細辛 遠志

桔梗 蒼朮 牽牛二黑白丑 郁李仁 葳靈仙

枸杞 紫蘇 薄荷 薤麥 天仙子 王不留行

粟殼 小茴香 北椒 蒲公英 金櫻子 茵陳

夏枯草 草烏 地骨皮 地榆 秦艽 苦丁草

牛蒡子 大戟 草麻子 土龍骨 蛇牀子

管仲 三稜 芎藭 蒺藜 葶藶子 地黃

石膏 豬苓 五味子 馬兜鈴 赤白芍 黃精

欵冬花

藥石不及備載

大黃

此間水土與大黃相宜小兒過藥肆輒買數錢食  
之每有疾病醫家善用此藥分兩亦極重客店者  
最宜慎之

鳥屬

雞 鴨 鶩 雉 鴿 燕 鵲 雀 鳥 雅

堆 鷹 雕 雁 鷄 鶴 鷄 啄木 畫眉  
石雞 半翅 布穀 紅藍點頰兩種  
不及備載

百靈

一作白翎札木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言白翎雀常在北方鴻雁則南飛就暖地也是白翎原生塞北之證第未識即百靈否  
沙雞

此間以冬月沙雞多寡卜來歲田禾豐歉俗諺云沙雞多賣老婆揣其意不過喜冬雪大耳數年來

亦不甚驗

獸屬

牛 驢 羸 羊 豕 貓 鼠 狐 虎 狼

獐 麇 兔 獾 黃羊

常見者祇此數種餘不悉載

犬

畜者極多亦極大蒙古語謂之腦亥漢北貿易各商所畜以看守帳房者每家以千百計冬日回城狺狺徹夜致歸化有犬鎮城之說

馬

明馬市之開盈廷聚訟今則中外一家無分畛域  
矣惟古人貴用牡馬今多用驢馬驢五代史作扇  
郭崇韜深嫉宦官謂魏王繼岌云王登極後當盡  
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用周南平王謂良馬不  
可遇但要坐下穩惟扇度幾語見北夢瑣言亦作  
駝見周官注

駝

塞外運載莫便于駝一駝負米一石五斗飲水不  
多食草不擇其邱駝之法莫詳于張鵬翮之西使  
記軟屨以護其肉峯扁鞍以護其背慎牽以護其  
鼻山路拖皮鞋以護其足扶整駝具以防其傾側  
放牧無睡以防其攘竊防其驚逸必先得牧人之  
力而後駝馬不苦于水旱故康熙中漠北之役西  
路惟歸化城滿兵不恤駝馬以致中途綏匱駝之  
關係重矣府志獸屬不載何也

鹿

角初生長二三寸分歧如鞍紅如瑪瑙破之如朽  
木者謂之茸獵人繫取之然後斃鹿血未散也或  
云太嫩者血氣未足用之無力此間鬻者皆長數  
尺沈存中筆談云凡含血之物血易長筋次之骨

最難長麋鹿角無兩月長至二十餘斤角骨屬凡骨之長無速于此草木亦不及之頭為諸陽之會鍾于茸角宜與凡血比哉惟麋鹿茸角罕能分別麋補陰鹿補陽麋居澤鹿居山此間所獲乃真鹿茸也朱氏注孟子麋鹿後人多辨其誤。夜談隨錄載塞外有獸似鹿而大名曰堪達爾汗前昂後低多力毛粗而長為裘暖角扁而厚為決堅人以其皮可裘而角可決也驕馬彎弓逐而殲之獲厚利其唇方大而厚多膏味極美八珍中有猩唇即此物以角試水毒則角綠色又有掃雪大於貂絨白毫長光遜之人以其似貂也或製為冠服兩種頗不常見謹附識於後

魚屬

鯉 鯽 鮎 鮓

薩拉齊托克托城等處黃河有之鯉肥而美味不減於石華春夏間不易得也

蟲屬

阜冬蝨 蟋蟀 螞蚱蟲之與蝗以翼鳴 蜂 蝶 蚊 蠅  
蛙 螻蛄 蚯蚓 壁虎 蜻蛉 蝸牛 蛇 蚤  
蚰蜒 蝦 蠍 蜘蛛 蟾子 蟻 蟻螂

餘不勝紀俱與別處同惟自雁關以北無蝎子耳  
或戲至關內携出亦不螫人枳橘之化地氣使然  
信夫

### 巧媳婦

此名未見諸書他處亦從無言之者歸化城婦女  
每日落即不敢動砧杵有犯者隣里輒戒之曰恐  
驚出巧媳婦來有見之者云長三寸許首有翹髻  
作婦人形徧體皮肉皆赤無毛兩手有小肉錐如  
持杵狀敲物有聲似擣衣者其家出此輒不吉亦  
異聞也

### 貨屬

### 煤 炭 木炭

歸化城煤炭極貴東距城二百里方有之西則自  
薩拉齊來亦祇有煤耳炭則自黃河西來近和林  
格爾有試開煤窰者未知能成功否也○凡煤炭  
所出亦地不愛寶之一端其利與開礦同咸豐七  
年有奏稱此間刺麻洞黃草崖及清水河一帶山  
中礦苗出現者經委員逐處踏勘爐民出具並無  
礦苗甘結復行停止頃閱梁蒞林中丞浪跡叢談  
有開礦議一則謂今人無不言開礦有害大都鑒



於前明之用宦官收礦稅耳不知委用宦官則凡事皆有害何獨開礦哉

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九卿議禁開礦蒙

上諭曰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處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兩廣總督奏請封閉英德縣洪礫礦蒙

上諭曰銀亦天地間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煌煌

聖諭仁義並行固不欲興利以擾民亦未嘗閉地而塞利嘉慶中英煦齋相國亦嘗抗疏言中國銀有

日減無日增安得不短絀則莫如取諸礦廠或官為經理或任富商經理即使官吏難保侵漁富商或飽囊橐總係取棄置之物以濟生民之用且可養贍窮民雖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謀生未始無益皆通達政體之言非迂儒所能識斯固籌國用者所宜體察而施行也其說極為有理無論金銀銅錫鐵礦皆然今此間礦務未成豈塞外土風淳樸山川仍自安未鑿之天耶抑顯晦固有時耶因煤窰之開而憶及之其效或見諸異日

羊皮 皮帽 皮鞞 皮繩 各色皮張 皮箱

數種因近外藩故作房極多

皮硝 釀

兩種俱起地之鹵土而熬成者與煮鹽同

黃油 乳皮 乳餅 酪 酪乾

數種山前所製較山後潔淨

油 酒 烟 醬

油有脂麻胡麻之分酒有燒酒黃酒之異前取烟草葉製烟近則種類益繁矣三種於乾隆中年始與皮張用稅黃酒名曰代酒醬曰口醬

磚茶

土人收買烹過茶葉加色香味重製成餅其形如磚以鬻諸蒙古部落餘如武彝等茶俱自南來非土產也咸豐九十兩年採辦貼補俄羅斯茶三千箱購運俱極費力

按王者不貴異物而五土之物周官大司徒辨之管子地員篇五德五志瞭如指掌土產一門志乘所必備也此篇謹識大畧以待參稽穀食而外深山窮谷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以及纖鱗寸介雖老於漁樵者亦難盡悉而文人好博必欲瑣瑣考辨即使誇多鬪靡克過茂先亦於實

用奚裨至絲帛布帛本皆來自遠方非其土之所產未便攬列簡陋之謂烏能免諸

古豐識畧卷四十

分巡歸綏等處兵備道長白鍾秀石帆

原 棟 選 知 縣 崞 縣 張 曾 小 袁

初稿

物部

稅課

煤炭窰稅 乾隆三十三年由將軍富梁等奏定大  
青山哈莫爾河利莫圖清水河喀喇烏克爾圖等  
四處煤炭窰口每年派土默特參領一員總管每  
處派佐領驍騎校前鋒校等各一員駐札收稅額  
稅二千餘兩內除三成作官兵盤費七成交庫收

存此外如另有呈請開挖之處據呈委員驗明有無妨礙立限發給印票准其開挖俟果開有煤炭再行發給印票准其出賣飭令附近管窰口各官照常收稅如開挖之後竟無煤炭准其將票交回委員封閉窰口

牲畜稅 初有土默特人員記檔之例專為稽察盜賣馬匹而設每價銀一兩抽制錢八文所收記檔錢文交儲土默特旗庫以資公費按年造報理藩院核銷乾隆二十六年因內地商賈將茶布等項販運出口換回駝馬牛羊四項牲畜例應進口納

稅恐其到歸化城記檔後輒從小徑販往他省易致偷漏即准殺虎口監督期成額奏將土默特派員抽收記檔錢文作為正額統歸殺虎口兼收其土默特歲給公費即由監督給發足用報部查銷三十一年十月准副都統吉福條奏蒙古各札薩克趕牲畜來城殺虎口差人記檔收稅伊等不通蒙古言語只登記牲畜錢文數目並未及其姓名旗分佐領遇有賊盜事件無從稽查因派理藩院章京一員駐歸化城管理牲畜記檔稅務并將歸化城菸油酒皮張落地稅亦令新浪章京兼管此

歸化城抽收牲畜稅之始也

菸油酒雜貨稅 起于乾隆二十六年。前此并無歸化城收稅之例。嗣因殺虎口監督期成額奏稱。蒙古地方現種菸葉雜糧製造油酒菸等項。在歸化城一帶售賣。漸成行市。即為口外土產。應行起課。經戶部議覆。將此菸油酒三項。准與皮張雜貨均附於落地木稅。納則抽納。乾隆二十七年。監督滿斗到任。因歸化城菸油酒三項。並皮張雜貨落地等稅。抽收伊始。尚未立定章程。因酌量口外情形。請將從口內販來茶布雜貨等項。由殺虎口納過。

稅銀運至歸化城。進柵入鋪。零星貨賣者。免其重復徵收。惟由歸化城打成駝馱轉往各省。及後山蒙古地方販賣出柵之貨。按則抽收。經戶部據咨。照覆。三十三年。新設監督法福禮到任。管理牲畜稅務。兼管雜稅。因歸化城與殺虎口既分兩關。欲將殺虎口納稅貨物到城入柵時。重復徵收。經巡撫彰寶奏稱。設關輸稅。原因商賈雲集。諸貨流通。以物價之低昂定稅則之輕重。必須權衡至當。庶能裕課便民。以垂久遠。如殺虎口為內地邊城。重滙自南出口。自北進口。一切貨物。俱有應徵稅課。



至歸化城地方向止抽納牲畜記檔錢近年增設  
油酒菸及皮張等項均指口外土產而言故附於  
落地木稅並徵其內地各色貨物已從殺虎口納  
稅在歸化城入鋪零星貨賣者例不重徵所以通  
商賈而惠市廛義本明晰其所設四處柵欄南柵  
係殺虎口孔道北柵通山後部落喀爾喀各札薩  
克等處東柵通察哈爾蒙古八旗西柵通烏拉特  
鄂爾多斯地方是以歸化城貨物有販往他處售  
賣者應於出柵時徵收因其車載馱運遠處流通  
則不論土產及外來貨物又當按則輸稅應請嗣

後歸化城菸油酒皮張等項及關東等處發來商  
貨從草地行走未經殺虎口徵稅者俱為口外土  
產應令歸化城按則抽稅其內地一切雜貨販運  
出口經由殺虎口納過稅銀到歸化城入鋪零星  
發賣者仍不再徵若貨物運抵歸化城以後商販  
車載馱運又販往他處售賣則無論土產與外來  
貨物均於出柵時徵收則與殺虎口原定成規既  
屬相符內地貨物可免重徵之累口外土產亦無  
漏徵之虞再查則例內價賤之貨以成馱成篋成  
擔成箱起稅價貴之貨以每疋每條每斤每件起

稅自數錢至數分數釐不等其銀數在五分以上者雖物僅一件重止一斤亦當輸稅若每項銀數不過分釐者似應於則例內積算成總至五分以上之數定則抽納庶鄉民零星日用等物不至紛擾如一二疋布兩三包菸胥役人等無從借端需索矣至殺虎口與歸化城兩處監督所徵稅課有無短少浮多應令按月造報巡撫查核其管柵家人書役或仍藉端需索及口外商民包攬偷漏不遵則例輸納等弊俱責成巡撫互相稽察查拿懲治以肅關政仰懇

敕部議覆并將則例逐一釐定頒發刊布俾各通曉遵循以垂法守等因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嗣蒙戶部核覆所奏與節次議准例案均屬相符即行令該處稅員分別遵照仍將徵收則例刊刻木榜豎立稅局并各柵口俾商民通曉遵行惟查各關則例凡商販貨物抽收稅課應統計各項銀數彙總核算積少成多若如所奏請將各項應徵稅銀積算至五分以上始行輸納其五分以下概免抽收既與原定稅則多有紛更且恣奸商地棍串同家人書役從中舞弊將例

應積算至五分以上貨物分作散數希圖偷漏侵蝕致於稅課有礙應仍循照舊例辦理但其中有實係民間零星日用物件如布疋一二疋菸止兩三包原不在一概抽收之列應令該監督嚴察家人胥吏毋得藉端需索致滋苛擾其按月知會巡撫之處係為慎重權政起見亦應准行奉

旨依議欽此

鐵器稅 亦起於乾隆二十六年戶部議准殺虎口監督期成額奏稱鐵器一條到口收課把守員弁人等以久干禁例不准出口查中樞政考內稱沿

邊守口過有廢鐵鐵料潛出邊境售賣者立即拿究其鐵鍋農器准其前往烏喇等處貿易等語又關稅全書內鐵杓鋤犁等項俱經列有科則是有關於農器日用之物並未禁不出口惟廢鐵鐵料等物有礙打造軍器始行嚴禁該監督於商販到口時應詳細查明除廢鐵鐵料仍行禁止外如祇係農器及民間日用器物即行按則徵稅將名色件數註於票內令該商持票赴口驗明放出到城後如有販往他處售賣者亦於出柵時按則抽稅與油酒菸雜稅同

油酒二項 除按鋪徵收課銀分別上中戶五兩及二兩五錢外無論就地貨賣及販運他處俱照殺虎口例按馱徵收其數不及馱者亦照該口則例燒酒胡麻油每馱收稅八分脂麻油每馱收稅一錢二分每驢一頭可載油酒一百二十斤之數酌斤折收此歸化城抽收油菸酒雜貨稅之章程也歸化城稅課 正額銀一萬五千兩錢九千串盈餘銀一千五百四十八兩七錢九分錢一百三十七千六百一十文其油酒課銀每年按照增除徵解無庸定額並將經費各冊送部查核實存銀兩解

部查收此例定於乾隆三十五年前此三十四年戶部議准歸化城稅務改歸山西巡撫兼管選派道府賢員按年更替本年即奏委河東道桂林監收自四月十三日起至次年四月十二日止一年期內共收過雜稅銀一萬六千五百四十八兩七錢九分牲畜稅錢九千一百三十七千六百一十文油酒鋪面課銀一百七十七兩五錢經巡撫鄂奏明戶部議准分別正額盈餘於雜稅項下支給書役飯食心紅紙張房租等項銀一千二百四十六兩五錢牲畜稅錢項下支給飯食房租錢一百

九十二千八百文餘贖錢八千九百四十四千八百一十文易銀解部三十五年奏委歸綏道富躬監收三十六年奏委雁平道錦格監收三十七年仍奏委歸綏道富躬監收三十八年三月署理山西巡撫印務陝西巡撫覺羅巴延三奏稱竊照歸化城稅務經前撫臣鄂寶奏准派委道府徵收一年期滿另行更換茲查歸綏道富躬經調任撫臣三寶奏明於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接管起扣至本年三月十二日一年期滿除該道收過稅銀數目俟扣滿自期核明實數另行奏報外所有

更換之員例應先期奏派臣於各道員中悉心籌派冀寧道駐劄省城距歸化城一千二百里該道管理通省郵政兼轄太原等七府州事務綦繁礙難派往雁平道駐劄代州距該城八百餘里河東道駐劄蒲州更距二千餘里均有所屬審轉核轉及巡歷秋審等事若將本任事務經年委員代辦亦非政體其餘各該知府更有專管地方一切刑錢案件承上接下之責並無就近可派之員惟歸綏道即駐該處經理較便該道富躬兩經派管稅務於一切稽查事宜較為熟諳應請再管一年臣



仍不時留心訪察不敢稍懈致滋弊竇抑臣更有請者歸化城稅務既有歸綏道駐劄該處自宜即令該道就近徵收祇因立法之初試收未定恐一人常川經管或致日久生弊是以議於道府內揀員派往逐年更換今經節年比較正餘各數業有章程且該處貿易蒙古居多非漢員可能經理所有歷年奏派俱係旗員而知府從未派委名為按年更換實不過各道中一二旗員遞相輪替設遇冀寧等三道俱係漢員更難遴換惟歸綏道係屬滿缺又即駐劄該處耳目易周呼應亦靈稽查更

為切實臣愚以為該道如果徵收無弊似應循照楊關等處道員監督例即令該道常川經管按年核實奏報毋庸遞年更換倘有徵多報少或辦理不善致啟家人胥役中飽等弊一經察出即隨時據實參奏亦無待扣滿一年始行查辦所有按年更換之例應請停止等因蒙戶部議覆經理稅務惟在該管官員實力稽徵妥協辦理不使少有滋弊原所以嚴考核而慎權務今歸化城稅務既據該撫奏請令該道接管正宜嚴飭實力經徵按年據實奏報仍不時查察如果該道徵收有法於一

切稽查事宜俱能實心經理則報滿時自可仍行  
奏請接管倘有辦理未能盡善或將來更易新任  
之員於稅務未能諳練即當選派賢員管理以昭  
慎重不必定為歸綏道應管之例似於權務更為  
有益奉

旨依議欽此此歸化城稅務酌定正餘額數及歸綏  
道連年接管之原由也

歸化城徵收落地雜稅設有總局一所東西南北柵  
圍四處徵收牲畜稅設有歸化城綏遠城西包頭  
薩拉齊托克托城和林格爾崑都崙八十家子等

八處乾隆四十年經巡撫巴奏請於和林格爾東  
白塔兒兩處稽查漏稅如有奸商繞道漏越立即  
拿送道署照納稅例懲辦綏遠城添開麩鋪亦照  
歸化城例按則輸稅咸豐四年七月經巡撫恒春  
奏稱歸化城口岸西包頭鎮薩拉齊托克托城三  
處皆濱臨黃河商民販運雜貨由河路行走程途  
較近且和林格爾亦有歧路可通各處商販每多  
不赴歸化城納稅分撥即由四外繞越偷漏若不  
設法變通不特稽查難周且稅課有虧所關匪輕  
查西包頭鎮等三處均設有歸化關牲畜稅廳一

切雜貨既圖捷境行走若仍令迂道由歸化城完稅後再行分發各處銷售未免行旅跋涉似非體恤商人之道應請嗣後從口內販來一切雜貨並從口外販入土產等貨如就近在西包頭等處稅廳照例輸納並即設立繫印稅票其有運赴歸化城售賣者入柵時驗明放行毋許再徵等因蒙部議准行六年鍾道任內經巡撫王委員擬定章程十二條如西包頭鎮應設立稅廳一所以收該鎮稅務又甯夏貨物西包頭鎮收稅已久仍照舊辦理無庸另議更張又各項南貨由殺虎口河保營

並繞越岐路而來者到西包頭鎮按則納稅其在本鎮零星買賣及載往他處售賣者無論多寡均免重納又南貨及關東京貨已在歸化城納稅有繫印稅票者到鎮驗明放入於出鎮時無論商民多寡概免輸納又口外土產及後山各部落所出一切貨物無論鄉民及客商交易販買而來者入鎮免其納稅其在本鎮售賣者亦免惟再由本鎮運往他處捆載成馱成車成擔出鎮時均按則徵稅務至歸化城售賣或由城經過俱驗明印票放行無許再徵如運至歸化城後又復販往他處仍

照舊章辦理又鄉民在包鎮買回日用土產各物出鎮時每樣計稅不過五分者免其輸稅再有多餘按則收納又商人赴後山各部落收賬並外藩收放牲畜種地人民程途較遠後山路上無買食麩油菸酒之處應准酌帶以示體恤但須予以限制方免弊混如麩止二百斤油酒各止五十斤菸止二十斤概行免稅再多仍按則收納又南貨由河保營而來有托克托城薩拉齊兩處歧路可以繞越歸化城西包頭鎮即分往各處售賣應於托薩兩處向有之牲畜稅廳派役稽查以免偷漏如

情願就近輸稅准其在各該處按則交納以免跋涉之苦又後套河西暨薩屬各村鎮裝載船筏土產各貨及白托城下河水運前項貨物內有並不經由包薩而必須經過托城之河口者自應准其即在托城舊設畜稅廳納稅如在包薩上游裝載貨物情願就近在包薩完稅者亦聽從商便又薩屬包鎮各鄉村土產菸葉除在本村鎮零星售賣免其納稅外如商人收買成馱或做成菸包發往他處者照則准其在包薩各處納稅蓋印放行到歸化城免其重納又包鎮土產微物如西瓜瓠絲

箕帚雞子麩筋芡蒿巨羅葱蒜布鞋襪補襯布梳  
子兔皮騾皮汲水柳斗鑲鐵木斗升飯碗出入概  
免納稅如查獲漏稅之人稟官照例究治其管稅  
家丁書役不准擅自釋罰如違准被害人呈告以  
上各條俱奉批准行刊刻木榜曉示此歸化等處  
稅口歷次添設之始末也

客商匿稅不納課程者笞五十貨物一半入官客商  
船舶到岸即將貨物盡實報官抽分若停塌沿港  
土商牙儈之家不報者杖一百雖供報而不盡實  
罪亦如之貨物並入官停藏之人同罪凡周歲額  
辦茶鹽商稅諸色課程年終不納齊足者計不足  
之數以十分為率一分笞四十每分加一等追課  
納官此歸化關監督歷來遵行之條例也



# 本部书完

本片卷含：卷首一卷40